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1/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一二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錄目錄二卷(三)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銅活字印本

.....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
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
錄目錄二卷(三)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
銅活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體明辯
八十四卷》提要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序畧

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舊叙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爲體有二一曰議論一曰叙事宋真氏嘗分列于正宗之編故今放其例而辯之其叙事又有正變二體以詩者其題曰某序曰序某字或作序或作叙惟作者隨意而命之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今取以附焉若他類之文有序者各見本類又有名序字序則別附于名字說條使得以類相從茲不復列
議論

詩序

周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一有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悌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文主於雅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一作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一作錄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一作情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二

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風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念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春秋左氏傳序

晉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名起適魯見易象與魯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三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禮既衰官失其正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於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成文之所害則刊刪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降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

文休明辨 入卷之四十四

四

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作義起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綠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訓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諸日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音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

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鉅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文休明辨 入卷之四十四

五

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名穀梁未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其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九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達子微子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顧子嚴容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遺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詳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

四十部十五卷皆其顯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
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
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
衛及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
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
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
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龜龍鳳麟王者
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四

六

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一作獲麟之一句者無
省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
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
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
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求命紹開
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
尋文武之迹不墜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
采周之舊以會成上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
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
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彰一作往考
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
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
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欲使門人爲臣孔子
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
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
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
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
吾道窮亦無取焉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四

七

周禮義序

宋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神閑焉以經術造之乃集
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
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
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
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
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其乎周
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
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
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千今

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宋明辨 卷之四十四

八

新序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

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雖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篇故人各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各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惟奇可喜之論各師異

宋明辨 卷之四十四

九

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焉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上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七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世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

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列女傳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附註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註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

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註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亦可惜哉今校離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一

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琰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向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辟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兇且之野人慕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苟於自怨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徃徃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

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宋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

宋本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二

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上度時君之功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

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唯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止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泯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

宋本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三

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南齊書目錄序

宋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非常

又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四

之跡將聞而不彰鬱而不發而構枕冤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不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惟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麗無不盡也本末先

又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五

後無不自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之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入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僞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

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陳書目錄序

宋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

宋明辨 云卷之四十四

十六

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臣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歲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高祖}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太宗}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

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仁宗}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時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缺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

宋明辨 云卷之四十四

十七

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蕪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感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

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

禮閣新儀目錄序

宋曾鞏

禮閣新儀三十篇常公肅撰記開元年玄宗以後至元和年憲宗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祕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八

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繆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大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佔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

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十九

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官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官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

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
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
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
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
之飽一以貴為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
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
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惟之皆然後其所
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
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
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惟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廿

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
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當行又不
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
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
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
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
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
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
其禮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
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裴瑾崇豐二陵

德宗葬崇豐二陵

集禮後序

唐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玄宗制禮

大臣許敬宗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

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

由是累聖山陵皆據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

其後莫能徵求貞元憲宗間天禍仍遭德宗

繼嗣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裴

崇田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

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廿一

內之則攢塗秘器梓宮象物明器之宜外之則復

主復也謂斥斥也謂因山之制上之則顧

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萬一作國下之則制服飾文

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具一作苞

弁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千百氏之異同搜揚

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

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

判定及奏復于上辯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

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

而近古焉者一雖昔常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

制卒正於玄成孟大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玄賈誼以經術起而嘉孫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謀植為祭法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行儉祖以禮臣義嗣侍中公祖光度以禮議封禪祠部公祖以禮承大事大理公儉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埋之兄正平節公儉備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昭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一于家邦遊其

天卷之四十四

世一

門若開韶護入其廟如至鄉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梅聖俞註孫子後序

宋歐陽脩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名杜牧陳陳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十餘家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且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

者三家之注陳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卓呂布諸紹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山兵千里一有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文休用辨天卷之四十四

世一

武自用其書止於疆備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畧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

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一作明恥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內制集序

宋歐陽脩

昔錢思公名惟演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維以它才處之唯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一作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辭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

文休明辨二卷之四十四

廿四

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常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骨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且早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有朝廷內及官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詩文記月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畧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

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簾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之一噱極處反也亦談笑也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一作熙寧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

宋歐陽脩

慶曆一作嘉祐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

文休明辨二卷之四十四

廿五

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頻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一作促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道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剽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

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脩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脩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一作常侍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脩祖宗故事又脩起居注又脩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

文休明辨 六季西十四

廿六

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一作天子難論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盛之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門北轉運使又明平公雖知戒德軍事事少閒發轡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直日閣下俟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米

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蘇氏蘇軾文集序

宋歐陽脩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公名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予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予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困一作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

文休明辨 六季西十四

廿七

天下雖無怨家仇人及嘗能出而掩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一作掩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世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恠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愈李翱之徒出然後元和年號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知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其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

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
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
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生用舊
故紙云
幾召妓樂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
會賓客
子之一字職位宜與一作為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註
辭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
偶拋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
翁名舜及穆叅軍伯長名作為古詩雜文時人
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註惠時文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二人

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
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
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
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
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
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一作亦甚
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王拱辰云去
美賴天子聰明仁聖一作聖明凡當時所知名而
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恨而累之者皆
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

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
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廖氏文集序 宋歐陽脩

自孔子歿而一無字周一作蓋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
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
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
洛書恠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
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
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
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一作徒目守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廿九

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
有一歐陽脩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
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
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則予說
者既眾則眾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勝而一作奪也
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也一作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
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於其間頃刻爾是
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
一作今衡山庾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解
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九疇

聖人之法爾非有義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始余之待于後世也異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爾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平慶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爾尤好古能文章者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有一有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爾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文休明辨二卷之四十四 三十

仁宗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歐陽脩序

楊評事凌文集後序

唐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則不足以疎動時聽夸示後學止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

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有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名昂其後無文貞名長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名九以比興之際闕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文休明辨二卷之四十四 卅一

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優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饒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一作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北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死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

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諱命論次篇簡述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靈谷詩序

宋王安石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羣之文章棟榑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上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諱家於山趾豪傑望之臨

文林明報 卷之四十四

廿二

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有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羣之文章棟榑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上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錫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錫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此

釋秘演詩集序

宋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諱曼卿為人廓然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文林明報

卷之四十四

三三

浮屠一作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惓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游子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邨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大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言大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頗不

自惜已老肱音區其案向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死秘演漢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
崢嶸江濤河浦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
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
悲其衰慶曆仁宗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
陽脩序

送許鄧州志維一作仲興○一序

唐韓愈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无
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一作流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三四

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佐通下有矜
乎能上有矜于位雖相求而喜一不相遇戶
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
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一之材而能與卑鄙
庸陋相應答如影響見非忠乎居而樂乎善以國
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
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一
此之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
事以爲下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
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一

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一作縣
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
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
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
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
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
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
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
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
異則敗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卅五

君非無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唐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
長史司馬皆刺史之佐也制每州其祿足以仁其
刺史而十長史一人司馬一人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
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誦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一
二無一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
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
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

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瀉疫之不明民之
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
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
則于公昭顯三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
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
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
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宋朱熹曰公此序
之意同顧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府皆言于公
顧又皆言民窮歛急急必有所屬也顧特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云

送薛存義之任一無之序

唐柳宗元

宋本明辨天卷之四十四

卅六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組崇酒于觴追而
送之江之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政
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
于土者山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
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甫又盜若貨器則
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
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
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改乎存義假令零
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

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
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
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紳之以辭

送丁琰序

宋曾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
道而聞四方書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
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
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
奉法之人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
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

宋本明辨天卷之四十四

三七

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
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書雖下舉
者卒不聞唯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
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
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
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獨恐余之愚且賤
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
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
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
生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改更法

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黨於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三八

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也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思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於淮陰上之人

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今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爲吏者也

送陳升之序

宋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

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卅九

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唯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悉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上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

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
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
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
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
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
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江任序

宋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
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
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四十

沙莽之馳往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
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
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籠糧舉樂選舟易馬力其
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官
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
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
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
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
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

境士不必勒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
其堂與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
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
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
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
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
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
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
專意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脩百姓之急其施
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四一

胸中矣豈累夫旅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
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
交樹木果蔬五穀之蟄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
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
閒飫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
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
賓客之好而所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
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
幕府無南喬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殷員外外使回朝序

唐韓愈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
大成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
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憲宗既嗣位悉治方內就
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唯回鶻於唐最親奉
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
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術一作通知時事者一人
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
莫不出餞酒半有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杜
仁守一今人過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四二

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七迹不能
休今予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
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知言
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獨為詩以道其行云
詩送正少卿李季誠使回龍節副之既至可手
驕甚信不為屈唐責其信信曰可唐增欲半信
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信也唐其言不
敢過投此則信之為使誠不負公之所稱矣

送趙宏序 宋曾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
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不勝復改之守
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

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間過余道潭之事予
日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聚寡強弱如何予
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
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眾且健也然而
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
顧其義信何如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冠可以
為無事雖遂張網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
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
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
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也天子宰相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四三

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片
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
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勸力勝
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
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
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
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徒曰正然
書之事乃已試者也事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
目目孰為得失邪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知
然大中唐宗咸通唐宗之間南方之憂嘗劇

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_{仁宗}六年五月日魯鞏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宋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

官始見端叔爲諸生

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

端叔罷官四

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

悲如骨

肉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數數年

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

稱譽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四四

號八年蘇先生韓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

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鄭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

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

予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

親幕端叔不足恠庚午耒卧病城南門無犬鷄豈

卧悵悵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

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致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

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

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非邪八年十月過

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爲

多言其敢有愛于予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

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

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

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

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

司如故事歲時發弊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

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

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

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

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四五

信此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

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

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

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

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

盡而符石驚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

復偃蹇而父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

矣耒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脩器械苦惡屯戍

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鷂不

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

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
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
將也謂余曰此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
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後者不
亦難乎夫稚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
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
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
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
愛矣將軍將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
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四六

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
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縣先生如決大川而
放之海是則余無以替子矣宋從明曰先宛丘
又字之尤得意者

送楊源一有巨少尹序

唐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持公卿
設供張去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
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
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乎國子司
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一無一以年
且二字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

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
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
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與否
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
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然吾聞揚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一無者白作
之署以為其都也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
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為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
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一無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四七

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
吾先人之所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
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
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一無生斯
字下同斯
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石處士

洪○一作赴河陽參謀五
字一作詩字

唐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名重為節度之三月
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
如曰先生居嵩山山名瀍穀二水名穀之問冬一

裘夏一葛食一無朝夕飯一孟蔬一盤人與之錢
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一作勸之仕則有不
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書當否
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一作夷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一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
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
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一作德軍王
師環其疆農不耕收一作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
饋日輸之塗治法征謀一作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者

四十四

四小

以義請而卿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其
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
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
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一作載書冊問道所由告
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一作有別字上東門
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
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
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
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
而飢其師無甘受使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

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
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一作有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
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
為歌詩六韻退一作遺愈為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唐韓愈

伯樂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一作
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一作有空其群邪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過
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一作有良雖謂無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四

四九

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上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
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
大夫烏公一作重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
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
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
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
焉拔其尤自居守一作鄭餘慶河南尹以及有司之
執事與吾輩二縣一作洛陽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
所可疑奚所諮一作而處焉上大夫之去位而巷
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摺

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
唯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
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歷於茲
不能自一無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
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一無拜公於
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
致私怨於盡取也晉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
愈因推其意而序之焉一作

太常明辨 天泰之四十四

五十

送董邵南北一有遊河序

唐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
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
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皆
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
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
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
矣為我弔望諸君津梁封樂毅于觀之墓而觀於其
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柯至燕愛燕之屠狗者
中市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宋末

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
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咸
德以警動而召來之
其旨微矣讀者詳之

送曾鞏秀才序

宋歐陽脩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南豐來入太學與其一無諸
生群進於有司有司斂群材操尺度舉以一法考
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
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
眾人歎一作嗟而一作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
有司有法余不中何一作奈何有司固不自任其
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

宋明辨 天泰之四十四

五一

法也一作其如不幸有司尺度一失守一作則往
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烏乎有司所操果
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
者固已一作魁壘其於於一無小者亦可以中
尺度而有司一作棄之之可惟也然曾生不非同進
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益字堅其守子
初駭一作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
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
索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
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子豈敢

能求生而生尋以顧予是京師之人一作士既不
其能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
遂見於文使知一作生生者可以弔有司失一有之而
賀余之獨得也

送王秀才一作王令序

唐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所作私恠隱居者無所累
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
詩一有然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
平其心或不一作爲事物足非相感發一無若煩氏
子一無操操瓢與簞一云顏氏之子曾參歌聲若出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四 五二

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
也固不暇尚何事一作翹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
又以爲疑悲醉鄉之徒不過也建中德宗初天
子嗣位有意貞觀太宗開元之丕緒在一有朝
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
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
不失其一作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
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一作行姑與之飲
酒

送區冊序

唐韓愈

貞元十九年冬公自
御史出為陽山令

陽山縣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
有一有水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一作利俾劒戟舟
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
無丞尉夾江荒茅簞一作竹簞一作荒之間小吏十
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一作不相不通畫地
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
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一無有
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議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四 五三

觀一作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
者聞人足音跼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
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一有喜若有志於
一作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
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一平貧賤也歲之
初吉歸拜一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孟東野序

唐韓愈

貞元十九年冬公自
陽山出為陽山令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不之無聲風憊之鳴水
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

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一一作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一作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一作以鳴夔弗一作能一作辭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伊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一作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滅孫衣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此公學問楊朱墨翟管夷子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一作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

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

送易師楊君序

唐柳宗元

古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一作能一作乎理外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子與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

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銘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
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一作餼使食日命合邦
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
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
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傳
也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
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胃子師
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
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猶言先生而楊君之道未
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五六

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流是
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
君之志

送徐無黨南歸序 宋歐陽脩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
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
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
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一作遠而彌存也其所
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
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復施於

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
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
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
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
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群
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
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
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書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五七

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
予竊悲其人文章脆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與心力之勞
勤一作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鮮
有遲有速一作其遲而然一作卒與三者同歸於泯
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
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作無者
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子學為文章稍稍見稱
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
而一作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子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浮屠文暢師序

唐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其校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其一名則非校其行而則一作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一無浮屠二字文暢喜一有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謝歌一作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宗元爲之請作

序解其裝得所得一無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

五八

其何能攸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一無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一作禮樂之盛其心必誦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一有所行天地之所之著鬼神之所一有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一作之所以流而語之不啻又爲浮屠之說而讀一無告之一無也民之

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

粒一作食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

莫大一作乎乎一作大乎仁義教莫正一作大乎禮樂刑

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

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

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一作精而

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

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一作焉焉弱之肉疆

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

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

罪也知而不爲之一作精者惑也悅一作乎故不能即

乎新者弱一作也也知而不以告人一作者者不仁也

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

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高閑上人序

唐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

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

叔一作養養由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

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一作劉之於酒樂之終身不

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
哉者也往時者一作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
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
必於草書焉焉字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
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
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
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
後世今開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通利害必明無遺錙
銖情一作炎於中利欲關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六十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後字無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
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
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一作
散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閑浮
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宋
喜曰公意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
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獨今閑師無是心則其
為伎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

送參寥道序 宋陳師道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公帳之客而少游
氏秦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

游卿大夫之間名于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
張弛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
走丸倒囊出物驚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
爬庠而鑑貌也元符哲宗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
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於此愛其詩讀不
捨手翫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
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
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楚僧
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
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

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六一

為丈夫者乎於其行叙以謝之宋樓切曰此又首
仲易開書變態
才一最可貴也

送廖道士序 唐韓愈

五岳於中州衡山南岳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
大者以百數獨衡山一有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
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
駛一作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南之為州在
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一焉中州清淑之氣於
是焉窮氣之所窮盛一無而不過必蛻蛻也壇壇也
扶輿磅礴月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為

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楠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一作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一有二字穢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曾鞏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六二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孤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并能肆筆而已又當辯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序於鄉有庠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

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誠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臻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六三

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有前之難故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

不難哉有前之易故此子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

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子既力不足而於琴

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英宗三年

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

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

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

有以自發也同舍之七丁寶臣元珍鄭穆閣中系

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輩予固也洪君名規字

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宋明辨 天卷之四十四

六四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四

體明辨卷之四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下

敘事

尚書序

漢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具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一

之說謂之八索索謂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要足以垂世立教與謨訓誓命之文凡百篇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

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
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一無二無字學士逃難解散

我也先人孔子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名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同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

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景帝

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

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開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五

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碑

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九五十九篇

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一作滅非可復知悉上

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

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

利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

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

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

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一作若好古
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史記自序

漢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休甫黎後今

則言地則黎天則黎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

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時有子司馬氏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

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

在秦其在衛者名相中山在趙者名以傳劍論顯

刪贖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

秦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一作事武

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

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

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刪贖玄孫印為武信

君武信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

成漢之代楚邱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

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尚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士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秩其太史公仕

建元元封並武帝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

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一致而百慮

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直猶但所從言之異路有省察不省耳嘗竊觀

陰陽之術大祥一作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

其事不可徧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五 四

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

家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

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賡

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做

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

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夫健羨拙聰明釋

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

以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八位

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

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

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

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

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

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

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刑欄欄

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

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

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

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

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

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

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法職不得相踰越雖百

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

決於名而夫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

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

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也還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五

六

復生雖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卜日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河之北山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沅泗水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庀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父晉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

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音胃綴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年武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五

七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

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
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傳
命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
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
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
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
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
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卷之四十五

八

絡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
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
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
豪釐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
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纂弑之
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
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
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過也以天下之太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
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後法施已然之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五

九

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人子上遇明天
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
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
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
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
子武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
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門來請來獻見者不可

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
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
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
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音仄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天漢
平
自太初元年至
此凡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
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思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
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
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大休明辨 卷之四十五 十

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臚音力刑音刑也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
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
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黃帝始

張中丞傳後叙

唐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閑
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
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

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然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
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
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
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
圍守時外無蚍蜉音毗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
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
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
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
明矣烏有城壞而守其徒俱死而獨蒙愧耻求
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賊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
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
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
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
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
也寧能知人之一無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
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

大休明辨 卷之四十五

十一

創平殘餓餓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止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一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達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疆晉之

文休明辨 未卷之四十五

十五

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山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一作半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德宗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一城以存焉也公有言雲散

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一作起事嵩常管在圖中籍大曆代宗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一作籍時六十餘矣以巡初嘗一作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一作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十三

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一作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一作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一作猶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一作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牽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愚溪詩序

唐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齊桓公今附事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

文体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十四

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音渚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脩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有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遑如愚辱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遠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苟能平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

清瑩秀澈銚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
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
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
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
知也於是作八愚詩于溪石上

贈張童子

唐制有童子科及解童序
子下有一有與曹二字

唐韓愈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
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
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

文体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十五

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
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
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
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
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
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
一無說說繇古繇字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
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
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
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

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
人輔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
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人皆謂童子耳目
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干等夷也童
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
陝南至號東及洛師一作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
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雅漢號之伯長伴
吏皆厚其餽賂或作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
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
速成者夫少之與一作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十六

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
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
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
門人也公貞元入在陸門下及第童子時慕回路
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贈弓子路
何以處我公意謂我願子前曰

送幽州李端公序公名名益持佐

唐韓愈

元年顯宗永貞元年今相國李公名益為吏部員外郎
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名益為吏部員外郎之賢曰某前平

被詔告禮幽州貞元二十一年使入其地近勞之
使里一作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一作
儀首韓袴握刀左右雜佩弓張服室一作矢插房一作
也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
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
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
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山也安
山一作范陽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
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貞元時乎李公曰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十七

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
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時益父與公東
都一無復出之大夫士一作士莫不拜于門其為
人佐州從事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載歲請
以愈言為使歸之獻言公此序欲使李益歸為劉濟
也持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當年序

唐韓愈

六年憲宗元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饒公卿
廷議以轉一無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

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賦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一作

文帝明辨 卷之四十五

十八

六百餘里也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一作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東朔方二軍城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一無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一作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

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倭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尚書唐韓愈

唐韓愈

文帝明辨 卷之四十五

十九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一無後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就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鵠弓矢帕反首袴鞬迎一無郊及既至大府帥先一無入據館帥守倅謂屏去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無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處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一作而後行隸

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風帆同一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一作機毒矢以待將一作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一作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息茂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三國夷賈州之州一作洲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

文作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二十

數或時侯風潮朝貢蠻胡一作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年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踔滄景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

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宋末客曰按權本傳云月度家修而通繼亦云雖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于序乃云貴而能貧蓋謙之也

序飲

唐柳宗元

員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吏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汙不止于恒與不沈于

本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二十一

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進者去者住一作晉者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闕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費云食言多飲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并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呼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袒袒袒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紀逃而為密者今則舉異

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呬號而極不袒襦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紕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正統以上

送李愿歸盤谷序

唐韓愈

太行山之陽山南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一作特坐于廟朝進退百文一作休明辨一作天卷之四十五

二一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一作晚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一作坐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一作安與其有譽於前

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噤喘處穢汙而不一作非羞觸刑辟一作法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土可以稼一作未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一作未詳一作疑縹緲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

休明辨一作天卷之四十五

二二

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一作禁不祥飲則且一作食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一作不聲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手盤兮終吾生以徜徉一作不宋朱熹曰公作此序時年纔三十四耳前賦曰陽公言謂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於世步之

送張道士序

唐韓愈

張道士嵩高一作南之隱者邇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卷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一作有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

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鶴愈爲序
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以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
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
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一作爲國答寇夷請闕三
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
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
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
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
斯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
文休明辨天卷四十五 二四

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
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東
魚下清伊一作詩今按上文作嵩高則既非公家
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
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以對

送辛生下第序略

唐柳宗元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干
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
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
過而就黜時謂惟以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

中書高舍人名備位于禮部懷袂矯枉痛抑華耀
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
伍中其沈沒厄困之士閭戶寒竇而得榮名者連
眴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
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
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
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既
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
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
辛生又不能已故略右叙

文休明辨天卷四十五

土五

小序

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而名之
也漢班固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
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書序具存決非
孔子所作蓋由後人妄探作者之意而爲之故
多穿鑿附會依阿簡畧甚或與經相戾而鮮有
發明獨司馬遷以下諸儒著書自爲之序然後
已意瞭然而無誤耳故今畧取詩序與遷以下
數首列于篇

詩小序

漢衛宏

宋朱熹曰詩序之作蓋皆不同或以爲子
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
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前宏作毛詩序
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
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
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
廣而潤色之耳

周南關雎后妃文王之德也風之始也國風篇

由始也所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

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

文之所以教教者德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

文文明辨天卷之四十五 二六

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

焉是關雎之義也

小雅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

萬物盛多可以告音於神明矣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

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

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

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

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庶

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

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

隊音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

澤垂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

大雅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文文明辨天卷之四十五 二七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

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

首

史記小序 漢司馬遷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慶

難難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

羽本紀第七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文帝爲踐祚天下歸心

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文帝作

孝文本紀第十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謀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

武帝年號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非兵不疆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武吳起

文修明辨天卷之四十五

十八

王子名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

三

申呂呂尚之祖肖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

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繆權也番番番番黃

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

顯彰田闕爭寵委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

家第二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幼管蔡疑之淮

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

之禪王魯禪位乃成禍亂嘉其棠之詩作燕世

家第四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

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泓也微子告子孰稱景公謙

德榮惑退行別成宋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

師作宋世家第八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蕭何撫山西華山

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

姓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晉侯世家第

文亦用辨天卷之四十五

十九

二十五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

苴列傳第四

苞河山圖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

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無為

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疆秦使馳說之士南鄉南鄉日走楚

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忍於魏齊而信信日威於疆秦惟賢讓位

二子有之作范曄蔡澤列傳第十九

能信傳曰意強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

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降序弗能易

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

五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並武帝之

間文辭繁如也作蕭林列傳第六十一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

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本同非六卷之四十五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占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惟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

下放失舊聞王述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

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

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

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

轂運行無窮輔拂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

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欽節不令已失時

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蕝成

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

山副咸本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法言小序

漢楊雄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聖人能過則失中不及則不

至不可效罔如誤問道第四

明哲煌煌旁燭亡殞遜于不虞帝行遜順以保下

命誤問明第六

漢書小序

漢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

綱罔漏于楚頌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功古行

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秦王來稽首謂革命創

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符景項氏畔換

貌黜我巴漢西土開宅心係心戰士憤怨乘樂而

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懷德股肱蕭何

曹參社稷是經爪牙信姓布腹心良張平敵龔

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

貢舉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叶蒙我德如風

民應如少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又紀第四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明史容熙載髦俊竝作厥

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

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祭自

文休明天卷四十五

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十補述武紀第六

漢迪也于秦有革有因也擢舉僚職並列其人述

百官公卿表第七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芒禾忽之細

者八音七始天地四方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算

道敝出官失學微六家黃帝顓頊夏分子回公壹

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蠶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

壤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涵涵流移紛紛也亂畧存

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坤作墜古地執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畧萬國變

也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

等制立郡縣畧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榮如尋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廉問賴

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名鄒名枚名路溫傳第

二十一

抑抑密仲舒再相諸侯孤身脩國治致仕縣顯

懸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對所為世

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烏呼史遷薰膏漸及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

文休明天卷之四十五

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畧孔明述司馬遷

傳第三十二

獷獷觀之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

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分派著其終始述

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若

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去述循吏傳

第五十九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滅中國不專殺所矧

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音怡我不匡也禮法是謂

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凡漢書叙帝皇十二列官司百官建侯王諸侯準

天地志統陰陽五行闡元極步三光律歷分州

域物土疆地理及窮人理人表該萬方志紀志緒六

經綴道綱文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

文字惟學林述叙傳第七十

引

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

然實為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已意耳非

以引為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元如陳宗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一三四

源琴貨引今見資類大器如序而稍

為短簡蓋序之濫觴也今錄二首以備其體若

其名引之義難妄臆說俟博聞者詳焉

送石昌言北使引宋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

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

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

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

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

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

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

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目

為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

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

疆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

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

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

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

彭任從富公彭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

介馬數萬駒馳過劍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

大本明辨天卷之四十五十五

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

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

於震而久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事不思之甚也

昔者奉春君敬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

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

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按名蘇之學

此度虜情如

送吳侯職方赴闕引宋蘇洵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

始不強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

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
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河之沙礫而太山之
谷納一石而不加淺於是有量見物橫於空中首
重而末舉於是有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戾
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
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闕至于世有作
者出以爲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於
是作噐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歛水
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噐嗚呼殆矣吾見其朝
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

又林明辨

六卷之四十五

三六

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
能出忍而不從而義有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
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
之有人焉以爲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
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爲之此人心之所自
有邪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遠使人之心不忍殺人
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爲仁矣乎嗚呼
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
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吳侯職
方有名於當時其胷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趨

然躍然務出奇恠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
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
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
測此所謂能充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
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爲遠官今其東
歸其不碌碌爲此官矣哉

題跋題

○跋

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
書序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
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
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
焉一日題二日跋三日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
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
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
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
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誡各有所爲而專
以簡勁爲主故與序引不同學者熟玩所列之
數篇亦庶乎得之矣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
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若漢趙岐作孟子題
辭其文稍煩而宋朱子做之作小學題辭更爲

又林明辨

六卷之四十五

三七

韻語今皆不錄姑著其體於此然題跋書于後而題辭冠于前此又其辯也

題叔孫通傳後

唐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刊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變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白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卅八

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泰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

難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壝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唐氏六家書後

宋蘇軾

宋禪師智書骨氣深穩體兼發妙精能之玉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明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之王羲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詭書妍緊拔筆化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三九

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一無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名遂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一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快快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福念實有伊霍之語非諧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斬一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辯也張長史旭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

草書者或不能直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官一作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名真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名甫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名公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所謂綽斧者乎抑其爾也然至使

文獻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四十

人見其書而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庾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畧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宋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播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魚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

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浸漫滅惘然于懷

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跋

跋唐令長新戒

宋歐陽脩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乾宗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至一作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正虞城其三不

文獻明辨

四一

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

年八月十日書

跋紹興辛巳

高宗即位之

親征詔草

宋辛棄疾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詔行於隆興孝宗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虜酋俱存也悲夫

跋學士院題名

宋歐陽脩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燕有人天之

樂者唯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
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
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閒覽題名不覺慨
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宋文天祥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
而觀其如何其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
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
可愛敬可鑒戒之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
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不可不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五

四二

凜凜哉

跋唐田布碑

宋歐陽脩

右田布碑度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
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
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
者有辛不幸焉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
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
魏晉以下不爲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
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英宗甲辰秋
秋社日書

跋隋太平寺碑

宋歐陽脩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
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
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
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
墾闢芟除至於元和憲宗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
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元尚
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
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矣
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取一作所以錄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五

四三

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
書

跋晉王獻之法帖

宋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
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喪候
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敷衍
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
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
絕徐而視之其意態無其音愈無窮蓋故使後
世得之以爲奇詭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

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跋范文度摹本蘭亭序

宋歐陽脩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余每以爲恨今迺復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闕于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闕也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四四

跋唐安公美政頌

宋歐陽脩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唯其筆畫道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陳游瓌等書皆有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爾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仲憲

之類蓋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

跋後漢郎中王君碑

宋歐陽脩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唯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爲漢人姓王氏而官爲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顏回高則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四四

邪豈有爲於事而後著邪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金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跋唐人書揚公名史傳記

宋歐陽脩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錫公之所以不朽者一作揚公者其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

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
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也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宋歐陽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書子見其
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實愚剛柔緩急
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捫闔之陽開陰塞變化
無窮故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唯不見其所
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
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計利害不能誘此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五 四六

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
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
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
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
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放生池碑 宋歐陽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
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
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
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

故一作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
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
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比所以爲聖人也
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
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聞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

跋唐司刑寺大腳跡勅 宋歐陽脩

右司刑寺大腳跡并碑銘二閭朝隱撰附詩曰匪
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五 四七

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
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
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
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
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若
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
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
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
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

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

跋唐華陽頌

宋歐陽脩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五

四八

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唯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譁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猶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

真可笑也

跋漢公昉碑一作唐碑

宋歐陽脩

右漢公昉碑者廼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脩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屢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因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公昉所事去家公昉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五

四九

占影即至閭郡驚為白之府君徙為御史一作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叔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更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儻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沒而世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

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者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入未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宮寺祈雨五日中一日休務假書

書

書洪範傳後

宋王安石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

文亦明辨 卷之四十九

五十

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

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子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

文亦明辨 卷之四十五

五一

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辨也故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詭譎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書鄭玄傳

宋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於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

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
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
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稍似通透鈎聯
讀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
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
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富大壤之後聖人
不出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
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
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
爲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况無玄哉當漢之末

文選

四十五

五十二

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
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而拜
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廼幾人尚敢輒
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隄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
趙魏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
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
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太宗元宗元宗之間公
卿貴戚門館列地於東都皆號千有餘邸及其亂

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
丘墟高亭天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
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
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
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
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
以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
乎唐之末路是已矣一作

書邢侗實南征賦後

宋黃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

文休明辨云卷之四十五

五三

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
可爲震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
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圉人曰千里駒往往
不及牽與斃於皂櫪驚蹇十百爲群未嘗求國
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李文公集後

宋王安石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
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嗟嘆不遇也文公論高
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
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
不忍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
邪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為觸宰相
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
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
善為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蓋奔走有
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
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僕僕然忘
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邪記曰道之不行賢
文公明辨 宋卷之四十五 五四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
為賢歟

書鮮于子駿 仇 八詠後 宋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
而子駿 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
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
通而山峽地瘠民 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
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
年其弊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
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之制皆成其手吏民

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
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右子以是知其賢子駿
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其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
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忘子駿之
德

書三絕句詩後

宋歐陽脩

前一篇梅聖俞名堯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名舜
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
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起一作同歸豈
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邪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
宋卷之四十五 五四

斯矣翰林東閣書

讀

讀儀禮

唐韓愈

余嘗苦義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
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
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
書之一無存者希矣百氏雜家一作尚有可取况
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
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
嗚呼盛哉

讀封禪書

宋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爲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爲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爲迂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爲頃又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夫

讀孟嘗君傳

宋王安石

世皆憚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

文体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五六

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賈誼傳

宋曾鞏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辭與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者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

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

壯其氣覺者辭源源來而不雜別吾籟以迎其真

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有雲抗太虛而不

入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

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

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

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爲無傷也於是

又是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

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錢之金

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

文体明辨 天卷之四十五

五七

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于朝譬之投規於矩雖疆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摭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

罪邪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邪

讀荀名凡。一

唐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

文休明辨 云卷之四十五

五八

世周之教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子莫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一無揚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于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待人以恕

耳

讀子翱文

宋歐陽脩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一作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道書而歎歎已復讀不且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

文休明辨 宋卷之四十五

五九

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賢露而維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恠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

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
一作祐祐宗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文體明辨 一 卷之四十五

六十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五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魯伯魯

文

按編內所載鈞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
文中之一體也其格有散或有韻語或倣楚辭
或為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譴人其體不同其用
亦異今竝採而列之以俟學者詳焉

詛楚楚懷王也陳王名相今世家文
有假借今直音釋不復別注

秦惠文王

文體明辨 一 卷之四十六

一

又有秦嗣王散敢用吉玉璽璽使其宗祝邵驚
石本似怒告于不顯顯大神巫咸目以區楚楚王
熊相之多舉罪咎昔我先君豨公及楚成王是
齊盟曰某葉萬子孫母相為不利親即仰不顯大
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康回無道道淫失
佚甚亂宜麥修競從縱變輸輸盟刺內之制
則楚暴虐不辜刑戮孕敵婦幽刺親戚拘圉其
叔父實者其室橫棺之中外之勛冒改父心不
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列烈威神而

謀倍借十八世之祖盟率者諸侯之兵臨加我
欲剋伐我社稷伐威滅我百牧求蔑瀆法皇天
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主玉義犧牲速取
得我邊城新郢皇及鄭長敎親得不殷曰可今
有又志悉興其衆張矜意德怒飾甲底兵奮士盛
師日偪得邊競境將欲復其晚明迹迹唯是秦邦
之羸羸衆敝賦鞫鞫翰音俞刀棧輿禮使介老
將之目自救段也亦應帝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
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物齊楚師日復略我
邊城殷數楚王熊相之佑倍盟犯詔箸著者諸石

文卷四十六

移雨神文

唐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剋羊豕而跪乞者凡三
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
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
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恠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
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
既應而俾民輪然於天歸惠於已是神攘天之德
也推恠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為仁怠天下
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

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
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慢民不可以侮竊為
神危之奈何

鱷一作魚文

唐韓愈

鱷魚之狀龍吻虎爪目鱗尾長數尺
未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粘多於水濱
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愈切至潮間民疾
苦皆曰惡谿水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
谿水而視之以一羊一豚投

維年月日一作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使軍

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
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也道山澤罔

文卷四十六

三

綱繩獨刺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
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
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
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
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
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
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
治此民而鱷魚睥睨目然不安谿潭據處此處恐
當云悍然不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
去據谿潭

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
為鯉魚低首下心心也也現枕反現現音窮現為
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
其勢不得不與鯉魚辯鯉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
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
以生以食鯉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鯉魚約盡三
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
能至五日九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
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鯉魚冥
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六

四

吏不聽其言不從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
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兮毒矢以
與鯉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其夕有暴風雲
白水盡湖西徙六十里
自左潮州無鯉魚患

北山鍾山也一移文

齊孔珪

建康人周顒隱於北山後應傳為海鹽今
將過北山曾私孔珪作北山移文以却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
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于青
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
巖巖芥千金而不眴徙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

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
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
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名不存仲氏名
統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
吹草堂濫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
江皋迺縵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
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
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
流務光夏時何足北涓子人不能儔及其鳴騶入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六

五

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
袂聳筵上焚茱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
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
水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綬綬跨蜀城之雄冠白
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檣
法筵久埋敲扑喧囂犯其慮睚訴倥傯裝其懷琴
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籠張名趙漢名廣於往圖架卓名魯於前錄希蹤
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
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經荒涼徒

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露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
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綈
塵纓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
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爭故其林慙無盡
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攏月騁西山之逸議馳
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
魏闕或假步於山喬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
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
耳宜喬岫悅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轍於谷
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暝瞻疊穎怒魄或飛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六

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通
客俗上通客皆指願也○宋侯防此篇要全在虛字轉摺處

招海賈文

唐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溢泊
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恠驟突滄茫無形兮
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滂渤君不返兮逝恍
惚舟航軒昂兮上下飄鼓騰蜺峽嶠兮萬里一觀
峩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林兮翔鵬振舞天
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
返兮終爲庸黑齒七恨反齒齧不正也齧齒齧齧齧麟文肌

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义牙踔欽崖蛇首猗鬣虎
豹皮羣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
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沈負羽無
力鯨鯢疑畏淫淫疑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恠石
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滔危顛崩濤搜䟽刺戈鋌
君不返兮若音畫皮骨沈顛其外大泊汙齋淪終
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
辰東極傾海流不錫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
兮沸入湯谷舳艫霏鮮稍若木君不返兮羗焉薄
海若齒貨號風雷巨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號翻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七

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
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
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
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
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名去相安陶
朱呂氏韜不行賈南面孤弘羊姓心計登謀誤焚
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諸爭下
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
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
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若軀按此文取屈原文大略

調世之士行險僥倖
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乞巧文

唐柳宗元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女子以絳線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

云見天黃中夾夾白氣有光五色以爲徵應見者得福公文蓋本於此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窺也 餌馨香蔬果交羅挿竹垂綏剖瓜犬牙何反且拜且祁惟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也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八

紕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大孫專巧于天轡轡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飲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歟天津儼于神天戶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歔訖勿反絃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漲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欲及蟻適于垤蝸休于殼叶枯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退進

唯倖彷彿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喜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及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拊嘲以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今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狂狴臣到百步喉嚨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在低右昂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九

闢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足獨何土縱橫不卹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齋於臣恒使玷黜杳杳騫騫咨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提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倖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孽皆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呻吟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謗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靡昏莽鹵樸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

豪傑投棄不有肩輿頰感喟曾歎大被同而歸
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昇細何
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報付與姿媚易臣頑
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咽舌納以工言文詞
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轡為
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
言訖又再拜俯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
而睡見有青輿也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
孫告汝汝詞良苦比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十

為汝唯知耻誦貌淫詞寧辱不貴目適其宜中心
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
不汙半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
嗚呼大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
拙終身以死誰惕

送窮文

唐韓愈

昔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宮中號為窮子
其後正月晦日巷死是日世俗相承作糜
棄破衣祝於巷曰陳貧也愈以
履窮不遭時故托此以見志

元和憲宗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星奴名
一有說
出星結柳作車綯草為船載糗與糧音張牛紫輶

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
矣無鄙人不敵問所塗竊一作其船與車備載糗
糗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
挈儔去故就新駕塵躋音風與電爭先叶子無
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舛息
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歎音嚶嚶毛髮盡
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
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予愚子學子耕
求官與名唯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
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十一

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菹鹽惟我保汝人
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
於何聽聞云我當夫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
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齕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
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與也同猶不予能盡
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
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
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揆列手覆羹轉
喉觸蹄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
之志也其一誦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

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
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
能惟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
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
曰交窮磨肌憂也骨出心肝企足以待寃我
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訛能
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
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似仆
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予知我名凡我
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

文淵明辨 卷之四十六

十二

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
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
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子
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
車與船延之上座宋張耒曰漢窮文蓋出揚雄逐末數句亦卒歸於正之義

逐店音苦瘡鬼文

唐孫樵

孫子病店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憾懷有若什
子於嚴冰者終則煩音煩胃燥肌有若寘子於烈爐
者子知動作皆鬼邪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

曰予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肖了事者抑有
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剗心而死者立
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
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
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
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
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子訐談而鯁人
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子逞熱而去勢
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子裾而躓予
足者樵嘗欲忍汗被服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

文淵明辨 卷之四十六

十三

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
愈窮業脩而知已日消是殘生於店鬼也子并
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迴顚作怡
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誚鬼此鬼依
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
尅已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
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嘉
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懷義盜仁縛舌交臂柔聲嫺
頗佞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
即榮長劒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與者鉅萬藏

家貫腐蝕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澁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罵尸蟲文并序

唐柳宗元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譏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六

四

明正直者爲神帝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此陰穢小蟲縱其但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得安其性命而苟愚不作然後爲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當側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爲非其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陋奉縮兮宅

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爲質以仁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誣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鬪爲安佚諧下謾上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譏于帝遽入自屈竊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蛸音賄恙心短蜣穴胃外搜疥瀉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爲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譏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六

十五

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薜收秋之神震怒將救雷霆擊汝鄭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按此文乃寓意嫉讒而作也

雜著

按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以其隨事命名不落體格故謂之雜著然稱名雖雜而其本乎

義理發乎性情則自有致一之道焉劉勰所云
竝歸體要之詞各入討論之域正謂此也今取
數首列于篇

說難從史記本與
原本不同

韓公子非

非見韓刺弱數以書諫韓
王韓王不能用乃作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
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
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十六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
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
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
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
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
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
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
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為

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
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
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
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
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
斷則無以其敵心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慨之
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
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十七

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
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
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
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
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
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
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

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六

十八

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按說難有兩篇其

而文類其一見史記文省而意闕今

參定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

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常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六

十九

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疆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以為不智而屈之汎濫博文則以為

多而久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而不能已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其心有高而實不能及則爲之舉其過見其惡而多其不行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以資其智欲內納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文休明辨

末卷之四十六

二十

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然後極騁智辯焉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庖虜而可以振世此非士之所耻也夫曠日弥久而周澤既涇深計而

不疑交爭而不罪則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

文休明辨

末卷之四十六

廿一

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弥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

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也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漢楊雄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否則退師手其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愛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達旨

漢崔駰

駰常以典讀為義未達進之事實時人或議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以答焉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六 廿二

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曠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真抱京影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符符于時太上制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鄒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

階闕紫閣他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

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智過萬乘斯時也猶

逸禽之赴深林螭蚺之趣鱣日大沛胡為嘿

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

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

初制設之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

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

乖回公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

掩目而淵潛北人無擇與舜為友舜以之淵或盟耳而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六 廿三

山棲許由隱于沛澤之中堯問之以或草耕而僅

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或木茹而長饑重或聘

而不來楚王聘接與或屢黜而不去柳下惠或

冒詢以干進伊或望色而斯舉叶平或以役夫發

夢於王公說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太若夫紛纒

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

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音

滿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皋陶謨高祖

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鄴絳侯奮結不解而

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

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與與當作當其
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
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
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
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僕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
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參
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
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
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
尚父之厲伊臯伊臯不論奚事范名蔡名夫廣厦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六

廿四

成而茂木暢遠求異之方珍存止而良馬繁陰事終
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
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浮雲譬猶衡陽之林岱
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甄拱把不為之數音悠
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
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叶
詳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
仕也耻夸毗使人足恭善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
登牆而樓處呼呼街衢縣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
也暴智耀世因以千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

苟以狗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羽子笑我之沈
滯吾亦病子胥胥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
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子唯世所議平固
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
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
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
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魯莊公時曹
七敗魯懼獻地及盟于柯沐執下嚴充捷於疆禦
于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死范蠡錯置執略
齊與魯戰莊子赴關三獲中范蠡錯置執略
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六

廿五

單辭而存楚唐且同華顛以悟奏齊楚伐魏魏使
王孫發兵抄魏其羅童牙而報趙叶未詳秦使張
唐先報趙為原裘見廉於壺飧原守趙衰以壺宜
收德於束脯趙宣孟將之津見桑下飲止而
復與肅吳札結信於丘木季札往劍于展季効貞
於門女柳下惠抱門顏回明仁於度轂許程晏顯
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
序

疑經

唐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

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邪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於河陽尚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卽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而侮土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其責貢金儻

文證明辨 卷之四十六

廿六

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議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昔天王使來句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七

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入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詞七諫之流也蓋自枚乘初撰七發而傳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

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相繼有作然考文選所載唯七發七啓七命三篇餘皆略而弗錄由今觀之三篇辭旨闕麗誠宜見採其餘遞相摹擬了無新意是以讀未終篇而欠伸作焉略之可也至唐柳宗元晉問體裁雖同辭意迥別殆所謂不泥其迹者歟顧其名既謂之問則不得竝列于此篇故今僅採文選所載三首以爲一體而著其辭如此庶使作者知所變化而不爲讀者所厭云

七發

載七事以起發太子故曰發

漢枚乘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七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聞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一作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一作紛屯一作澹淡一作憤懣一作噓唏煩醒惕惕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漑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一作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官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脆醴醢肥

厚衣裳則雜還曼煖燂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與入輦命曰廢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靡隨筋骨挺解血脉淫

濯也手足情緣音庚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

廿八

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疆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雜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盪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曲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迴素一作波又澹淡貌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鵲黃鸝鳴音周旦鳴焉暮則羣雛

迷鳥宿焉獨鵲晨號乎其上下爲難哀鳴翔乎其下於是皆秋涉冬使班姓公爾姓王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鉤以爲隱繅九寡九寡九子之見列之珥以爲約讀日的使師堂師堂操張一無女傳一作暢亮伯牙爲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歛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蟻聞之挂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犛牛之腴肥甘以筍蒲肥狗之和

廿九

冒通毛以山膚誅楚苗之食安胡彫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能蹠音煩之臠音而勺藥之醬薄膏之炙音切之醢音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菜之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素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而一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鐘岱之壯壯也齒至之車以齒至之前似飛鳥後類驅虛走也善音稱麥以蘭麥處服作服處躁中父爲之御秦缺棲李魏文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

之色形于金石叶實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叶死此
真太子之所喜一作嘉也能疆起叶有游之乎太子
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之累耳然而有起色
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
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
力之所到則卹然驚足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
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轉所滌汔者雖有心
略辭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
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倜兮儻兮浩瀆瀆兮

宋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三三

超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叶虎虹洞兮
蒼天極慮乎崖溪流攬無窮歸神目母叶姥罪叶
之母謂日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
紜其流折兮忽繆往乎不來叶臨朱汨叶而迷
逝兮中虛煩而益急叶莫離散而發曙兮內有
心而自持於是澡漑留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顚
濯髮齒愉叶脫也一弃恬怠輸寫澳濁叶分決派
疑發皇叶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
偃起雙發替披輦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頓懣醒
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

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
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山出內叶讀曰雲日夜
不止其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其始起也淋淋
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澹澹叶白貌如
表車白馬惟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
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
兵六駕蛟龍叶駕六附從太白叶河伯也專也浩
前後駱駝叶顚顚叶高也据据叶疆疆叶相連
將將叶壁壘重堅離脊似軍行叶旬隱句溢

宋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三三

軋盤淵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佛鬱闢漠
感突上擊下肆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
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堤遇者死常者壞叶胡
發乎或圍之津涯軫叶谷分迴翔青篴銜枚叶無
檀栢叶胡倫又青篴弭節伍子叶之山通厲叶高也
骨舛叶之場凌赤岸簞扶桑橫奔似雷行叶音誠
奮厥武如振如怒叶暖沌沌渾渾狀如奔馬叶滿
混混沌沌叶聲如雷鼓發怒屋叶音室
趾叶以制反疾波叶陽候奮振合戰於藉藉叶名也之口鳥
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

蕩取南山背擊北岸纓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戰
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一作滌汨澤浹披揚流灑
卧山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漫漫蒲
伏一作連延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
閼悽愴焉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疆起觀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泰方術之上有資略者若莊周魏
牟楊朱墨翟便蚘磨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
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
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卅四

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
恣然汗出霍然一作病已

七啓發開并序

魏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傳殺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
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
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倅
傲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於
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
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

乎決漣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
右高岑山小而高曰岑背同壑一作對芳林冠皮弁敝文

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巖而嬉游志飄飄焉嘒嘒
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
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
而櫛曰子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
滅勲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
虛廓廢人事之紀經營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
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
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糾縶萬物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三五

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氣
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
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
庶感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
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一作論變化一作之
妙敷道德之弘麗頌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輕身
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
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振精裨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秦臘

肌蟬翼之割割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鵝斤鵝珠翠之珍羣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臙江之東潛翬子亮又漢南小雅也之鳴鵝絲以芳醲耳和既醇玄冥適鹹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官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子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三六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儔隨波載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鳥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緇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曜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功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

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轡日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提之華旌捷忘歸之矢乘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礮填谷塞榛藪平夷綠山置置彌野張罟子亮又漢南小雅也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圖僚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曜野戈交皓旰白曳文派揜狡兎捎鵬鷁拂振鷺當軌見籍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森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闕之獸張牙奮鬣

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三七

志在觸突猛氣不懼同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羶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推斑連叶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駢古駢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網能僚迴邁駁騶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音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子一性有樂恬靜未暇觀也鏡機子曰閑官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卡形軒紫柱文棖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

綠雲飛陞陵虛頽眺一作視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

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恠變名一作異形

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晴麗草交植殊

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

飛翻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

使任子任公垂釣魏氏善射發機芳餌沈水輕繳

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

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覲游女於

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

岐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今有好仇天路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六 三八

長今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嫵婉絕兮我心愁

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子

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

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

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彤庭琴瑟交揮一作

彈左篴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嗚然後姣人乃被

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耀熠一作

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耀飛文歷盤鼓煥續紛長

袖隨風悲歌入雲躋捷若飛蹈虛遠躡一作凌躍

超驤蛇蟬揮霍翻一作爾鴻翥戢然息沒一作計卡縱

輕體以迅赴景影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

響才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渫一作盡白日西

頽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倡池兮鉛華落收亂髮

今拂蘭澤一作達形嬈一作好火又服芳揚幽若一作幽蘭紅

顏宜笑睨眄流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一作中音踐飛

除卽閑房華燭爛熳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

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

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游

也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六 卅九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上甘危軀

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

遺亡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弼一作弼畢命於西

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懼萬乘華夏稱雄辭未

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

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楊義騰

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轡諸侯驅馳當世

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

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一作信領焉然

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月曜及玄化參神與靈台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義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嬰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四十一

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巖穴此寧寧子威名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懷袂而興曰韓韓一作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攬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七命

晉張協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

浩然玩志乎寥妙絕景暘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

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一作

雲輅駢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水

之津旌拂霄堦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

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

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冥海渾濩涌

其後嶰公嶰嶠張其前尋竹竦壑蔭北壑百籟辟

鳴聲其山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於是登

絕巘邈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

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四十二

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遠世陸

沈避地獨窺窺外外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慈洽

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渾短羽之棲翳

蒼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彈九州之腴鑽

仙轂之祿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

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嘉話外外大夫曰寒

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

既乃瓊巘嶢峻金岸岬岬岬左當風谷右臨雲

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跂實之蹊搖則峻挺若遙

若峽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
霏霜封其條木旣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
構雲梯陟崢嶸翦蕤賓之陽柯剖太呂之陰莖營
匠斷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
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昌
也啓中黃之少官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
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
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
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
冀英之朝落悼望舒也月之夕缺斲楚爲之擗標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四三

嬌老爲之嗚咽王子喬拂縷而傾耳六馬噓天
而仰秣前牙鼓琴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
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泌宇彫堂綺幄雲屏爛汗瓊壁青葱
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八日狀之闕園以
萬雉之墉爾乃峽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
閣霞運長翼臨雲飛陞陵山叶疏望玉繩而結極
承倒景而開軒叶許頽表炳煥粉拱嵯峨陰蚪叶
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叶呼方疏含
秀圖井吐葩叶清重殿疊起交綺對槐幽堂畫密

明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一作生風尺蠖動而成響若
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
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
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冲叶白芷
俯采朝蘭遡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
三翼一作三翼戲中沚潛思駭驚翰起沈絲結飛一作埋挂
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鮮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
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叶管拊雲和一作楚淵客唱淮南
之曲榜人奏采陵之歌歌曰乘鵠一作舟爲水
嬉臨芳洲兮援靈一作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四四

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
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尚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
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
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
陽之飛鸞唐公之驢躡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
於中荒爾乃布飛一作張脩旆一作旆旆一作旆旆一作旆
黃岑挂青纒畫長綬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叶延陵
旣乃內無踈蹊外無漏跡叩鉦效技舉麾旌一作
獲穀金機叶牙馳鳴鏑翦剛豪一作落勁翮也連騎

競騫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形
移景同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
穴乃有圓文之研音牽斑題額也之猊音從宗鼓鼉風生怒
目電睽也口蛟同咬霜刃足撥飛鋒龍尾以鼻推之也林
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飛廉中黃奮銳背石逞伎孟賁
石蓄石一作感封稀音喜償馮大豕拉姓白虎合虺音
黑控御馬同句音鉤爪摧鋸牙押音擺音瀾漫狼籍傾榛
倒壑嶺嶺挂山僵踣搖澤計反藪為毛林隰為丹
薄於是撒圍頻罔同闌卷旆收鳶利鳶皮而置虞人
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看馴連鑣酒

四五

駕方並軒千鍾醕飲萬燧星繁汾陵
 阜露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彈迴節而旋此亦
 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
 未能也

醕也飲

盡
萬

燧星

上繁

反粉

陵

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
銷踰羊頭鑄鐵不清以羊頭鍊作莫也越鍛成南齊
劒乃鍊乃鑠萬辟于灌鑄灌並銀豐隆骨脊椎飛
廉風扇炭神器化成陽文千將陰縵莫耶既乃流
綺星連浮彩豔發月方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
水凝冰刃露紫形冠豪曹名珍巨闕豪曹巨闕指並寶劒名指

致不

之消
乃以

消羊頭

鐸作

疾也

越

鍛成

南齊

鄭則三軍白首麾肯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
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
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卷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
蜀一作光駭風湖薛蜀風湖二價蕪三鄉聲貴二
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吳王闔閭無道洪盧
軋軋楚卒不與此後言去吳者收蘭也是以功
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
從讀日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讀日附函夏承
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
曰余病未能也

風

湖
人薛

皆知

湖者二

價蓋

三鄉

聲

貝二

曰余病未能也

文傳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九六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
睥睨也黑昭眼黑白也玄采糾發叶方反沫如揮紅汗
如振血秦名牙青姓不能識其衆尺衆相之方堙姓
名不能覩其若滅姓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越春
衢整秋御蚪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嵒奔視林載
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叶許反志陵九州墊越四海
斛虢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
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人之不游躡章亥大章豎亥
二人之未跡二之中下一陽鳥日中爲之頓羽夸
父姓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儻乘子豈能從我而

之

駁逸如

悲超

越稟

氣靈

受訓

人精体

改月

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穆播其根農帝嘗

其華呼爾乃六禽雉鳴鳴殊珍四膳四膳之膳異肴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伊公伊公嬰鼎庖子庖子庖子揮刀味

重九沸和蕪勺樂和味相長鳧露鵠霜鵠黃雀園

貞一作按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蹠翰音之跖叶職

鴛鴦狸脣髦牛殘象白各反靈淵之龜萊黃即有

縣之鮐也丹穴之鵠鳳大鶴也玄豹之胎燁也

秋橙和也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商

帝辛也之杯范公名之鮮出自九溪積色尾丹鰓

文選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五

紫翼青鬃爾乃命支離姓人飛霜鏐紅肌綺散素

膚雪落婁子離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

擬其薄繁肴既閑亦有寒蕭商山之果漢臯之棖

音淡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叶反芳旨萬選小

意代秦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鳥程竹葉浮蟻

星沸飛華并隣接玄石酒之知嘗其味儀氏儀氏

其法叶方傾壘一朝可以流瀕千日單醪投川可

使三軍告捷軍士共之則少而不餒乃王欲飲

軍上源令大破晉師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婦

睥也子豈能疆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

此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運一作大人

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叶達其基德也隆於姬

公太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

風箕星不能暢其化離也畢之雲畢星無以豐其

澤叶達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

教清於雲官之世黃帝以治穆乎鳥紀之時以鳥

詔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烽青微釋警却馬

於糞車糞田之轅銘德於昆吾作鼎之鼎羣萌通

文選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四八

一作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耻

危冠成人之飾興臺笑短後之服士六合時邕

離巍巍蕩蕩玄齡小兒巷歌黃髮老人擊壤解義

皇之繩錯也陶唐之象刑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

貊叶反語不傳於輶軒秦周常以入月輔地不被

乎正朔莫不駿奔檣穎委質重譯叶代于時昆蛟

之行也昆蟲感惠無思不擾馴死戲九尾之禽狐固

棲三足之鳥也鳴鳳在林夥也於黃帝之園有龍

游淵盈於孔甲王之沼萬物煙氣熅天地交泰義

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常帶皆言野無

皆象刻於百工

高宗夢傳說使百兆發乎靈蔡伯

將政上得霸王措紳濟濟軒冕萬功與造化爭

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末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

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實之訟解人

相闕者與市子肩自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

王疾迎文擊治之文擊云王疾得大怒向子諺我

以聾耳之樂棲我以郭家之屋田游馳蒔利刃駿

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

至聞皇風載趨時聖道醇一作舉實為秋摘藻為

春下有可封之民一作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四九

請從一作後塵

按編內既以人臣進御之書為上書往來之書

為書而此類復稱書者則別以議論筆之而為

書也然作者甚少故諸集不載唯唐李翱有復

性平賦等書而平賦書法制精詳議論正大有

天下者誠能推其說而行之致治不難矣故特

採之以為一體

平賦書并序

唐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用節而愛人使民

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

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

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

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

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

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

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五十

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

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

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

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

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

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

因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

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

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五一

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期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焉茲律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十二分五厘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此畝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為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里易行之也一畝為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里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三頃異名也方一

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古之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十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田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百畝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千頃也為古之千畝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為古之萬畝項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蒹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計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田為古之田三畝則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也其數若矣九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白州縣城郭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五二

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叨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十畝一萬九千四百畝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桴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特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叨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蒹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畝率十

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九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畛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五三

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園焉鄉之所入凡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園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園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于食量家

之口多寡出公園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勸于公園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敬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五四

之十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廟戶今女下民或敢予侮此之謂也

連珠

按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也連之言言貫也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揚雄述碎文肇爲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其繼作傅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然其言麗言約合於古詩諷興之義則不易之論也

體展轉或二或三皆駢偶而有韻故工於此者
必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乃可
稱珠否則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惡能免於劉勰
之誚邪今採數家以式學者

連珠

漢揚雄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
之所排叶滿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連珠二首

漢瑟固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
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寶非馴儉牙人之術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六

五五

也伊呂之佐非左右之舊也此首韻不叶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

曰鴻漸于陸當作其羽可以爲儀

臣聞馬伏皐而不用則驚與良而爲群士齊僚而
不識則賢與愚而不分

連珠三首

魏文帝

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
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
奔走而顯比干剖心以榮

蓋聞驚蹇服御良藥咨嗟鉛刀剖截區治歎息故
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賴不叶

演連珠十六首

晉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
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
恪居以赴入音之離卽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
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
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祿施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六

五六

選叶須是以三卿孟孫叔世及東國多喪敝之

政五侯王氏商也並執西京漢有陵夷之運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

以巢箕之叟父不矜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嚴之夢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
有畔而砥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
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
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

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

以三晉之疆屈於齊堂之俎晉平公使范宣子觀齊

起曰願得君之博焉壽公今以情以觀晏子乘之

子命命之昭昭謂平公上齊本可并也勢弱於陽門之哭晉人規宋及晉侯以陽門之

殆不可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微自

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

傾非假北里樂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六五七

聖人隨世以擇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

以寸管下係何也謂向地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

逆立日月不能以形迷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

照是以虛已應物必允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

萬殊之妙

臣聞祝敵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

絃之契是以經治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字影之神能

不能故在乎我者不誅責之於已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

赫不烈質力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

玄是以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象不能

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難之察勁陰殺肅節

不凋寒木之心

艷連珠宋顏延之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六五八

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

交事有微而逾著理有闡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

離光為之反含有鳥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連珠宋徐鉉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

踈是以兵諫體愛君若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

險夷而取捨自殊

連宋宋晏殊

時平德合秉均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亭位片

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房玄齡之恩勤莫二無迹

可尋郭裴郭子儀裴度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

連珠

宋宋庠

山有梗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廩有驥騄之乘掌廩者贏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律也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廩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重也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義

按字書云義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亦謂之義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五九

若禮記所載冠義祭義射義諸篇是已後人依倣遂有是作而唐已前諸集不少概見至宋文鑑乃有之而其體有二一則如古冠義之類一則如今明經之詞名曰今皆錄而辯之夫自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宋興因之不過試以墨書帖義徒取記誦而已神宗時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義頒行試士舊法始變彼其欲以已說一天下士固無是理然其所製義式至今倣之蓋不得以人廢法也厥後安石之義廢格不用而文鑑所載尚有張庭堅經義二篇豈其遺式

歟方今駢儷之詞日新月盛與庭堅之式不合毋乃異於當時立法之初意乎噫此丘文莊公名所以致歎於科舉之弊也

古義

致仕義并序

宋劉敞

自頃有司僂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六上

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晉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溷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疆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臣者不四卜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為不惑也五十而

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所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也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六一

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耻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嚴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則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

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自而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索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經義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六二

惟幾惟康其弼直

宋張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爲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爲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群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夫是以慮無遺策舉世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爲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

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不以無過之爲美而
以改過之而爲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
從而願聽焉雖然三者之難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
以爲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
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
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
世雖偃於征誅而瘡痕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
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
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幾
民之適於康則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六三

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
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
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則
玩宴安而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
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
以過也於是諫諍者親而諫諍者疎幾康弼直之戒
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
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
畏者也觀舜之告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敕
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

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
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
矣篇內舉世之世之而爲善之矣而所以樂從之以爲善之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

宋張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
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
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
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
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
之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六四

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
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
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凡於王爲親
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
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
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
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
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仁而後已子孫弗率
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
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

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王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六

六五

而亦不以所能爲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亡之世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辯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

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說書

按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而儒臣因說其義以進之謂之說書然諸集不載唯蘇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讀數條而文鑑取以爲說書題與篇首有問對字蓋被顧問而答之之詞今讀其詞大抵皆文士之作而於經史大義無甚發明不知當時說書之體果然乎否也及觀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數

文休明辨 不卷之四十六

六六

陳大義政今仍文鑑錄之聊備一體云耳 今制經筵進講亦有講章首列訓詁次陳大義而以規諷終焉欲其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此類所載者屢異似爲有益學者宜別求之

問小雅周之衰

宋蘇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彼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

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一作幽厲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蕪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通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

宋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六七

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通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宋蘇軾

對其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通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

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鄉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告其子曰孔丘聖人湯之後也而滅於宋孔父嘉爲其祖非父何之謂公之子嘉以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嘉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

宋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六八

懼一作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通何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一作其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過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

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宋蘇軾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而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爲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爲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六九

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爲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流而爲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爲臣者執而爲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制_{一作}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爲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不也然獲

罪於春秋矣謹對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六

文體明辨

天卷之四十六

七十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七

大明具江徐師曾伯魯

箴

按說文云箴者誠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箴箴石也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及呂氏春秋然餘句雖存而全文已缺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一篇備載于左傳於是揚雄倣而為之其後作者相繼而亦用以自箴故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韻語而反覆古文亦明辨云卷之四十七

官箴

虞箴

周辛甲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州之口反九民有寢廟獸有茂草此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九帝夷氏昇冒貪于原獸忘其國恤憂也而思其應也壯武不可重數也用不恢也于夏家攻獸臣人司原敢告僕夫不敬斥尊也

十二州箴

冀州牧箴

漢揚雄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潯潏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如唐黎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沔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平原信天王是替趙魏相反改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收封藩王張耳如惠仰覽前世厥力當作孔多移反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子隳六國奮矯果絕其維牧

文體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二

臣司其敢告在階官箴王闕不可斥言故托以告在階之臣

交州牧箴

悠悠濟河交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澤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締紆濟潔既通降丘宅土城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序不合未知孰是丁丁感雉雉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能復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

箕子歆歆厥居為墟牧臣司充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鈐松栝石群水攸歸萊夷作牧叶莫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叶博諸侯僉股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宋休明濟 卷之四十七

三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上邑于蕃宇大野既濟有羽有蒙羽蒙二山名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緯名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叶茂降周任姜公鎮于瑯琊叶詳姜姓絕苗田氏名常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芽叶說乎反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許彭蠡澤名既濟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名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一作廣

淮夷蠹叶民荆蠻叶反翻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蹟

於垓莫蹟於山叶輪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叶許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叶經蓋通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顓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叶博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一作勤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荆州牧箴

宋休明濟 卷之四十七

四

杳杳一作離離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叶陽夏君一作遭鴻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叶未貢篚百物世叶以饒戰叶標叶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慎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叶包楚與荆叶居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一作泉濞惟用一作攸

成田由相肇廬_{言人物}相距_{言人物}夏殷不都成周攸

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_{豫州柳星張分}四隕咸宅

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

牙_牙就靡哲靡聖捐_{一作}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

擅命文武孔純至屬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

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

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_叶成康太平

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爲

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_{一作益州武}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五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山陽西極黑水南流茫

洪波鮫堙降陸于時八都_州厥民不隩禹導江沱

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祭丹絲麻條暢有梗有

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酒沈沈頗僻遏絕

苗民_{三苗之國境接梁州夏殷之末苗民負固}滅

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

秦作無道三方_{漢中巴蜀龍州廣漢}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

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_{爲越雋益州梓潼武都}

九_{沈黎文山}光羨虞夏_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

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_{一作崑崙邪糾指閭闔}天畫爲雍

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_{龍門}自彼氐羌莫敢

不來庭莫敢不來王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

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

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_叶良辰_{一作}京亦遯隴

山徂以_猶信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并連

屬國一護攸都_{武帝時平南越分其地爲九郡北}

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六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_叶平北阨幽都戎夏交偏伊

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苻臻追于獯鬻晉弱其

三_三分晉越周使不阻_叶音六國擅權燕趙本都

東陌穢貊羨及東胡疆秦北排蒙公_名城壇大漢

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假

也_安我邊萌_叶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

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_叶芒牧臣司幽敢告

侍傍

并牧箴

交州牧箴

文体明辨 卷之四十七

七

謹
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今有十六篇

漢楊雄

光祿勳箴掌議命門戶
實讚受事之職

經兆官室畫爲中外廊殿門閤限以禁界國有周

衛尉箴掌宮門衛屯兵

文體明辨天四十七

▲

戟者不誰也誰何劓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掌輿馬之官

肅上太僕車馬是供銷上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
帝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音石紂作不令武
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駟孔昕僕夫執轡音條載駢音條
載駟我與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

有一一作淫昇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詩好
壯馬牧於駟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明詩美魯
館項貢也既焚問人仲尼厚醜類孟子蓋惡夫既多
肥馬而野有餓殍于九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此

廷尉箴掌刑辟之官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也茲平民不回不辟辟昔
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一作不寧稷王
耄荒甫侯伊謀叶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
遲上帝不觝言故天監在上亦不觝之矣周輕其制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七 九

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冠賊滿山刑者半
道謂未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
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劓無云何害是劓
是剖一作剖叶惟虐惟殺人莫予奈謂木殷以刑
顛秦以酷敗叶清獄臣司理敢告執謁叶於

大鴻臚箴掌諸侯及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自王天工人力盡為上
下羅條一作羅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
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葉
不綱昏濁也不微德慢道署非其人叶如人失其材

職反其官叶居案察荒耄國政如漫叶民文不可
武上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
在隣

宗正箴掌親屬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叶各禮有攸訓獨
有攸籍叶籍各有育叶育也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
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叶胡公反太康失
家晉獻悖統太子申生宋宣亂序其弟繆公而立
桓不胤無嫡而忘其宗緒繼統周譏戎女周襄王
焉后翟人魯喜于同魯桓公六年于同生高作
王出奔鄭魯喜于同公羊傳曰喜有正也高作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七 十

秦崇而扶蘇被凶趙高矯詔殺宗廟荒墟冤靈靡
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掌穀貨

時維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
初實施惟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
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
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日則不忘帝王
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穰
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
痒病秦叔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內無聊叶

又時農臣司均敢告執錄謹如字

少府箴澤山海池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言上供給

也海內幣帛祁上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

率舊聖則越同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時符昔在

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

流酒而姐妹姐起配記作崇共寮不御不恢夏殷喪其

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

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居反府臣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掌徵循之官吾禦也

又時明辨卷之四十七

十一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熱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

寢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

爪蕙蕙銳利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西反

秦政始皇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

詳未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剛反堯咨虞舜惟

思當作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掌治宮室之官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

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聲去昔在帝世

茅茨土階不夏卑官觀在彼溝洫築作瑤臺紂爲

瑛璚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誄宣王由儉改

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

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言閔子

爲仁秦築驪山阿房房嬴姓以顛時反故人君無

云我貴懷題是遂母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屋

而忘其國戮求反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掌京師城門屯兵

幽幽山川徑寒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

溝家有柝柝各有攸堅民以不虞聲上德懷其內

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也昔在上世

又時明辨卷之四十七

十二

有殷有夏五反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

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

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時反

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同反尉臣司城敢告侍時

又時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田芄芄作穀山有征一作陸野有林麓夷

原汚藪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芻蕘成殖國以殷富

民以家給昔在帝昇共供田徑游以山澤供許用

聞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時未不顧於愆卒遇後

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此二句考上下應鹿
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聲

司空箴主司空上
以居民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
官空惟是職茫七九州都鄙盈區音註綱以羣牧
綴以方侯烈烈雋又翼翼王臣上當其官上宜其
人九一之政七賦音註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
陪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也任匪政斯勅流
貨市寵而苞苴也果以充是謂也王路斯浮孰
不傾覆加筆司空司土敢告在則當作

太常箴掌宗廟禮儀之官太常者王者之

十三

日奉常

翼翼太常是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
祀班于羣神連呼時我祀既祇我塗孔蠲匪愆一作
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詛庶
無罪悔以上六句皆在成湯葛為不弔棄禮慢祖
夔子不祀楚師是所魯人躋僖臧文臧文不悟文
嚙太室桓桓納郤路災降二官用誥訓不祧不祧
日我材輕身恃巫東降之犧牛不如西隣麥魚夏

薦秦頌望夷二世帝于望夷隱斃鍾巫
錦于萬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典機密納
之官

皇上聖哲允劬百工命作齋慄龍為納言是機是
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宜美而讒說是折我
視云明我聽云聰載風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
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時
人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則失臣允吉其和易吉
異客其頻頻頻申命故引之書稱其明申申厥
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

太常明辨六卷之四十七

十四

一姦姦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
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掌通古今之官漢
武帝置五經博士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
官各有攸教德用不陵叶良昔在文王經紀其勛
勛子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
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作
豫其業七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
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七大舜南面無為
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一無終問三苗以懷此上

詳未 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
詩書是洪家言是守機爰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
詳未 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鞠蓋是遵原伯非學
而閔子知周之不振說學問于壽曰周其亂乎儒
臣司典敢告在賓

太尉歲學武事之官

漢崔駰

天官冢宰庶僚之師上錫有帝命虞作尉此四句
豈帝尉二爰叶台極妥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
惟式九州用綏羣公咸治上于戈載戢宿繹其
紀西方白虎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敦民
文明所天卷之四十七

十五

帝載昔周人思文公周公而召南詠其棠昆吾
于是吾焉矣伯隆夏伊摯伊尹盛商季世頗僻
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收喪如無曰我大輕
戰好殺轉注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
告在際

司徒歲主徒衆而教

漢崔駰

天鑒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蒸茫七底
域率土祁七人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
靡遠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則此叶未詳畝人川
章黔叶是富與無曰余恃忘子爾輔叶

詳或與富叶 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
厥命庶績不怡疲于爾祿其折右其而鼎
覆其餗易鼎折足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
國度斯憊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關都尉箴

漢崔瑗

茫七九州規爲關津唐堯積德三代脩仁越季不
軌爰失厥人聖賢不川頑嚚是親漢漬武關項破
函谷秦王子嬰縊爲禽僕尉臣司關敢告拉轂

河隄謁者箴

漢崔瑗

有夏作空司爰興山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十民
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七十六

疏爲砥柱率彼河潁大陸既礙播于北野濟渚咸
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宅乃州澹菑踐然
順流東歸方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
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上八野填
於水高民居溢滂汨恒公其八齊優決金隄瓠
子潁爰宣房作歌孝文帝特河金堤孝武特決
而作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司隸校尉箴掌徒隸

漢崔瑗

煌煌古制分劃五服翼封畿四方之極牧
監匡設是謂王國大漢通變崇弘簡易叶如吞舟

賜通蜀嚴道銅山中書竊命石弘作禍石顥弘恭

勤義爲而二挂賜心玄非攀監馬爰翅隹漢元帝

有熊逸出攀援欲上夫豈無畏知死不吝班妾有

殷馮嬖奸以富之辭割歡同輦漢成帝微與班婕妤夫豈不懷防微慮

好同輦婕妤辭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

則微崇猶塵積言其替若駭機易也人咸知飾其

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

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

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作

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

無恃爾貴隆上者墜鑒于小星詩為戒彼攸遂易

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歎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七十九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

羊翻禮以取充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

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

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私箴

五箴五首并序

唐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

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

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主於君子

而卒為小人也昭上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詳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嘷上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平行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七二十

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

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此悔不可追悔

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好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

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

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

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

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

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一作有餘厥聞四馳今
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七昔者子路
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
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
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音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
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音及其既寧終
莫能戒矧音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
幸則宜然

口箴

唐姚元崇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七

廿一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
善千里遠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
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
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
成蹊者李似不能言音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
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
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愼之伊
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
常弦

視聽箴

唐沈顏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
不一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
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玉者咸知其玉也石者咸知
其石也砥礪亂焉官者咸知其官也商者咸知其
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直而取偽背正
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
審者豈不以砥礪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
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砥礪鄭衛而已則知非
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唐元結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七

廿二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子時不爭無以顯榮
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
位須姦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
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
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
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
君子

憂箴

唐柳宗元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
常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

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愛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行已箴

唐李鄴

人之愛我上度于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上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易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誑自他

文粹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二三

匪汝之辱昔者君子唯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唐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爲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矜莊天迴厥害鋤倪已亡又有

符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羣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念天念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規

按字書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言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今人以箴規竝稱而文章顧分爲二體者何也孔穎達曰書言官師者謂衆官也相者平等之辭平等有

文粹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二四

闕已尚相規見上有過諫之必矣據此則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綠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今摘其一二列于篇以備一體云

出規

唐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答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竊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

夫子其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讎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嘆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上之機如下厯

文休明辨六卷之四十七

廿五

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戲規

唐元結

元子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直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冤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僮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慎德也與吾聞君子不苟戲

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言不必易此元子報直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爲規

時規

唐元結

乾元肅宗已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更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

文休明辨六卷之四十七

二六

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嘆曰子何思不盡邪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戒

按字書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誠文既有箴而又有戒則戒者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亡慄亡日謹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垤

叶徒吉及至漢杜篤遂作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必未若堯戒之簡也今採唐宋諸作列于篇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故分爲二體云

守戒

唐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堦而外施窗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局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

文庫明辨 卷之四十七

二七

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兩隅強之固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礙乎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倚戈不知其多少其縣也則千里而一撫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領一作冀天下之有中以乘吾之便此其恭

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蜀雞也雞蜀雞也之不期蜀

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宋史曰唐

可南河北地製爲六七蔡在當時最爲近也或德

三戒并序

唐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

文庫明辨 卷之四十七

二八

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上爲依勢以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麋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此爲本無才德而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龍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愁上魚僅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蹌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龍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求某氏之鼠此爲病特以肆暴者設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二九

未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甚以爲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無行夜則竊鬻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是頃數月乃已嗚呼彼以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韻語

敵戒

唐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亡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晉厲公敗楚師于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厲公及自鄢陵欲盡去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魯孟孫惡臧孫及哀曰孟孫藥石也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痛病也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三十

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詳未

女戒戴嫁女于呂氏此作戒之

宋張載

歸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行孝克勤爾順維何無違夫子無然皇上言也無然訛上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無非無儀女生則戒婦居王姬肅雍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鈔爾佩巾墨予諄言升反銅爾提匱謹爾賓薦玉爾奮具素爾藻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詳平念爾書

訓之拔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居之席彼實有室爾勿從室言

銘

按鄭康成曰銘者名也劉鏐云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矣考諸夏商彝尊卣盤匱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於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使後人有所取法是以其後作者寢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故今辨而列之

文修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三一

之陸機曰銘貴博約而溫潤斯言得之矣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則各為類不並列于此云

警戒

器物銘十七首

周武王

楹銘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叶其禍將大叶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

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叶上周夷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燭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叶前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机銘

皇七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席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一作所一作監不遠視爾所代

杖銘

文修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卅二

惡乎危於忿竟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叶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叶平也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鏡銘

以鑑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衣銘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帶銘

火滅脩容慎戒必共恭一作共則壽

履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橋音橋也橋則逃

觴銘

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

弓銘

文休明辨不卷之四七

三三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

後世子孫

井銘

漢李尤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槩自平東主入

所取平也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

傾

鼎銘

宋正考父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委曲反僂偃循

牆而走與叶亦莫余敢侮餽於是是鬻鬻於是是以糊

余口叶音苦正考父佐戴宣武三命而益恭故

此以喻已之益恭也循牆莫侮言鼎雖置諸幽側

皆知其為有用之器以喻已之謙卑亦必見用也

仲山父鼎銘

漢崔駰

和帝時南單于遣車騎將軍竇憲占得容

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于七孫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有福足

文休明辨不卷之四七

三四

勝其任幹公餽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未

年天之大律大明徐敏忠曰此文全引易爻辭

義焉

笥銘印綬

漢胡廣

休矣斯笥凡器為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綬帝命所

各用褒令德佩以自脩服以自勅忠肅恭懿鮮不

為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加筆

印衣銘

漢胡廣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叶鼻紆朱懷金為光為飾邁

種其澤撫寧四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厭帝心

膺茲多福叶筆登位歷壽子孫千億

漏刻銘

漢李充

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曜俯順坤德力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序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茲挈壺失職刺流在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璧非寶重此寸陰昧且丕顯敬聽漏音思我主度如玉如金

樽銘

漢蔡邕

酒以成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七

廿五

冲也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潼關甲銘并序

唐孫樵

潼戶呀東翼廡敞南有玄甲數十札焉委于前楹澁塵飄風綴斷葦利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閭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幾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邪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絳天戰輶畫驚警柝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鍛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繻而東合繻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為大和如

此則關之禁何為而申嚴關之甲何為而繕堅玄

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關之守甲其不完邪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脩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為而况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

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脩

金人銘

周撰人闕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七

三六

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上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叶音無多事多事多患叶音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叶音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叶音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福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叶音細叶音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叶音持下

人莫踰之以壯人自相中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東西韓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謂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既蕭斯文顧謂弟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按孔子之言如此而不信者設與此正相發明也

友金人銘

魏孫楚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凡夫

文休明辨六卷之四十七

三七

貪財烈士徇名盜跖為濁夷桺為清鮑肆為臭蘭音純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官中皆飢時悅廣額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勃於言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改之按此乃有為之言與金人銘所譏言各在也

樂水銘

宋司馬光

樂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歆小歆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劔閣銘

晉張載

巖巖梁山梁州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通邛僰音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萬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音能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趙趙形勝之地匪親

文休明辨六卷之四十七

三八

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三苗不祀一本二句在實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本諸如更易之易今叶憑阻作昏鮮一作不敗績公孫名既滅劉氏漢後銜璧羈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二州名

座右銘

漢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度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暖

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行行鄙夫志
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
恒久久自芬芳

座右銘并序

唐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
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爲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如何貴賤安足
云聞毀勿戚感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
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
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
文休明撰卷之四十七

三九

外無疎親脩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
動率義與仁下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
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
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并序

宋李至

崔子玉爲座右銘白樂天亦爲座右銘檢身之道
幾乎殫矣子嘗冥心謙坐自思所爲慮向之益友
以予位著不我規也因疏其所得亦命爲座右銘
聊以自勉其辭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

如尤已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
爲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
者仲尼所戒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
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
足者亡爲善則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
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
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祝頌

嘉量銘

周撰人闕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示也四國未

宋休明撰卷之四十七

四十

啓厥後茲器維則

鼎銘

衛孔惺

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
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官于宗周奔
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
文叔興舊考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勸公家夙
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汝銘若纂乃考
服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三神鑑銘

漢撰人闕

吾作明鏡幽鍊三商

古之治身鍊以三歲或三月以周衰時五上之數故曰三

商尚金 頌以長芳大明徐獻忠曰此文含蓄餘氣也

尚方鑑銘二首

漢撰人闕

尚方作鏡母大傷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鳳玄武和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兮宜侯

王兮大明徐獻忠曰此文外有古意雖頌其福不落凡近殆可觀也

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

食棗浮游天下教同四海詳木壽比金石之國保

大明徐獻忠曰此文作淵仙語真尚師之頌也

機衡

漢崔駰

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七

四一

福至于億年叶稱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百世

子子孫孫大明徐獻忠曰此長至別會之辰以儀

此為禮也子愛君之意也

樽銘

漢崔駰

惟歲之元朝賀率樽叶金壘犧象嘉禮具存叶

反獻酬交錯萬罔古國字一云咸歡叶詩

文貞公魏笏銘并序

唐孫樵

太中宣宗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慕孫

樵請銘其笏曰

靈牙鵞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

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及指目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叶虛出緊拱折列諍舌不發

奎山銘并序

唐柳宗元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

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

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承順天

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萬同宜省風

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七

四二

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叶輯五瑞

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

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

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

帝王之世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

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十二聖唐虞讓

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

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奎山者功之所

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

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

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施四合衣裳威會虔恭就
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
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
虐而夏德始衰昇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
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
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官室惡衣服拜昌言平
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夫矣茲
山之會安得獨尤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後
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
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文休明辨

四十七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姁莫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
方宣教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
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
骨專車克明允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
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
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封燕然山銘并序

參用漢書

漢班固

維末元和帝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
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千大麓惟清緝熙乃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

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與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
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三萬元戎輕武輕車
長轂四分分佈雷輜輜蔽路萬有三千餘衆勒以
八陣方圓北北南南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因久遂陵高闕下雞鹿疑歷各又高經磧鹵石
地日斷絕大漠沙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鏐
野無遺寇匈奴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
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山跨安侯河乘無然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撫高文之宿

文休明辨

四十四

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罔後嗣恢拓境宇振大
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未寧者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主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討受其選
兮旱地界刻居封神丘兮建隆嵒嵒同叶熙帝載
芳振萬世

石橋銘并序

唐張戔

閼茂歲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
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
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於自然包我造化

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洙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威制樸斲紛糅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乘流迴透塊軋匠造琳琅簇簷賄湊敞作洞門呀爲石竇賒莫筭盈一紀方就力將嵐爭勢與空圖吞齊跨趙傲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鈴鍵撮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刪壩朝趨禁雷質含冰碧文耀藻繡花

人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七

四五

敢告豪右

三槐堂銘并序

宋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昔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也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

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

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祐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昭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名素且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七

四六

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
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星郵厥德庶幾僥倖不
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
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伍子胥廟銘并序

宋王安石

子觀子胥出死亡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
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
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非諫於所事
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錫苟志於善而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四七

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
少邪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
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
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
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
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
與爲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通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
行隆上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
有餘胥山之顏額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

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
庭示後不誣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七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七

四八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八

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按詩有六義其六曰頌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若商之邦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乃頌之正體也至於魯頌駉閟等篇則用以頌僖公而頌之體變矣後世所作皆變體也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今亦辨而列之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張紘初作陶侯哀頌者是已今其文雖未及見而竊意大體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八

與哀贊略同姑識以俟博聞者劉勰云頌之為體典雅清鏘揄揚汪洋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詳味斯言可以得作頌之法矣

散文

聖主得賢臣頌

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王褒

宣帝微褒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繇之麗密毳絛含樛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也有

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

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在乎審

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

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

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

干將之樸當作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銛水斷蛟

龍陸剽犀革忽苦彗汜畫塗以畫酒地以刀畫如泥皆言其易也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

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驕馬亦傷吻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八

船敝策而不進於行冒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

齧膝駢乘旦並良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

馳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遂遺

風周流入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

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

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

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音于喻受

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

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

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

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
用其謀陳見愀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大公困於鼓
刀屠百里奚自鬻甯子歸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
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
關用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剛潔也而升
本朝離蔬釋躋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
之子孫以資說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螭輝埃秋吟

七本朝辭天卷之四十八

三

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
在朝撥穰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號
鍾磬逢門子也蓬萊變鳥號弓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
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
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盜四表橫被無窮遐
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
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
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未末萬年何
必偃仰訕信韓日若彭祖响嘘呼吹如喬松喬赤
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
信乎其以寧也

伯夷頌

唐韓愈

士之特立猶行過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
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

七本朝辭天卷之四十八

四

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
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
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舉乎泰
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
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一無武王周公聖
人也一作從一作天下之賢士與一作天下之諸侯
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
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
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
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

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
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宋
順曰此項只說得夷齊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
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未意曰此篇與王安
石伯夷論相反

韻語

上黨舊宮述聖頌并序

唐張說

維開元

年玄宗

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義于河東挾

右太行留宴上黨整兵耀武入于太原設都建頌

文体明辨 卷之四十八

五

以崇王業南轅汾睢祈穀后土天清日朗神歆如
答三月庚午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邇觀
法象遐詠德澤大虞巡之典脩美漢祠之禮舉人
心翕而一變神物效而無方於是邠王臣守禮寧
王臣憲申王臣橋岐王臣範薛王臣業獻書於內
開府儀同三司臣璟姓裴尚書臣駿姓王臣象先姓臣
頌御史大夫臣灌姓裴抗疏於外僉曰陛下
受天曆數稽聖典謨道貫三靈仁育萬類掃除陰沴
而觀日開闢之功也尊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孝也
天以陛下爲予人奉陛下爲君萬殊之福斯應畢

臻三代之風頌聲咸作今潞人懷代邸詠泗亭採
聖崖延立石將表潛龍之館勒啓聖之圖勤亦至
矣陛下推而不報其何以下塞衆望上對神休哉
臣聞天之所啓人之忻戴必憑睿聖玄懿之德元
命眞符之紀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
溥功玄者應速或階輟以彰或由難而昌蓋生其
德之謂天授其時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没乎陛
下昔告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黃
龍上昇隴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鍾韻
謠言合誠巨迹引途嘉李傍連祥著自起常此時

文体明辨 卷之四十八

六

也金石預變獄訟先歸政殷六府人重五教陶無
厥器漁有讓泉神而化之人不知力昔龍負圓而
大舜登狼銜鉤而后殷昌玄珪錫於夏禹赤伏歸
於漢光應運協符希代稱寶未有窮祥極瑞俶儻
瓊異如今之至者矣若玄貺集而不彰則神心不
悅鴻業成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掩天休而蓋聖
德也臣子之罪將何解焉願聽潞人以揚丕烈帝
曰往者中宗遠代國步微艱天祚我唐大命集于
睿宗大聖眞皇帝朕畏天將命不敢怠違其符乾
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違昆弟

公卿之請抑以敬從無爲虛美重朕不德也群臣
遊聖蕩莫能名約乎舊史敢頌成績辭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天祚聖兮唐惟舊邦其命惟
新再受命兮帝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兮黃龍
晝見攀天而上九丘象兮帝適于野紫雲之下求
必在兮帝寢于堂變龍有光觀者駭兮天迹童謡
木連著立總神異兮空鐘化穴編鹿赤魚何詭異
重兮上天無聲託類附形覺悟人兮聖皇齋栗在
得戒失昭事神兮儲儲路老樂我王道愛舊官兮
赫赫頌功與天比崇據無窮兮此頌三句用韻
也及考野下堂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八 七

光聲形栗失老道功崇等句又似章內二句自相
用韻然連與神可叶而邦新入黨見上謹立穴魚
諸韻皆不相叶不知
何謂姑闕以俟知者

大唐中興頌并序

唐元結

天寶元結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
子幸蜀太子肅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肅移軍鳳
翔其年復兩京上皇玄宗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
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
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
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

昌唐繫耽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
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懷群兇復服指期
會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
歡地闢天開禍除妖災瑞慶大來克徒逆倚涵濡
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
德之與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法
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
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漢高祖功臣頌并序

晉陸機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八 八

子少傅番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臣逆獻侯陽
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
縣布趙景王人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
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
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
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
相潁陽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傳寬
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
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
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

三老董公袁生失其姓名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
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
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塲楚錦反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

猷猷九服徘徊三靈天地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

祿沈跡中鄉陽里人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

木言漢火德乃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

素靈夜哭金精秦居西自謂仍積朱光以渥流萬

邦宅心駿民效足如民效足堂堂蕭公何王跡是

因綢繆獻后無競維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

文休明辨宋卷之四十八九

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詳后是

謂宗臣平陽曹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

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地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

成張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

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

是寧隨難榮陽卽謀下邑銷印音謀也廢推齊勤

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韓信彭越張敖從風五侯五侯

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陳宏達

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與九地匪

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聲四迴規主

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韓王信寔執

胡馬洞開迎文以謀送高以哀灼灼淮陰韓靈武

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陵

險必夷摧堅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旣扼

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

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魏趙冀州肅清四邦

咸舉乃眷向北燕遂表東海五火克滅龍且項羽

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絕

楚彭越觀時歸跡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陵

文休明辨宋卷之四十八

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官舊梁烈烈黥布耽

耽其音面名冠疆楚鋒猶駭電幾蟬蛻幾蟬蛻音悟

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翮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矧戶矯矯三雄信彭越至于垓下十月元凶旣夷

寵祿來假我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

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魏

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華更輝一作

枯條以肄新而復王信韓信韓王宅土開疆我圖

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姚嬖我皇踰功踰德祚

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為亂亡館人句奴吳芮之王

祚由梅銅將功徵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劉董

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勲庸親祚勞舊楚是分

往踐厥宇大啓淮濱安國王遠親悠悠我思依依

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

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絳侯周質本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平雲

驚靈丘所陳景逸上蘭破盧平代禽稀奄有

燕燕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

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勲曜上代

太休明辨太卷之四十八十一

身終下藩舞陽樊道迎延帝幽歎叶宣力王室

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帝

主曲周鄭之進于其哲兄其俾率爾徒從王于征

振威龍脫千龍張武墉城破布乃六師寔因

克荼禽黥猗歟汝陰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

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猜不和驍

去馬張乃集孝惠與魯元公主嬰收抱之平城有

謀叶去賴陰龍銳敏憂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

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叶及收吳引淮光啓千東

陽陵傳之勲元帥曹是承信武飲薄伐揚節江陵

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其誕節令圖進

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節倉敖吏

據險三塗輜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

事食其謀下田廣而信我皇寔念言祚爾孤

建信妻敬賜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

移帝伊洛定都鄴鎬柔遠鍾邇寔敬攸考抑抑陸

生賈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

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此巨叔孫

通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穆嗣制禮下肅

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無

太休明辨太卷之四十八十二

知姓叔敏獨照奇跡察伴蕭相既同師錫言薦陳

何之進信亮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一漢披

楚唯生之績儲儲董叟三老謀我平陰津三軍縞

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

自挽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多

諸將以分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孰

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水形可

以暴志不可陵叶守榮陽城項羽貞曉借沒亮跡

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叶信子通為長高

侯高平侯天命雖順自此至王心有遺懷親望

楚求言長悲高祖父弟俱侯公伏軾皇媼太上皇
也來歸是謂平國故有平國寵命有輝此上三
其下則總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
往弘海有川崇山惟壤韶護同護錯音哀龍比象明
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明文武四充
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趙充國頌

漢楊雄

宣帝時充國為將軍有大功畫形于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帝思將帥之臣

明靈惟宣雄表充國乃召黃門郎戎有先零追即充國圖畫而錄之先零倡狂侵漢西疆漢

又奉月辨 太卷之四十八

十三

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平既隔其域喻論以威德有守辛武賢矜功謂之弗克言論之使降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自謂是弗勝也
從之鮮陽營平營充國守節屢奏封章純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音訓言不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方叔詩
人歌之乃列于雅古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
相相亦紹厥緒

出師頌

漢史岑

安帝特上蔡侯虎賁中郎將
鄧陽出征西羌故作此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宵
映素靈夜歎指白帝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
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邁也逆乃命上將授
以雄戟相相上將寔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憲章百撥為世作楷建昔在盟一作津惟師尚
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明此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
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蹙寒澤霑遐荒功銘
禹鉉平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

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勲叶
文体明辨 卷之四十八 十四

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胡廣黃瓊頌

漢蔡邕

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中及甫允茲漢
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
之敷叶蘇反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
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
三事七佩其綏叶方奕奕四牡沃若六轡哀職龍
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
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酒德頌

晉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
局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慕天席地
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猛提壺唯酒是
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
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
起先生於是方捧髀承槽酒器銜杯漱醪奮髯箕踞
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一作
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
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
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處士侍側焉如蜾蠃之與
木木明辨六卷之四十八十五

蝨蛉

木蓮頌集中草木頌

梁江淹

迸采泉壑騰光淵丘綳麗碧巘紅艷桂州山人結
侶靈俗其遊時至不採為子淹晉

贊

按字書云贊稱美也字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
初贊荊軻其詞雖亡而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
時毛用以試士則其為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
一曰雜質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
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

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
漢晉書諸贊是也劉勰有言贊之為體促而不
曠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其頌家
之細條乎可謂得之矣至其謂班固之贊與此
同流則余未敢以為然也蓋嘗取而玩之其述
贊也名雖為贊而實則評論之文齡類其叙傳
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序之語齡類安得槩
謂之贊而無辯乎今皆不列于此篇

雜贊

正考父贊

魏王粲

又休明辨六卷之四十八

十六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系出宋

年在耆耄三葉聞政宣武誰能不怠申茲約敬

饒粥予口偃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孔子七世生

三國名臣贊并序

晉袁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
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一作承基揖
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
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迹有
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華千
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八八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

湯武寧三賢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管仲鮑叔牙

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

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

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審以之

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

海喪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台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胎

值龍顏漢高祖則當年控三傑張敖蕭何漢之得賢什

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群下得盡其

文休明辨不卷之四十八

十七

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

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

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

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

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

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

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

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

文若荀彧懷獨見之明一作而有救世之心論時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字慨然志在致命由斯

而談故以大存節名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

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

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

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

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名瑗字高朗折而不

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

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重君臣易位則崔生一作

文休明辨不卷之四十八

十八

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

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

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

者乎孔明諸葛盤桓俟時而動遯想管樂遠明風

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

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一作受遺作相

劉后主授之無疑心武侯受處一作之無懼色繼體

誅矣公瑾字卓爾逸志不群總角料一作主則

素契於伯符字孫策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議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集 312—130

齡促志未可量予布昭張佐策致延譽之美撥哭止

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蹇諤而已哉然杜

門不用登壇受識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

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贊內

其著者六人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

性或以述紀一作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垂若

夫出處有道名明一作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

不可廢也故復撰一作序序所懷以為之讚云

火德既微運繼大過平洪颶羽海二河南北揚

波虬虎一作雖驚風雨未和潛魚擇淵一作高鳥

文休明辨宋卷之四十八 十九

侯柯赫赫三雄竝迴乾軌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風

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秀菊英文

若鑒鑒洞照應變知微探亦原要日月在躬

隱之弥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

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

生靈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

攝羣會爰初發跡建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弥泰

惜惜安靜幕裏筭無不經鹽七通韻跡不甞停雖

懷尺壁顧晒連城智能拯一作物愚足全生郎中

表煥字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

德心汪汪軌廣志成弱冠追敷歲暮仁者必勇德

亦有言雖遇履虎一作神氣恬然呂布以其骨

不從行不脩節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逾一作

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墻宇岸一作高崑

音逆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人

惡其上謂有杜特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

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徐

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

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魏太和禁酒連問

以曹事適日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鮮于輔日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遂性循節偶作

文休明辨宋卷之四十八 二十

言耳竟得免則此遇醉而忘辭也及文帝立問曰

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千友魏於毅陽御叔罰於

飲酒五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長文

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也此在醒而貽答也

陳羣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民未知

德懼者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益耳玉生雖麗此

寄言夏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淵一作哉

泰初玄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同無假全身由

直跡濤附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執

任其案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相此至忠

匪由名教愛敬一作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經

承餘緯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魏主王素

及經謀誅司馬昭二人奔玄伯陳泰剛簡大存名
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上端委虎門正言彌啓
臨危致命盡其心禮高貴卿公之儀也司馬昭問
並上九人堂堂武侯諸葛亮基宇宏邈器同生民
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騰雅志彌
確百六道喪于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霧音蒙
氣陰宗子先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士元龐統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
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網繆哲后
無妄惟時風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陳襲劉既陳

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八

二一

霸業已基公琰字植根不忘忠正豈曰模擬實
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公衡字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時
昔不造假翮隣國軍敗降魏進能徹音退不失德
此上四人六合紛紜自北至晉民心將變烏擇商
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
交一面相相魏武陳曹外託霸跡志掩衡霍二山
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指喻曜奇赤壁瑜破魏三光
參也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
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

道桓王孫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慨
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才爲世生
自此至雲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
敬肅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諸葛都
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
私位豈無鵲鵲固慎名器弟亮在蜀瑾嘗使司
也伯言陸遜審審一作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
亦一作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控銳正以招疑忠而獲
承遜數上書定諸位後以遜致元歎元歎字邈一作
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實無塵玷一作立行以恒

文修明辨 天卷之四十八

廿

匡主一作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字貞
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罹逆鱗
直道交黜歎過孫陽伯樂放同賈伯賈誼屈原原
蹊說一作羊一作衆賢此下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驥首
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
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尙想遐風
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贊王文儀字連
蜀漢楊戲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
恃是癖是禪

贊劉子初

蜀漢楊戲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虞子仲

蜀漢楊戲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庶人孝

晉陶潛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一存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王太子讚

梁江淹

文体明辨 天卷之四十八

二三

小讀云本四首今版此及陰長生二首

子喬好輕舉不待煉銀丹控鶴去窈窕學鳳對鸞屹山無一春草谷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駕何時還

陰長生讚

梁江淹

陰君惜靈骨珪璧詎爲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丹道憂傷求不至光顏如碧草若度西海時致意三青鳥

東方朔畫贊并序

晉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

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

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環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

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

直道也故頡頑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

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詆諧以取容潔

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

進退而不離群者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倜儻博

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

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樂石之藝射御書

文体明辨 天卷之四十八

廿四

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

諷於口過耳而聞諸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

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踰

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

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

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

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恠惚恍

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自京都言歸定省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

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

字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濯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々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一作游祠宇庭序荒蕪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八

二五

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髣髴風塵用垂頌聲

管幼安畫贊并序

宋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閣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歿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

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穎川荀文若名以知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名昭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名欲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攸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名肅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八

二六

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字伯時善畫有顧名微陸名探微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饌

眞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也也之天之逸民

王仲儀素真贊并序

宋蘇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昔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誅戮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

文休明集 卷之四十八

二十七

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唯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輅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常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神宗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

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輩詞

曰

堂堂魏公昭配命仁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平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叶平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簞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未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劔履晉公昭之孫魏公之子

徵聖贊

言爲文章當徵諸聖人後皆言文故不復注

文休明集 卷之四十八

卅一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劉梁颺

辯騷贊

梁劉颺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警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絕益稱豪

明詩贊

梁劉颺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詠碑贊

梁劉颺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米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頽影豈忒

史傳贊

梁劉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借總騰褒貶萬古寃動辭宗立明直歸南董

詔策贊

梁劉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情采贊

梁劉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瞻吳錦好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八

廿九

渝薈英徒豔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養氣贊

梁劉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食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總術贊

梁劉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深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物色贊

梁劉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程器贊

梁劉勰

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文與可飛白贊

宋蘇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捲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裏裏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八

三十

龍馬圖贊并序

唐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虬尾拳髦環目肉鬣馬之靈恠有是邪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倘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有其神是全德也

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

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一作樂陳兮鳴鑾在御

大路遵兮世龐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冰濱

兮沛焉潛泳旋音淵音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

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眾類孰是倫兮進昏

死亂音貼音厥音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

圖宜世珍兮

畫鵬贊并序

唐白居易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

文一作畫鵬天卷之四十八

三二

羣羽族尤是所長七慶元年以畫鵬貺予七

愛之因題贊云

驚禽之英黑鵬丁丁鉤綴入爪劒插六翎想入心

匠寫從筆精不卵不鵬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

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宵冥但

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

翻翻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關靈豈無他人不如我

兄

大鵬贊

晉阮脩

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

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
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
世高逝莫知其情

霹靂琴贊并引

唐柳宗元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桐枯生

石上說者有蛟龍伏其窠也空一夕暴震為火之焚

至且乃已其餘磔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

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七之良莫

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

焉震之於火為異此數句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

文一作明辨天卷之四十八

三三

為美天下將不可載一作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

喪余作贊辭識其越琴底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

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

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哀贊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漢蔡邕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妻允有令德秉心寒淵舒

詳閒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

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檢誨幼孤義方以導其性中

禁以開其情孤顯儉節用免咎先悔少辟侍中襲
公之爵以議郎出爲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
薨而國家方有榮陽寇財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
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醫藥夫人乃自矜精氣
力俛起若愈以勸道顯到官月餘所疾暴盛春秋
五十八中平靈帝四年薨于京師顯有剖符之寄
偏於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絕不能自宥慎
終之事闕焉求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固悴而傷懷
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年然
後獲聽追惟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
文休明辨六卷之四十八 卅四

弼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告靈表之
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痛作哀讚書之于碑
愍予小子夙罹孔艱嚴考殞沒我在韶年母氏鞠
育載矜載憐殷斯勤斯慈愛備存紉從匪惟驕之
範我軌度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
怒用免咎悔踐繼先祖紉去卽爵其土三將是臨
與帝剖符守于濟陰夫人寢疾榮此寵休疾用歎
痊翊日期瘳將征將邁從養陶丘景命徂逝不愍
少番疾大漸以危亟考精微匕而浸衰逼王職於
憲典考子孫忽以替遺目不臨此氣絕兮手不親

夫舍飯應符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綆棺以不見昔
予考之卽世兮安宅兆于舊邦訓未依存意以奉
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慘兮離乖神柩集
而移兮增哀黃墟密而無聞兮出入關其無門昇
柩在茲兮不知寬景暉之所存悼孤衷之不遂兮
思情慄以傷肝天反幽情淪於后坤兮精哀達乎
昊乾

史贊

史記伯夷叔齊傳贊

唐司馬貞

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吉凶倚
文休明辨六卷之四十八 三五

伏報施糾紛于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
青雲

史記屈原賈生傳贊

唐司馬貞

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
放譏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
弔湘

史記秦蒙恬傳贊

唐司馬貞

蒙氏恬祖秦將內史恬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
邊趙恬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憊呼天
欲訴三代良然

後漢書光武記贊

宋范曄

炎正火中微太盜莽移國九縣州飄回三精日月

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及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沈

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貌虎為羣長轂雷野

高鋒雲英威既振新都王莽初封自焚虔劉殺

庸代公孫述傳帝于庸紛紜梁趙殺劉求三河未

澄朱鮪等據洛州水降也四關重擾長安四塞之

時更始已定關中劉盆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

失險車書共道靈慶符既啓人謀成贊明明廟

謨赴七武雄斷於赫有命系繫隆我漢

文休明辨大卷之四十八 卅六

後漢書皇后紀贊 宋范曄

坤惟厚載陰正乎內詩美好述易稱歸妹祁祁緣

也皇嬈儻言觀也貞淑媚茲良哲承我天祿班政

蘭闥宣禮椒屋既云德升馬亦曰幸進閭等身

當隆極族漸河潤視景爭暉方山並峻乘剛多阻

行地必順咎集驕滿福協貞信慶延自己禍成誰

黷 後漢書王克王符仲長統傳贊

宋范曄

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

理滯隅則失詳觀時靈威昭政術

後漢書儒林傳贊

宋范曄

斯文未陵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

會通閱城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激

後漢書循吏傳贊

宋范曄

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理國者譬若理善烹鮮

若烹小鮮者推忠以及衆瘼病自蠲除一夫長得

情千室鳴絃安樂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晉書劉頌李重傳贊

唐史臣姓名

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

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

之基

晉書王導傳贊

唐史臣姓名

虎嘯森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臣時緝政懿績克

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元明榮逾九命貽刀表祥

初石皮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佩此刀

度以王祥有公輔之望強與之祥臨終以刀授其

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篳水流慶初導渡淮使部

晉書劉弘陶侃傳贊

唐史臣姓名

和季弘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

天朝匪忘忠肅長沙侃封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

事功宣一匡繫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張軌傳贊

唐史臣姓名

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
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既絲遠國亦
完富杖順為基蓋天所祐

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贊

後晉史臣姓名

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實為二帝中外交
構人神不容用悔而明殷憂啓聖運屬文皇功成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八

王五

守正善惡既分社稷乃定盤維封建本枝茂盛元
嘉元軌脩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簡居正犬牙不固
武氏易姓既無兵民若拘陷寔敢告後人無或失
政

舊唐書蘇味道李嶠崔融盧藏用徐彥伯傳

贊

後晉史臣姓名

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為美風蘇李文
學一代之雄有慙惻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
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
位守常斯言罔忒

舊唐書常思謙陸元方蘇瓌傳贊

後晉史臣姓名

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愧明
廷無慙重柄子七孫孫演承餘慶

評

按字書云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詞蓋古者史
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
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
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
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于三國志後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八

卅八

世錄此作者漸多則不必身在史局手秉史筆
而後為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
文忠公集中蓋文章之一體也今以陳壽史評
為主而其他作者亦並列焉分為史評雜評二
品云

史評

三國志魏任城威王陳植思王王傳評

晉陳壽

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
自通後雖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構隙傳曰楚則

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

三國志魏王母丘諸葛鄧鍾傳評

晉陳壽

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聞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齊使者之言言如目能見其貌也

三國志蜀漢霍王向張楊費傳評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八

二十九

晉陳壽

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自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詩先主勿王及止猶用陵遲况庸后乎哉亮與書孟達

三國志吳主孫傳評

晉陳壽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

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宋裴松之曰孫權廣漠周之傾覆由恭若權不廢和昭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和也設使亮保國存休不早死則昭不得立昭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三國志吳妃嬪傳評

晉陳壽

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閭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唯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雜評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八

四十

祀黃熊評

唐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鯀之神化為黃熊鯀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鯀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鯀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

不可祀之者四也况杞爲夏后鯀有歸祀又不爲厲是不可祀之者五也子產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崇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鯀厲而爲昏越之祀哉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八

文體明辯 卷之四十八

四一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碑文

按劉勰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周穆紀跡于崑山之石秦始刻銘于嶧山之巔此碑之所從始也然考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註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以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則碑之所從來遠矣而依倣刻銘

文體明辯 卷之四十九

一

則自周秦始耳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墻井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跡之碑有土風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託物之碑皆因庸器鼎彝之漸闕而後爲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故碑實銘器銘實碑又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於叙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故今取諸大家之文而以三品列之其主於叙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

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
於託物寓意之文則又以別體列焉或有未備
學者亦可以例推矣其墓碑自為一類此不復

列

正體

琅邪臺石刻

秦撰人闕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

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

無封邑者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

武信侯馮無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

文休明辨

二

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修

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

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

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

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其身未殁諸

侯倖拔法令不行

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

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序有銘體復雅馴故特取之

平淮西碑并序

唐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上承上於千萬年

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

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宗高中庸休養生息至于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

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薶

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

嗚呼天既全付子有家今傳次在子予不能事事

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三

明年平夏

明年平蜀

明年平澤

明年平

子其少息九年蔡將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勸東都放兵

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

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

少陽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

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大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成
其在此予何一作有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一作一為
無助曰光顏姓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
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姓汝故有河陽
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一有延有
韓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姓汝以卒
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姓汝守壽維
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一有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姓汝其觀察鄂岳曰愬姓汝帥唐
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姓汝長御史其往視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四

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
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姓汝出入左右
汝惟一作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一
事遂坐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一有衛卒三百
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
其臨門通化送汝曰御史予閱去大夫戰甚苦自
人以往非郊廟祠祀其一無無用樂顏胤武合攻
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
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

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以上所降不首其人
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一作有
功十二年八月承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
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地以備十
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
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
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
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
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一無為農者十九悉
縱之斬元濟一有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五

射師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
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
度朝京師道一無道字封晉國一無公進階金紫
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姓為工部尚書
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
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一作孰居近土襲盜以往往
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安史繼而起一作河南
附起一作四聖一作不宥一作與師征有不
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

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狹待百歲急官一作百事

亡一作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執

恤予家既斬吳蜀一作吳旋取出山東魏將首義

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謹呼欲事故

常如命封之遂連姦鄰東平李陰遣刺客來賊相

臣武元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一作上言莫若

惠來劉音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一作葉乃相同德以

迄天誅乃敕顏胤武古通成統於弘一作弘

各奏汝功三方分攻即上文頡頏武合攻其北道

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共時曲一作曲軍士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九 六

盡七既窮凌雲一作蔡卒大窟勝一作龍之邵陵郎

城來降自夏入一作秋復屯相望一作兵頓不勵

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

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

躍入道無留者一作頡頏無息一作蔡城其增一作

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米宣

誅止其魁釋其一作下人延一作如蔡之卒夫投甲呼

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

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

門夜開始持蔡人進戰退戮今肝一作而起左殲

一作右粥為之擇人以收一作餘億選吏賜牛教

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

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

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谷其吮凡叛有數勢

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一作

及一作奔走借來一作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

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四句以伐活相叶始議

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

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一作淮四

夷畢來一作也還也遂開明堂坐以治之一作宋史元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九 七

和十二年八月辛丑裴度為淮西宣慰使兼

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為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

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其

詞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

一不實詔磨公文命臣更置裴度所載如裴原公

之意大抵以度能堅帝意故諸將不敢首亂遂能

平蔡蓋歸功於裴誠哉帝意故諸將不敢首亂遂能

失武臣以故更命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必取公語

曰此裴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議也孫覺

書銘如詩如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東漢撰人闕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
山嶽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
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

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也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一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於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帝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裡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官曰集靈宮鑿殿曰存僊壑門曰望僊門仲宗之世重使文休明辨^{入卷之四十九}

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丘虛^剛訖今垣趾管兆猶存建武^年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輒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年桓帝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占制脩廢起頓閱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約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巖七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雖梁馮于幽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贊禮與岱亢^叶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平侯惟安國燕命斯章導脩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過禳凶札摯欽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終南山祠堂碑

唐柳宗元

貞元^{德宗}十二年夏泊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文休明辨^{入卷之四十九}

九

君名祇飭祀事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藍屋令裝均皮承聖纂^制廟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性礎陶甓甍築垣墉恢度^如舊制立三筵六尋^日八^建既興功玄雲觸石霑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非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者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其方域產賦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襄斜^{二谷}又西至隴首

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頤也謂商之頤又東至于太華
卿華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
器用之出則璆琳玉琅玕之似夏書載焉紀也
堂如平條也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
祝一作化荒為穰易汾音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
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
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
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
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
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九

上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脩飾穰祈崇
之祭門零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痺陋不稱顯名
爰降制誥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
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
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賊作
固鎬京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
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繫心勤禮導暢純
精邑吏齋夫貽背鯢齒頰垂表經頌宜聖德篆刻
堅石永世飛聲三句

峻靈王廟碑

宋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
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
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慌忽見上帝者得八
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
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
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
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
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其山路膊而偽漢之世
封山神為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
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斷山發石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九

十一

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下
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
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張華
使其客雷煥發鄴城獄取寶劔佩之華終以忠遇
斃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
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
皇宋元豐神宗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
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紹聖哲宗四年七月
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
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

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
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
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茭黃柑得就食持
去則有風電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
別官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塵嘉
穀歲饗豐小大道遙遂鰥龍鷄鵠安栖不避風我
浮而西令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南海神廟碑

唐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
夫休明辨 大卷之四十九 十一

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
上號為祝融天寶_{玄宗}中天子以為占爵莫貴於
公侯故海嶽之祝_{一作儀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
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
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
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_{一作因其}
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
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
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
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
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
解_{一作有}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官齋廬上
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
狼籍簋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_{一作不}供神
不顧享有風候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
憲_{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
公_名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_定南服公正
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
內外單_單盡不為表燂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

夫休明辨 大卷之四十九

十三

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
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_且其文曰嗣天子某謹
遣_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
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
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
遂陞舟風雨少池樞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
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
除月星明_利利_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
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
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隆_祭有數神具辭飽海之百

靈秘恠慌一作恠出蛇匕蛇匕一作來享飲食

闔廟旋艦祥飈送與旗蘇旄麾飛揚曉藹鏡

鼓朝轟高管噉一作諒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

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

熄滅人厭魚鰾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官而

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其

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

歌誅以上叙公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

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贖交以身為帥

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九

蜀州貢通之緡錢廿有四萬一作計米三一萬

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

巧一作之加西南一作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流南不能

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稟其無

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一作刑德

竝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

以上叙公事神治人其一無可謂備至耳免

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一作墟祝融之宅即祀千旁帝命南伯史

悔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一作我家邦功悲

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

取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

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衢州徐偃王廟碑唐韓愈

徐與秦俱出栢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

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

諸國一作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

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滅徐處得

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

文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九

凡所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

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

之西遊同王毋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

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費玉帛死生

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

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音御長驅而歸與楚

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

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

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

為君如初駒王徐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

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
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
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闇末也民
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
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硯于會稽之
水或曰徐子章禹旣執於吳徐之公宗一作族子弟
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徐宗
初徐姓二人徐宗字巨山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
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宗
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十六

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
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猶倉胡樸下窄不足以揭虔
妥靈而又梁楠赤白侈也剝不治圖像
之威點音傳昧就滅藩援級夷庭木禿缺一作
祈昨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
紹而尸其上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
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及祠上
廟宗鄉一作咸序應是歲州無恠風劇雨民不天
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
請辭京師歸而鑒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叶秦鬼父飢徐有廟存婉
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叶自初
擅命其實幾姓歷短署一作長有不償亡課其利
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
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上實守堅
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附時王係多孝
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
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
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
古死一作誰誰亢叶王死于仁彼以暴喪叶平文追
來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十六

作誄刻示茫茫

柳州羅池廟碑

唐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
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叶茲土雖遠京
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
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
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
不付度而後從事比今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
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
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豬牛鴨鷄

肥大蕃息子嚴也父詔婦順失指嫁娶葬送各有

條法出相第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

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

本悉奪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一作皆治使

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一作與其部將

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

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憲宗元和十四年吾將死死而為

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穆宗長孟秋

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

夢翼見夢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唐避世祖嫌名改丙

又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九十八

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

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

福禍一作辭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

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

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

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一作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

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候不來兮不知我

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

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

歸春與鵝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

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

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稂充羨兮蛇蛟結蟠

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令欽于世世宋朱熹

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

以實之蓋以是辨公而新史實其事於子厚傳無

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

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

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德厚為羅

池之神昌黎叙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弘治之

量昭明之識當為星君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

為神其所推尊如此而世以此文為語惟非也士

有抱負不克生遭流落以死為明神烈思饒饒廟

食理也李衛公竄海止死矣其情便然尚能使

又休明辨天卷之四十九十九

大泉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

求異乎是補之曰此銘弔宗元之文也沈括曰春

與後學今秋鶴與飛劍用鶴與兩字語勢愈健如

楚詞云吉日辰良也歐陽公乃以此句為石本之

非矣

表忠觀碑

宋蘇軾

熙寧神宗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林性言故吳越國王錢氏

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

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

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

聞江淮後以八郡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

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蓋有浙
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
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
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
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
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
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
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
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
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二十

有德於斯民其厚矣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峻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
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
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
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跡視去其國如去傳舍
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光武漢詔
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
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唯傷甚非
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
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

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
安者以付其縣之某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
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
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
庶幾未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
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焉生異
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
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具越金
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二一

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毳
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僅篋相望大貝南金五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復所歸弗
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
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
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烏氏廟碑銘

唐韓愈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
乃陰與寇連夸謾寬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

月中貴人承確姓吐罪反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
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
子有命從音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
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
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
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
廟享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
先公旣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
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
入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廿一

主于第乙已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
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音有餘音有枝鳴皆爲
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
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
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
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音二音尚書諱承珙
字基字德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
及武德年號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年號
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山
走可突干契丹將渤海擾海一無擾上至馬都山吏

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壅原累石絕
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能運
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
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
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
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
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
疾去職貞元年號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
平理年若干下九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
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廿三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一作領二祖紹居中
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
制有一作壘一作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
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
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
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迨息來觀來齋
以饋黍稷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氏有音先廟碑銘

唐韓愈

元和年號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相

相吉甫李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
致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
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
子維弘正銜訓事嗣一作朝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
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以命
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
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
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閼
之詩使聲于廟以假一作魯魯靈今天子嘉田侯一作能
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
宋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二四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一作太史奉明命其
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
部尚書兼一作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
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
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一作懷用故事代父
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
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
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名延
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
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

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其祭東室其銘

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一作于大寧燕盜以驚羣
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
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謂陳更戎愁毒莫
保署頸一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一作譟奔趨乘門
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
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子嗟我六州
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
旗囊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一作首臣愚不肖追茲
宋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二五

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子思乃父追
秩夏卿姬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趾
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一作田侯兩有文武訖
其外庸可作承一作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
式時爾祖爾思一作爾考之思一
變體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有以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
所爲矣故申呂自擢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

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而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太宗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

宋明辨 卷之四十九

二六

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鐔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公學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

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葺宇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

宋明辨 卷之四十九

廿七

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者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籍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青砥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

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鰐如驅羊釣天無人帝
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性雞卜羞我觴於粲荔
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翻然被髮下大荒
變而不失其正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元祐^{哲宗}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
成當書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
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
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收昧死請乃命有司具
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二八

定大于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
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
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太宗}元年正月官成民不
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仁宗}三年十二月有司不
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
七年元豐^{神宗}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
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
之稍以其力脩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
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
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

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
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官未成
者什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英宗}高氏聞之喟然歎
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
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
從約損斥寶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
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
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二百餘兩以爲香
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具嗣行太初之法命入
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二九

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
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
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
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
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
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
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
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
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
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

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

宋史明辨

卷之四十九

三十

子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脩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邪四句以字自明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祝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侍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于四海叶大

宋史明辨

卷之四十九

卅一

東嶽廟碑

宋曾肇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內又安符端畢至哲宗皇帝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齊宮于南北郊以追述神考親祠天地之志廼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爲其宗面命守臣往視廟貌撤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護作先是魯人相率出財爲正殿重門頗極壯麗而它殿若門若廊制度庫隘不足以稱雖有園游而無亭觀以待神御廼因舊益新南爲臺門一曰太嶽爲掖門二曰錫符錫羨直太嶽爲重門二曰鉞

安靈貺東西北爲門各一曰青陽素景層層中爲殿三日嘉寧燕祉儲祐旁爲殿堂二十有三爲碑樓四後爲殿亭五以臨池籞殿曰神遊飛觀列峙脩廊周施總爲屋七百九十有三區繚以崇墉表以雙闕積工五十四萬有奇用錢六千八百萬有奇改作於紹聖_{四年}至_今皇帝_徽卽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學士臣某爲之記臣某惶恐奉詔既書其本末廼拜手稽首而言曰自昔帝王受命告代必於泰山功成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考瑞必於泰山歲時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卅二

巡守會諸侯協制度秩羣神必自泰山始其著于詩書載在史官雜見於傳記豈獨高明倣詭瑰傑秀異爲天下之奇觀哉蓋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氣則生膚寸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博如此固非宅山可望而其威靈烜赫以警動禍福於人者亦非衆神所得而儔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不尊禮四方士民雖荒獷悖傲咸知敬畏豈苟然哉本朝自太祖太宗繼詔有司增大神宇逮真宗朝脩飾禮樂懷柔百神而山爲効符命出體泉神芝僊禽前後萬計天子親奉玉檢登封降禪禮成

臨拜嶽祠猶以爲未足又加天齊王以帝號廟制祠具與次俱升厥後三宗崇奉祗恪不懈益虔至于斯官則先皇帝經其始今皇帝發其成土木采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盛矣雖然祖宗所以綏萬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尊榮蕃衍盛大者豈專以神事爲哉盍出於已者盡其宜施於人者盡其厚然後接於神者無所不用其極故聲色所鄉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今皇帝仁孝聰明格于上下薄海内外無思不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卑官菲食以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卅三

崇廟祀率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豈唯草木蟲魚罔不咸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有貫胷跂踵之長不約而咸賓象輿丹旣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而自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侈先烈駐蹕新宮以答神貺於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爲聲詩如吉甫頌周史克頌魯被之絃歌勒之金石昭示萬世與詩書俱傳顧如臣者烏足與此哉若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敢以淺陋辭謹爲銘曰巖巖泰山羣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_詳維昔帝王是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圖書

所記七十二家增高廣厚匪以為夸降及秦人矜
功變古驅車中途則窘風雨豈伊崇商人敢侮
有神司之唯德是輔阿閼石閭維神之居金篋玉
策維神之符崇朝之雲徧雨天下非神之力孰能
為者周商之前視秩上公至于有唐王爵是崇孰
帝其號自我真宗維我真宗乘時治平褒予束矢
奠枕于京兩賜以時百穀用成航浮索引萬國來
廷仁獸一角靈芝九莖應圖合謀不可殫名天子
曰嘻維天錫予何以報之封禪是圖神未升中告
成幽顯來相回輿廟廷以答神貺備物典冊往崇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十四

號謚棟字衣冠罔非帝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備戎
此新宮維今天子轉注百常之觀萬雉之墉黼采
龍章巍然殿中神既安止人斯受祉豈唯一方燕
及四海後維今天子仁孝儉勤緝熙光明德藝
日新荒遐暴驚奔走來臣上帝所佑匪唯爾神俾
壽而臧俾昌而熾俾我孫子本支百世延及動植
有生咸遂授我神策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為宋望
祀

別體

壽域碑

宋王禹偁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
湯乎池畫無鍵而關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
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冥其溝隍天地離
合我其禍鏽春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
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
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板築仁乎城義
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隍恭乎喬簞儉乎門戶使
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俾老氏之臺廣狹
法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
泊爾道其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為風雨以毀
之興賦役為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鳴
呼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
蜂起七吉反被他活反剝他活反巢他活反蔽他活反空憲網結
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
鋒鏑霜瑩卒乘鱗集鯨吞鼓頤蚕食張吻壽域之
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候勃亂冬燠夏凄
煙蒸霧瘴興瘡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
而死者毒螫孔熾猛鷙勃興山樞搏人水蟲射影
海躍蛟螭陸走蛇虺蛇類蝮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
者由是王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

之風乞言於東序後禮於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
煖于是乎錫之以繒綵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
穀載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待其末
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繫君之政教其猶
影響耳其哉捐金于出沈珠于泉禁不急之務棄
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者矣干
羽舞階戈矛倒載諱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
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調律曆端正節
候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
則無夭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

文庫明辨

卷之四十九

二十六

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恠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橫死
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
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
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于今世矣某亦壽域
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
之中靡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

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天兮安得後之域基茲址
賊民欲壽兮不復我聖人兮復千古昔

碑陰文

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爲文而刻之碑

皆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
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
意皆是也今取三首列于篇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唐李華所撰

唐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
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
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
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
若宋公爲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

文庫明辨

卷之四十九

三七

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華
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
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
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
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
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
人哀號理袁一作遠人袁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
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
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
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

增飾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十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之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遵一作承公之道刺於我邦承一作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終南太白二山祠堂碑陰文 唐柳宗元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卅八

時尹韓府君諱臯抵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尹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寡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於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唐避高宗諱改治爲理爲甸服最今茲設廟位

神神歎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大明和尚碑陰

唐柳宗元

凡葬大浮圖無窳音釁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冢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尚法故爲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

文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三九

唯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必趙公憬尚書曹王阜裴公胃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筆聲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爲請故末傳焉無染常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記一

按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戴記學記諸篇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為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蓋亦有感於此矣無觀燕喜亭記已涉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寢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今采錄諸記而以三品別之如碑文之例欲使學者得有所考而去取焉庶乎不失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四十九

其本意矣又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有片之以序而以韻語為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行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范仲淹桐廬嚴先生別墅今並列于三品之末仍分三體庶得以盡其變云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昌黎集載有記錄則惟作者之所命焉此外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則皆附于墓誌之條茲不復列

新修滕王閣記

唐韓愈

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高宗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

愈少時則嘗聞江南多臨觀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滕閣序王緒作賦今中辭賦記等王勃作滕閣序王緒作賦今中辭賦記等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韓愈以言事斥守揭陽一作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僦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

未本明辨

卷之四十九

四十九

舒仲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日月一作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一無其歲九月人吏浹州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一作新之公

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榑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輓之破缺者亦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復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一作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九

四二

館驛使壁記

唐柳宗元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脩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人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也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十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蒲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盤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

華陽自武功而西至于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旬會

文體明辨 卷之四十九

四三

考校之政大曆代宗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戶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德宗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

以韓氏爲首且曰脩其職故首之也

齊州二堂記

宋曾鞏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林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也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南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

文休明辨太卷之四十九

四四

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而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北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適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適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言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

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又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一作三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一作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衆隸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

文休明辨太卷之四十九

四五

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井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辯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游黃溪記

唐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未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一黃溪二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懸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又休明辨一作來一作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領斷闕其下大石雜一作離一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

四六

為翼大如鵠方東鄉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進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逼而又存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

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一作憲宗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唐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慄與慄同也則施施如字又音一作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勝一作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恠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一作作溪斫榛莽焚茅茷一作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趣隱縈青繚白外一作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悠

四七

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鴈滿酌顏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一作合物一作不異然後知吾嚮之未

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鉅鰕潭記

唐柳宗元

鉅鰕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頽委勢峻盪擊益暴揭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且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櫓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滾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丘者非茲潭也歟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四八

鉅鰕潭西小丘記

唐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鉅鰕潭西二十五步常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

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水同聲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者日增千金而買四百連

文休明辨卷之四十九

四九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唐柳宗元

歲不能售而我與漁夫過而陋之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深源克已獨喜所以賀茲丘之遭也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

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一作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崔簡子

袁家渴記

唐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鉗鉤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未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作反流者爲渴首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西一作

宋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五十

嶠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一有連下句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楠石楠梗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篳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蕙蕤與時推移者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唐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同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二音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床焉風搖其顛顛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醺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

宋休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五一

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韓愈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唐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闌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音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人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

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唐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山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根其上為睥睨城上梁欂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九

五二

綳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知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惟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唐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右崖谷傾亞一作缺圯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數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䟽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平地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眾山橫環嶮澗潏潏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問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為朝室又北闕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

文休明辨

卷之四十九

五三

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唐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崑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蓋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日甌山山之南皆

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
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
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姥皆獨山立不倚北流潯
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
穴有舁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
茄音加或積子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
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一丈六尺有
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
流石惟狀由舁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
而太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

文奉明辨

卷之四十九

五四

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杵於上黑肌而
赤脉十有八道可突故以云其山多樗多儲多質
簾之竹多囊占其鳥多稀歸子規石魚之山全石
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稀歸西有
穴類仙突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
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而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
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鱗多儵雷山兩崖
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
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蔬脩形糈稻酒酒陰
一酒度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

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柳州復大雲寺記

唐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偏嗜仁病且憂則聚巫
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
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
已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
畜宇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
而語大可因而入焉一作有以佐教化柳州始
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
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

文奉明辨 天卷之四十九

五五

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
立神而殺焉元和憲宗十三年刺史柳宗元始至
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
達達橫術音北屬之江告于大府使取寺之故
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
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
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趨於仁愛病且憂其
其一無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政夷之宜也凡立屋大
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
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

令蒙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畫記

唐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
甲載兵立_無者十人一人騎_有執大旗前立
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
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
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
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
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
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
冑明辨_不卷之四十九

五十六

胄坐睡者一人方_無涉者一人_有字坐而脫
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
壺矢者一人舍而具_且一作食者_有十有一人挹
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_三一作人驢驅者四人一人
杖而負者_{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
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
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
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
斂者飲者漫者涉者降者庠磨樹者噓者嗅者喜

而_有相戲者怒相踈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
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_有一頭橐
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
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
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簠簋筐筥錡釜飲
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
極其妙貞元_{德宗}甲戌年_{年號}余在京師其無事同
居_有一_無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
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_字下無人
文休明辨_不卷之四十九

五十七

之所能運思蓋聚_{一作}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
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
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
戚然若有所_有感然_無若_有少而進曰噫余之
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
得_{一作}國_{一作}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閭中也喪焉告
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
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
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
人物之形狀與數而特觀之以自釋焉

文體明辯卷之五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歸安少溪茅乾健太校正

閩建陽游榕製活板印行

記二

變體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宋歐陽脩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
饋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
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

文體明辯 卷之五十

一

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
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
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
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
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
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
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則一有又取孔子門
人之高等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
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
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此著令故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九

文體明辯 卷之四十九

五八

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
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
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
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
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崇
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
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
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
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

文粹明辨

下卷之五十一

二

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
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
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
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
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大宋之興
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脩禮樂崇一作儒術以
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
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
論上之有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
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

邑未逾時脩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
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
後考制度圖為俎豆籩簠爵簠凡若干作
凡百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穀
城縣政又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脩
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唯恐不及可
謂有志之士矣

宜黃縣學記

宋曾鞏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
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沝爵俯仰

文粹明辨

下卷之五十

三

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
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
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
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
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
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
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
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
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
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

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求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

文體明辨 夫卷之五十

四

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_年熙寧_年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貢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

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_年亦仁宗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文體明辨 夫卷之五十

五

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脩

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宋曾鞏

余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聞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竝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

文舉明辨

天卷之五十

六

與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竝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巖崖莽林驅馳之聚與大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筭官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壤殊州獨哭數十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遽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

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脩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竝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今天子紆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余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余之冗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其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

七

舍記

閬州張侯廟記

宋曾鞏

事嘗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辯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辯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

今夫推測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壙道路馬蓋猶虎之靈其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愚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

人

足以周於事而其辯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寧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已者而聽於人不盡乎在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信者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

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宗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

九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太輔國遷上皇^{玄宗}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

炎廬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
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
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又七矣天寶唐玄宗
號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
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起而唐卒
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
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
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
下日入於大敝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
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
文粹明辨 不卷之五十 十

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
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
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
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
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
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
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
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
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
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
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
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
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紆至和三年尚書都
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
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
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
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
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
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
文體明辨 不卷之五十 十一

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
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
謂有志者也

岳陽樓記

宋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
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
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
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街遠山吞長江浩浩湯
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五千此則岳陽樓之
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

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靈
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
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
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
感愴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
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
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
壁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
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
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

十二

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
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有美堂記

宋歐陽脩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
公輅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
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
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平自金
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

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
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
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郡邑
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
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
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
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
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
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

十三

以資富貴之娛者唯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借竊於
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
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
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
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
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
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
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
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作
必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臺一作臺

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宋歐陽脩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蘇秦不禮於其嫂買臣朱買臣又休明辨下卷之五十十四

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旄旌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啓嘆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仰一有而莫敢此一介之士得志於一有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韓琦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

大纛一作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

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一作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一作紳正笏不動聲色一作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

文粹明辨 下卷之五十

十五

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韓魏公琦醉白堂記

宋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

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仁英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恠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

十六

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中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舛福混貴賤等賢愚

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自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旣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

十七

王氏清虛堂記

宋蘇轍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瑣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氷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旣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邪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收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

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
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
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
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沈酣縱
恣灑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
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雖然前陳顥之傾囊而不厭
既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其年
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
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
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
文禮明辨 天卷之五十 十八

其有直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沈京師
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遠遠驚
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
有得於是矣

張君墨寶堂記

宋蘇軾

世人之所共嗜者莫如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
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
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
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
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

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
得已者之所爲也而所謂功名者自知効一官
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
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
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
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
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
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斷棺而求之
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
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
文禮明辨 天卷之五十 十九

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
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
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
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
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
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
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豐樂亭記

宋歐陽脩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其間諸滁人得
於州城一作城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
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仰
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疎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
滁人往遊一作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
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
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
外遂以平滁脩嘗考一作其山川水按一作其
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作
處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

二十

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而一作有所在一為敵
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
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
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
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
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執知上之功德
休養生息一作養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
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得既斯泉千山
谷之間乃一作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為本其山川而循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
所以安此豐年之樂其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
恩德以一作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
亭焉慶曆一作仁宗丙戌年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
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芝閣記

宋王安石

祥符一作真宗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
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
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

二十一

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間
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
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
上一作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
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
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
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
王之治於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
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閤於其居之東偏
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

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畫舫齋記

宋歐陽脩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與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文辭明辨 六卷之五十 二二

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一作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刊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汚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一作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

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作無是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欲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無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于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文體明辨 六卷之五十 二二

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之以一無置于壁壬午歲

年十二月十二日書

墨池記

宋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地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

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輦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何如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真州東園記

宋歐陽脩

文粹明辨 不卷之五十

二四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暴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美渠一作菱荷之的歷幽白蘭芷

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古影動搖而下上一作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一作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鼙鳥獸之嘯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廼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

文粹明辨 不卷之五十

二五

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背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宋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省
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
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
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茨有
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
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
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苟茹可以餽四方
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
其下肩輿叩門凡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
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二十六

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
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
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
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
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
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
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
忘返於是其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
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
築室甄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

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
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
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
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
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
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
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鷄犬之聲相聞幅巾杖
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
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木假山記

宋蘇洵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二十七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
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
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
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日
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
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波而遠斧斤
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
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
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
存乎其間且其藥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

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腐而不
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
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
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
非徒感之而又有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
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剴峭
與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
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仙都觀三門記

宋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 二十八

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
塗唯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官視天子或
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益本於易其加于
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
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
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山
絕嶺而上至其處其墜_{古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
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所不能災予嘗視而
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使世之衍衍施
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昇邪則其法之蕃昌人

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
慶曆_{仁宗}六年觀主道士凌齊舉_{齊舉}相其室無不
脩而門獨庫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
既成請予記予與齊舉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
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
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舉之取予文
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余言爲厲已也夫八月日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宋曾鞏

分寧人勤生而畱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 二十九

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脩農桑之
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
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
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芻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
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燕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
歲不發然眎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
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
婦相去若奕砮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
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
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

章印舉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百千出
故雖笞扑徒死交迹一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
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
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
縣極西界無籬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真宗三年
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修之門闥靚深殿寢言棲
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鉦鼓魚螺
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
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
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忝累計惜樂淡泊無

文辨明辨

天卷之五十

三十

累則又若能獨勝其膏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
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耶
邑人者必道常乎此子未敢必也慶曆仁宗三年
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
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昇來人相與圖文字寶
石刻之使求來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惟
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龍
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

記

大悲閣記

圖在成都內壘千目千
手音像公爲之記

宋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
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
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
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之衆
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
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
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目佛引入吾頭髮不
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舉一髮而頭爲之
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

文辨明辨

天卷之五十

三一

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
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吾將使世人左手
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鷹而耳節鳴鼓首肯旁
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
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吾燕坐寂然心念凝然湛然
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
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邪千手之
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
亦然雖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國非有
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

大悲乎自人少後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氏最盛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諸內外教傳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執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閻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

夫佛明辨天卷之五十

三十二

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思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諸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攪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二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按此記大意謂佛能一其心故能變爲千手目千手目與吾儒靜而能應之說相似是于歸窮理到處不然鮮不爲所惑矣頌辭與陶無一字不類又非大才不能作也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唐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埤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岬之而又高凡持鍾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機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非茂盟息壤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見淮南子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邪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鍾者其死於勞且文體明辨天卷之五十

三十三

咸平縣丞廳除蠶記

宋張耒

咸平年號五年詔以陳晉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御真幸亳祠老子于通許築官以待幸旣爲縣卽以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年號其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餘隙問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旣老而益蕃延蔓疵覆占庭之太半其花時大於其類邑之醢醢皆出

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
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
及也每思唐自天寶_{玄宗}年_號以至於周曆歲數百天
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
大亂自安山_{名祿}史_{名思}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
完國降及其本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
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惟我藝祖神宗_{指太}受天休
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斷百年之
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薶_叵堙
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
文休明辨_{宋卷之五十} 卅四

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
如人之疾病肅敗醫者既已擊逐鉤取其累中之
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
而堅強也由是觀之自開元_{亦玄宗}年_號以來至於章
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
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
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
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講
一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
世示子孫以爲歷代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

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
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
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醑醑之生當是時蓋
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
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記三上

變而不失其正上

吉州學記

宋歐陽脩

慶曆_{仁宗}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入

人間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

文體明辨_{宋卷之五十}

三十五

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
臣所能及唯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
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
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
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主政之本也古
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遠有
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
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
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
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

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一作今
知州事一有履中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
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
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
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
而人一無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
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闕耀而
人一無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子
世家于一作吉而一無濫官于朝廷一有進不能替

李侯事 卷之五十

三十六

揚明一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
然子開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
其勉於人者勤其一作入於入者漸一有善教者
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
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
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
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
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
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
一作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一作相

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
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
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
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
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
廡以俟

筠州學記

宋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
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川語政理
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徂於暴詐
文弊明辨 卷之五十

三十七

唯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
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
於所習是時當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
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
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
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
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
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
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
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

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脩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

文林明辨 卷之五十

廿八

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

年詔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

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英宗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

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湔庫廐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攷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

文林明辨 卷之五十

三九

以于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袁州學記

宋李觀

皇帝仁宗二十有三年慶曆四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

令有哲有愚有竭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

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

行三十有二年至和元年范陽祖君某懼知袁州始至

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亡

以稱上旨通判穎川陳君某能聞而是之議以克

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爲廼營治之東北隅

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甍黼黻丹漆舉
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
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
肝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商周之學攷諸經可
見已第一句道破秦以山西鑒六國欲帝萬世劉氏
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賈降恐後何邪詩書
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
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
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
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

太華明辨 天卷之五十

四十

此有筆力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
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
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
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激
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此
年實至和仁宗甲午年夏某月甲子記
特筆端有氣力有光潔超然不羣而其立論高遠
宏大有不離乎人心天理誠開繁世教萬世不可
滅之文也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
喜誦之者其以是又曰袁州學記肝江李觀文
河東鄉其書京兆章
友真筆情為三記

徐孺子祠堂記

宋曾鞏

漢自元興和帝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
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
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
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
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
厲志維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
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激奮激
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
年間桎強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遠巡而不敢發漢
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

太尉黃鵠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

四十一

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
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
不以死生動其心思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
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
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
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
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
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

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
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
按圖記章水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
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
宅號孺子臺具嘉禾^{大帝}中太守徐熙於孺子
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惠帝}中
太守夏侯嵩於碑傍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
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
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
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牟率州之賓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十 四二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宋汪藻

先生以末貞^{唐順宗}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
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唐憲宗}九年十二月
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
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

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
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
先生謂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
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
僕夫過瀟水剪薙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
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
沼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
謂之鉅鉚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
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燕江百家瀨者泝瀟水
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

文體明辨 不卷之五十

四十三

唯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
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
亦游之不數邪紹興^{高宗}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
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溪鉅鉚潭南澗朝
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
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
溪則爲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
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殿
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
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

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太宗開元玄宗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弁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方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唐德宗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唐宣宗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

文粹明辨 木卷之五十

四十四

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環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唐柳宗元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

新相傳且千歲元和憲宗九年河東薛公名伯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矐而瞭騰踊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若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祝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一作崇

文粹明辨 木卷之五十

四十五

孝悌去奇婦且邪俾其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之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旣諭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我有病歷公起其羸孺童之歸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一作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關其戶我子泊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來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唯禁淫祀黜

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信州興造記

宋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
柔隱訕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
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
水破城滅府寺菑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救吏
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
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
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
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

四六

調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調可以已願
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
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
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
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廻車
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
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
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饗賓也凡爲梁
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
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

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鬼
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
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廼今有之故其經
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揀災補敗之政如此
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
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
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
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
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
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
未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

四十七

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興造記

宋曾鞏

太宗二年太平興國取宣之三縣爲太平州而繁
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爲縣縣
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爲障以自
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
至無舍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庫逼破露至聽訟於
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
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爲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
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爲陋縣而仕者不肯

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寔爲鄉老吏民者蓋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爲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爲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卽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旣又自大其治所爲重門步廊門之上爲樓斂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爲羣吏之舍眎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湍各以序爲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於寢廬總爲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總爲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

四八

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
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爲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鰕竹蒿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爲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賓至不唯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爲之觀令居不唯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

去而索寔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此上一段應夏令用薦者爲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落成不唯其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爲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能令爲難幸而得能今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旣幸得其所難得而今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唯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得也故屬余記其不特以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

四九

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宋曾鞏

熙寧神宗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旣而以書走京師勸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及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懷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奉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旧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

之而門閤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
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
不中度程治平英宗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錢公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
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
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
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
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
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
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專施一邦不失其稱至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五十

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
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聰觀莫不悅
喜推美誦勸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
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
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盤屋

音舟室水曲曰

縣新食堂記

唐柳宗元

貞元德宗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
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爲軍壘二
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圯又

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
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
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脩取其餘財以構斯
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
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
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
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
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
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如會政事之
要筵席肅肅莊樽俎一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五一

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
來占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
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
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羣
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唯其馨香
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
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夷陵縣至喜堂記

宋歐陽脩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一無有椒漆紙以通商
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

不過鱸魚腐鮓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
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
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
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
而民之列處龜廬廬下也受蓄井無異位一
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以作茅竹故
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作無瓦屋者
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
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
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名慶治是州始樹木增城

文苑明辨 大卷之五十

五二

城隍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龜
廬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
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
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
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
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
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
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
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
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陸大江

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
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
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少盜爭一作事靜而令
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荀四時之味江山
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唯有罪者之可
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
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
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文苑明辨 大卷之五十

五三

文苑明辨卷之五十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記三下

變而不失其正下

燕宴一作喜亭記

唐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補人景常元慧一作者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熾一作榴翳一作不立死日一作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

文體明辨天卷之五十一

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一補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谷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疑詩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

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一作輒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輦糞一作飲一作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現一作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飮聞而狀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文體明辨天卷之五十一

二

峴山亭記

見上一百史光祿脩四字

宋歐陽脩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

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
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
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
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
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
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
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
也熙寧^{神宗}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
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無字周以回
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

文粹明辨 卷之五十一

三

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
名其後軒爲^{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
叔子元凱之名竝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
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
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
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
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草木
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
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
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作}皆

不復道也^{神宗}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
士歐陽脩記

泗州先春亭記

宋歐陽脩

景祐^{神宗}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
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
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
有九千二百尺用之人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
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
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
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

文粹明辨 卷之五十一

四

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恭備災可久而
不壞既曰泗四遠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
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
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水下之
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
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
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乎乃築州署
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
予夷貶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
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

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子記其大者詳焉

醒心亭記

宋曾鞏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始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旣又直豐樂之丈休明辨六卷之五十一 五

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游焉則必卽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謂耳新乎其所謂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卽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胡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

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

日記

桂州新城記

宋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丈休明辨六卷之五十一 六

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才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維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凡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寧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

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揀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脩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

文舉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七

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脩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

官太常博士王棊記

偃虹隄記

宋歐陽脩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諱宗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鷄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背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褻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

文舉明辨

大卷之五十一

八

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

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九

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又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年月日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宋曾鞏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隄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隄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隄百

里立塢壅是水爲梁以灌隄隄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隄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末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隄曰故城隄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隄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仁宗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塢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十

也蓋隄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蹟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

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蹟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環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_{神宗}六年予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予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十一

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者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備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錢塘六井記

宋蘇軾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父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

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唯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_{神宗}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儲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十二

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開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_{神宗}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庠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涌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

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天
疏踊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
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
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竝皆河而東絕三橋以
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非常厭
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牆倚鑄以護之明年春六
井畢脩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
以甕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
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監官海上皆以飲
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十一

零陵連州郡復乳穴記

唐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
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載也焉者五載矣以貢
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敏至逾月穴人來以乳
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誼曰昨之熙熙崔公之
來叶音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

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也嚮吾以刺史之貪
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
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利而後力欺誣屏息信
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
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
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
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書告今而乃誠一作
以誠而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吾聞之曰謹者之祥也
乃其所謂惟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
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恠誠乎物而信乎道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十四

監祭使壁記

唐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
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其誅其不
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玄宗禮凡大祠若
于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
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肅宗實應中尤異其
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

禮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司有執簡而臨之故其案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厨鐘鼓笙琴瑟受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十五

擊之樂篳篥篴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壘洗豆醴竿之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一作而衛者咸引數列一作其實設簠朴于堂下以脩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

職貞元德宗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三在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也于上華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唐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書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十六

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文宣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參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道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參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士廢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篴履楚之

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名知由是為博士歸散騎名敬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德宗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閨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參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文體明辨大卷之五十一 十七

河南府一無同官記

唐韓愈

永貞德宗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裴均使公一無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德宗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太宗開元玄宗號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一無於天下稱多獨

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名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名於陸渾主簿則得今有相國今一無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名於澄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名少廬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後其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一作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文體明辨 大卷之五十一

十八

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布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寤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昭家烈不遺其先均祖祖作帥一作并南荆厥聞音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一無官職二分一作功德有巨細其有一無忠勞於國家也一作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

同其初也有一無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一作五始立石刻其語一作一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一作是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一作山南東道管七州其官宰相也一作無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一作裴裴趙三公云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文粹明辨 卷之五十一

十九

唐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一作齊三軍之士一作事作統理所部之一作以鎮守一作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一作鄰交其朝觀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一作非閔一作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一作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

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一作猶今言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閔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者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者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一作其相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一作無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一作字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文粹明辨 卷之五十一

二十

義田記

宋錢公輔

范文正公一作名仲淹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附郭常稔之田一作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一作自田之約一作昔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緡一作婦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一作首葬幼者一作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梗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治俟代者與焉仕

而若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師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脩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沒之時身無以爲歛子無以爲喪唯以施貧活族之義道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二十一

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仙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宜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仁止生前而文正公之義田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也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

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只是記義田筆且將半編說公功業矣宋樓昉曰此篇明字親切而規便布置如舉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

越州趙公朴救荒記

宋曾肇

熙寧神宗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錫縣留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二十二

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

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
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
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
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
息錢者告富人縱與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
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
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
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
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

文粹明辨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三

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
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
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
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
死者殆半留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
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
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
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
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留沔之行治世不能使
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

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
閒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
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
遇歲之留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
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_{亦神宗}二年以大
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
朝廷愷悌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
者以爲越州趙公救留記云

王彥章畫像記

宋歐陽脩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繼
文粹明辨 卷之五十一 二十四

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
_{後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
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
自乾化_{後梁}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_{後唐}於河
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
以讒不見信_{一作}皆怒而有忘心而梁亦盡失河
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
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
夫五代終始讒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
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實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番皮人死番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_{仁宗}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廩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_梁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譏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

文體明辨 宋卷之五十一

二五

京師兵不滿數千公得保嬰五百人之邾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_{善一}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能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

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_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年餘矣

文體明辨 宋卷之五十一

二十六

完之後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_{一作二}也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_{馬字}

仁宗御飛白記

宋歐陽脩

治平_{英宗}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

錢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窮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於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遑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唯一介之士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予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溥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墮

文粹明辨

卷之五十一

二十七

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瞻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皆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鸞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脩謹記

末州龍興寺東丘記

唐柳宗元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與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至伏

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與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陞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挂檜松杉，梗柵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簪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與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遽爲病，噫，龍興未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

文粹明辨

卷之五十一

二十八

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官，官與窈可以觀妙，渾暑遁去，茲丘之下，音大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菜園院佛殿記

宋曾鞏

慶曆七年，歲次辛巳，八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

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
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
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收資於
人而卽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栖客之
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
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
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朞月而用以足役以旣自可
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
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
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
文舉明辨 太卷之五十一 十九

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
也若可栖之披壤經營擴擴纖悉忘十年之久以
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
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喜殖之如此至於
世儒習聖人之道旣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
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
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
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
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
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

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曾鞏記

別體

醉鄉記

唐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
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
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
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
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
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
文舉明辨 太卷之五十一 三十

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
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
與醉鄉隔其臣義和弃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洛
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
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
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
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
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
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歸陶淵明等十數人並
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

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爲之記右託物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唐韓愈

貞元德宗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謹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七女蘇會聞郭滌郭旣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記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一作河爲城其不作弗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一作舟不潛通

文藝明辨 六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水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噬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以上以城單車來臨遂拯一作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開一作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節之匪爲觀遊以上以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宜河之云云源干崑崙天

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以上以祠爲記○右首之以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宋范仲淹

先生漢一無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僥兆以他兆爲臣妾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局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

文藝明辨 六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一作包乎天地之外微句無也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除後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宋朱熹曰胡瑗父子嚴祠日此篇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聞世教非徒文也○右變體

張益州畫像記

宋蘇洵

至和仁宗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

養亂母助變衆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一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

文獻明

卷之五十一

三三

器之歎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止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齧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法於律之外以

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

文獻明

卷之五十一

三四

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族蘇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也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今惜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倉庾崇

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
日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
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右變而不失其正○
以上篇末系以詩歌

志

按字書云志者記也字亦作誌其名起於漢書
十志而後人因之大抵記事之作也諸集不多
見姑採一首錄之他如墓誌別為一類此不槩
列云

永州鐵爐步志

唐柳宗元

文解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二十五

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
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
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估其人去而
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
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邪步之人曰子何獨恠
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
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
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
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錢剪鐸
音博錢鐸刀鈇剗所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
故田器

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

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

恠彼而獨恠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

武以傲天下出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

於敗為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

得釜錡錢鐸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

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

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按古者性

生分類而已賢愚高下初不由此觀齊之世專尚
閭閻實婚求財汨喪廉耻唐典不亂率宗元懷之
故以千孫冒昧者取況於
鐵爐步之失實而作此志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三十六

紀事

按紀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

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者往往遺焉於是

文人學士遇有見聞隨手紀錄或以備史官之

採擇或以裨史籍之遺亡名雖不同其為紀事

一也故以紀事策之今取數篇以備一體嗚呼

史失而求諸野其不以此也哉

燕將錄

唐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中末令內黃死燕冠
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齊與二千人障白狼

口丹路山名

後將漁陽軍晉范陽元和惠宗五年中

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師曰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等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三七

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友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

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

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

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

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魏忠歸燕謀欲激燕

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

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

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

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

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彞不可

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三八

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

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路牧盧從史

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

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視

燕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

燕路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

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告

伐趙上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爭

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

未濟易水此正使路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

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
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
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凡日畢出後者臨
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
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
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
滄平昌將陵冬誅濟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
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
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德宗時
朱泚博天子符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

文粹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二十九

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
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爲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
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
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
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
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非立相視
可爲疆矣然從史繞潞五十里萬戰自護身如大
醉忽在輜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然人被
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刀突前跳後卒
反如搏鶚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

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
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壑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
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軍西首竿於都市此
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
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
獵未嘗戴星徘徊顧謂諸玩之臣顏澀不長縮
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史忘於天下哉今國
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
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
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一作來未聞先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四十

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
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
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
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
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
間俟學春秋者焉

拾甲子年事

唐羅隱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
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
牽課人權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

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
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
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
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句聚亡
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恠訝有實其事於谷
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
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愛人之
憂理常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
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
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

文體明辨 不卷之五十一

四一

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
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
賴人且章武宗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
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
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
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
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
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
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徒兒衣
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

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武宗中從諫死以其子露
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
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
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唐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
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
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腰
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
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

文體明辨 不卷之五十一

四二

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
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摧筦詔下所在不得
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
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削也去吏爭曰天
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
明府公免竄海裔邪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
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使
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于
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
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食問政得

失庭有競民易于皆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會昌武宗五年樵過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俵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四二

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下盜及黷日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書田將軍邊事

唐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俱爲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迫于戎南迫于蠻宜有以制之者當廣德中德宗建中德宗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蜀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雷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日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四四

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南又擇群蠻子弟散于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上風山川要害文皇帝文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萬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估則息畜聚衆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

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凡將啓之以幸
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時有編民李惟者遣子備
有實遂棄市至今或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劔以南爲
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
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
險吾嘗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垣途日次一舍固
已呀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扶戰
而鬪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
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
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其重
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糧丁吏必先盜其

文華明辨

不卷之五十一

四五

米然後以帛補其數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服
以給邊卒常以爲怨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服
又安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
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戡
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
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
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
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寇虜連帥卽能督
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
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
兵足食給卒無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

何患言卒遂書

題名

按題名者紀識登覽尋訪之歲月與其同遊之
人也其叙事欲簡而瞻其秉筆欲健而嚴獨昌
黎集有之亦文之一體也昔人嘗集華嶽題名
自唐開元玄宗至後唐清泰廢帝錄爲十卷中
更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四十二人可謂富矣
歐陽公集古錄有此書而韓愈所題亦在其中
故朱子採之以入其集而謂筆削之嚴非公不
可則此文其可易而爲之哉獨惜余之寡陋而

文華明辨

不卷之五十一

四六

不獲見也當今名山勝境非無佳題而世人往
往忽之其殆未知此歟故今取韓公所題七首
列于篇以備一體庶學者知所觀法不敢以爲
易而忽之也

長安慈恩塔題名

唐韓愈

韓愈退之李翺翺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
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唐韓愈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德宗十七年七月
二十二日魚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皆

謁少室李渤題名

唐韓愈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唐韓愈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
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
愈退之前試左武衛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
縣尉鄭絃文明元和年憲宗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唐韓愈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
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一

四七

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常濠僧樂並少室
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
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
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迂杜兼題名

唐韓愈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
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
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
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
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唐韓愈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
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
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
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
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
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
十一年八月承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
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一

四八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一

宋樓昉曰此篇狀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是有數

字序

章望之字序

宋歐陽脩

校書郎章君一作嘗以其名望之一無望類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也故紘紼一作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設色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

宋樓昉曰此篇狀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是有數

三

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作有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古所謂鄉先生者

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

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一國之望也位于一

作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發于外如漢之

大將軍耀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

為安危如唐之裴丞相名度二相者天下之望也

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矣一作聞其名想其人若

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世

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聖莫敢過之一作謂

莫啻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

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一作遠三字者有

宋樓昉曰此篇狀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是有數

四

好學而志其然然脩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一作不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一作無能識夫遠大者一作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一作以塞請慶曆二年六月日序

秦少游觀叙

宋陳師道

熙寧元豐並仁宗之間眉縣公名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

子其時予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
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唯
公以爲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
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予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
元豐之末予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
充然其口隱然予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
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
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
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吊唐
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五

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
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
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
何如子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
二子或進以經世世教或退以存身身教少可與爲
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
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
少游豈過直以矯曲邪子年益高德益大予將屢
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
世不予棄予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

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
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
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
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庫御駑候子上東門
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爲子賀蓋自此始
宋樓昉曰有意氣而不越繩尺守
規矩而不失筌步可謂兼之矣

字解

劉景烈字解

宋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
步末可以斃牛其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六

倏忽不可知如神其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
似儒者其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
名之時則略爲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
則效爲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
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
名豈遂少哉而又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
飲酒言曰吾名求年而宇昌齡以爲釋可也以爲
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求年
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求年則安有范中
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

字辭

虞采虞集字辭

元吳澄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七

著維困敦戊子月七月也月名正月爲第二月
爲爲第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七月六冀
爲爲十一月爲奉十二月爲除日也初六虞氏二子
也仲突而成既加元服乃敬其名字
采曰受字集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爰加爾字
用鼎爾德執采執受忠信於禮執集執生道義於
氣韻不禮喻夫采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以素
未詳粉義在大集生者其効如耘之熟苗以長茂子告
汝采自誠而明行有餘力一貫粗精子告汝集
明而誠及其成功四體充盈念念一實表裏無偽
言動威儀浸浸可備事事一是俯仰無忤盛大周

宋朱元晦祝詞

宋劉子輿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
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
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會子稱其友曰有
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
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參竝遊英馳俊驪豈無
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宜於聲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二

人

終身弗越陋巷聞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
無懈貫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翱翔兩驂學
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憲父松爲吏部郎文
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蝸蟻惠意
真聰廓開如原之方駿音賦望洋渺瀰老我縮氣
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懷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
唯曰德不日新則時子之耻勿謂此耳克之益克
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岌動而思躋凜乎惴
惴惟願會是畏

名説

名二子說

宋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什馬弊而患不及轍是轍者乎一有善處福之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宋學時曰此語實不多此文字之妙也觀此老之所以逆料二子者終身不差毫釐抑其智有過人者又不徒文字之妙而已

名序

鄭荀改名序

宋歐陽脩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二

九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名獨月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太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詔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榮陽鄭吳少爲詩賦舉進上巳中第遂棄之曰

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

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以以疆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竝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女子名字說

宋體明辨 卷之五十二

十

黃氏三女甥名說

宋游九言

黃氏三女甥筭將適矣求名字於老舅游某因思曰古之女子罕用名著若姒任姬姜皆氏也大略不名再思如曰姜嫄曰簡狄曰妲己說者固以爲名號則是古嘗有之矣漢以後若班氏女昭蔡氏女琰蘇氏女蕙以其通習文墨又皆有字焉去古既遠語言漸廢況今世乎名而字之或存訓戒亦可也雖然而毋固已名者輩曰華明柔矣今其旣沒汝安敢忘而余安可易哉其爲汝次之長曰伯華華必務實命之曰全真次曰仲明明不欲耀命

之曰貴韜是二者君子制行循然矧居閭內乎次
曰季柔柔者坤之德而婦之本也其命曰德本鳴
呼觀而毋名若之意蓋有在矣余著其義無他惟
卽而毋之訓中之也三甥志之

行狀

按劉勰云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實事賢
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漢丞相倉曹傅朝
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蓋具死者世系
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
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

宋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十一

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
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
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

正體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一無度二字營田汴水
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
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唐韓愈

曾祖仁琬皇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

騎常侍父伯良皇二有皇在開州新贈尚
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
宣皇帝肅宗居原州公由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
翰林之選以有覽聞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
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
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
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

宋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十二

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代時兵部侍郎李涵
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
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一作殿回紇力
焉約我爲市句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
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一作之言曰我之
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一無與爾爲市
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
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一無下詔禁侵犯諸
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
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一無衆皆環公拜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一無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無卽位以大行皇帝代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後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

文彙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十三

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心有一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甚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一無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

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官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一無有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有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懷光後竟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一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公常拜門下侍

文彙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十四

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一作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繁天下天下一無復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表以辭者八方誨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

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
將大朝會常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
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
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
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有
字上語問曰晏一作移後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
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一作一都防禦
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一作由留守未盡
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十五

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
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
代宗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
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
萬榮爲節度使字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
求殺萬榮不尅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
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
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
受命遂行劉宗經常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
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

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
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一作與
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鄂三軍緣道譴聲庶人壯者
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漢代之
及輩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
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
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
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
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
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十六

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
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慕於公
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
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
皆罷之貞元德宗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
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
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
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
殿中侍御史爲校檢金部員外郎支度榮田判官
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禾同

帶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
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
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
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
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
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
命其子三日斂既斂一無既而行於行之四日汴
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一作人公之薨也汴州人
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邪聞道雖呼公來之初
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
文休明辨 宋卷之五十二 十七

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其惠愛人思
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
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
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
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
人後娶京兆常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淳全
素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
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解爲太
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
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潁等州
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韓愈自
敘李
似左氏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唐柳宗元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祕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

文休明辨 宋卷之五十二 十八

冠字曰應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
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
中祕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
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甲是滋甚
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德宗二十一年四月二十
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伯兄前監察御史璠
仲兄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當吏
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代宗中公始來京師中
書常舍人衮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
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開遊太原太原

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
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官
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閭之壯與興土疆之所
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
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
遂逆大河踰北山仿音伴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爲
咸陽尉晉府庭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
疵禮脩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
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名秀之死上議罷朝七日
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官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十九

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
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
所賴者大巡狩告一作至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
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
將復前之爲相者起公曰天子加惠群臣而引愿
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
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
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
迎訪太后光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
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

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
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
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
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
之報焉昭陵太宗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
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
議宰相雖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
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
其私容而替之者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足
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二十

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
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言凡增繕者乃
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
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
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古
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
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
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
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在疾使視之
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鄭吏部名高太常

爲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
千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楊雄之辭而其詰訓
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
傳其槩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
黃帝炎帝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
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
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也傳說者邪夫忠烈之褒也
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
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
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

文粹明辨

不卷之五十二

廿一

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
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
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
日而夫人又沒歟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
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
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求貞
號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宋王安石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

書郎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
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按理秘
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
支判官與脩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
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
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
誥世所謂常表楊炎元白居易不足多也而又
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
學今莊懿真宗如李肅真宗后太后起二陵於
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

文粹明辨

不卷之五十二

廿二

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
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
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
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
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
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
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
議昭武皇帝宋史作武昭名弘殷不宜配上帝諸
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
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官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

不宜偏出數易請縣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當言
甚眾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
不聞其責令豫我言前此尚不預其責愈慷慨欲以論諫為
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銘其墓尤嘆其不
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人哭其堂施無
新衣出視其家廬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
弟舛睦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乞寬然貌不自
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
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
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廿三

符年號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
曰頗有述也將獻太之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變體

段太尉秀逸事狀 唐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代宗大曆十二年汾陽王郭子儀以
副元帥佐蒲王王晞音希為尚書卿為左常
有謀此恐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卒率一作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
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嗾音擊斫
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一作道一作把一作臂

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
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付一作公理也公見人被暴害因怙然
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
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
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
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
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
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廿四

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
去解佩刀選老嫗音偏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
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
頭來矣甲者愕因論曰尚書卿固負若屬邪副元
帥指子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
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
地富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
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
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

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喘再拜曰公幸教曉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俱來遂卧軍中喘不解衣戒候卒擊拆衛太尉旦日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謩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具曰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謩謩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二五

人求諭謩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邪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聲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謩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野如赭音者赤人且見死而必得穀又用火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

愧奴隸邪謩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常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之其封識具存

述

按字書云述譔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二六

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此體見諸集者不多姑錄一首以爲式云

先大夫述

宋王安石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捐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以字公舜良祥符真宗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翕然今賴以治嘗疾病閩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咎縣公曰孔目吏

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邪卽與校至府門取孔
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
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
遇事輒據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
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
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
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
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
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
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

文休明傳

太卷之五十二

廿七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
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
漬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
切撻斨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
塗胡先生璦爲政範亦擬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
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
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惟不以其
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劾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
到謀叛韶小州卽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
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護出之界

上刼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
獄當夜刼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
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
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
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實元祐二年二月
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
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
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
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
娛其新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

宋休明傳

太卷之五十二

廿八

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
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
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天鳴呼其命也毋
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
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
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
焉以取信於後世

墓誌銘

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
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

窮若蔡中郎名集所載朱公叔穆非銘是已至

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

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

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于壙前

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

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

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

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

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人以情也至論其題則有

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十二

一九

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

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

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有無誌然亦有單云

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

卻有銘題云銘而卻有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

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

曰續誌曰後誌河東集載趙州員外

殯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附誌河東集載先夫

也今不錄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附誌河東集

誌是也今不錄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碑

者曰墓碑記曰墓碑銘河東集載下鄉女子小

墓碑銘是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唐文粹載舒

墳版文并序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河東集載

是也今不錄誌文無誌有銘者則河東集載尚書戶

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是也今

皆不曰墳記河東集載韋夫人曰墳誌曰墳銘

曰柳銘曰埋銘朱文公集載女已其在釋氏則

有曰塔銘曰塔記唐文粹載高錫撰牛頭山

銘不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

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叙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十二

三十

事實變體則因叙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

字爲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始叙事其亦

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

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

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

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未無韻者有前無

韻而未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

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

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

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

有全篇不更者皆雜出於各篇之中難以例列
故今錄文致辯但從題類仍分正變稍以職官
處士婦人爲次而銘體與韻則略序之庶學者
有考云

墓銘誌

尹師魯墓誌銘

宋歐陽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
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
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

文休明辨 夫卷之五十二

卅一

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
強記通知古今一作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
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
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勇於敢爲其所以見
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
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
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
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名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
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名貶饒州諫
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

文休明辨 夫卷之五十二

三二

俱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
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
懷敏奏起爲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
經畧使韓公名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
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
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
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
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
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善論兵爲叙
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
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
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蓋當今之利
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
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
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
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一作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
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
軍節度副使徙益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至南
陽求醫疾革隱一作几而坐顧稚子在無前甚憐

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允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資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一作石可朽銘不滅公自註云誌

宋本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卅三

議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其通古今述其議論則曰簡而有法述其學則曰不苟止而妄隨至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歷自具與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焉而元吳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之極美然在師魯則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顧古人其事不可備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言論范公而自請同貶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于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此事處死至於妻于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也此春秋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惜其是也詩必號天呼屈然後為師魯稱怨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

無識者乃有異議豈足聽哉右銘三言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孔子三十

墓誌銘

唐韓愈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若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戡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一作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一補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

宋本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王四

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一一作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名吉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邪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總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

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廟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謂日其志其年即五八月甲申從葬河南府河南府一有河陰縣一有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首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一有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一有軍帥李長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

文修明辨 大卷之五十二

廿五

晉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其官父某某官贈其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常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肅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敗壞傷

梅聖俞墓誌銘

宋楊歐脩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一無所大人誰邪一作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新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贈卹其家與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增增一無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其所一作宣州城鎮歸山聖俞字也其名

文修明辨 大卷之五十二

三六

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梅氏名自一字自其家世頗一作能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惟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讎

笑謔一發之有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
君子者也初在河南時王康公瞻見其文歎
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
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
士趙鼎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脩明願
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雅頌以謂
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
中丞韓絳言天子且新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
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
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三七

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
軍節度判官監未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
舊史闕謬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
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
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
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
氏封某縣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
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
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
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
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衮其和
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
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韓愈

唐元和七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
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赴泣哭且召
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一作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三八

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
餘慶鄭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一有
愈哭曰嗚呼吾尚恐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一作以
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謂孟氏家事樊子使來速銘
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
野父庭珍一作庭珍娶裴氏女而遷爲崑山尉生先生及
二季鄭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一作長
而愈騫涵而揉之一作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
而新及其爲詩謂其詩目鉢鉢音木長心刃迎縷解
鉤章棘句指其詩也擢擢擢音擢胃腎胃音胃皆盡神施鬼設間見層

出唯其大說於詞而與世抹殺掃滅人皆劫劫我

獨有餘有以後時開一作先生者曰吾既擠

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

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以一作

命來選為漂陽尉迎待深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

公卿除尹河南奏為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

新拜其母於門內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

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

興元元三次于閑閑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

棺以歛以二人興歸鄭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

本傳明辨 不卷之五十二 廿九

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

附其家而供祀祀一無而供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得

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

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

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

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

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一作不倚平聲一此河一維

出不嘗貴賤不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蕪貴州刺

史鄧君墓誌銘

唐柳宗元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

連州普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

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

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于所蒞故自始仕以至

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

劍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具能以柄於事於

劍南使則亭平擬閱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

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充合于中於湖南使

則外按屬城內車平準蒞同見人錫石之

本傳明辨 不卷之五十二 四十

地參鳧氏鼓鑄之功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竝

勝緣以巧法人無怨讟以苦役凡處斯職莫能加

焉於江西使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伴無

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三於字

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

州刺史叅帷幕之任董龜卿虎將也之威夷俗敬愛

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此史

中丞趙良金為邕州復以君蕪招討判官錄其異

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蕪統橫廉貴二州事龍

背亂之下直道有立獷悍之內義威必行賦增

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無以憂懷聞於多虞卒成
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謂饒口元和憲宗五年
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
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
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德宗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
四人曰贊曰某贊十三年矣哀禮具焉京兆尹弘
農公楊始由湖南為江西再以君為從事知之最
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
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
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一作而知在下之誠嗚呼

宋史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四一

可無辭乎銘曰

曼姓之裔春秋鄧國曼姓司徒隆漢漢鄧惟君是
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謙西蜀平其
狴犴巡視南楚總茲條貫貿遷化居貨殖攸贊收
剪鎔範貢輪增筭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夫牧荒陬
謂馬肅其聽斷敘數以息恭戾斯道行
非遷事進不避難去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
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五十葬茲高岸才邪命邪
君子興歎

劉伯聲墓誌銘

宋曾鞏

慶曆仁宗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內弟
劉伯聲從余遊余與伯聲皆罕與人接得韻意以
學問磨礱浸灌為事居三年乃別後數年余以貧
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
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
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既而余去京師而東
更七州至亳伯聲子之美來告曰伯聲死八年矣
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
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其少
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

宋史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四二

余固不得而辭也伯聲諱震為人質厚沈深寡言
笑恂恂蹈規矩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
其一失若恐不能按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大志
慨然欲有為者也少孤能自立充貧然營疏屬之
葬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
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監主簿曾大父澤左補
闕贈吏部尚書大父居仁單州單父縣主簿考絃
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葬開封府之
東明今為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神宗五年三月
戊戌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

元豐亦神宗
年號部員外郎式
女嫁倪良器
文者也銘曰

敏於求已尚行寡言
孰畀之而施則屯維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蘇一作明允

宋歐陽脩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仰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人一無之文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二

四三

矣當至和嘉祐並仁宗年號

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

諸朝書旣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

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

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

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

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聞

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

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

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

文學舉進士而若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

職方君縋而不問鄉閭新族皆恠之或問其故職

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

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

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

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廼大究六經百家之說

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

粹精一作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

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

文體明辨 下卷之五十二

四四

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

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

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

之初脩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祕

書省校書郎會太常脩纂建隆年太祖號以來禮書乃

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

縣一無字令姚闢同脩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洽平

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

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

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假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年孫曰萬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法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唯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晉冒蕃蕃子孫自其商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四五

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
有叶清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
亡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

君墓誌銘

唐韓愈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懿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已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

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

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

之釋卿功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繁公

之釋卿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

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

材德顯名朝廷一作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昇所

挾爲一作所挾太師薨始以祕書郎選一作參軍京

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下一作太尹爭是非大尹

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作府政以能

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平令兵誅恒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二

四本

州一作德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

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

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

徙封州元和一作憲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

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

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

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附公凡再娶皆鄭

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

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一作從曰居

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

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
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
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

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幣或以輓音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

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宋朱熹曰董

也史附首傳謂計王承宗為行營糧料使坐盜軍

資流封州至長沙賜死誌不諱其事止曰死湘中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

公墓誌銘

唐韓愈

宋修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四七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

貞元德宗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

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

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

郎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

丁母憂服闋改除一作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

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

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

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

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推酒錢

九千一作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十萬

悉焚簿文文無書又出庫錢二十萬以丐貧民遭

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目浮至為僧道

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

緇詭丐漁利奪編人唐避太宗諱改民為之產在

官四年數其蓄積銀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

卿於外將徵以一無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名

代之矣長慶穆宗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

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

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

宋修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四八

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

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

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

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一作叙

制誥盡力直友人京兆尹之屈一作不以權臣為

意又被讒而出元和憲宗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

口一作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

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

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

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悉字備一旦張下民無不

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字下無諱玄陳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裂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夫人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一作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二 四九

有一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此銘以常方尤藏道乃篇內三句用也堅藏已止處女石述四韻也而章內又各自用韻也以上職官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宋曾鞏

熙寧神宗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

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曾大父鉞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後月太祖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异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果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踈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二

五十

施益甚遇人無踈密一與之傾盡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園中守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中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變

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脩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侑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五一

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躬以卑孝于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誦誦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章方相中廼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右處士○以銘四言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

墓誌銘

宋王安石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

身主鄆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既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文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卽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總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答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

文林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五二

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總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携祭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既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會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珪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

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若
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
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
寧神宗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
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贈
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
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
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謂傳公躬服
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推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五三

藏沈淹以鴻濩齋志弗復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
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平上塋高原日永寧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陳人也少舉進
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
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
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季丞相迪將以其
第之女子一作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
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
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生先宜因以成丞相之賢

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
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
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
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而
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
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
也慶曆仁宗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
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
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節將以爲侍講而
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二

五四

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
監慶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
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鼎等十
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
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亦神宗
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
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
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
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聘治其喪
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

縣廬一作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

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

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

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

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守既歿經更戰一作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

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惟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

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

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一五五

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宋宗室故墓誌銘

宋王安石

君諱仲夔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

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

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神宗元

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五日卒至某年某月某

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

士殯令爲右監門率府率一人尚幼銘曰

託靈皇宗屢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營

山阿音窩上銘七詠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二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一

五六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

墓誌銘二

墓誌銘中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歐陽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若之喪布衣蔬
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欽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
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
太師名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
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三

一

為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
以嘉祐年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
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
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
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
蜀後徙開封府有為開封人自若之祖諱易簡以
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叅知政事官
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
少以文蔭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
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政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三

二

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
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
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
事敢道人之所難言名文正公名仲薦君召試得
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於
父安一作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
革衆弊以紓民於是特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名
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傾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
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喈
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
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
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
其後三四人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
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
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
驚絕又喜行狎一作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
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七聞其名而慕見其所
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又與其
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一作年復得湖州長史
慶曆年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

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漱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有幹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及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

宋歐陽脩

三

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昭昭其永垂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宋歐陽脩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

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譏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欲一作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宗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

宋歐陽脩

四

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仁宗聖德詩以褒貶

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
禍如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
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
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
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
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
佛老時文則有惟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
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
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
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一有仁義於利物義

文體明辨

元卷之五十三

五

果於有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
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
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效其君
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
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
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
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名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
今丞相韓公名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
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

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
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
生既沒妻子凍寒一作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
陽富公名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作一年其
家始克葬先生于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
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
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
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
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
文體明辨

元卷之五十三

六

孟一有亦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
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考噫子
雖毀其何傷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

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宋歐陽脩

公諱甫字子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
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
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
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
名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間公紘所薦

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未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更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遷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三

七

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違節

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滄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滄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辯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三

八

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觀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脩廢察其民

樂否以此升黜宗吏而不納毀譽過下雖嚴而不
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名仲淹守杭州以大臣或便
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
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
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
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為度支副使勤
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亦仁宗元年遷刑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
乃留侍讀公博學彘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

文事明辨 卷之五十三

九

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
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
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
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
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
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
堂邑主簿祖諱貴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
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
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
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

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
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
雖弱兮志則疆積之厚兮發也光兀壽兮奄以藏
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末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
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
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

文事明辨 卷之五十三

十

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為人強於學果於
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
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為之

銘六其字
銘章法

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
窆土以為官聚封其上兮為記無窮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唐韓愈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一作其代祖敬遠嘗封
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
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十一

實惠不

文奉明辨

不孝之五十三

士

可謂馬

懷其德

司封員

宋王安仁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
求州軍州蕪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黑袋
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上時輔我以
仁義者乃發足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
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實臣字元珍
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_{去聲}併鄉里號為二丁景
祐_{仁宗}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
廬陵歐陽公_名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
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
獨力爭_{去聲}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蕪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三

十三

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鄞縣
其知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眾
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僕
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
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
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
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
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
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督直自守
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

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
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
判求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為不宜夫歐未嘗教之
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
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
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
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_{英宗三}
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
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
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三

十四

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
侍郎夫大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
郎除濟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
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
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
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唐韓愈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
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一_{一作有}字名節可以

戾契前列文有字當屬上句言力可措收而有
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
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熱軟媚耳目者不
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意初即位以四科
募天下士元利元年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
賦兼茂明於體用材達於吏理可使從
政有幹陳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
綠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少第益困
久之聞金吾李將軍一作推年一字少喜士一作
可撼乃踣一作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
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廬從史既節度昭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十五

義軍張去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
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
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參軍
充引駕伏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
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梯垢爬庠
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閨
闈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
張惟素一有太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頗不
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一病與醫京師某
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

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
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
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
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
齬窮一有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
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
以失即謾讀媒姬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
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姬謝諾許作
請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姬
曰無苦翁大一作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十六

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恥視幸而聽我行
一作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一作果信不疑曰足
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
州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門佩玉長裾不
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街不祛
鑽石埋辭以列幽墟宋王安石曰韓公善為銘
王會之墓誌銘 宋王安石
若諸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
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楚州七人從轉運

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其行內脩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三

十七

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末矣茲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

銘

唐韓愈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名仙客一作公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措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遷之仍一作遷殺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一作侮辱我事一作罪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三

十八

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免字無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一無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論作此餘人二字不如遷之別館卽與一作以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鵂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繫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卿使

請於其帥馬僕射名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一作李元質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一作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一作某官父某其官妻韓氏禮部郎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十九

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脩群女教其所為男若干人其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啗以為生子

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

折一作缺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力也自申于闇

明一作闇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一不肖者之一

之一無咄當割也此銘以微得割雪折一為乃

句用體法免

蔡君誌銘山墓

宋歐陽脩

子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憚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二十

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仁宗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槩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槩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

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優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嵩享年二十有

文休明所本卷之五十三

二二

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少不哭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杖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紉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宋歐陽脩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有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子爲童子爲童孺時立諸兄側無不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爲可紀一能知夢升後七八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

文休明所本卷之五十三

二二

軍未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辭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今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一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予知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曰予知我者予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憾

辯雄偉其^一意氣奔放猶^一有不可禦予^一又益
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文章未喪也^一
^{獨未}是時謝希深^名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
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示希深未
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
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
無所施^一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
注以寶元^{仁宗}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
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
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其妻}男二女將以慶曆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三}

年^上宗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塋}
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
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一作}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予之
文章電激雷震兩電忽止間然滅泯未嘗不諷誦
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
埋藏孰與^{一作}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外徒
為夢升而悲^{以上}

處士盧君墓誌銘

唐韓愈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

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
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
命卒^{一作}挫^{音卒}之之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
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卧家念
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通血卒東都人至今
猶道之^{以上敘其}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氏憐之
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
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
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
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三}

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
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弟人兆
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一作}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
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王茲命
也邪茲命也邪^{此銘富貴壽有二韻相叶後二邪}

戚元魯墓誌銘

宋曾鞏

戚氏宋人為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
以德行化其鄉里遠近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

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
爲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爲樞密直
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
法葬宋之北原予爲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
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爲人孝友
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
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寢遠雖
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
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
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二五

之遊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
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
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
疎凡知其爲人者皆爲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爲之
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爲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
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爲楚州
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
卒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
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
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

人如此何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起師陟乞銘於
子師陟以書來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
子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年號元某
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
氏附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
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
以告哀納銘於墓此銘以止諸墓爲然以通
右銘內言不用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常氏夫夫墓誌銘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廿六

唐韓愈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常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
公名通後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
諱伯陽自萬年今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北都無
字卒贈秘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
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
左僕射僕射一無後娶裴氏臯女臯爲給事中臯
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婿得今
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
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

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灋法年二十七以元和憲宗四年七月九日卒辛三月得其年卽四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一作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中紉久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一作辭以未於聞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宋王明辨 卷之五十三

二十七

宋王安石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緣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景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抗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徂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翱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

文顯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嶺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宗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仁宗二年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附于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忌楊君有子十一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母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於旣楊君卒

宋王明辨 卷之五十三

二十八

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和二州推官隣里歎慕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似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游其門庭絃誦之聲御其堂與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在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宋曾肇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踞七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擾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

庶寧

神宗

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子喪自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十九

為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為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閣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確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疎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教子能成其孝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

太子中允黃兼孫某其凝之名渙筠州人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繇嬖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有績孔辰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以取世儒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千古

以上銘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唐柳宗元

夫人姓李氏辯族氏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

居常山有五子叔居巷東為東祖祖某為某官父

冲為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凝然殊異及笄德充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三十

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剪剔製之事又能為雅琴素聲操綬也之具婦道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叩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臨叩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以上為宰相四世也我伯祖以宗冑碩大而濟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脩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為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

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而返
于淮許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
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
將嫁已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
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田是志也夫人生男一
人諱某不幸終于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婿
隴西李伯和為揚子永疾痺廢痼而沒太原王紱
今為右補闕潁川陳長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
元德宗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
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婿之良諸女之養

宋本明辨 卷之五十三

三一

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
于平康里自小欽至於大欽比及葬則二圻實參
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即奉之以縑而正于位八
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
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
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哉
甚焉諸姑合以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
母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為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沈幽光是年歲星在大梁
于萬風淪夫子嗣又張輟輟也不復祇之

兆靈趾棲鳳里良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
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漢有青烏子著書三
鳥即旋青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宋歐陽脩

慶曆仁宗四年秋子友侗陵梅聖俞銘來自吳
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
銘而葬焉予之二有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
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
濤之女希深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
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兄十七八

宋本明辨 卷之五十三

三一

年而卒卒之夕欽以嫁時之長甚矣貧可知也
然謝氏怡然處之一雖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
器皿雖不及一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
而絳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
灑掃必嚴以肅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一作容以和
吾窮於世久矣一不惟信於一其出而事與賢
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也而忘其憂使
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
與士夫人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問則盡能商
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

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儔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一作焉故合者尤寡一其豈其至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蝗飛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

文休明辭 卷之五十三

三三

塞予悲此子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歸土兮魂氣則升一作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宋歐陽脩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淮州

北海人也皇考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一作仁宗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紵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姑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第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

文休明辭 卷之五十三

三四

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詔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傳以報其親一有雖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隣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一作仁宗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邨

州之魚山一有以書來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

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

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

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有後愈昌言以上諸

婦人○以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若墓誌銘

宋王安石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

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

文休明辨不卷之五十三

三五

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

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

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

洶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

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細使為殿中

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

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

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錫

以有左右之譏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

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

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

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

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

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

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

再戍大怨即謹聚謀為變吏白閉城中無一人

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軍還

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

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敢亡者死

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字在去

文休明辨不卷之五十二

二六

下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一

亡者猶不赦恐其眾相聚而為盜惟朝廷幸甚

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而三十州之

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

代為之輸歲敝壞大家數十君鉤治使歸其主坊

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

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一有于京師今為

謫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

毀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

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

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求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於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其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莫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圖其方不報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

宋明辨本卷之五十三

三七

直直誰慰誰愜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宋魯鞏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氏諱某王考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為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此篇先誌君父名次誌君別是君少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六遷為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為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簽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

年

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誥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蚤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為文章又謹畏潔廉慕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為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為判官通判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

宋明辨本卷之五十三

三八

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脩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為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中宗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獎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偶然自天聖至於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棄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刁氏年七十

與君之孥羈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聘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邪君之葬祕閣校理裴煜以茂謀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仁宗二年進士故不得辭銘曰維艱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已無遠在人有賜我志之良孰曰非遂我材之充孰曰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三十九

矣能學問脩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脩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燹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

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仁宗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即反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

升現速矣其孰能追其降現在此有銘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三

四十

宋王安石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又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游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父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振遠近而

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真宗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止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上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謂任子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上近監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三

四一

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趨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晉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珍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告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旣葬之二十三年至和仁宗元年末銘其墓曰

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也閉蓄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沫游洋洋演迤小大畢浮曷塞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脩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英宗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神宗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卿呂村之原以葬壯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晁望賴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

文休明辨

四二

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韓屯出宋而顯迴會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佗令中書爲君魯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廩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肅和也吏莫玩法墨以庶終爲仲強懾按察獄鳳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陝城來

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
君哀僞券應手即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
孫上冢入郭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効中人匿車
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
聲震越號稱其家重易賈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
盜里間宴衍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厨傳去聲費劇
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紕其
數遷官博立去領開外重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
湯之鹽實不酬諫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
謁巫代醫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三

四三

嫁坐堂朝哺飲酒閒暇英宗纂極員外于虞重
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祥年
條教逾拜殍來鄰邦賑使無偏扶携飽去又遭之
種此與上韻不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縱陽河避
羅刹石析池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算舟無危行
人幸是為曠數十載趨令驩呼無有惟艾孤山馬
當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
百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重方冬告役夏君而但
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
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上仁中去進

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為
士妻石端侯彥侯歸而養范胡二壻純粹孺幼
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
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賜族姻恩稱法
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
談性命方絕之時重子丐埋辭喪音申走汴掇其
緒餘以質幽窆音申茅土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
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三

四四

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
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
諱景遷仕吳越為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
崇袞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
中丞歷知瀘道潮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
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仁宗二
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
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某年
某甲子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
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特以來

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大
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為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
皇朝斗張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將候官實生處
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
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遷徐州遂監稅酒滿
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
始佐著作去為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印大
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
千錢君命振賑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三

四五

升音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去聲眾亦莫寤
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墮焉君脩堰
渠始誦其專灌田為頃萬有七千鐫約示後後無
凶年鄭文肅公名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
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為糾法遂無逋租中書
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為勅冬狩于郊大
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實集賢以為校理
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
溺民以不漁葵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諱
語謹然為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

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饒饒息

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行武虫

邊吏不時傳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

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誅

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

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

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

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

亦有歸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

歸君錢塘范村之穴維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三

四六

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

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有

文城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窺

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以上二首皆事在

以上第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唐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

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

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一無誌說論今文

讚銘凡二百十九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

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
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
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
舍地負放恣橫從千綴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
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
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一作不有其藏一錢妻
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如字是也皆應曰然
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其師作
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
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

文林明辨卷之五十三

四七

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一辭卒年若干紹
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
某官司祖某官諱冰諱大諱自祖及紹述
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
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
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
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
但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
職有欲求之此其叶直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宋曾鞏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
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
王千數百年之間教化既已壞士之學行世比家
若漢之楊氏袁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
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
事可以次序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
大父諱同文唐天祐昭宗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
不仕以文學行義為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為正
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

文林明辨卷之五十三

四八

宗以賢能為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
友愛聞祥符天禧並真宗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
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為曹國公甥善不
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
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
上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
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助其家有先人之法度聞自
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
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
之世德獨又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

之顯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廩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蕪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賞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公斬一人提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三

四九

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

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以有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材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能有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荒謬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止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文體明辨六卷之五十三

五十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遠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踞音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恭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以上銘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三

文體明辯卷之五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魯伯魯

墓誌銘三

墓誌銘下

度支葛公墓誌銘

宋王安石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會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左郎知文體明辯 天卷之五十四 一

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節度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北提點刑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効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

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問其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貝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

文體明辯 天卷之五十四 二

以言府府不敢効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放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

享年也三十一歲至和仁號元年六月己未卒之月

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

祐亦仁宗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

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

繼配也良肱良左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

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

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

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竊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兮樂職

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今孰勤

又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四

三

為瘁此節以也字體

柳子厚墓誌銘

唐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一作宗朝一作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

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以

事綱實參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

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

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見頭角

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

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一作出入經史百

踔韓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

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德宗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

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

至又例貶一有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

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

之間元和憲宗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

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

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

又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四

四

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

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

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

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

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道中

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

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

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

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上一作者學得於是改

刺一無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而有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一無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暗指王叔文事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一作於窮裔材不爲世用而有道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五

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而一作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一作十一月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一作十七年七月十日一無二字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白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一作皆出觀察使

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一作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一無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日一作安以利其嗣人延友如

宋曾鞏

唐之亡強者分其地爲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溫爲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六

立溫用事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去溫所與爲姓名者姓李氏名昇溫已子知諫事昇爲將死昇追以爲中書令臨溫主知諫子遜事昇子璟爲中書侍郎上饒郃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爲其祕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爲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爲殿中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爲祕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季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真宗間後四十餘年嫁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

妻陸氏於揚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

此下一是以前誌別路甚有

補敘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有之遭行密

子弼徐氏實任其國至昇遂代吳而徐氏子孫亦

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際

豈非盛哉自年之後其世凌遲至於徐君遂死而

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

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

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覲其偶

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

南之地此下方言既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七

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為尤多多不取有冒

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

獨自得徐君諱元榆字僊材好學善屬文吏部賈

黃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元稹白居易不足多也尤能

詩詩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

之所以自見也嫁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

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

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慙可謂又安之

字韻諧歸此丘女子之為求昭厥聲維此銘詩

有言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若其人不然則難乎其為言矣元瑜之出處如此此正難為言者而此篇豐瞻典實不為溢美且有裨於世教非有信史之才不能作之故取之

左班殺直楊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

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

得甲馬其後世為父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

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

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

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戮其眾以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八

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為殿侍君曾

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

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刊名

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為武

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為左班殿直

由睦州亦三遷為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

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

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

相陳恭公名執中為陝西招討使欲君為用知君者

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

以疾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情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殿之以入不測戰又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學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疑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叙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爲大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九

祐亦仁宗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臨川王基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若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操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張子野墓誌銘

宋歐陽脩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元以書來請曰吾

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葬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子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字深南陽張堯夫字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世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十

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循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一無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父在於世亦不可得也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日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

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
應郡夫人孝章皇后妣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
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
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
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
文康公名錢思公諡惟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
公名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鄆州酒稅知閬州
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仁
宗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
子仲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十一

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
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決
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子固已悲其
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
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
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
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
世于此其歸其藏

王深父墓誌銘

宋王安石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
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
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
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
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
爲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
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
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
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
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十二

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
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
候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
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
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
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
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卒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
此嗟乎深父其志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
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
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右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_{英宗}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十三

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_以

建安章君墓誌銘

宋王安石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_名得_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

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善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嘗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充善_於一_有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_年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_亦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十四

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_亦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子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孺早卒孺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_{一作}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仰於野仰以游於朝

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亡兄墓誌銘

宋曾鞏

君姓曾氏諱曄字茂叔有智策能辨說其貫穿
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爲生事或毛密應之
無留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
亦不廢也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
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
作訓教警戒辯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
不肯熟而於治亂興亡得失是非之際莫不能議
焉其文章尤宏瞻瓌麗可喜三代逮矣漢以來世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十五

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賢臣謀士材技之人同
世並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往往
有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隱窮頓委於巖壑閭巷
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辯博又其學如此使
得用其意於事其施設必有興焉然卒不克見於
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_{仁宗}
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
士娶李氏子曰覺曰覺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
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鞏爲

其銘曰

世或須人中士爲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
學於已爲足而材與世爲垂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按曾文多闕字如此篇云蓋亦豈非其命也夫蓋
亦豈非四字似當刪去學曾文者尙其審諸○以
上處

胥氏夫人墓誌銘

宋歐陽脩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
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
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
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_{仁宗}八年脩以廣文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十六

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
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
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具居家雖
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傾終日如無人雜
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
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收
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
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
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
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

脩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吊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亦仁宗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唯其不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四 十七

楊氏夫人墓誌銘

宋歐陽脩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逮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

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

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問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兮一作矣而悲如新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十八
言以誌今千萬歲之存以上婦人言以上墓誌銘有序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并序

唐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

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
子卿名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
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漢獻帝年號之後天下之士遭
罹兵戰曹氏父子操丕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
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
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
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蕩精情爲高蓋吟寫
惟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
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十九

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期名佺
宋名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
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
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
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
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即蘇武李陵氣吞
曹氏曹氏劉名掩顏名延謝謝之孤高雜徐名陵名信
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
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
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

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
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
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獨
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
與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
特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樞襄
附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
祈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
云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二十

系曰當晉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子
華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
生閑閑生甫奉爲天令甫字子美天寶玄宗年號中
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
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在歲餘以
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
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大
扁舟下荆楚問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
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
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嗣業

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惟元和憲宗之癸巳年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叶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正謂銘

墓誌

王平甫墓誌

宋王安石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非角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廿一

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與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神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典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

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神宗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年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毋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旒旂女婿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旒旂亦皆疑疑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唐柳宗元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廿二

曰徐州府君諱某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繼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集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微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銘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穠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

夫人恩遇充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
敝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
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頓踴號哀
徹天地外際髮不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
之固猶不食朝夕論誨僅而濟焉其為妻道也貞
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懣
之色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
其為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備常
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
事眎滌濯羞詭冀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卅三

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一作移其孝于裴氏之門以睦于冢
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
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
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
克至于壽良人官為參軍事不及偕其賞骨髓之
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德宗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
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
族視之如已宗有其家老長妾媵獲之微皆以其
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
夫人在側尚慮精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

少間故二稚未亂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
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
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
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
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殯一作
殯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
附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媪以虞水
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於長安縣之
神禾原從于先塋附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為
之志毒痛憑塞畧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二十四

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
其辭以上

墓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唐韓愈

胡之氏別於陳

周武王封胡公滿於明元一作先

河東人世勤固

一作戴一作厥身籍文譜進連倫

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為去

平陽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五十

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証秩大夫擬君遺

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

公時為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或謂公是時為太

司馬徒謂可作後銘系序初正體

題云誌銘而有誌無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宋王客石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此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續縣志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後歸而左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廿五

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觀篇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歛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絀一至訟庭及著楮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自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其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姑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英宗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

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屯祖諱表微尚書仕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堯迺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鄆女墓誌銘

宋王安石

鄆女者知鄆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以上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廿六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唐韓愈

貞元德宗十七年一作年九月一日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一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一作其葬其世曰由涼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西涼武昭王名暠子暠嗣子實寶子中封清淵縣侯今云六世恐誤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

姊一作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

其一作無刺史不悅將去官民相率謹諱手瓦石胥一作須

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一作無何一作無敢爾一作無

彌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

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

後刺史至加一作有權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朝

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

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

月辛酉窆一作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

又一作明辨天卷之五十四 廿七

五一作無後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

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

卑翱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一作無於是在一作此

世其德行其差 三一作為章法

襄陽盧丞墓誌銘一作唐 唐韓愈

范陽盧一作有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

郎韓愈曰吾先世一作世載族姓書吾胃於跬拔

氏之弘農守一作名守從四代一作名吾祖也為沂州一作

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一作後始吾

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一作萬年三一作三縣尉至襄陽

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一作有

出入十五一作十五年常最其列貞元一作貞元十三年終其

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一作南下一作有縣字縣吾母

燉煌張氏也王父權為充之一作州金鄉令先君歿

而一作無字十三年而一作有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

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

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

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於一作有汝之臨汝一作

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

又一作明辨天卷之五十四 二十八

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一作長存是真能子矣可

銘也遂以銘一作銘中稱吾者皆述盧而弘農諸懷

仁沂州一作有字諱璩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一作憲宗六年

以上 變體

題單云誌而卻有銘

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唐柳宗元

元和一作憲宗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附于

先君食一作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

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一作事

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
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
為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經略副
使皆所謂右職也要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詳
司徒佑姓嗣曹王姓尚書姓尚書伯儀姓尚
書昌姓皆賢有勞諸侯者善事凡管嶺南五府嶺南
安南佳容邑也儲時反里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江
西觀恭假守州邑謂番民以便安殄火訛殺
去吏威海鹽增算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
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
文休明卷之五十四 十九

至一作七十也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為人羸縮因罷
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
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姓嘗以
國事徵顧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
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
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
衛曹曹早沒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傲曰倣曰
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宗其銘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一作候反以平撫民以蘇
計未僭火不孽悍吏不牟一作惟實于鹽亦贏其詳

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千年乃靜于懷中懷反衣
柔膳甘子侍一作孫携觀經考古教導斯齊克壽
克樂嗚呼終哉一作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
係來拜來附此篇以五凡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唐韓愈

房故為官一作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瑄以德行為
相相玄宗肅宗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為太
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
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
祖諱肱為號州司馬父諱繼一作都水使者皆名
又休明卷之五十四 三十

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
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為良子弟老
為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
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為盤屋音令施州刺
史丹陽蓋屋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娶榮陽鄭氏女
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
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
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御次元始學而未
仕女三人皆嫁為士人一作妻初公之在施州夫
人卒焉殯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

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六年正月
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
葬河南綏氏之高龍原公毋弟式自給事中為河
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
詔以河南為御史中丞一作領宣州觀察使將行
一作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
為尹於是吾以為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歷於上
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
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
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為銘云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四

三一

有位有年一作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為受祉

亡妻弘農楊氏誌

唐柳宗元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既司

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志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

名醴泉生今禮部郎中疑當作宗代濟仁孝號為德

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

妣即世外王父蕪咎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郡大

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

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

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於仁祠就問其故嫁

傳以告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
終身之戚焉及許嫁於我柔日既卜柔日乃歸
於柳氏恭惟先府君銘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髫
稚好言始於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
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
備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
蒸嘗怵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
婦增一孝女况又通家愛之如已子崔氏裴氏姊
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
疾不能良行歲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四

三一

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

一日甲子實壬申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

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

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

虛其應天可問乎哀門多疊音上天無祐故自辛

未貞元逮于茲歲累服齊斬齊音齊繼繼繼哀酷

其間冠衣純音采音朞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

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

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栖鳳原從先塋禮

也是歲唐貞元德宗十五年龍集己為卯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謂惟若人兮婉婉淑姿荆錡令容委窮塵兮佳城鬱鬱閉白日兮之死同穴謂歸此室兮此銘以入墓曰室為前而雅容鬱穴作自為前亦若張能給隔句則韻也○以上銘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唐柳宗元

秘書郎姜萼

一作萼

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

楚國公皎與上

宗

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

平公主

生萼

生三日上

曰他物無以餉吾孫

即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當作年終不徒然其間在蜀漢

八休明辨

五十四

三三

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

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資豪大上

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音右可用不能就

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音也笑戲觀者尚識

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宗十四年月日終往州都

督御史中丞裴公名有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厯

為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其年若

千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幼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

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鍾鼎以及壯不

嬰嬰疾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悸蒙誦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按國戚無善可稱而此篇誦叙以死已止為韻又悻義愧焉韻亦隔句用韻法也

東明張先生墓誌

唐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眾真秘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以第回降

八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三四

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言兄弟手

居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函

以命回曰吾生天寶玄宗訖貞元德宗乙酉歲十

年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

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

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為碑以誌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克焉以盈言而不

為華光而不為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

其形與化相為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

皆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

友弟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邪吾曰道
去友邪去慈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激莽狼倖道
之非邪四邪字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頽噫聖圖
壽離中就其歛音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為
類崢嶸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
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此銘不曰銘而曰辭乃以
體上正

題單云銘而卻有誌

單季子墓銘

唐柳宗元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去讀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三十五

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
鈎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單子史纂又取獨老
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
蔬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
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其書以氏名聞除太
子校書其年月日死末州祈陽縣其鄉將死嘆曰
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躋乎將潤
而遂乎葬其鄉所死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求州戚
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右銘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漢蔡邕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
在周室有士會者為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為氏
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廷熹祐
鮮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
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
之或知屈為縣吏函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
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
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
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三十六

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
動斯為楷式郡縣諸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
虛已近止亦為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
郎中榮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
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
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
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
勤能音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
君不勝其逸辟大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群黨見嫉
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君九族中表慕

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_{靈帝}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兖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獲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

太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三七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歲思固伯夷是師史鮪是慕榮貧安賤不悛窮迂其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漢蔡邕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陽名周柱下史覲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往崛起自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支胄散逸其遷于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臣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下時相逐休少以好學游心

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群經鉤深極奧窮妙古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剝散幽暗靡不昭爛猶發憤於目不所覩體所不閑遂登東岳觀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衷退而講誨重冠仰焉傳傳_{音尊}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公顯以儒譽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固請秉讓執虛辭此三命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臨寵審已不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綽有餘裕者已其於鄉黨細行敦睦

又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三八

凡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胤不嗣以未壽_{恒帝}二年夏五月乙未卒凡其親昭朋徒相與大會而葬之鼎俎之禮節文曲備時令戴君臨喪命謚郡遣丞掾冠蓋咸屆既定而後罷焉於是故好朋舊僉以仲尼既沒文不在茲韞積美玉喪莫賈之求而無繼懷爾求思乃刊斯石懿德是不

吁茲先生秉德恭勤天啓哲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雅麗是分行已守道匪禮不遵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_平天淑厥命以讓以仁

呂傳御恭墓銘

唐柳宗元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爲浙東
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渭爲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
郎刺湖南七十一一作州生四子溫恭儉讓以溫爲尚
書郎再贈至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恭禮讓以
爲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
從橫書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銘背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四

天卷六 五十四

三九

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兇黃
幽泊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爲宜得任爪牙畢力
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

二世世爲進士吾之一作

文不墜教戒獨武事未

克纘厥緒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

使佐節度掌

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

薦爲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叅江南西道鄧

團練軍事佐韋丹府卽江南西道表進殿中侍御史爲桂

管都防禦副使元和憲宗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

鄭公名緇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瘳音

瘡加癰音帶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尚書

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瓌曰特女子三人

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

洛陽祔葬於大墓歟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

宜興於世溫洎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

功活生人不辜溫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

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當有復其具而不及其用

若溫恭者邪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

碩大而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渥渥公之後當作決決之風乎不可追有志之大

平令安婦呂君去戊午

四十

李元賓墓名

李觀字元實其先

唐韓愈

三韓之俗其分階而一也字如牙自江之東
一有食太學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士第之吳

之祿五字 五二一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〇〇

于一一作京師既欲之一一無三曰一有文人傳凌星

弘禮一有責作之一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鄆川

憂義原曰：「勸女一有昌歸，愈書石以誌之。」

其辭曰

元賔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

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一作壽死而不朽孰謂之一作其天糾於已庠元賓才文一作高乎當世而行出過一作乎古人之反已庠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施先生墓銘

唐韓愈

貞元德宗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一無太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踵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

文休明

天卷之五十四

四一

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大學帖帖一作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博士太學太疑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一有或乞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姑姐畧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魯大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

讎為博士叶側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叶蘇始為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以十句皆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一作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作有歸卑讓胞讀如詩詩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一作宗其一作祖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蓋以銘系誌也此銘不曰銘而曰系以上

題云誌而卻是銘

劉先生夫人墓誌

梁任昉

文休明

四一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男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墓之畦居室有行必開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筆允才淑關德斯諒蕪沒鄉寂寥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堧長屆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右銘

趙秀才羣墓誌

唐柳宗元

嬰曰死信孤乃止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任相及嗟然秀才明俊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遠遠集元

和憲宗庚寅^五神未^五戰間年二紀益以十四^三僕
夫返樞當啓墊^五肅湘之交瘞原隰^五妻號^五幼
女泣和者悽^五款行路悵^五追初憫天銘茲什^五詒^五以
體上正

題云銘而却是誌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唐韓愈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五若^五以遺德文學伏^五作

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五字^五未出

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為

道可與古之夔^五夔^五夔^五夔^五者^五伴故云爾或曰夔嘗

又作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四三

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

相故云大曆^五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

郎為浙西觀察使常是時中國新去亂仕^五作多

避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

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五晨^五字^五無衣朝服從騎吏入

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罕日

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

所為為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唯^五奇大

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五字^五無知君者謂君之

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

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五作五

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五作五

君子無遺德君歿訓子女得母道其^五作五後君

二十年年六十六^五作一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

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

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

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之^五作五事業汝其

往請銘焉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

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

相接不得^五作五詳也其大者莫若眾所與觀所與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四四

眾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

夫^五作二士以為與古之夔^五夔^五者^五伴且可以為

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

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

合於義乎銘如是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

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

夫人之^五作一之字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父

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五作一妻墓

在河南緱^五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五作五

二年二月十四日云體

權厝誌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柳宗元

唐貞元德宗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乙亥茲渭南

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命也既成婦矣宜附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替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又休明維天卷之五十四 四五

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邇先人之墓而寔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賔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慙而文願以爲誌庶華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甚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

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爲徐州長史祖諱某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此等無正體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唐柳宗元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陸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清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一作乎又休明維天卷之五十四 四六

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彼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基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不耕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圖人文集未就有謀

昭尚氣節賄人之急出貨力猶棄批牒年二十以
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校
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分寧節度掌書記渾之
亂德宗建中四年以謀畫佐元戎左節度使
賊有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
節度判官聘殿中侍御史府參軍節度使罷職
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佐觀察撫循能入
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
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通臣議祕三日乃下
遺詔君猶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
本傳明辨 卷之五十四 四七

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尚
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
利一作衰止以連繫出和州降運州居母喪不得
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
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
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可
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慙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
驢阿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
禁書準字爲崇文贊惟穀分寧觀靈龜復貞卜

徙東越翊明牧浙東罷人蘇汚吏覆升侍從
啓沃臣危疑興大禍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
足道之躋身則辱烏江和九疑龍建州仍禍凶
遘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僂何以葬南
嶺曲魂有靈故卿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
谷此篇有銘銘
誌殯

志從父弟宗直殯 唐柳宗元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
以爲己師聞惡若己離見佞色譎笑者不忍與坐
文傳明辨 卷之五十四 四八

詰善操觚牘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傳麗知
之者以爲工作文辭淡泊尚古詭聲律切事類譏
漢書文章爲四十卷西漢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
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功一作讀書不廢蚤夜以專
故得上氣病臆脹奔逆腹脹大也每作害寢食難
俯仰時少間又執業以興呻痛味言雜莫能知謂
痛之聲與呻吟之聲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
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
病益牢元和憲宗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
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瘧寒數日良已又從謁兩雷

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也一作歸卧至旦呼之
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
生使是子也能一作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
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續誌同

續榮澤尉周君墓誌

唐柳宗元

前誌贈太傅崔公祐前作祐而既卒而若
尚未葬故後修誌以書其葬之故云

太傅公既志榮澤君之葬明年為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以卒一作卒贈太傅榮澤君之嗣曰
膺備物具貨入于汴汴陷于戎李希烈喪焉不果

卷之五十四

四九

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弟曰太素仕至雲
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德宗九年移信
中州一作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故久
哭命其子某以其月日啓君之喪至十某葬用某
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
且志終事之年月日正

蓋石文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唐柳宗元

我伯姊之非良人博陵崔氏名為之誌凡歸于夫
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

而自笄而上當作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
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
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
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小孩而聲和幼而氣柔
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
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
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告教罕至夫人憂勞
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給以疾告
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為雅琴以自娛樂隱
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以發揚

又修明碑 天卷之五十四

五十

於禮而不為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告
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十斯孰謂之一無天
有知者邪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裴如夫
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
而獨存宗元孰謂天可問者一有邪嗚呼痛其甚歟
遂濡血而一作書以志終天之哀一無與茲石求
久體正

墓碑記墓碑同

下殯歲八歲至十一 女子墓碑記

唐柳宗元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
曰佛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
尼號之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
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
為成人者然卒天歛以緇褐銘用塋覽葬零陵東
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
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此篇有記有銘

小姪女子墓碑記

唐柳宗元

字為雅氏為柳生甲申德宗貞元十二年死已丑德宗元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五十四 五一

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岡首生而惠命則夭

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此篇無記有銘
銘三言變體

墓版文

墳版
文同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唐柳宗元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

氏禽柳下以食萊為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鳴

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

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

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

清令諱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

諂微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

合大和由皆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

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

無疵政故官府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

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

著於內焉此公脩已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

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為從

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

文体明辨 卷之五十四 五一

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

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

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

中府匪蚡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繁公

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

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德宗十二年歲在景子正

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于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

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家姪某柳宗等抱

孤即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于京師以某一作

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

禮也公有男一人名曹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吮吸涕洟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名之即宗元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宗元之祖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年鎮卒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去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八世祖僧習仕後魏封方輿公以孝關脩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為理化之始莫尊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四 五三

乎堯作堯祠頌以為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卿謂其餘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卿傳仕宋為吳興守以文章顯當官貞固確乎不接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卿率性廉介懷忠抱潔嗣家風之青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卿展旋備四德具體而徵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不能文字敢

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叙而終焉證

墳誌

今人墳誌

宋王十朋

令人姓賈氏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與父如訥皆有隱德主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于我逮事舅姑以孝稱從其夫某宦游于越入仕于朝出守饒夔湖泉四州賢而有助初封恭人再封令人乾道孝婦四年十二月十日卒于泉之郡舍享年五十五六年九月乙酉葬于左原白岩附姑令人萬氏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四

五四

之右男二人聞詩聞禮皆國學生孟丙蚤死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男孫二人阿夔阿閻女孫二人國娘晉娘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新台知州軍州事王某誌

墳銘

女孀墳銘

唐韓愈

女孀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刑部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削一作絕去不宜爛漫天下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一南海揭陽之地愈已行

有司以罪人家不可晉京師迫遣之女孀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與故走道憾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尹一有知令子弟與其姆勿棺衾歸女孀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一有葬之女孀死當元和韓宗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此篇有銘正體

柳銘

母鄭夫人石柳銘

宋歐陽脩

文體明辨 不卷之五十四

五五

維皇祐年號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柳粵七月已亥既成銘曰

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柳既密既堅惟億萬

年其固其安銘言正體

塔銘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唐柳宗元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三乾道五十有七年七十有八貞元韓宗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爲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充功高而不有

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出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歎欣踊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群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茲塔磐石峻整植木蓊茂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異遊異其徒也亟爲

文體明辨 不卷之五十四

五六

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緇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一作深

兮貌齋莊氣混冥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

群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

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

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卽玄石兮垂文章學者

慕兮哀無疆銘七言正體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四卷

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
尚書令諡曰文正王公諱且字子明大名莘人也
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
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
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燕中書令曾祖
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
國夫人遷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
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
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
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三

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太宗五年進士及第為
大理評事知臨平一作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
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鄆濠二州王
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
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
年太宗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史部
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
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
殿脩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召賜

金紫文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
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
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
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嘗稱公曰
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死中問誰
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
已知之矣咸平真宗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
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
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亦真宗元年契丹犯邊真
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四

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
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鼎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
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
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
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
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基
以謂何如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
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
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

不以名譽必求其質苟賢且才一作矣必又其官而一無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告一作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召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一無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五

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七充多其後公薨史官脩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亦真

覽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下一作唯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又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六

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常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田是常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

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
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
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
大事託卿而病卿一作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
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
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
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
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
公亦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
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

宋史明辨卷之五十五

七

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
以天禧亦真宗年號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
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
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
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
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
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
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
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
公弼一有諸孫十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

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
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一作兄子睦欲舉進
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盛爲懼其可與寒上爭進
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
十卷乾興亦真宗年號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
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
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
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
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稷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

宋史明辨卷之五十五

八

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
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一無爲銘詩昭示後
世一無昭示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
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直
宗不言以躬以上六句並二句時有大事事有大
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
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
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
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

叶音 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脩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仁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文休明辨六卷之五十五 九

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為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真宗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奉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亦作

幾中詔選文學敏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脩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脩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脩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仁宗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

文休明辨 六卷之五十五 十

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昭知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更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

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議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一有詩學士復知開封府

文彙明辨

天卷五十五

十一

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一作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亦仁宗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左丞五字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人大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從

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人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

人休明辨卷之五十五

十二

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安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參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亦仁宗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亦仁宗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

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以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排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效一作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言鎮安一郡爾不足以及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五

十二

嘉祐元年閏三月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府一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河南明年祔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爵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雋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泰

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卿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開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夫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五

十四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白公厥聲以振平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告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報一作其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宋歐陽脩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令輔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

文體明辨六卷之五十五

十五

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敢一作捕公以輓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佳祐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真宗后猶臨朝有詔

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

承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

上僊有司請衛士坐中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

坐中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公可任大事明

道仁宗二年拜檢校太保兼署樞密院事遂爲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

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

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

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

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

文體明辨六卷之五十五

十六

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卽以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

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

而已久之徙知一作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

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

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

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

靜軍留知後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河沿遣使者

有所求自河以北皆然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

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

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

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直定府定
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
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擾其私亦不
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謁其軍或勸
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
歸是傾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
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其
櫟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讀曰契丹聞之震恐會
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
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十七

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
出判相州六年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
年徙鄆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
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
徙封冀國公祐亦仁宗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
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太子思之起
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鄆州
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
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

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侍上射
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
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一矢再拜一發中
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
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亦仁宗之間元
昊叛河西兵出一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
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
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
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
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十八

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
位至六七十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
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
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
月辛未以疾薨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
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
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贈
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
家固辭不許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
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國家所定河湟北通契

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
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
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
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章機
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
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
與其進退綱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
詩書所載皆應法可一作謹按魯武恭公諱德
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將國公祖諱玄追封郡
公一作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十九

尚書令一有中書三字追封魯國公諡曰武康公安宋
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湜之女初爲安定郡夫人追
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
卒次曰咸蠲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
庶一作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
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
恭其容其飭偉其名聲以勅夷狄公治軍旅不寬
不煩錫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
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

休哉汝子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飭力老
于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
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
隆亦有能保執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
旂常刻銘有詔伴嗣其芳以上三篇皆應詔之作故以居首

曹成王碑

唐韓愈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
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
世蓋於時年十七入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
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過民伍得一無得字問走蜀從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五

廿

從一無蜀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
大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
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自刮磨豪習委已於
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
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
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高宗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爲謂兵所剗也郡早飢民交意
今云即走死無吊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拊一作鎖一作擴
一作門悉棄倉實與民活一作有數十一無萬人奏
報升秩少府一作監一作與一作去平袁賊名仍徙秘書燕州

別駕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一作
地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特辛京果
案誣以過犯御史助一作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
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
念太妃老將驚而賊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
魚坦坦施施一作即賤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
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一作往戍界一作
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
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五

十一

羞畏乞降孤首一作鼠一作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
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
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召責一作還
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無
二字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
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
大選江州草能著灼職王親教之傳力句卒羸越
之法謂秦越謂句處傳曹誅五一作昇一作敗則誅
有復則分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遇遇也噉音紫

舉盡鋒蔡山踏也之宛斬之黃梅大縣更長平錄
以兩刃斬者廣濟掀舉斬春撤擊斬水撥黃岡策
箭具也漢陽行趾也漢川還大膊也斬水界中披
安三縣安州三按其州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
光一作山踏也隨光化二縣括其州十抽一
推一作推也謂警為推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救
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
取五州十九縣一有之字五州謂三黃安沔隨也
十二縣故云民之有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
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五

廿二

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
巡于梁希烈比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
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一作華反不能
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
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欽貴出民用有經一讀如壹
之吏執民使令使令二字家聽戶視姦宄無所
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
為法任馬羣將慎性將鐸王將潛性李名借盡其
力能能字當在堯贈右僕射元和憲宗初以子道
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中進士一有第司

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汚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汚斬安黃寄作其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底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子桑古復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第一一作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太

死泰與情亦皆卷降曹之祖王畏寒絕遷明生太

降寒勝于彼照州都督謝諸通殺之畏如畏厭弱之畏如畏之寒言身發於閉塞之中而封

文体明辨 太卷之五十五

廿三

絕於選論 零王黎公不聞僅存王從黎反明子俊

爲武后 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初以傑子亂爲嗣曹

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遷詔停亂而封備備復封

名也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

王及文被明章武薦峻功黃友蘇枯弱疆一作吹

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誅實取實似刻詩其

碑爲示無止宋朱熹曰此篇造語法揚子

漢太尉楊公碑

漢蔡邕

公諱賜字伯獻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

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大尉繼跡宰司咸有助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藉尋道入與操清行明潛晦幽閒不荅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群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閭閻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

文体明辨 太卷之五十五

廿四

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

變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

時順動三光耀潤群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

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

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

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遷升諸帝朝者莫非

現才逸秀并參備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

風愧于前人乃糾合同僚各諫有所審紀公勲績

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何如俾亂祖考光輔國家

三葉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不貞在棟
伊隆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彼
祚孔成爲邑河渭充冕綬珽以佐天子祗事三靈
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文烈侯楊公碑

漢蔡邕

公諱賜字伯獻燕通五典周覽篇藉以爲尚書帝
王之要政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研其精
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約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
條貫稟乎其見聖人之情旨也蓋以蹈騰餘蹤思
高游夏初潛山澤授誨童冠後生賴以發袪蒙蔽

文休明辨

廿五

文其材素者不可勝數乃由宰府遂作帝臣于時
聖幼將入學群公以溫故知新德宜師保乃以越
騎校尉援于光上之內帝坐已北面以納大誨其
教人善誘則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則闇闇
焉罔不釋也迄用有成緝熙光明惟帝念功六在
九卿三事助假皇天澤充區城疆土建封申增戶
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豐益約九命滋恭
可謂高明令終有始有卒者已於是門生大將軍
何進等瞻仰洙泗公喪之禮糾合朋徒稽諸典制
僉以爲匡弼之功政事之實詔策之文則史臣志

其詳若夫道術之美授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
子所特貫綜敢竭不才譌錄所審言于碑乃申頌
曰

巍巍聖猷匪師不昭士子困蒙匪師不教糾于
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玉之固如岳之喬嶺之斯堅
仰之彌高示我顯德授我無隱正席傳道承帝之
問誨茲一人萬邦作順徵微我徒實賴遺訓文武
作式元勛既奮光啓爵去垂統末胤存榮亡哀沒
而不泯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漢蔡邕

文休明辨

廿六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太
尉公之胤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肄勤式建休勲
啓洪範公祗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
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泊在辟
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
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
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
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
精旨達皇王之聰獻帝以機密齊梁常伯劇任鮮
克知臧以釐其承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

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不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
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父
帝家嚴嚴大理惟制民命公作民尉惟刑之恤
旁施四力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
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
人以和末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
空公唯戢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唯天陰臨下民
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自
姓父義毋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於辟
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祗敬尊有虞於上庠茫茫
文休明辨 不采之九十五 廿七

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
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遠
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
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成
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勳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郊
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燕號特
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卽世肆其孤彪敢儀
古式昭銘景烈銘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
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胤其祖武化洽羣心澤漫

綿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土封申
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于異群公昔在中呂
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
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三碑
皆爲楊賜作而敘事各別乃知邑封
高於人遠矣此劉毅之所以稱嘆也

陳太丘碑

漢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一無人也含元精之
和應期運之數蕪資允德總脩百行於鄉黨則恂
恂焉斌斌一作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
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微訐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廿八

以干時不遷怒一作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
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
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
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
不黷一作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
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
居大將軍何公名進司徒哀公名昭前後招辟使人曉
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二事佩紆金紫
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歸巾待期而已皆遂
不至弘農楊公名賜名太尉東海陳公名曉名使時每在衽

職群僚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靈帝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墓于所葬之地時服素棺槨財同櫬也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群公百僚莫不咨嗟嚴數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即何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我王梁崩替委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績一作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一無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廿九

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遺令史祭以中牢也刺史敬吊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平奉禮而沒一作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名爽時韓元長侯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一作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嘆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戎斯銘重吏部內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一作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陳君碑文

魏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以命禹其後嫡滿當周武王時祚土于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與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三十

也壘壘焉其誘人也足以令聞廣譽塞于天淵儀彫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儒季弟名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竝遭黨錮俱處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聞名心矍言及隕涕雖大殯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喻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畫形象于今遺稱越在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閭乃覃思著書三十餘

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
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書者也初平年
之元禁罔與綱蠲除四府並辭弓旌交至雖崇其
禮命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為舉首
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選侍中旬有八
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董卓秉政肆其兇虐
剽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興竝戒君冒犯鋒矢勤恤
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耻視事未替士女向
方會刺史敗於荏苒幽冀二州爭利其土君料敵
知難不忍其民為已致死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五

三一

隨慕板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邳
之野袁術恣睢憐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斯
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
塗君為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
追女而還離逃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
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
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
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亦獻帝四年六月卒惜乎
懷道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
海內所為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

弔祭群卿以下喪臨會葬有子曰群追惟慕我罔
極之恩乃與邦彥碩老咨所以記功稱伐銘贊之
義漆樹斯石用監于後其辭曰

於穆上帝時維我君周天縱之天鐘厥純命世作
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
事親雖處畎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平
原寇深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國
惠我無垠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
人如何寧蒼不授遐年且解及軫厥在位每懷不申
股肱或虧朝誰與詢輒輒小子號泣于旻勒銘表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五

三一

德久而彌新

清遼郡王楊燕奇碑文一作清遼郡王楊公神道碑

唐韓愈

公諱燕奇一無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

邠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玄宗中實為平盧一字

衛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

開國伯世掌諸番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

之亂公年幾二十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

宜一作不得去王室在難其行矣其父為之請

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變

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

軍員外置注今添賜勲上柱國寶應二年春

詔從僕射田公名神平劉展年今云寶應也又

從下河北大曆代宗八年帥師納我師勉姓于滑

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德宗二年城汴州功勞

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德宗二年從

司徒劉公名元復汴州今云貞元二年說也十二

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

大夫食實封一有百戶賜綬綬有加十四年年六

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

文年明辨天卷五十五 三三

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一作廂兵

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勲為上柱國

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一作三百戶至三千戶

真食五一無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一作

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歎感發乘機

應會捷出神性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

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

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

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

其族焉嗣子通王名讓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

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

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凝之女柔

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

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

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典焉

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一作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

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以上八句

糾一作末二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驥

魯陵之岡蔡河在一作側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斷

文年明辨天卷五十五 三四

石于此式垂後嗣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為人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

達於政事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

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為著作郎直史館提點

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

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

見奏事真宗以為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

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真宗皆自選主

者而輒以屬公居紆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卽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卽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爲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罷用事遂去寇萊公昭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卽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五

三五

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贈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訕飾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

如世之夸者爲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旣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五

三六

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延僞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僞爲尚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閤閣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僞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

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矣所公如此不為略也銘曰

群獻俱俟御于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真宗此相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隳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間上不豫乃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三七

宋王安石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資群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為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

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為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閭從之始為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為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廿八

蔭為郊社齋郎再遷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今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為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

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耻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

文休明辨

不卷五十五

三九

年皆以才能爲世聞入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秘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

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山始移遜于閩嶺海之間天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燕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登身於家外內肅雖人不庇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此二相相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日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以上

文休明辨

不卷五十五

四十

郭有道林宗碑

一作郭有道碑文一作有道先生太原郭林宗碑

漢蔡邕

先生名一作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機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敏明哲孝友溫恭仁篤一作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

望形表而景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
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時一作乃潛隱衡門收朋
勤誼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
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
辭將蹈洪崖一作涯之遐跡紹巢巢由許之絕軌
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
十有三以建寧靈帝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
同好之人求懷哀悼靡所置一作念乃相與推先
生之德以圖一作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
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
文一作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四一

禮於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一作百
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
濔一作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據華
乃尋厥根官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
操洋洋播紳言觀其高一作棲遲必丘善誘教能
赫赫三事幾數行其招一作笑一作委辭召貢保此
清妙降年不末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
爾來世是則是效上處士四以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文

唐韓愈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榮陽索上
元和韓愈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
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露者仕
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榮
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
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
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
州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
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一作卿謂其必能再立鄭
公一作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四二

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為太原
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
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
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殞于涼涼地入西戎
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榮陽葬公解官舉凡喪
為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句心
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
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
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
以無心處嫌間卒用有就貞元韓愈十六年將死

韋死即詔授司馬節度河中軍除其官爲工部
尚書太原尹燕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
用寬廉平正得吏公心及昇一作升大帥持是道不
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
無勢而遠者削四隣之交賄省娉嬙之大燕校講
講一作校以事施罷不俟日句用能以十月成政一作
賦征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
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一作無臨朝者三日
贈尚書右僕射卽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
薨醫問交道比葬吊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五 四三

之無士一作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汾陽
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
曰昔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
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
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句好
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
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仁季舉進士皆早死
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
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
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

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一作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有
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
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旣立其可知已嗚呼
哀哉右職官 右

南嶽衡山雲峰寺和尚碑

唐柳宗元

乾元肅宗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
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
儀表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日雲峰大師
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德宗十七年乃沒其徒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五 四四

白詮曰遠曰振曰異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
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
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
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
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踴
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
不煥裘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坐言畢
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伴音午伐木輦土作佛塔
廟泊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
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

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其道
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
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
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與必
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田號而郭開武王
於西號平王東遷奪其地與郭武公未世德有奕
號叔之裔孫序封於者陽號曰郭公叶反從佛于釋叶施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
缺不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
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前終古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四五

其承之韻在之字上○右
銘惟言應詔而作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碑并序

唐梁肅

釋氏先律師諾曇壹字曇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
壹以大曆代宗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
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縑會葬者以千
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
之山陰大師誕鐘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
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宗
制度奉制僧也尋受具戒大終辯慧益之以軌儀

翕然已為人望矣開元玄宗初西遊長安觀音亮
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
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印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
探道觀興出類拔萃朞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
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
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總曆綿長
老門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充
國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
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
之友其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五

四六

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鑒不知其所由然
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
為根本本之不脩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
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
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
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羣流之赴淵澤適來之時行
化也如彼有為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
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在瞻
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

越水漫漫崇山廻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

士誕脩淨法有威有儀不穿不雜德澤化洽雲從
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右銘四言。以上釋氏。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五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五

四七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墓碑文下

變體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
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
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
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為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六

一

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燕中書令衛國
公諱高者為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燕中書令燕
國公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
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
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燕中書令魏國公公
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
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
朝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穎川郡開國子食邑
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

秘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饒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六

二

財以續之所活以數萬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上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一五水得城實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其薪炭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水蒙密中國人遁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伺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畧以一日捕得殺之

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問旅取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六

三

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寔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徑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脩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止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

賜其首日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
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
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策籍尤善有集二十
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
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
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脩大理寺丞世求將作監
主簿世英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
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
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
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六

四

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允盛
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
之仁隱匿於一時而結謀羣恭肯顯者數世豈懼
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襲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
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
魏公魏公之出題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
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
入出具宜胡公之墟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

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
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
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
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
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
文以刻墓碑時熙寧神宗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銘有
福者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
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承將作以
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
以爲知已旬月後多微此詔曰試哉遂試中書
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幼餽
守丁疆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
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
予汝嘉祐居閑爾奈何公拜且跪賜言而起荷紵
而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勅還會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六

五

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
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
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保
一青去杭而蘇列國東昇漕輪潮河就付將領
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條許
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禪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
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輪煌煌金章
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萌蘆秦有將瑋諾公與
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六

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
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
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
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
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紉加
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越閣積
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
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
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仁宗辛巳}今考康定止一
年辛巳改元慶曆^{此云辛巳誤也}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

公開南昌勳爵第十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
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拊
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
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
時承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
窮^{此篇事在銘內別是}
窮一體○以上職官

曹娥碑

魏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
曹荒流^{一作}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
神以漢安^{順帝}二年五月時迎伍君舒逆濤而上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七

為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
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
漢安迄于元嘉^{桓帝}元年青龍在辛卯^九莫之
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鬱伊孝女曄曄之姿偏
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
在治之陽^{叶未}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
父孰怙訴伸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
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沈載浮或泊洲渚作
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叶陳}千夫失聲
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

都是以哀姜哭市齊文公夫人姜氏歸于杞崩城隅之池而哭為之崩或有剋而引鏡梁高行早之引鏡勢耳用刀神郡劉長卿吳孫奇坐臺待水楚昭王出遊晉夫人于漸臺王問江水大至使抱迎夫人夫人曰妾不敢返義而來生遂死於水抱樹而燒介之推母從子隱絳上山中晉文公於戲求之不能得焚其山終不出而死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脩况底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一作自雕越梁過宋越亦梁即指札梁妻宋宋伯姬也伯姬遇火傳至姆不室不肯下堂而燒死按上文抱樹而燒當川伯姬事抱樹守志也比之有殊哀此貞厲一作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六

八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江神若梵二女為湘夫人時効髮髻以昭後昆此碑木出淳至使魏明傳筆而成無所點定期嗟嘆不暇遂毀其草既而石蔡邕聞之來此夜臨以手摸其文而讀之嘆其陰見之初不解問簡曰即知否簡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旅思之行三十里得之乃令簡解簡曰貴婦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一曰愛辛辭字也操曰一如張意○右女人

龍安海禪師碑

唐柳宗元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

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一作空夫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愚昏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書涉及迦葉至師子者號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當作唐西天第二十六祖由達摩至忍弘忍人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神為能惠能天下微傳余能為南北相訾反戾闢很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尊者龍樹菩薩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思於

李仙舟 卷之五十六

九

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識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鑿密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名李公基名侍郎呂公某名楊公基御史中丞房公某名詳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

三替元和仁宗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

泊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

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

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

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玄宗之亂復其初心嘗

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嶠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

曰

浮圖之脩其與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

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明朗友徒聽浮言空有互

關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

文體明辨天卷之五十六

十

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

言有為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

我道無得逝邪匪追至邪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

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

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勳言事為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唐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

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

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

號曰惠開唐開元

玄宗

二十一年始生天寶

宗元

號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代宗十一年始登壇為

大律師貞元德宗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

憲宗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

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

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勲

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官族所以尊大浮圖之道九浮

圖之道哀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

峻泊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泊並以通

經教而與義以脩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

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代宗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

文體明辨天卷之五十六

十一

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肅宗

一作其年蓋乾元在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

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

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為侍者數百

剪髮髡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尊若卑

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

西趾一作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

律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

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

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以上碑誌

言四

墓碣文

接潘允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跌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其為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為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頌并序唐文其作昭矣于趙氏碑皆碣體也至於專言碑而頌并序是也今不錄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 六

十二

卻有銘或蕪言銘而卻無銘則亦猶誌銘之不可為典要也其文有正變二體其銘與韻亦與誌同說見墓碑條下

墓碣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宋歐陽脩

君諱舉字大冲姓吳氏興國軍末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迴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常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

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

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

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

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

去不顧太平興國太宗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

在敦遣君如至京師以為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

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

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為零

陵令以祥符真宗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于揚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十三

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

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

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仁宗三

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

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

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可勝數士之不得守

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惟君於此時獨區

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一字亦無為

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

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

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爲之辭曰

世逢屯兮庶耻道缺中國五禮同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右銘言

題燕云銘而卻無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唐蒲愈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十四

妻劉氏一作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

今妾不幸夫逢一作遺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

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一作名敢以其稚子汁

兒一作將見先生將一作無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

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一作告子若孫且死萬一

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

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材豈不

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一作弔辭遂叙次

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既辭而遂叙其事蓋也君字直之祖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

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

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

和一作德宗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戌死于

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一作葬河

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十五

冰卒一作卒漸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汁也是爲銘

題單云碣而卻有銘

故御史周君碣

唐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

貞元一作德宗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

玄宗一作玄宗年有以譖諛至相位一作牛仙客賢臣放退一作張九公

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

之死而倭者始畏公議於虐古之不得其死者衆

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

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也一有第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没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一無字○右

墓碣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宋王安石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十六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常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卽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

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

能脩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

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

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

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

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

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卽奏請

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卽復上書

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詘三官監饒州

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十七

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

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

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畱以葬故君子淇沂沃薄

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尤人之

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

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勸

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叙次使歸而

錢諸墓右正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唐柳宗元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
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
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
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
爲孝外之爲仁然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樂也
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文深而
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皆孔子之世
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譬之如日月
而莫有議有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遭孔子是
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十八

一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
乎知之者其信於天下乎
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一作乎甚邪君諱申叔
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
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小祥而沒蓋貞元宗
曆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
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
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
韓恁安平南陽人李行諱元固其弟行敏仲明趙
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
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叔東平人

崔群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
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
陵人此篇之末歷叙相知之人別是
一體。右變體。以上職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宋王安石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
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
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員外
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
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
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十九

太常丞秘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
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宋博士舉夫人如鄧
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膝
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
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
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
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
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
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

夫侯公之妃脩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豈愧也哉

右正體

墓表

墓表○附表

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佑

墓表厥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六

二十

道故又稱神道表其為文有正有變錄而辨之又取阡表類表靈表以附于篇則迥流而窮源也蓋阡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表括之

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唐柳宗元

嗚呼先君之某仲父殿中君名不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

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伐祖諱旦周中書侍

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廓四州曾伯祖

諱奭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

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

德廉孝颺于河許也河東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

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

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玄宗末經術

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

以求食深處以脩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姓諱

春秋左氏易王氏注易所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六

廿一

清君喜曰茲謂遐世無悶矣亂有間息也族

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

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辭至流抵大壑得以無

若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

王父六合君名未詳忤貴臣死于吏舍猶鞫其狀先

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貸其問既而

以為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費

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籍

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

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積榦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晉文公殺頃頭斬邢公之僑三人君子謂文公能刑矣三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籬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簀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詔命爲太常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廿二

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頌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爲宣城四年作閔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讎貞元四年陝虢觀察使盧岳卒岳妻小罪侍御史獲贓不贖岳與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實參共誣對受金捕送獄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猶之爲相者多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史之長敢不懷私以請聞羣冤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

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鴈鵠詩居三年醜類就殛貞元八年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其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經歌副職持憲以正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邪吾知其不爲子求舉天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栖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廿三

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其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用桑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官既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憲宗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特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

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
卽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
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呼萬里以畢其辭云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唐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百五十年以名爲傳註者五家今用
其三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故秉觚牘牘竹木簡焦
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
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克棟宇出則汗
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
文禮明辨永卷之五十六 廿四

視一作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
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
世多有之漢宣帝詔劉向學穀梁向甚矣聖人之
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
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
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
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元既讀書得
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
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
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

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一作人爲

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亦角輒膠輻下上而不

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

好惡註去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

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

是爲天子爭臣質佐陳少游幕府少尚書郎國子

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信州

守人知仁永貞年號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

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

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六 廿五

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

書不及施於故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

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

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

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一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宋歐陽脩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

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

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

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薦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裕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紉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六

廿六

書止二字不母爲戒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請十三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台之皆是仇人卽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卽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

爲一無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有獄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若文學曰吏事不足污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王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十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徙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六

廿七

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止先祠如阜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阜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謫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從封福昌娶蔣氏初封安樂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八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

之卒日以君所為最其五千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父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亦仁宗三二年九月庚申公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仁無至和至二年三月壬午無至和至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顯項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又而以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廿八

燕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胡先生墓表

宋歐陽脩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人後為泰州如皋一作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

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仁宗以來學者有師唯先生暨泰山孫明復名石守道名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亦仁宗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以為學舍禮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廿九

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中一作甲科佔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無禮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官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亦仁宗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

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亦仁宗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其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三十

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宋歐陽脩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

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唯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卒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仁宗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亦仁宗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卅一

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亦仁宗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句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禹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諂曰諷曰諤曰諄曰諧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

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宋王安石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闕閼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榮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_{仁宗}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文休明辨_{天卷之五十六} 卅二

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爲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壘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不赴以嘉祐_{仁宗}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

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汾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游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

文休明辨_{天卷之五十六}

卅三

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宋王安石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婿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

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辯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

卅四

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傳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

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贛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叅軍再調爲池州貴池州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上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卅五

石曼卿墓表

宋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戍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

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第第一有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名如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又之改太常寺人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通判乾寧軍丁母求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當作章獻明肅皇帝太后太后劉氏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許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

宋史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廿六

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及問而不可一作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

宋史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廿七

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以上職官

連處士墓表

宋歐陽脩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

日 寒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六

卅八

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遺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與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應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七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

亦仁宗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

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以上正體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宋歐陽脩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班崇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六

卅九

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子辛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以以求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

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仲瑞請文之意本欲表見於世而歐陽公作此銘略豈欲後人以此而求考其詳於誌銘歟抑別爲一體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宋歐陽脩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

文淵明辨 大卷之五十六

四十

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脩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

懿公張仕遜封鄧國公謚文懿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

忠其一人曰歐君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

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

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

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而若獨

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相

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

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庶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無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

文淵明辨 大卷之五十六

四一

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處士征君墓表

宋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告於真州之揚子杜若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病疾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

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又矣余獨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四二

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右處士○以上二篇本為歐君征君作表而詞連他人別是一體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

表

宋范仲淹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名羲之之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榮有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暨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

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遊學京師大中祥符年號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參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者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為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曹參軍歲餘大理寺舉為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四三

獄之疑者必持寬典全活甚眾改殿中丞故龍圖段學士少連時為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廼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聞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於境上謂婺民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為有詣外臺乞還者婺人薛惟簡先有寃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家德君以紫檀肖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

卿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
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拜殿中侍御史慶曆年號
中湖南蠻人亂攻劫郡縣言事者或請夷滅或議
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其
事以君爲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
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
餉之人以爲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
地以爲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
君軍中凡十月戎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硤鈴
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
招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四四

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部聞自是衰息朝廷獎
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
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番貨之來十稅其
一必擇諸耆老夷人苦之公令精蠲蕪取夷人大
悅謂之曰金珠御史意賞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
命君經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
埽爲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
動歲餘君以瘴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
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
民田業量其肥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召

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年號元年四月疾終
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
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
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震試祕書省校書郎露三
班借職需脩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
琪文淑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子於君同
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枏薦者皆當
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未位大道
未顯而終焉其命矣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既及于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四五

民復歸於神并之家山雲氣氤氳宜昌乎子孫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宋歐陽脩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
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
簡肅公銘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
爲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
以其弟之子仲孺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
皆用公廕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爲絳人侯君
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
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

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強起就職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弟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文體明辨元卷五十一 四六

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衛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忍以終而有後乃爲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收息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問里之榮嗟我終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以上二詩雜言別是一體以上變體

阡表

瀧岡阡表路南北曰阡漢京兆尹曹氏塋茂陵謂其道曰京兆阡涉原墓之起
父冢表曰南陽阡公表瀧岡蓋少義其也

宋歐陽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塊之

文體明辨 元卷之五十六

四七

梓碑作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昔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碑作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

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也子無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有字一作求得則知不求而死

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常求

其死也回顧乳者劬

抱子者謂負劬然故上劬

汝而止于旁因

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

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

子弟常用此語吾耳孰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

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

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六

四八

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

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

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

咸平真宗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

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漣

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

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

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時治其家

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

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

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無此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

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

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

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吏部郎中留

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

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

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自嘉祐

祐仁宗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

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六

四九

令蕪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蕪尚書令皇妣累

封越國太夫人今上神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

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

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

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

受封顯榮褒大賔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

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

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

待於脩者竝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

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神宗}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蕪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殯表

施州房使君^名鄭夫人殯表

唐肅愈

夫人之先出於周以鄭爲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

^{爲成公後世}曾祖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六}

五十

歸于房宗生九子左右忝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

且裕^{宜壽而富一作今何謬}求貞^{順宗冬至}

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此篇以銘爲末別是}

靈表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漢蔡邕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

心秉操寒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

思齊之跡求初^{安帝}二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

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

至德脩於幾微微音暢於神明故能參姒之功

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替桑蠶官光寵有祭服有珖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辭次曰寧繩威次曰碩季獻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上郡孝廉季更歷州寧舉茂才葉令京今爲議郎季以高第爲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

早卽世夫人哀悼劬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

年七十七建寧^{靈帝}三年喪夫人之存也契闊中

饋婉戀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閨月附于太

夫人窀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欽明定省神心欣焉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六}

五

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憺怛罔極遂及斯

表鐫著堅珉頌曰

悲母氏之不來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惜

聞誨之未央庶黃耆以期願胡委我以夙喪^平

恒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皆先聖之遺辭言

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良失延

年之報祐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

以含愁尋脩念必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

弱天心傷悴以自憂暨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

綱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疾酸酸而日邁

氣微微以長浮銷精寃以遐翔曾不可乎援雷爾
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遺爰附靈於皇姑尚
竄魄之有依潛幽室黯之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
超以末及傾祖邈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欵伏几筵
而增悲嗟既逝之益遠眇悠悠而莫追篇末有頌別是一體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五十六

五二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六終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謚議

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即取其大善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天子崩則臣下制謚于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于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蓋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故受之於天於君若卿大夫則有司議而謚之故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秦廢謚法漢乃復之然僅施於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蓋亦畧矣唐制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宋制擬謚定於太常覆於考功集議於尚書省其法漸密故歷代以來有帝后謚議臣僚美惡謚議傳於今而其體有四一曰謚議二曰改謚三曰駁謚四曰答駁議亦曰觀其往復論辯豈得已哉不過欲歸於是非之公而已今制雖設太常博士然不掌謚議大臣沒其家請謚則禮部覆奏或與或否唯上所命與則內閣擬四字以請而欽定之皆得美名其餘則否衣

無惡謚以示懲戒而謚議遂廢不作矣今取古文類列于篇以備一體亦以示存羊之意云耳至於名臣處士法不得謚則門生故吏相與作議而加私謚焉其事起於東漢而文不多見獨蔡邕集有之唐宋至今相沿不絕雖非國典亦可見古法之不盡廢於今也故今編爲五曰私議云

謚議

仁宗謚號議

宋王珪

臣伏奉勅命以七月二十九日集官於南郊壇告

文修明辨 卷之五十七

二

天請到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差官撰謚議及廟號文者臣謹上議曰

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迹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謚于帝伏思在昔帝王生膺大名終紀大行使金聲而玉振之以詔庠序古乎無窮之聞者帝莫盛於堯舜王莫隆於禹湯也蓋易名之典下不得誅上古者將爲至尊之謚必質于郊然後定之茲所以推天下之主美明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自尊也洪惟人行皇帝躬上主之姿承累聖之序流大漢之豈弟

讀曰履放勛之欽明苞富有之業而能守以約檻泰定之執而弗恃以安固嘗邈然馳視所未形儼然積思所不及謂天命之匪易迺嚴恭戒懼庶以荅靈心之顧謂民懷之靡常迺涵容煦沐庶以陶善類之歸知括萬慮而不可曠恩滲四垓而不可形如兩儀之無不燾載如三辰之無不臨燭于時脩廢官繼絕世禮高年勸力穡減常賦抑末游虛已以遇豪畯之材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立賞罰而權衡之章明典禮而黼黻之宥恕刑獄而蕩滌之惠哀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逸愛其力而

文修明辨 卷之五十七

三

不勞人情莫不欲壽輔其生而不傷羣公庶尹罔弗夷正相與謀王之朝殊鄰絕區罔弗億寧相與慕王之境父子兄弟兄弟罔弗順抵相與立王之塗蓋仁政之施沛然其若是莫之能禦也矧復耕籍於千畝之田袷祭於先王之廟報天之誠篤則入箕于圓丘嚴父之志盡則再脩於明堂宗室既蕃則廣諸分玉之愛邦統未昭則豫有主器之屬下議樂之詔以考鐘石之和置寫書之官以綴經賁之學邇英敷席圖講藝也凝機校字資味道也藻思粹發窮聖作也飛毫灑落肆天縱也知

聲色之靡伐於德義於是乎屏燕飲之娛知雉苑之獲殫於精神於是乎絕盤游之欲念組織之聲則卻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官室之麗西羗阻命不欲久戍勞師而遂納玉關之誓南蠻肆姦不欲深入薄寇而自致渠街之戮時則有隴沙軼漠卓犖之資委應圖合謀沕瀚之瑞叢四十二年于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迹羲黃之前夔虞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如茲之盛者也方將勒鴻休受永祐豈圖神機歟厭邦繫上延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雖在空陳

文休明舞 天卷五十七

四

渭水之遊嘉原既新同軌迫至下華益於北極引龍輶之西巡此萬國所以摧心三靈為之變色有司繇是飭舊典冊丕稱皇哉錄序幾有以綏王靈而炳帝烈也謹按謚法一民無為曰神經緯天地曰文通達先知曰聖保大定功曰武照臨四方曰明慈惠愛親曰孝若乃羣生喁喁鼓之舞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至神虛制作禮樂際天接地煥然而大備非至文序承惟宗廟之奉實發奔識以建大本非至聖虛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之警非至武庫遐末荒昧之情格于聰明而無所遺非至明

庫悼序九族以迷夫祖先之志非至孝庫信託粵廟號之建尚矣惟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今顯之稱又或至于代相襲之非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邪抑當時鴻儒鉅學乃畧於稽求將大之所啓期以克配大行之廟庫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爲祖德以守成爲宗皆尊尊之大誼也以壯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神又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臣謹議

欽聖憲肅皇后神宗后謚議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五

宋王觀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舜帝之所以帝始於媯汭之嬪文王之所以王本乎關雎之化蓋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者王道本末之序也恭惟大行皇太后生于慶門世濟勲德在父母家已能躬儉好禮不以公卿之閭驕其心方神宗皇帝龍潛潁邸天作之合共遵詩禮之訓交脩子婦之職及帝握乾符御大寶憲章一祖四宗維國之具稽考二帝三代善俗之道登延僞髦崇尚

經術以隆萬世之業后亦正坤儀講內治上以奉
慶壽宮名仁宗后所居崇慶后宮名英宗所居之懼下以廣
免置麟趾之實恭承明祀述宣陰教以爲六宮之
率故神考之休德盛烈澤於無窮慈德之徽音茂
實光于不朽此家國治而天下平之顯效也承天
儷之極十有九年饗東朝之養十有七載率履不
越謙尊而光於求賢則懷輔佐之志於鞠子則推
均一之愛服御簡素不玩珠玉覽觀圖書增益自
得深戒私謁未嘗以親屬干朝廷神宗每訪家事
終無所言幾務未決或以試之從容析理多出常

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六

情之表遇待日隆文簡庶族支派蕃衍絳芥偶聞
切責隨至於是戒慎恐懼之福無驕奢傲慢之
咎每歲推恩宗黨法有定數以次及之問或偏厚
哲字繼統之初崇慶預政之際裨益宏多中外陰
受其賜哲宗富於春秋不憚未幾遽至大漸弗及
憑玉几見羣臣人情恟懼神器震搖獨伏大義靜
重自若道揚末命援立仁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其守正不惑有如此者皇帝踐祚權宜同政御後
毀近制也辭之而弗處避家諱常禮也戒之而毋
諱事無易難克已不吝心無適莫唯善是從曾未

暮年之間數申退託之命皇帝泣涕祈懇至于累
旬確乎不從遂復明辟其委遠利勢有如此者還
政故事褒崇外氏宗回宗良議皆寵以異數詔旨
欲宣堅持不下帝雖屢請慈意莫回後不得已纔
聽易鎮其惡益防患有如此者不豫之日皇帝衣
不解帶樂必親嘗沛恩多方禱福群望疾稍間所
語者軍國遠慮而已言不及它固宜享萬世無疆
之休而遽棄大養因山有期晤行以禮臣竊嘗探
風雅於古詩考紀傳於前史有后妃之德者或無
遭變之功有遭變之功者或致專威之誚至於功

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七

德蕙隆始終無玷奇偉倜儻未有太皇太后之
全也然則雖欲形容詎能髣髴惟是乎於詔令頒
於士民魏巍乎其著明者乃獲粗陳其梗槩焉若
夫精微妙密則何能名之有謹按謚法敬事節用
曰欽威儀悉備曰欽通達先知曰聖揚善賦謀曰
聖刑政四方曰憲聖能法天曰憲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不加飾於簪珥唯致美於褻綸升
降進退皆有法度左右親信罕見情容可謂敬事
節用矣可謂威儀悉備矣坐鎮危疑洞察情偽於
天人相與之際有著龜先見之明其動也時能斷

大事可謂通達先知矣可謂揚善賦謀矣毋儀三世兢慎終身淵嘿尊嚴嬪御自化海隅蒼生風靡誠服可謂刑政四方矣可謂聖能法天矣內健外順好謀而成以天下之大公任天下之重責力安宗社澤及生靈可謂剛德克就矣可謂執心決斷矣擅是衆美集爲大成賢諸鬼神而無疑蔽乎天地而無媿斯足以振盛典垂鴻名丕有烈光以詔後世

成肅皇后

孝宗后諡議

宋衛涇

臣聞論母后之極致者莫大乎盡事尊之孝而饗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八

重闈之養備母道之純全者莫難乎閱親傳之盛而兼擁右之功故禮義致化周詩所以著二南之本尤大含弘義易所以贊重坤之象蓋后妃之德始於閨門刑於邦家垂於來裔其體則一而其用有三承順於上則欲彈其婦道之勤儆戒於中則欲觀其內則之助保艾爾後則欲求其孫謀之詒三者備而後二南無餘蘊坤道無遺功矣書契以來位配於方祗禮崇於東朝爲國壽母就安長樂者何代無之至於原始要終善并美具則有昔盛時未有攷焉故養莫嚴於舅姑而或罕全乎逮事

之敬慶莫長於祚嗣而或莫遂乎含飴之樂二妃嬪于有虞親達授受之舉矣而堯父非一門之美大任媚于周姜嘗爲京室之婦矣而文孫不並世而隆夫惟天功斬於渾全人道難乎其備簪綵族系四世祖孫全者有幾矧夫塗山沙麓之興大明思齊之作以言乎奉親則克共孝敬於三朝之上以言乎齊家則輔佐憂勤於三紀之久以言乎陰佑則翊扶神器於再傳之際皇乎休哉兼而全之未有如太皇之盛者也恭惟大行太皇太后端靖而誠莊淑聖而柔令惠問尤於彤篋慈儀冠乎六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九

官遊娛之事希從圖史之箴自警紘紼是則蘋藻必躬化始閨閭風行邦國有廉退之節有徽嘉之行迹其垂髫之初體相多異則有以著倪天之表受冊之夕日華宣明則有以彰天作之合母育累朝壽盈七袞號榮衍於六字瑤冊侈乎四上尊崇之養康寧之福與乎不可尚已若乃發揚其鮮麗之休推美其難名之懿則若此之類殆未能殫其萬一焉伊昔思陵高康強暇豫克異大位無愧陶唐重華協帝晨昏定省共同爲子職行過魯閔時惟太皇克脩壺職鷄鳴問安而喜憂有常盟櫛

佐餒而旨甘必進紀千秋之節則每從於鳳輦上萬歲之觴則克悅於龍顏嚴君既樂聖嗣之無違永壽益喜椒塗之盡愛於是五日一朝之禮風雨弗渝兩宮九閨之餘毫釐無間及乎助華厭代慈福求年傳歸於子已居太母之尊思媚諸姑猶執寢門之敬以至疾視湯液喪執衰麻始終之際無遺恨焉此則送往事居婦道昭矣洪惟阜陵孝朝聽夕訪如湯日新履革衣綈如禹服菲郵孤逮鯁如文懷保時惟太皇基迹潛邸謹禮度嚴內外脫簪之誠形於誕告有以相勵精之勤損常儀裁妄

又修明辨 天卷之五十一

十

費三辭之衣數年不易有以佐克己之儉遵傷生之戒推不忍之心日膳一羊上章懇祝有以廣愛物之仁是以人倫既正朝廷既治隆乾聖道淳熙寧無聲色之迹逮夫贊乾剛之斷決震子之策相與齊蹤於揖遜而不以脫徙為太遽奉承高蹈於希夷而不以澹泊為難能三聖相授千古同符此則自家利國內助著矣紹熙光宗五禩烈祖奄棄而遐升光廟莞然而在疚慈皇獨斷於心憲聖協謀於內時惟太皇一德一心是翊是保神孫御極

式遵慈訓不綈不兢無偏無詖皇嗣既立資善肇開綠車娛侍聖情懽愉風流篤厚衣食滋殖暨至邊隅有警供億浩穰山私帑錢給戰士費其稅衣大練衣無關之政心殆有過焉此則垂休罔極而詒謀遠矣是以初定長秋之序則稟命於庭闈再舉鴻名之典則歸尊於儀輶末原內禪之助則極言其保右斯三者繇漢歷唐竄未前聞惟皇天佑于我家惟我宋代有賢后是以大行太皇太后全前世之所未能全備昔人之所未能備易詩所載二南重坤之德聖人復起不可有加矣揆厥始初

又修明辨 天卷之五十七

十一

序冠四妃歲踰一紀和平逮下久而始正位號則關雎之樂得淑女也派分江左胃本高華而述其世緒懽然形於挹損則葛覃之不忘母家也外門之無私謁也蹈和率禮夫豈一端哉盛德至善則昉于前三者矣春朝介壽將舉緝儀忽謁音也馬馭之上賓痛仙游之莫返因山有制先遠告期皇寧上宗通繩祖武躬執通喪中詔禮官稽經詠律節惠易名統於所尊率循彝典謹按謚法婦德均一曰成夙夜警戒曰成能執婦道曰肅因嚴敬敬曰肅夫微音懿鏗演迤四世垂範作則與宋無疆非

成之大乎飭正宮壺宣暢陰教上惠于宗公下庇於雲仍非肅之至乎竊惟繪畫日月形容天地摸擬有限而德美無窮揚厲鋪張姑述臣子之職而已大行太皇太后宜以宗廟之命錫之曰成肅皇

后以
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唐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協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部竹四郡刀

又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十二

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佐守東夏輯睦天寶玄宗之季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圖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肅宗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恤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群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袞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

德威事寬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縉紳位侔周召將加諡謚之制宜以鄭留為准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贈太尉夏守贊謚議

宋歐陽脩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儉今

又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十三

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車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謚莊一作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晤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日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軼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

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瀟謚

曰忠僖謹議

趙僖質 謚議

宋劉敞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事三朝太宗真宗嘗列四輔謀謨之益施為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極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類揣稱竊以為允謹議按本為益州路轉運使平反克盜為御史知雜事發如開封府使從吉二十及幾惟演受賄姦狀知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七

十四

州度支使市錦五千匹其善行止此至謂其手詩劉美人家致位政府為當時所笑則其大節不足稱也謚曰僖質恐亦非宜故此議多辭則長有以也傳又言僖赴益州時真宗諭曰蜀遠而數萬其利害民所欲聞卿至悉條上之抵附常奏男普姓名與至數言部中事至一日章數上議有入則極論出則詭詞之云豈謂是然以上美謚

梁王彤謚議

晉蔡充

彤位為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湯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

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而況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誰按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謂勤宜謚曰靈

太宰何曾謚議

晉秦秀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祭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撫軍模為龍作威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為司徒校尉奏劾之朝廷稱焉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十五

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魏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二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解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唯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也者周公弔三季

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
奉之啓手歸全易簣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
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
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
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
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
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
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
與此同宜謚繆醜

賈充謚議

晉秦秀

又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七

十六

賈充無子舍宗族弗立而以異姓外孫韓謚爲後
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苕公子爲後春
秋書苕人滅鄧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
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
如太宰所取必自己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
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
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
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

陳執中謚崇靈議

宋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

至貴顯皇祐^{仁宗}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
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議
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
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
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
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
紉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
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
正身齊家以議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保
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

又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七

十七

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
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
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逮焉可謂不勤成名
矣請合一法謚曰榮靈^{以上惡謚}

改議

昭慈獻烈皇后^{哲宗后}改謚昭慈聖獻議

宋蔡崇禮

臣聞聖人之應世方其紉身以退藏於密則靜而
無爲晦而不彰欽道德於一已謝功名於當代民
無得而觴焉及乎遭天下之變履天下之危智士

失圖勇夫拱手當斯時也洵洵者待我而後定岌岌者待我而後安則感焉而不得不爲之應迫焉而不得不爲之動於是起而赴之不煩指麾不動聲色而天地之位算日月之翳銷神器丕基既償而復興皇綱帝紀將絕而復續所謂變而克正危而克扶者收功於俄頃之間而垂裕有無窮之聞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鴻惟昭慈獻烈皇后躬柔順之資蘊神明之智起家而儼宸極若固

有之釋位而避宮無關可愧者進退不失其正造次不違於仁此聖人之至德也逮其遭變履危從

宋本明辨 卷之五十七 十八

權濟難天意所屬人望如歸挈祖宗之統而親授聖皇除城社之妖而再還明辟雍容房闈計安邦家倉卒一時利澤萬世此聖人之極功也維德與功咸本於聖而容官累行乃獨闕焉宜乎上心以爲未足而羣工有司得以追議也夫升高而望天地不能窮其大當午而瞻日月不能極其明由盛德全功而觀聖人亦烏得而盡名之前日議者以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知曰獻安民有功曰烈節是四惠爲應謚法先后之美固兼有矣雖然昭既主功慈既主民而又以烈配不幾

於重複而言者有所未至者歟是則無待於烈而有關於聖烝嘗之際稱謂之間恐未足以對越神靈而下祛衆惑雖更議無嫌也維我皇朝母后之懿由漢以來蓋未之有慈聖光獻皇后仁宗后援立英祖英宗后傳序裕陵神宗再御簾帷退安大養宣仁聖烈皇后英宗后擁佑哲宗始終九載元祐哲宗之政至今稱仁欽聖憲肅皇后神宗后當元符哲宗末年命定策宮中扶翊上皇徽宗決於獨斷三后繼踵如相授受是以徽稱成主夫聖主昭慈獻烈皇后逮事宣仁欽聖率循婦道取法母儀丁時之

宋本明辨 卷之五十七 十九

艱再安社稷功齊德竝力則倍之校美于茲實同至聖然則鴻名顯號極其推崇雖舍是而有稱焉臣知天下後世臣子之心爲未厭也竊嘗考之上古之時人道未立穴居而野處飲血而茹毛蓋夷狄禽獸如也聖人者出因時之宜而致其利使人知所生養而無不足之患於是得自別於夷狄禽獸之羣而三綱五常之道興焉易之繫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言聖人之功其大如此雖然聖人豈區區有心於造爲者哉時適至是不得不然是故由其血食而爲之作綱

晉由其粒食而爲之作耒耜以有無之不齊則合之以市易以往來之不通則濟之以舟楫至於服牛乘馬重門擊柝白杵弧矢宮室書契之用凡一物之設一器之制取給天下之求而已不自爲也後世之亂固有甚於民無生養之初而聖人之功固有出而排之如古昔之爲天下利者由是推之則先后之聖可得而形容矣當其失位而退處視邦家之計何所容心及夫時移而事變應臣民之求良非得已於是時也轉盼之際呼吸之間存亡禍福所不可測乃以柔弱之身立危疑之地重安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廿

龜鼎再扶尊極使祖宗舊物未有所傳聖人大寶未有所定天下神器未有所歸元元之民還戴晉宋而弗淪於弗狄禽獸之域然則備是物成是器以爲利天下方諸網罟耒耜之作不亦甚大矣哉由所建立要其成功雖以母后之聖而上追犧農可也彼塗山與夏文母造周內助稱賢夫何足道按謚法備物成器曰聖今羣工有司之議更出于此臣愚知不足以合天下之公願而仰契孝心追報之萬一也昭慈獻烈皇后尊謚請以祖宗之命改號曰昭慈聖獻皇后

駁議

駁昭宗謚議

唐羅宸

帝王御宇山理亂以審汗隆宗祀配天資謚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伏以陛下宗廟考古道昭彰至公既當不諱之朝寧阻上言之路伏以昭宗皇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於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頻遷始則闖豎猖狂受幽辱於東內終則嬪嬙悖亂罹天閼遇於中闈其於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謚美似異直書按後漢和安順帝緣非功德遂改宗稱以允臣下之請今郊禋有日袷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下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已之德表聖主無私之明舊唐書云昭宗廟號昭宗二年應進士登第物論以爲昭宗命翰林學士陸希聲等撰謚號未許人舉場皆負愧起居至是昭宗爲朱全忠所弑乃與起居郎羅執筆其文羅裝作也於是太常卿張延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愚謂備物成器曰聖則公論亦自有不容異者而加以美謚豈孝子慈孫所得而私哉故今詳之以見公論由私怨而發亦可爲世道之一慨也○右帝王

宋慶禮謚專駁議

唐張九齡

宋慶源卒太常博士張星義曰慶源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案諸法好巧自是口專請議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

慶禮在人苦節為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戶庭可樂彼獨安於傳遺稼穡為難又能實於軍廩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有一於此人之所難况營州者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翻作牧馭之非才自經廢便長寇孽故二十年間有事東鄙僵屍暴國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慨祖宗之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廿一

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熙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藝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為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蓋為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久契丹背誕之口懼我犄角之勢雖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星彼都繁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跡以制其實貶其謚以徇其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尋易

名之典不墜者也星復執前議慶禮兄子辭王又詰問稱冤乃詰曰敬○右美謚

駁帝巨源謚昭議

唐李邕

帝巨源與韋后繼叙源流依嫡官爵謚符祥取嫡中宗議者嗟憤及韋庶人之難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太常博士李處直謚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為猶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體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遇為宰相時人以為情不相協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因請依前謚為定邕又駁曰

夫古之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為善者雖存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為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

文休明辨 天卷五十七

二三

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協羣兇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賈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常何親而結為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闇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
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聞婦人
阿常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喙皇
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中園章巨源
創跡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
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並言之莫從其罪二
也又上天不弔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常將篡蓋
計未及逆心尚提周章夷猶倉卒迷謬於是人平
公主矯爲陳謨上官昭容給草遺詔故得今上輔
政阿韋叅謀將大業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
源

又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廿四

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
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
能分謗者哉當時雖不從臣議而論者是之○右惡謚

駁獨孤及議郭知運謚

唐崔厦

左司員外郎崔厦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
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爲大又
曰過時不爲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戊
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
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
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節度嗣子英

又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廿五

又頃獨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
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况節度當開元年玄宗
初開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遇亦已
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
之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
之誰曰無誼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
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
爲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
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
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議以國家而言又

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謹議以上臣僚

答駁議

代太常答蘇端駁丞相楊綰謚文貞議

唐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畧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

宋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廿六

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爲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敗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乎晏子黜陳氏名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乎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爲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之辭忠

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餽公膺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寂寥啓悟而責之乎端貴結以寂寥啓悟啟其謫○以七告季之乎既破其駁此下又言其當謚文貞之實文子三尹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爲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

宋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廿七

禮曰文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賈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垢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

所謂快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無全能才不
必備以鄭公徵姓直言正色耻君不如堯舜其節
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環姓固執遺詔廷沮邪計
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二公皆諫文貞故春秋為賢
者諱過傳稱不以一青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
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
事如周公之文宣父子之懿然後擬議則千古莫
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為定制乎謹上
恭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石表

梁王彤謚重議

晉蔡充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七

廿八

彤為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顯不能扶非所以
為相故春秋議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
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
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
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
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
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况彤不能去位比而
事偽王乎宜如前議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
明事君之道詰

答嚴郢駁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

議

唐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
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
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已
畧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
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者
有司之職也其闕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
詳矣敢尋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便登大任既同溫
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
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
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眾議
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
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金曰
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
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
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代崇周公殺三監誅
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甘謚曰
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命之忠於其國隨會之
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

而竝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
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以杜謚三代已下朴散
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
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
以文武大畧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
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
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
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
身近貞二德竝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
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鑒正

本明辨 卷之五十七

三十

稱貞則遺其慘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
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之也以杜謚若跡
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
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
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
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竝當時赫赫
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
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
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
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但晉文不如

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
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
古訓及貞觀年號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
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出何品式請
具經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
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謚此言
當謚如議猷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
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
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
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

本明辨 卷之五十七

三一

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肅肅之時義大矣哉以
諶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
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審命之不稱文豈必因而
重之然後爲美此言諶只當諡稱以尸又魏晉以
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旣之政能性並
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倓之鑒裁庾
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
日竝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微一字二字爲
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
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荅崔厦駁郭知運謚議

唐獨孤及

傅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諡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戊請諡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會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諡况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諡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譚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

宋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七

三二

未葬爲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肅宗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僚之先悉

象恩錫或音微允沒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

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爲限夫贈諡一

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

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

玄宗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

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

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袵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

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

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

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覩惡謚

宋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七

三三

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勲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爲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私議

朱公叔穆私謚議

漢蔡邕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

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唯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脩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宜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七

三四

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弱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輒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止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精白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覆不測之禍誨忠矣爰牧益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庶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

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罪不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奸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忠貞儉之稱文也邾子籛條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七

三五

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唯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貼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矣蕪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

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七

三六

魯有仲尼配謚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同禮天子諸侯咸用優賢共亡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七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傳一上

按字書云傳者傳解也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為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故今辯而列之其品有四一日史傳有正變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八

假傳使作者有考焉

史傳上

管仲傳

漢司馬遷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

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因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
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
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
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
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
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
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十八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
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
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
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蕞蔡管仲因
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
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
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
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
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

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司馬穰苴傳

漢司馬遷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阿陳
甄城而燕侵河上黃河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
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
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
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
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自
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
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

文休明辨 不卷之五十八

三

賈約曰旦日明日也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立表立木為表也下漏下漏以知時刻待賈賈素驕貴以
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
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入行軍勒兵
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
期為賈對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
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
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卒士暴露
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
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

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又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駢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八

四

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也覬於景公景公退穰苴上發疥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威王也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

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廊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言齊用古司馬法似爲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平原君傳

漢司馬遷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八

五

臨民家民家有變者繫散同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變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腰曲而背隆也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噫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君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恠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噫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

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譴者美人頭自造門進簾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無忌魏有信陵公孫楚有春申黃歇故爭相傾以待作得士秦之圖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

人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八

六

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一作廢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五十八

七

天下弗能常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精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

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鐘也毛先生以三寸之舌疆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名議遷避父同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八

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鉅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家之所不盡散以饗士士於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

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上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九

信陵君傳

漢司馬遷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傳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

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宋休明辨 卷之五十八

十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睥睨故父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也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

子之名故父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恠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

宋休明辨 卷之五十八

十一

止晉鄙晉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

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讎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子公使客斬其讎頭敬進如姬如姬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十二

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生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復請而之事必危矣臣客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鳥反又啗莊白反大笑也嗒大呼也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目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

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上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十三

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音附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

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
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
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
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
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
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
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晉趙
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
藏于賣漿一作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

文體明辨下卷之五十八

十四

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
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
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
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
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
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
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
不肖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
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
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

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晉趙十年
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王患之
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
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
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
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王急而公子不
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而日
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
魏王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
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七遍告諸侯諸

文體明辨下卷之五十八

十五

侯聞公子將各遣將七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
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
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
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
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
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
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
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
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

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亡醇酒多
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
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
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假
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
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
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亡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
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八

十六

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蘇秦傳

漢司馬遷

蘇秦者東周維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
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
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
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
自傷乃閉室不出亡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
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
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地谷子有曰
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

習知蘇秦皆少之之言輕弗信乃西至秦亡孝公
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
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
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
羽未成不可以高蜚聶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
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亡肅侯令其弟
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
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
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寧沱易水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八

十七

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
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
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
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
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
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
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
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
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亡於東垣
矣渡寧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

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于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十八

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

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上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也陽宜陽宜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然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上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疆於趙上地方二千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十九

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聞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上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

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上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上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衛人曰

卅

夜務以全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導主廣地彌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傳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

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官
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
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
親以賓附秦則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東
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
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
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
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
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畢首攻魏禽將龍賈取
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
文體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二一

三

怒張儀人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
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
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
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弩少府時力距來者
二弩名皆少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
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劔
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鄆鄧師宛馮龍淵太
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
扶輻也決同射絞輻也絞同芡繁柄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
被堅中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

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執計之大王事秦也必求宜陽軹成今茲効也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臂援腹曰按劍仰天太息曰

文休明辨太公之五十八

廿二

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謂蘇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鄆新郢東有淮潁襄陽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轉上殷殷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

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

文休明辨太公之五十八

二十三

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執察之周書曰絲上不絕蔓上奈何臺登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敝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衆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

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
留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
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留之卒固已二十一
萬矣臨留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彈琴擊
筑關雞走狗六博蹋鞠片臨留之塗車穀擊人有
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
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
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
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
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廿四

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
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不也今秦之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
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
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
也是故惴惴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
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素齊何而欲西面而
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不而有疆
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
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

今足下以趙王詔王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
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
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
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
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
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上疆則
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
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壹軍出武關
壹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二五

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
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上請令山東之國奉四
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
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
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衆駝良
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衛成則秦帝今釋霸
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
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衛
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
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之秦

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疆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亡然如縣旌而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廿六

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于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蒲服同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

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壹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也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也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上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上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皆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二十七

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吊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爲仇今使弱燕爲厲行而疆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

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薄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二十八

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者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壹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

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王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詳同下此此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妄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辜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無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上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死成殊而走齊王使人求

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
徇于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
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
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既
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上甚恐蘇秦之
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言見兄之富貴也遂亦皆學及蘇
秦死代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
至於邯鄲所見者細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
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三二

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問
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
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
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
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
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
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
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上重西附秦上重中附韓
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
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秦

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戰三軍得上將然而以
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
民勞父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
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
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
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
役矣封內敝矣夫驕片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
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毋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三二

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
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壹子質於齊而
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
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
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上使代
報燕上王上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
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
齊伐燕殺王上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
敢入無皆終歸齊上善待之蘇代過魏上燕執代
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昭王

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信齊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

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上之宋上善待之齊伐宋上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

三三

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以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疆而國害此叁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王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叁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價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上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

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収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亦秦驛王先於燕趙秦有變因為質則燕趙信秦上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叁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八

三四

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収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于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

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備顯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上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壹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讀日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三五

我離歷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車秦上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疆弩在前鏐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上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宋曰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

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上得講也解於魏至館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三六

爲和羸則燕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參川晉國之禍參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上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

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七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傳

漢司馬遷

張儀者魏人也始常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

太史公辨 卷之五十八

三七

必此盜相君之壁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字之其妻曰嘻子毋通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

貴子也不足取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八

三八

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此吾字指蘇秦術中而不悟吾此吾字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說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汝也上飲我不盜而亦汝也壁若笞我若汝也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其已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上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上惠王欲

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
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
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
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_{當作谷}之口當屯晉
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
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
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
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
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
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三九

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
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
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
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
取其財足以富民繕_{應作}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
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
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

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
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
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
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
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
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
莊相蜀_上既歸秦_上以益_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
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
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_上曰秦王
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四十

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
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
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
相_上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
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
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_{應作}魏四歲而魏_上王卒
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
秦伐魏_上與秦戰收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
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
張儀復說魏王_上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幅湊無名山大川之限
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
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
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
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七與齊而不與趙則趙
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
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
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
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
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八

四一

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七下兵攻
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
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
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七端
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
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
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
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
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

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
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
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
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
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
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
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
倍從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
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秦欲伐齊七楚從親於是張儀佐相楚七懷王聞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八

四二

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
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
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
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
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太說而許之荷臣皆
賀陳軫獨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
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吊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
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
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
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

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

文公明辨 卷之五十八

四三

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

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上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上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

文公明辨 卷之五十八

四四

今地未入秦上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

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上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父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江浮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音方也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七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厄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

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同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上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上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上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

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踰音徒俱偏一足也科頭不著兜鍪貫頤而直入敵奮戰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足向跌後足向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徒趨趨敵文休明辨卷之五十八

四七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奸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

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上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八

四八

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澶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也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

清河指博關臨苗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武靈王曰敝邑秦主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備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四九

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蕃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上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上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上於池池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肅侯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開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無嘗以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八

五十

其姊爲代王妻欲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音主與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羹及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羹厨人進斟羹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音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上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

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上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執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纖如嬰兒言不足以承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上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譏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隙武王皆畔叛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

文體明辯天卷之五十八

五十一

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上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上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之伐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

齊王謂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上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上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

文體明辯天卷之五十八

五十二

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明體文辯卷之五十八

文體明辯卷之五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傳一下

史傳下

范睢傳

漢司馬遷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

文體明辯 卷之五十九

一

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年平又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

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辟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魏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續日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

文體明辯 卷之五十九

二

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昭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七東破齊濟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狀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辟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昭高陵君昭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

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晉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于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步林質權淵腹而受腰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九

三

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渠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

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顯于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詳為不知未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繆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憐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九

四

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于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呂尚而卒王天下鄒衍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旅愚忠

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下而收對者也
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
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
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下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
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下鄒
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小補於
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
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九

五

伏同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
國閭閻爲伯讀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下加之
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
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
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
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
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
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
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

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
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僻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
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
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
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
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
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
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
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皆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九

六

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
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
業可致也而群臣多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
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
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
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
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諱非計也
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
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
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

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闢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
有也諸侯見齊之罷讀曰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
者乎王曰文子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
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
兵濟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
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
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
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七

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
樞以盛楚趙楚強則附趙上疆則附楚楚趙皆附
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
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
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
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
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
聽范雎謀使五大夫其綰其伐魏拔懷後二歲拔
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
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

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
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上不聽
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則上成舉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
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
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
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
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
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
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八

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
陽涇陽等擊斷無諱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
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
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
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
重決制於諸侯剖符于天下政適讀曰征伐國莫敢
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于陶穰侯居陶國弊也御也制於
諸侯戰敗則結怨于百姓而禍歸于社稷許曰木
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
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與齊射王股

擢王劭縣于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主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而不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

文選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九

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上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上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上使須賈于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問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曰不也唯前日得過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庸賃須賈意哀之番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

此哉乃取其一絺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也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現于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上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恠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

文選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十

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懼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申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于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于齊

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于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于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趙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是事

又休明辨六卷之五十九

十一

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君雖恨于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于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屬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于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

之德必償睢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讎乃詳解爲奸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大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讎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

又休明辨六卷之五十九

十二

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父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平原君在秦范君之讎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出虞卿何如人也時侯贏在旁曰人固未易知也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簪

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
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
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
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
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信陵君大慙
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
劉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七昭王乃出平原君
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
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曹趙七以其
故令馬服子騄伐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圖

文木明辨 卷之五十九

十三

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
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
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義者各
以其罪亡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
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
罪亡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
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中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
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
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

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
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附今武
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附內無良將而外多敵
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
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傳

漢司馬遷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
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
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熱視而
笑曰先生曷何也同輩巨肩黽顏蹙膝擊吾聞聖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九

十四

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
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
者曰昔持梁繡作刺齒此二斷肥信也躍馬疾
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腰揖讓主人主之前食
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奔
益鬲於塗聞應侯范任鄭安平上稽皆負重罪於
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
以威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
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

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僂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疆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澤蔡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

大休明辨 卷之五十九

十五

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言其終如此也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却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

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懈王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當作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

大休明辨 卷之五十九

十六

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慘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問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

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
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隋功臣孰與秦孝公楚
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
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
安其脩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
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上之
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
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十七

王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
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
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
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
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
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君今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
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舉象其處勢非不
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

不足以辟^避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
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
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
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壹匡天下
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
兵無敵於天下勇疆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
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太史}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
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
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
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十八

以靜生民之業而壹其俗勸民耕農利土壹室無
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
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
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壹戰舉鄢郢以燒
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
服趙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
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
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
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

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
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
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
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
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
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
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艱草入
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
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
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九 十九

此上所謂信而不能用謂往而不能返者也范
蠡知之趙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
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
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參
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
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
下皆畏秦上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
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
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
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

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嚴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上稱孤而有
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吞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
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
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正信而不能
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執計之應侯曰善吾
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
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
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
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九

廿

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
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
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疆起應侯應侯遂
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
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
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參年而燕使
太子丹入質於秦

兒寬傳

漢班固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

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爲同學執爨也時行實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蕙知自將前也以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七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姓張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

文休明辨天

卷之五十九

二

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試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讀日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

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輪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七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也闕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九

廿二

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蕪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旣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始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景至之辰癸亥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

也至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
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若
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
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
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
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
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
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
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居位九歲以官卒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廿三

王丹傳

宋范曄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
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
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墮嬾
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
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
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
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
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
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

乃懷練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練出自機
杼邊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
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
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
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
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
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字子真
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
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練以祠
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夷

文修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二四

吾鮑叔牙次則王詔貢張昭陳詔凶其終蕭詔
朱昭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
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
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
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
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扁鵲傳

漢司馬遷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
舍長之客也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
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

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
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是以
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鬼乃悉取其禁方
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
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方邊也言能隔牆以此
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
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疆
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
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
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十九

二五

如此七日而寤七日之曰告公孫支與子與二人皆秦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
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
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
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
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
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
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

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
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羆姓將大敗周人於范范之
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
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號
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官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
方伎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
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
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
陽緩而陰急故暴蹶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

文休明辨六卷之五十八

廿六

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
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
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
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石針橋引
索音玩橋引索玩謂以按摩之毒熨一撥見病
之應因五藏之輸音束注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捫
攢音攢腦脈音荒爪幕以爪決其漣浣腸胃
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
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偏國之寡臣幸甚有

文林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二十七

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竄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蹶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經絡中經維一作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一作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蹶中之時暴作也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上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灸謂灸之氣入五分也以入臧之齊和藥之齊和黃之以更灸兩臍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也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人起耳扁鵲過齊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

文林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廿八

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也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輕

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以上正體

伯夷傳

漢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廿九

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言不稱由隨光也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也略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孔子稱伯夷而逸詩

乃怨詞故其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仲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周文王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文休明辨天卷之五十九

三十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

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諡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諼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文休明辯天卷之五十九 三一

孟子傳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

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川商君名富國疆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蓋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性遷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

文休明辯天卷之五十九

三一

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滿派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

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勝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鄒子書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納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九

卅三

屈原傳

漢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傳聞驅

志記明於治亂嫺音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獨草藁二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諛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矣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僂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

文休明辨卷之五十九

三四

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紉其後秦欲伐齊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讀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上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上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上大困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九

三五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其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比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莫曙時秦昭王與楚媾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晉懷王

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上不內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獨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

文休明辨 卷之五十九

卅六

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

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
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昔聞之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
察七受物之汶七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
腹中耳又安能以皓七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
作懷沙之賦賦不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
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
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
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
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詔爲長沙王太傅過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九

三七

湘水投書以吊屈原

黃憲傳

宋范曄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賴
川荀淑宅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叔竦然異
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
而前至袁閎當許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餘
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
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閎然若有失也
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
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
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
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
名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
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隸之器譬諸汎
汎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滯
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
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
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九

三八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
靡不服深遠去玃玃客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
乎余曾祖穆侯汪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
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
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以上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九

文體明辯卷之六十

傳二

大明吳江徐師魯伯魯纂

家傳

洪渥傳

宋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連進於有司輒連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一_字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_{一作皆}恨失

文體明辯 卷之六十

一

之子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旣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以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思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

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徐復傳

宋曾鞏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不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充通星曆五行數術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爲人個儻有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門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_{一無}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

文體明辯 卷之六十

二

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_{仁宗}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_{一作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旣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爲上官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旣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中官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_{一作其}其言復又獻所爲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厯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爲卿畱中必欲官之復固辭適官其

子晞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脩周易會元紀歲
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來帛賜號冲晦處
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將每至必先加禮然復
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
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
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人
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
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
何爲以微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
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

又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

三

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
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
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
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
年而沈邁知杭州訪其居曰高士坊云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
退求諸已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求其意云
若復自援汗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
可謂樂之者矣

方山子傳

宋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
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
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巷居蔬食不
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
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
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
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
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
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
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

又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四

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
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
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
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
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
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
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
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
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污不
可得而見方山子儼見之與

桑懌傳

宋歐陽脩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一作日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成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願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死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六十

五

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仁宗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

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除改授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仁宗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潰潰則難得矣宜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六十

六

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番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群盜輩媼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

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盜其尤疆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唯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更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咎吾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

七

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陸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類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

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

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惟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

八

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傳三

托傳

梓人傳

唐柳宗元

裴封叔瑩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頗備隙隙宇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

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師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

文体明辨

卷之六十

九

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禮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叙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

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

文体明辨

卷之六十

十

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魚聽反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

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
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
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
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
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
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桷屋壞則
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用故片
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
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圯者王承福傳

唐韓愈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

十一

圯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
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
安農夫天寶_{玄宗}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
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
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_所焉視時屋
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圯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
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
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
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
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

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
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
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
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無
賴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
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嗟吾操鋤以入_於有
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
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無
知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
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

十二

食焉而_一賴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
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
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
饗之_之無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
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
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
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也_一有若立吾家
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
可能也俞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

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愚不待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一作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種樹郭橐駝傳

唐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瘵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也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

文体明辨

卷之六十

十三

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馳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室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一作有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一作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

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

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基撫

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搔其本以

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

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

一作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

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

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

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

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六十

十四

人輟殫養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

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

乎問者嘻一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

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傳四

假傳

毛穎傳

唐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也虎佐禹治東方土師養萬物有功因封於郕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

眅八世孫說奴鈞反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鮑音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廬不及盧怒與宋鵲一作與盧謀而殺之臨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跌居獨取其髦音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頽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

十五

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類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書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姓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有見廢棄終默不洩唯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

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也弘農陶泓也及會稽褚先生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唯居中者能繼父祖業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

十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得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清和先生傳

宋秦觀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為田氏田為

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僭疆不降者與疆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徒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忤已而逃乎河內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醢藉函沐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

不修明辨 天卷之六十

十七

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固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

著聞者中山宜城滏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旣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絜瓶之智或虛已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

十八

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讎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上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

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虛閒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為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名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為之頌與當世為有此句疑故不著今援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

十九

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燕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為之傳以記

哀辭

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為言

依也悲依於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也昔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因之代有撰著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未成德則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則悼加乎庸色此哀辭之大畧也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乃並而列之殆不審之故歟今取古辭自為一類庶作者有所考云

哀未逝文之篇讀

晉潘岳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輻兮門側嗟侯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

廿

時兮將升嫂姪兮悼惶慈姑兮垂聆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歎樂艱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撤房帷兮席庭筵舉爵觴兮告未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醜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髮鬢料助徒髮鬢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番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轉注音注風冷冷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

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
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
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
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因
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
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
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官聲有止
兮哀無窮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
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平既顧瞻兮家道長寄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六十

廿一

心兮爾躬車日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
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歐陽生哀辭

唐惲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
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
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
出仕今上德宗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
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
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
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儲時未幾皆化翁

然詹于時獨秀出衣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
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並德宗年號間余就食江
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
也久矣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
則一有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
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
詹又者唯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
歷歲移時則必令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
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
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逆然其燕私善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六十

廿二

諛以和其文章切慊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
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
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
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
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
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一作來京師其心
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
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
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
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

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此哀字當刪以卒詹一作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予奉以行則剛友則既獲兮祿賈不豐則反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

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一作哭兮藥物甚良飲食孔一作特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則反山川阻深兮冤魄流行則祀祭則及兮

宋曾肇

廿三

勿謂不通王哭泣無益兮抑哀自疆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羊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蘇明允哀辭并序

宋曾肇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此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

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歡哀

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壤是非

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

萬事之變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

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千軾轍去蜀遊京師

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

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

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

之者皆爲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

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

宋曾肇

廿四

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祕書省校

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

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

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

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

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

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

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

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

遇人氣和而色溫好爲策謀務出已見不肯躡故

跡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輟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予為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闊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囓浮桑燦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腑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文體明辨天卷之六十 二十一

汴之陽維自著兮晞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按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即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號號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諡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

諡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抑或有變也又按劉勰云柳婁誄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為定諡而今之誄唯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諡之有無而皆可為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今採數首列于篇

王仲宣繁誄并序

魏曹植

建安魏獻帝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文體明辨天卷之六十 二十六

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畢建業佐武伐商踴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彊天開之祚末冒稱王厥姪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燦王莽世祖武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繁和龍順帝時為太為

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掌一作太尉或掌

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天靜人一作和皇教遐

通伊君顯考奕世一作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軒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

令德材技廣宣疆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

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開

棋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卓

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

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操奮銳耀威南楚荆人

文體明辨 六卷之六十 二七

或遠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高尚勳功投

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

投戈編郡二縣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

龜紫綬以彰勲則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

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筭無遺策書無失

理我王魏王建國百司雋又君以顯舉東機省闈

太音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

耀當世芳風曉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

勞我師徒光光戎輅霆駭風阻君侍華轂輝耀王

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

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

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

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

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

同征如何杳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

戲夫子金石難敵一作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歡

之人孰先隕越一作何籍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

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鬼

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一作去超登景雲要子天

路喪柩既臻將及魏京靈輶迴軌白驥悲鳴虛廓

文體明辨 六卷之六十 廿八

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

泣交頸嗟乎夫子未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楊荊州華誄并序 晉潘岳

維咸寧成帝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荆

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

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

太殷憑太阿一作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

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

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

死身沒名垂先哲所應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
旒旗爰作新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昌枝蔭分流族始伯
喬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賦漢德龍戰
未分伊君祖考無方事之殷周則擇木臣亦簡
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
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
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
怡多才豐藝疆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
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文體明辨天卷之六十 二十九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
理國之憲章君蒞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
端詳聽參臯呂臯侯擢侔于張張定國改授農政
于彼野王名倉盈庾億國富兵疆煌煌文后帝文鴻
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
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
侯實統禁戎司管閭闔清我帝宮苛惠不作穆如
和風謂督勲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
滔江漢疆場亦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

莞薌及收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
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孫偽師畏
逼將乘讎累席卷兩極繼塞糧盡神謀不忒代吳
而敗其事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
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退守
丘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縉紳升
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
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
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
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廷朝朝廷作

文體明辨 天卷之六十

三十

達厥辭夕隕其命聖主誠嗟悼寵贈袞袞誄德策
勲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哀獨
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
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
承諱切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
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夏侯常侍誄并序

晉潘岳

夏侯湛字孝若樵國樵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
府掾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
書郎南陽相武帝第三子家艱乞還丁父頃之選

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武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年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干

漢邁德惟思弘儒業設尚小大雙名勝大夏侯侯

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

如彼隨和珠發彩流潤如彼錦繡列素點絢叶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

文体明辨 六卷之六十 三一

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

閔參子之友悌承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

實唱高猶賞爾音翦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

皇輿乃徵內贊兩宫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

興決彼樂都南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

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

辭祿延喜叶平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

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賓勝寡

人惡傳異俗文雅執戟疲揚名長沙投賈銘無

謂爾高耻居物下子乃泯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

道固不同爲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

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局志申雖不

爾以猶致其身獻啓盡規媚茲一人謹言忠謀世

祖是嘉將僕儲皇奉纁承華先朝末命聖烈烈

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

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

年隕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賞甘食美服

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末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

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

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亮極輅既祖谷

文体明辨 六卷之六十 三二

體長歸存亡未決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

幅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而慟爲誰嗚呼哀

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露凝凝勁風淒淒急慟爾

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殯後

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并序 晉潘岳

惟元康年七年秋七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

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羗父未

殯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

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瀕於塗炭建

威喪元於好時周處州伯宵避乎大谿解若夫偏
師裨將之隕首覆車一作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
紆青拖紫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
僭輦更姓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恥爾
之身介乎重圍之累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如
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
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
而用之音以鐵鎖機關既縱礪而又升焉燬
陳焦之麥柿解也枳桶之松用能薪芻不置人
畜取給青煙傍起樞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關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

三三

讀日地而攻子命穴浚壘壺鑄瓶甕以偵時也之
將穿城響作因焚積古猛反火薰浴氏殲焉
父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
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
之制制從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十斛
考訊吏兵以櫛楚之辭連之大將軍梁王屢抗其
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催寒暑
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效推極
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何戴反假授
詔書遽許而于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

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
毅率勵有方固守孤城危偏獲濟寵秩未加不幸
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蒐而有靈嘉茲寵榮然繫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若乃下吏之肆其嚙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
欺善抑亦質首之讎也貿易也兩入贊語曰
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
之戰魯與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口他
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
馬有流矢在白肉服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漢明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

三四

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刃父雖視死
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誄之一作然則忠孝義
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一無天子既已一無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
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
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矣亡城小
眾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去聲兵無加衛墉不增
築焚焚羣狄豺虎競逐更恣睢潛跼寺齊萬
虓闕震驚台司去聲聲勢沸騰種落煽旌旗電舒

戈矛林植彤朱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
泣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索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
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聲稜威可
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聲犬羊阻眾
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聲窮城氣若無
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以
瓶壺音也以長壘鍾未見鋒火以起烟薰戶滿
窟指穴以飲木石匱竭其稗空虛惘然自得馬生
傲若有餘羅梁為礪柿松為芻守不乏械櫜有鳴
駒哀哀建威身伏斧橫悠悠列將覆軍喪器戎釋
文體明辨 天卷之六十 三五

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
右震惶分我汗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慕彌長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
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剪矧乃吾子功深
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斟孰是勲庸而不獲免猶
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
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
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破破齊克完齊
困圍沒而猶抵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齊
單復燕張孟運籌危趙獲安趙襄子家臣 汧人賴

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搥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
私粟狄隸可頒况曰家僕剔蜂子雙龜清督及關
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園心焉摧
剝通轉聲扶老攜幼巷號街哭一作街嗚呼哀哉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閉司勳班
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虞鳴鶴誄并序

唐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于長安規
仁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
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寔
文體明辨 天卷之六十 三六

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為鄉延誦輔
漢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維仲翔名曰預曰喜在
晉克彰義篤斯文有必其芳祕書世多能世耀
于唐泊于漢陽九臯父當禹世德以昌此替尚父
父當禹休徵用揚惟我先君宗元竝時翺翔洽
主記室與當同時蔚其耀光實契伯仲永永
不忘漢陽元子寔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
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于鄉論為秀士百郡之選
叢于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

儀退默然一作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
方出羣類振耀于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討號
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孰徇于名而不
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
里來復祇紉于墓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
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
華叶呼反克不再舉聞于邦家叶居倚閭千里歡詠
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
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問壽觴方舉賀書在途
委骨歸土哀歎易地弔慶交尸神胡不仁降此大

文體明辨

卷之六十

三七

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叶同貫叶同相親通家
脩好講道為鄰既冠于阡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
爾繼年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
更為砥礪咸去韋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
哉諫行謀謚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
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惟
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溫誄

唐柳宗元

維唐元和憲宗六年八月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

爰用十月二十四日槨葬于江陵之野嗚呼佔有
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
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
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重社鄉飲酒
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末州
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
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覩一作觀于今也君之志與能
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
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
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

文體明辨

卷之六十

三八

其詞耳君之理行宜極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
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其
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
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
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
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
義千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踴騰商周堯舜
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
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

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
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
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
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
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
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間用張署歸
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
服其智戎讐悔厥禍欵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
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摠
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特推重器諸臣之復
文體明辨 六卷之六十 三九

也周宰 夫之職周官匪易與 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白
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
憲為貳糾逃伊肅諛諛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
何居恩疎若昵惕邇如遐 寒實閉其閣而撫于
家何反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
何居浩然順風從令無譁 疑叶呼 繇蘇外邑我爾
盈車 叶昌雜耕鄰邦我黍之華 叶呼 既字其畜亦
藝其麻 叶眉擊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
廢邪 叶徐考績既成王用興嗟 叶道陟于嶽濱言
進其 叶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而失

連租匿役歸誠自出兼既并息罷羸乃逸惟昔崇
善盜奔于鄰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
之粟今我後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 叶
姪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 叶如
矯矯貪凌乃康乃茂 叶莫 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
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簣
儻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
儒時中之與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
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恠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
動風驅良辰不偶率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同敷
文體明辨 天卷之六 四十

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
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慕是旌是告求末
不渝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并序

晉潘岳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子也
孫荊州刺史戴侯名之孫東武康侯名之子也八
歲喪父其母曰日字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名之
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义夫家而免諸艱
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者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
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

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
清才儔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籍
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于
德官里喪服同次綢繆系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
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惠帝九年
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世一作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
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勲業未暢篤生伊子
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鈞深探賸味道研
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遘閔曾未亂髮如彼

文體明辨卷之六十

四十一

危根當此衝飈一作德之休明靡幽流不喬旁冠
芳儔聲清劭一作爾勇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
達豐安置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畢
肆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
爾戚如實在已視子猶父不得子子敬亦既篤愛
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景西望子朝陰
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
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
同生悽悽諸舅春闈摧並方茂其華一作荆實挺
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輝一作毀壁摧柯嗚呼仲武

庸哉奈何德官之艱仲武所居之里名德同次外
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一作
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雙親遺
文有造有寫或真或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
于手涕霑于巾一作龜筮既襲挺槨既開痛哉一作
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
雲徘徊臨穴長一作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
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文體明辨卷之六十

四二

文體明辨卷之六十

文體明辨卷之六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祭文

按祭文者祭其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有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儼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儼體之不同今各以類列之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作者宜詳審之宋人又有祭馬之文是亦文體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一體故取以附焉

散文

皇考太師觀祭文

宋歐陽脩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仁宗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嘉祐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

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裕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中書省參則知政事有大師之誥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卽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當尚享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

文體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二

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銘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唯汝在子唯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唯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晉名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

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一有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名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疆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三

少者歿而長者存疆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疆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一作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

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疆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讀日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蓋一有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四

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竝令守汝喪一作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願所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歟不得一作有憑其棺窆不得一作有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

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一有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一無尚饗宋朱熹蓋公所謂善性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多二百七十年歐陽公為其父作龍圖外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祭吳尚書文

宋歐陽脩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文体明辨 云卷之六十一

五

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疆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

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

長號也惟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又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逝一作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吊于家而友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豈唯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此篇以也字爲韻段亦一體也

韻語

祭呂衡州溫文

唐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

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

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

文体明辨 云卷之六十一

六

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惡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漢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脩一作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

詳未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泊乎獲友君
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正直而為道不
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
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
甚理也治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比
二十餘句無韻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貧愚皆貴險狠皆老
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
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
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
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斗唯望化光伸其宏略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七

計未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
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
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
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
蕩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乎
豈為兩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
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
金為錫為主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
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
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二抑有知乎其無知

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
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數之知字

祭歐陽文忠公簡文

宋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
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
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一無不見
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
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一有朝廷無所稽
疑斯文化為一作異端而一學者至於用夷君
子以為無與一作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八

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恠雜一作出舞
魍魎而號狐貍昔其一作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
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
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一作失望而
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
於斯世一作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字猶
濁絮一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
先君懷寶遁一作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
因一作緣出入受教於一作無門下者十有六年於
茲一作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一作而懷祿不

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
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一作私}嗚呼哀哉尚
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

宋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
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
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
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
於議論豪健俊偉惟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
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

文体明辨 卷之六十一

九

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
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
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
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躋竄斥流離而終不
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
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
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
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
一時功名成就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
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穎

水之涓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歔
而况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
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
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歟

祭程氏妹文

晉陶潛

維晉義熙

^{安帝}年號

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

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
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
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
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母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

文体明辨 卷之六十一

十

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
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矧^又能正能和惟友惟孝
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
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母孟氏卒}兄弟索居
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
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
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
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
輿輶遊覓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
知相見蒿里^地嗚呼哀哉

祭穆員外員外郎文為崔侍

唐韓愈

於乎建中年號之初子居于蒿擗扶比奔避盜來
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無一作故眷然
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一作俊我明鈍而
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
八年君從杜侯杜東都守也我時在洛亦應其招之
出晉守無事多君子僚叶刀罔有疑忌維其嬉游
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流反我嚮在手君揚其鑣叶必
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一作歌或以偃側
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與一作語無非德聲主

文体明辨卷之六十一

十一

人信讒有惑其下叶何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
不從反以為禍叶去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
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
其私進退之艱君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
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
言詞不通叶反我歸自西君反吉服叶反晤言無
他往復其如叶反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
毋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執云孝子而
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
升君之堂不與我言叶未於呼死矣何日來還

祭李中丞名未文

唐柳宗元

維貞元年號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一作甲戌朔二
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
中侍御史錢贊贊作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邕
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
傳正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
史暴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暴行李程等謹
以清酌之真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
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彜卓爾孤直
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

文体明辨卷之六十一

十二

質一作擢於天枝宗室也式是邦族祭其羽儀發跡
內史郎參其軍事自下廟上直詞屢至于後受
邑歷撫疲人公去邇久人滋味呻復從京邑辟署
司錄振其綱條端我甸服黜吏昇氣貪官室慾赫
赫有命登于王庭邦賦以脩國用是經實抗其長
以奉准準程校其簿書無失奇贏進為正郎旬會
是專乃刺于商虎節登山叶輪化堦叶為沃致夷
於艱叶道途謳歌有詔徵還承我御史中丞執
其憲矩糾叶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察吏必薪之叶
終始七載不忘祇勤事無觀瞻道有屈伸卓囊各

啓忠懇僊陳令望逾重名卿是屬拖紳遽聞病卷
衣已復也禮備賄贈恩加命服窳窳有時歲月逾
感播等猥備官屬况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
近或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
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顧慕潺湲致誠一觴拜訣
堂筵嗚呼哀哉

爲常京兆祭太常崔少卿唐文

唐柳宗元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常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十一 十三

良志蹈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
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蹟六書奧秘是究是宗
結叩爾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
未窮濠汜音似濠汜已極嗚呼哀哉昔歲同道從
容洛師都東接袂交襟以邀以靈策駕嵩少嵩高少
汧舟瀕伊仁水笑咏周星年十二其樂熙熙丹霄何
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惟鄭名餘洎齊
略各登鼎司或喪或存山川是遠繫我夫子宜相
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守守
及爾同寮笑遨一作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

聯其鑣投文報章既歌且謔及我爲郎優游吏部
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陛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
分有加于素自我于邁歷刺東吳常蘇離憂十年
復會名都余爲侍郎銓總攸居實得茂彥奉其規
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亞奉常步武
相望佩玉以鐙謂保愉樂長此翱翔抱疾幾何忽
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
盈君尺牘竊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興哀匍匐往
哭撫筵一呼心焉摧剥林版日月逾邁佳城遽卜
素車千里逶迤山谷晦爾精靈藏之斧屋也嗚呼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十一 十四

祭程相公文

宋歐陽脩

維至和仁宗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
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
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後公遽如此
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
益悲傷唯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

公位將相，能施公居廟堂，有言謬謬，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在門。昔者樽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太保劉公文

元徐世隆

維至元^{世祖}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惇州路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公之靈。呼嗚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文休明辨。六卷之六十一 十五

時巖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誰其似之？黑衣惠琳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晉世湯休字畫清勁，筆中法具，誰其似之？黃山扈從王師，柔服哀牢，公於是時，蜀之常臯堂上出奇，江飛渡公於是時，晉之杜預，天王既尊，自晦公於是時，唐

之李泌相宅卜宮，兩都竝雄，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世祖}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肖，細務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肅公奏閱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誰與稽之？民歲有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歲二大士曰蕭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文休明辨。天卷之六十一 十六

仁雨義風，欲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身爲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葬，公既無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念知舊，徃哭其墳，南州孺子生芻一東，真章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古冢文并序

宋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塹^{司徒彭城王}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塹，甃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題明器之屬，村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

畫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
是人形以物棖也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
百餘枚水中有其族節及梅李核爪辨皆浮出不
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薨命城
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旣不知其名字遠近
故假爲之號曰溟溟君云爾

元嘉^{宋文帝}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劬領直兵

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
敬薦溟溟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壑
聚壤成基一槨旣啓雙棺在茲拾骨悽愴縱鍾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十七

漣涌芻靈已毀塗車旣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
或梅李器或醢醢蔗傳餘節爪^{一作爪}追^{一作爪}
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
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襲誰子
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
可轉壟不可迴黃腸^和旣毀便房已積^積趙興念
撫輓^{一作增}哀射聲垂仁^{後漢書}爲射聲校廣
漢流渥^{漢書}陳祠骸府阿掩骼^{音城}曲仰
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北窆東麓墻卽新營
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附雙

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
哀哉^{明註}

祭郴州李使君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
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
之足究當貞元^{德宗}之癸未^{十九}愴皇威而左授
嶽陽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額而位什歷貴部^州而
西邁邇清光於暫觀言其交而情無由旣不賈而
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十八

繆恒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
苞黃耳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叉魚之短韻媿
韻瑕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貞元二十一年}遇順
^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
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酌航北湖之空明覩
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竝奏得恩
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
之三發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
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
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畫雖掾俸之酸寒

要接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
訝信於暫踈遂承一作凶於不收見明旌之低昂
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眞單盃而哭極美
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
一作凌一作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
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
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馬龍圖文

宋王安石

嗚嗚余託業於進士熟若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
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嵯峨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十九

始逢君之執轡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
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
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
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
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
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
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
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
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
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以言

祭崔簡旅歸上都文

唐鄭宗元

憲宗元和中崔簡爲永州刺史流離州七年卒葬蓬永州九年歸葬長安少陵北簡夫也

嘻乎崔公之樞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
或垠而頽或確而萃陰流泄漏瀝沒渝溢碩鼠大
蟻傍穿側出虧踈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
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
險睽睽音閑欺苟腥賤暗胷音古輕黑妄走不思
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其良
予姓甚勤具是舟楫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二十

祭外甥崔駢文

唐柳宗元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恡靈奇取不可貪既磨又
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褰其
篋匱抽深袂密擔重揭貴守吏失職訢帝行事果
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邪已上皆不然無鬼誅
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類之才而三見廢委仁充
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
八叶筆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

我甥求仁且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
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祗極其哀
秦越萬里心蒐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傾余猶
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策阿前次淹限笑頤卽路
鳴鞘不廻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
誅誅未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
葬之東野誰謂誰會既虞以眞誰主誰將孤窺冥
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尙憂
驅使累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
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遠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廿一

祭丁學士一作元珍文

宋歐陽脩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
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
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解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惟
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如
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蹇快一時要
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充冕

不祀相魑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方不數臧
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殆榮
華之消歇嗟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
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
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騶之事業初未見於南
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
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
命在天其如子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言
寄哀一真宋樓昉曰此文讀之太有涕漣漣尚饗遺實則天下之信言也

祭蘇子美文文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二十二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眞致祭
于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
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
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
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傾百
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
此者吁可恠邪嗟吁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
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
一一作子于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一
而不見遂一作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

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減愈光一世之知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祭歐陽永叔文

宋韓琦

維熙寧神宗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一作粹}粹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享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老^{一作深}深虞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神當畀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憖遺遽爾摧傾此其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爲之失聲嗚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一 二十三

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閭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頹敝唯公^{一作公}振之坐選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曆^{一作仁宗}初職司帝聰頗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闢茲萌輒攻^{一作}勦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惟^{一作}推誠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毀藩垣所

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之勢三代炳焉公辭無愧樞幄猷爲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殊趣向何異既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懼謗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一 二十四

忌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訓答奈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訢肝膽幾墮^{一作}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不如從公焉^{一作}用生爲遐脩薄薦^{一作}奠公一卮冤今有靈其來監茲尚饗^{一作}以上

祭崔氏外甥文

唐柳宗元

崔簡子處道自永州奉父喪歸上都道涉水遇暴風溺死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常六小卿之冤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

就兮胡典註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遺死誰祐兮
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鑒使昏霧同兮反復
攪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覓焉觀兮庶幾來歸餒
以侑兮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
來邪否邪歎氣臭兮註

為寶氏小師祭瘡和尚文

唐李白

年月日某謹以齋蔬之真敢昭告于和尚之靈伏
惟和尚降靈自天依化遊世叶平聲角立獨出巖然
生知鳳凰開九苞之翼豫章橫萬頃之陂始傳燈
而納照因落髮以從師邁龍象以蹴踏為天人之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二十五

羽儀紹粹風於西域迴佛日於東維若大塊之噫
氣鼓和風而一吹熱惱清灑道芽榮滋走具楚以
宗仰將掃地而歸之呼嗚來無所從去復何適水
還火歸蕭散本宅寶丹輟棹禪月掩魄痛一往而
無蹤愴雙林之變白某早承訓誨偏荷恩慈忝食
風於法侶旋落陰於禪枝號無輟響泣有餘悲手
撰茗藥精誠嚴思冀神道之昭格庶明靈而饗之

體 僂語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宋歐陽脩

維治平英宗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
寅具官臣歐陽脩伏覲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
官守有職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
薄奠瞻望靈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
惟大行皇帝至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
萬湯之聖德澤被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為陵卜
萬世而叶吉同軌畢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
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鬻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
可慕有嫺三良之殉身罔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
考尚知豺獺之薦葦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二十六

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薛中丞誄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
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俾其
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
臺北齊號御史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
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
憖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
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

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名無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一作必占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僂俛文休明辨天卷之六十一 二十七

祭吳大資一作長文

宋歐陽脩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名董仲舒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僊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

衰病久思反於田疇一作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酬百分尙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尚饗

祭戰馬文附

宋路振

咸平附錄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傑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賤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文休明辨天卷之六十一 二十八

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

房駟之精降爲驪驂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孤聲龍媒驚擗丹髦曉霞的穎秋星第方著幹宜乘旋膺嶢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舒脉張歡惡噬虬擗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遽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撾而授綬戎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躡繫繫通乎鬼驅名駒大駟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駟僧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

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蹊而齧或輾而吮
蝨蠶甲禁駟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于
內殿燕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
入我河湟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還伏下之名馬屬
閫外之武臣珮戈雷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
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嗟惜
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
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
路逐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悞
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全體馬如有
文休明辨 宋卷之六十一 廿九

神知帝之仁嗚呼右韻語雜言

弔文

按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劉勰云弔者至也詩曰
神之弔矣言神至也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故
謂之弔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亦此意也或
驕貴而殞身或倜傥而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
美才而蕪累後人追而慰之竝名為弔若賈誼
之弔屈原則弔之祖也然不稱文故不得列之
此篇而後人又稱為賦則其失愈遠矣其有稱
祭文者則并列之以其實為弔也其文濫觴於

唐宋故有弔戰場弔鐃鐘之作今亦附焉大抵
弔文之體髣髴焚嗟而切要惻愴似稍不同否
則華過韻緩化而為賦其能逃乎奪倫之譏哉
作者熟讀乎所列之文庶乎有以得之矣

祭田橫墓文

唐韓愈

初田橫為魯將權要所敗亡走萊陽彭越
高帝即位權誅與其從五百餘人入海居
島中帝聞齊人聚皆多附橫恐後有亂乃
使使赦橫等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
詣洛陽至尸鄉瀛置酒自剗今客奉其頭
從使者馳奏帝派源以王者禮葬橫既外
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

貞元韓愈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陽道出田橫墓
文休明辨 宋卷之六十一 三十

下感橫義高能得士一作有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
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
之所稀孰為使余獻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
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
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
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鋸抑所寶之非賢
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
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大
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蒐髣髴而來享平

鞏○宋晁補之曰公嘗從裴度自謂知已然度終不引公共天下事公驕路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懷而作此文也

弔其弘文

唐柳宗元

其弘字叔問開元王之賢也敬王時劉文恭公與弘告晉城成周晉從之及范中行之難晉人殺弘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公哀其以忠死故為文而弔之

有周之祿兮邦國典圖詳未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當作蠱膠密兮肝膽為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殺也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圻陲崩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栢之斬刈兮蕭背欣植盜驪驪馬折足兮罷驚抗臆鷙鳥之高翔兮夔旅憚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流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今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謾始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廖廓而殄絕竭

馮雲以狂慙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洄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俾貞臣以一作與為友詳未比干之以一無仁義一作類一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余一作忠甫

弔屈原文

唐柳宗元

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七十二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孽衛若以薦芳願荒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咩憂兮孤雄束味味也哇咬環觀兮蒙大呂譁喙以為羞兮焚棄穢忝忝仵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黼也折火烈兮娛笑舞澆巧之嘒嘒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屈兮美逾西施謂謨言之恠誕兮反冥瑱而遠違匿重寢以諱避兮進俞綬俞綬皆古良醫之不可為何先主之凜凜兮厲

鍼石而後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
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
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
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諱未
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
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惆悵兮陷大故而
不貳沈璜璆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又
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
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恠兮
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三

耀輝辭之矐矐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
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
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辛音新爲
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
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默然兮曰吾言之不行音新既踰風
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宋見補之曰子子

予樂毅文并序

唐柳宗元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

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曰

大厦之驚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軀兮乘者棄之鳴
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
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傍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
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
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
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
精之惆悵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隱
截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踞陳
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
文休明辨 卷之六十一 三十四

余心之不滅

古戰塲文

唐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莫不見人河水縈帶崑山糾紛
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漂若霜晨鳥飛不
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塲也常覆三軍
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吾聞夫齊魏征伐則韓召秦萬里奔走連年暴露
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無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
刃膈臆誰訴奈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散無世
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

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
夫北風振漢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
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
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
鳥休巢征馬踟躕續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
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
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
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

文體明辨 卷之六十一

三五

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
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窺魄結兮天沈沈鬼神長
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邪吾聞之牧犍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
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
在多乎周逐獫狁比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
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
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十於漢擊匈奴
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謂反蒼蒼烝民誰
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如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
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媚媚心目
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妻
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
噫嘻時邪命邪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弔鍾鍾文 附

宋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
恠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鐃鐘
焉其形有兩槩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
牙鼓鉦舞鐃銜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

文體明辨 卷之六十一

三六

縣令施君識其實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
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昔時物
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
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材實其所述
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鐃鐘古樂之器先
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鐃
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
辱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
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

爲姜姬夕爲憔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躡
清餓和黜刑王眇賞生憤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
之參差莽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
余始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此五句嗚呼鐃鍾何
世所爲質不呈剛刑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
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樂三十六乳此句音琅然小大隨叩易所擬之環偉而偶沈於幽
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簞之一辭遞
月弦之幾穀幸陽愆而水洞天日悅其復觀謂庚
寅之是亥獲效嗚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

文修明辨卷之六十一

三七

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泰璽漢劍趙璧
隨珠璣爲之聲汾陰之出曲阜之復天澤之承歷
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
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上
是鐘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
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
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鑒之不如矧
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
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
此上四句韻未詳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償而復起可無畢

年嗚呼鐃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樂激宮流羽以嗣
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政象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
錢爲鐃爲銓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陽爲隲以
效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
緇素乎豈爲麟趾麋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
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
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
此上一段皆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
一出決不泯泯草亡木卒嗚呼鐃鍾又將奚卹
祝文

文修明辨卷之六十一

三十八

按祝文者饗神之辭也劉勰所謂祝史陳信資
乎文辭者是也昔伊祈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
土及其宅此句澤糾此句此祝文之祖也厥後虞舜祠田商湯告
帝周禮設太祝之職掌六祝之辭春秋已降史
辭寢繁則祝文之來尚矣考其大旨實有六焉
一曰告二曰脩此句三曰祈此句四曰報此句五曰
辟此句六曰謁此句見用以饗天地山川社
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其詞有散文
有韻語今竝採而列之

告

宗廟祝嘏辭衍文

漢蔡邕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眾以圖叛逆震驚上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文休明辨 天卷之六十一 三九

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維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復有瘳吉且齊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牛柔毛羊也剛鬣豕也商祭明視也薌合嘉蔬香其鹹醢豐本也明樂醴酒用告邇來尚享按獻帝初平元年黃卓初帝之文也此漢時祝文之體如此耳請者審之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昭烈

惟建安獻帝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

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高祖襲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祭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

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于皇上帝上帝上皇厥理

萬機凝情太古釋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曆數猥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告類上帝惟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福康公主宅脩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

宋歐陽脩

維至和仁宗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官苑使榮州防禦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任守忠致祭于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築館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靈

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尚享

萬壽觀齋殿內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宋歐陽脩

伏以齋室潔肅辟容清穆涓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真馭之安安符孝心之虔奉

萬壽觀造溫成皇后相儀祝文

宋歐陽脩

式營叢構俟靈遊願落成之有初惟筮日而斯吉冀茲住宅庶以卽安

啓聖院齋殿內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人

文體明辨 卷之六十一

四一

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宋歐陽脩

嚮以雨水爲災殿塗增緝亦既新於最構庶來禱於真遊爰揆靈辰冀茲安妥緬惟慈佑丕鑒乃誠脩

迎日辭

周撰人闕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穉穉維予一人其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

太社祝文

晉元帝

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

帝社祝文

晉元帝

坤德厚載邦王一作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宋歐陽脩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文體明辨 卷之六十一

四二

祭勾芒神文

宋秦觀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脩常祀尚饗

仲秋告祭諸廟文

宋曾鞏

歲在仲秋祀有常典維神邁德實庇此邦敢率舊章用陳明薦

秋賽文

宋曾鞏

歲既順成時方犖斂神能施澤以及物人能備物以事神茲惟舊章夫豈敢怠庶其爲福無斁於人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宋曾鞏

維季秋辛巳天子宗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既成禮乃詔天下徧祭于羣神故州得以衆羞醪酒祇薦祠下神其誕降嘉福無有不暨以稱天子所以事神愛民之意

祈

蕭太傅東耕呪文

梁江淹

敬呪先穡曰攝提方春黍稷未華斗反灼爍發雲昭耀開霞斗反地煦景暖山艷水波側聞晨政實惟民天競秬獻歲務畎上年有滄踈潤興雨導泉崇耕巡索均逸共勞命彼倌人統于青臯羽旗衛

文体明辨 卷之六十一

四三

雄戟耀毫呈典繡耦獻禮翠壇古轉聲正民宜稼克降祈年願靈之降解珮停鑾神之行兮氣音較音道神也神之坐兮煙爲蓋使嘉穀與玄壺水爭光而無沫哉

禱雨社神文

宋蘇軾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苔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

祭城隍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

史無治行無一字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兩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祭門文

祭音祭水旱也門國門也

唐柳宗元

祭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沴音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麴麥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止雨開諸陰休徵未復敬用飄音門音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仰山神祈雨文

唐韓愈

文体明辨 卷之六十一

四四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才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求有飲食謹告

雷塘禱雨文

唐柳宗元

惟神之居爲坎爲雷坎方專此二象宅于巖隈風馬一作雲車雷焉一作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一作人災神惟智知我以誠往欽茲有靈爰以廟

饗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既早曠害茲生長敢用
昭告期于盼饗其自朝受命臨茲商壤莅政方切
庶無淫枉廉潔自特忠信是伏苟有獲吳神其可
罔摧擢嘉生糖惟天之養豈使盜盛夷於草莽騰
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契

求雨祭龍一作五祈雨文

宋歐陽脩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會祭
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
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重事也一作無天之庇生斯
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十一 四五

者曰吏之舍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
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日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
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
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
脩一作吏與神又不幸而常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
神享其祀也一作令歲旱矣一作吏雖愚尚知恐懼而
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曲江祭龍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
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稿

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祚神之象齋戒祀禱神
其享祐之時降甘雨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祈雨祭張龍公文州

宋歐陽脩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
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
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慤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
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作聽聽也
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於
下公私竝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
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
文休明辨天卷之六十一 四六

祭伍子胥員文

元虞集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爲災吳其沼乎爾其揚
靈具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
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報

祭天辭

周撰人闕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

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

祭地辭

周撰人闕

薄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與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與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

祭城隍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文體明辨天卷之六十一 四七

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爾明神閱人之不辜若爾若若答冀除大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急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一作之

祭界石神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一作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一作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其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

忻衍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遣良月吉日齊潔以祀神其鑒之一作尚饗

祭仰山神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唐韓愈

維元和憲宗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文體明辨天卷之六十一 四八

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卽衰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當作年於今乃合夙夜怵一作惕敢忘神之庥庇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主一作不稱靈明一作靈外無四垣堂陛頽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脩而作之舊碑斷一作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一作謹

脩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碑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宋王安石

伏以自河以北陽出鎮陰人用不寧咎由非德求惟聰直庇祐一方祇飭使人齋精以禱尚蒙歆鑒無有後艱

祭醺神文

宋秦觀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倭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

文休明辨 宋卷之六十一

四九

而越自雨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爲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爲盡嗚呼其不仁也哉人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求多福無或遘天以速愆咎

謁

洪州謁諸廟文

宋曾鞏

惟神播澤在人廟食茲土肇守藩之始收脩禱謁尚期靈德常庇斯民神於無窮亦未有賴

福州謁諸廟文

宋曾鞏

維神作德自幽信于茲上人用報事秩祭有常鞏

甫此守邦敢脩禮謁尚其降福終賚斯民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宋曾鞏

維帝側微之初躬耕此土歷數千載盛德彌新傳于無窮享有廟食鞏受命出守敢陳薄薦維帝常垂陰施惠此困窮庶使遺民永有依賴

福州謁夫子廟文 宋曾鞏

惟夫子之德仰之彌高夫子之言窮之益遠學者潛心庶幾髣髴其守邦之始躬卽學宮敢脩禮謁尚其降鑒

謁宣聖文 宋秦觀

文休明辨 宋卷之六十一

五十

郡守被命于朝旣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群祠是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假辭

按假者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記所謂假以慈告者是也辭見儀禮其他文集不載唯蔡中郎集有之今并錄以備一體

祭禮假辭 周撰人闕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音汝下孝孫來音汝下也亦若音汝下女孝孫音汝下反使女受祿于天音汝下反宜祿

于田叶地反眉壽萬年叶爾反勿替引之

九祝辭祝下當有敬字謂九廟祝史所致之敬辭也

漢蔡邕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文體明辯卷之六十一

文體明辯卷之六十一

文體明辯附錄目錄卷之上

卷之一

雜句詩

三句詩

無題

寄友

五句詩

曲江三首

促句詩

二首以上

文體明辯天附錄目錄上

觀伯時畫馬

宋黃庭堅

雜言詩

出靈歌右七五言相間

宋王安石

三五七言

唐李白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

以各詩五七

唐劉長卿

一三五七九

言各詩五七

梁僧慧令

一字至七字

唐

一字至九字聯句

唐鮑防等

一字至十字詠竹以上一字至七
十字各一首

雜體詩

宋文同

物體

送劉散賦得山樹鬱蒼蒼

唐許敬宗

至分陘以上
五言

唐駱賓王

冀慶

唐杜甫

題東溪幽居以上七言
四首全篇皆錄

唐李白

文獻明辨 天附錄目錄上

賽敬亭廟喜雨

齊謝朓

春望以上
五言

梁宗慄

卜居

唐杜甫

題鄭縣亭子以上七言
四首全篇皆錄

唐杜甫

賦終南山同風字韻應詔

唐楊師道

侍宴應詔得前字以上
五言

唐虞世南

長沙送李十一銜以上
七言三首全篇皆錄

唐杜甫

初秋夜坐應詔

唐楊師道

白下驛餞唐少府以上
五言

唐王勃

灋頡

唐杜甫

賓至以上七言
四首全篇皆錄

唐杜甫

送盧主簿

唐王勃

在兗州餞宋五之問以上
五言

唐駱賓王

文獻明辨 天附錄目錄上

白帝城最高樓以上七言
四首全篇皆錄

唐杜甫

賦得白日半西山以上
五言

唐太宗

黃草以上七言
四首全篇皆錄

唐杜甫

侍宴歸鴈堂

唐虞世南

羈遊餞別以上
五言

唐王勃

城西陂泛舟以上七言
四首全篇皆錄

唐杜甫

過慈恩寺

唐太宗

上巳浮江宴韻得遙字以詩

唐王勃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五七言○以上

唐杜甫

詠雨

唐太宗

賦得潭池竹五言 唐虞世南

贈郭將軍右七言○以上

唐李白

詠虹

唐董思恭

文休明詩 目錄上

四

八仙遲以詩

唐王勃

至後右七言○以上

唐杜甫

詠風右五

唐太宗

酌酒與裴迪右七言○以上

唐王維

賦得櫻桃春字韻右五

唐太宗

十二月一日右七言○以上

唐杜甫

春夜青明府宅宴右五

唐駱賓王

蚤秋苦熱堆案相仍右七言○以上

唐杜甫

贈喬侍御

唐陳子昂

自遣以詩

唐李白

秋江送別

唐王勃

銅雀臺以上七言○以上

唐劉庭琦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

文休明辨 天附錄目錄上

五

去蜀以詩

唐杜甫

即事

唐杜甫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以上七言○以上

唐杜甫

蜂腰體

送人下第歸

唐賈島

斷絃體

寄遠

僧謙

隔句體

僧謙

平僧律五言

唐鄭谷

絢句

唐

倫春體

一百五日夜對月

唐杜甫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唐杜甫

首尾吟體

春日田園雜興十首

元陳舜道

文休明辨 天附錄目錄上

盤中體

六

盤中詩

漢蘇伯玉妻其夫

迴文體

織錦迴文

符秦婦蘇蕙

讀法略例凡十

泊鴈回文律

宋王安石

龜山迴文律

宋周

迴文律

齊王融

後園作迴文絕句

齊王融

和湘東王後園迴文絕句

梁簡文帝

題織錦圖回文七言凡言〇本三首今耶

宋蘇軾

仄起體

題鄭處士隱居 唐唐求

疊字體

貢院垂成雙蓮呈瑞因成都語勉士子

宋王十朋

句用字體

春日

梁元帝

文休明辨 天附錄目錄上

七

菱砧體

菱砧四首

古詞梁元

伐菱砧二首

齊王融

兩頭織纖體

兩頭織纖

古辭梁元

又

齊王融

三婦豔體

三婦豔

齊王融

又

梁蕭統

又	梁吳均
又	梁王筠
又	梁劉孝綽
又	又本十一章今取一章○大歸西北樓
五雜俎體	陳後主
五雜俎	古辭 <small>漢人</small>
代五雜俎二首	齊王融
擬五雜俎二首	唐顏真卿
五言體	
文休明辨	附錄目錄上
五言詩	宋梅堯臣
四聲體	
夏日閒居作四聲詩寄襲美	唐陸龜蒙
平聲	
平上聲	
平去聲	
平入聲	
奉詔襲美苦雨四聲詩	唐陸龜蒙

平聲	
平上聲	
平去聲	
平入聲	
還鄉展省道中作四聲詩寄豫章僚友	宋孔平仲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文休明辨	天附錄目錄上
雙平聲韻體	
雙聲詩	
溪上思	唐陸龜蒙
牽和溪上思	唐皮日休
疊韻詩	
山中吟	唐皮日休
吳宮詞	唐陸龜蒙
問答體	
夜會問答十首	唐皮日休等
雜韻詩	

進退韻體亦名屬

栢梁鼎句韻詩 唐李建勳

顛例韻體

誄雪 梁簡文帝

平仄兩韻體

兩韻詩 唐章碣

卷之二

雜數詩

四時詩 晉陶潛

四氣詩 宋王徽

文休明詩附錄目錄上

四色詠 齊王融一作梁范雲

又 梁范雲

又 梁范雲

四色詩附錄目錄上 梁范雲

赤

白

黑

五噫歌 漢梁鴻

六憶詩四首 梁沈約

六甲詩 陳沈炯

又一名目

六府詩 陳沈炯

和六府詩 陳孔奐

八音 陳沈炯

十索 隋丁六娘

十維詩 唐妓薛濤

筆離手

馬離旄

鸚鵡離籠

燕離巢

文休明詩附錄目錄上 十一

珠離掌

魚離池

鷹離拳

犬離主

竹離亭

鏡離臺

十二屬詩 東沈炯

讀十二辰詩擬其餘作此

宋朱熹

百年歌十首 晉陸機

數詩	史鮑照
數名	齊虞羲
人	梁范雲
雜名詩	
建除	宋鮑照
又	梁宣帝
又	梁范雲
又	陳沈炯
從軍行星名	陳張正見
星名	隋辛德源
文休明解 六附錄目錄上	十二
二十八宿名贈晁无咎	
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為詩	宋黃庭堅
奉和竟陵王郡縣名	梁范雲
奉和竟陵王用郡縣名	梁沈約
州名	梁范雲
縣名	梁元帝
斜冗名	梁元帝

姓名	梁元帝
將軍名	梁元帝
人名詩	唐權德輿
寒食古人名	唐陸龜蒙
宮殿名	梁元帝
官殿名登高臺	陳祖孫登
屋名	梁元帝
船名	梁元帝
車名	梁元帝
藥名	梁元帝
文休明解 六附錄目錄上	十三
又	梁簡文帝
奉和竟陵王用藥名	梁沈約
藥名	宋孔武仲
草名	梁元帝
樹名	梁元帝
鳥名	梁元帝
獸名	梁元帝
卦名	梁簡文帝
賦得山卦名	陳張正見
龜兆名	梁元帝

相名	梁元帝
雜合詩 <small>口字水</small>	
郡姓名字詩 <small>國孔融文</small>	
離合 <small>思揚來離難</small>	漢孔融
離合詩贈尚書令何敬容	晉庾岳
離合詩贈江藻 <small>色蘇客</small>	梁蕭巡
離合 <small>思揚來離難</small>	陳沈炯
離合 <small>思揚來離難</small>	宋孝武帝
離合 <small>思揚來離難</small>	宋謝靈運
即頌離合	唐陸龜蒙
松閒曲	唐陸龜蒙
飲巖泉	唐皮日休
砌思步	唐皮日休
懷鹿門縣名離合	唐皮日休
奉和懷鹿門	唐陸龜蒙
答鄒陽客藥名離合	唐張籍
夏日卽事藥名離合	唐陸龜蒙
和蔡黃門口字詠	陳沈炯

寄賈宣州 <small>以下二首</small>	宋孔平仲
呈章子平	宋孔平仲
詠諧詩	
俳諧體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唐杜甫
風人體	
風人詩三首	唐陸龜蒙
奉和風人詩三首	唐皮日休
諸言體	
大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沈約
細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沈約
大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張纘
細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張纘
大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殷鈞
細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殷鈞
大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王規
細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王規
大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王錫
細言應令 <small>詩</small>	梁王錫

大言體	梁蕭統
細言體	梁蕭統
大言聯句記	唐李嶸等
小言聯句記	唐顏真卿等
難言記	宋蘇舜卿
易言記	宋蘇舜卿
諸語體	
了語聯句記	晉顧愷之等
了語記	宋孔平仲
不了語記	宋孔平仲
文體明辨 附目錄卷上	十六
樂語聯句記	唐李嶸等
醉語聯句記	唐劉全白等
又	唐 蕃等
曉語聯句記	唐李嶸等
滑語聯句記	唐顏真卿等
吃語詩	
洞庭葡萄架律	五言 唐姚合
吃語	宋蘇軾
許意體	

遠意聯句記	唐 疾等
暗意聯句記	唐 疾等
恨意聯句記	唐 疾等
字謎體	
字謎三首	宋鮑照
井	
龜	
土	
禽言體	
四禽言	宋梅堯臣
文體明辨 附目錄上	十七
子規	
提壺	
山鳥	
竹雞	
四禽言	元梁棟
子規	
鷓鴣	
布穀	
提壺	
五禽言并序	宋蘇軾

五禽言和王仲衡尚書

宋朱熹

提葫蘆

子規

竹雞

布穀

麥熟即快活

卷之三

詩餘一

歌行題

文休明辨附錄卷止

十八

洞仙歌四體並雙中調

第一體

詞夜

宋蘇軾

又秋中

宋晁補之

第二體

詞雨

宋李

第三體

詞初

宋李

第四體

詞垂虹

宋林外

水調歌頭雙調

詞丙辰中秋密中

宋蘇軾

六州歌頭長調

詞為疾暴甚醫者莫能其狀詞小愈困附解聊戲作以自釋

宋辛棄疾

踏沙行雙調

詞春

宋寇準

又春

宋黃庭堅

又旅舍

宋秦觀

御街行九二體並雙中調

文休明辨附目錄卷之上

十九

第一體

詞郊

宋柳永

第二體

詞秋

宋范仲淹

望遠行九三體

第一體

詞

唐李珣

第二體

詞

唐韋莊

第三體

詞多 歸自詠雙調。	宋柳永
詞 百字詠長調。	宋歐陽脩
詞賀人長 塞翁吟雙調。	哀
詞賀 水龍吟此三體並雙	宋周邦彥
第一體	宋陳亮
詞本 宋明辨家附目錄上	廿
第二體	宋劉
詞明 第三體	宋秦觀
詞妓 丹鳳吟雙調。	宋周邦彥
詞 瑞龍吟三疊。	宋周邦彥
詞景 款乃曲單調。	宋周邦彥
詞二首	唐元結

金縷曲	宋劉辰翁
詞送五峯 歸九江	宋劉辰翁
太常引凡二體並雙	宋辛棄疾
第一體	宋辛棄疾
詞建康中秋夜 為呂潛谷賦	宋辛棄疾
第二體	宋辛棄疾
詞 青門引雙調。	宋張先
詞 梅花引單調。	宋張先
宋明辨家附目錄卷上	二十一
詞 東坡引凡三體並雙	宋方俟雅言
第一體	宋辛棄疾
詞 第二體	宋辛棄疾
詞 第三體	宋辛棄疾
詞上 婆羅門引雙調中調	宋辛棄疾
詞別柱	宋辛棄疾

陽關引 <small>中調</small> 。	宋冠準
詞別	
千秋歲引 <small>中調</small> 。	宋王安石
詞	
蕙蘭芳引 <small>中調</small> 。	宋周邦彥
詞	
華胥引 <small>中調</small> 。	宋周邦彥
詞	
江城梅花引 <small>中調</small> 。	宋周邦彥
詞	
宋康與之	
又 <small>宋明辨</small> 附目錄上	廿二
清平 <small>中調</small> 。	
詞一首 <small>中調</small> 。	唐李白
千年調 <small>中調</small> 。	
詞 <small>一作此詞以嘲之</small>	宋辛棄疾
中興樂 <small>二體</small> 。	
第一體	唐毛文錫
詞	
第二體	唐牛希濟
詞	

清平樂 <small>雙調</small> 。	唐常莊
詞	
又	唐孫光憲
又	唐毛熙震
又	唐趙令時
又 <small>景</small>	宋孫夫人
又 <small>雪</small>	宋秦觀
迎春樂 <small>中調</small> 。	
詞	
黃鍾樂 <small>中調</small> 。	唐魏承班
詞	
又 <small>宋明辨</small> 附目錄上	二三
齊天樂 <small>長調</small> 。	撰人闕
詞	
永遇樂 <small>長調</small> 。	鮮
詞	
傾盃樂 <small>長調</small> 。	宋柳永
詞	
大聖樂 <small>長調</small> 。	宋康與之
詞	
西平樂 <small>長調</small> 。	宋周邦彥
詞	

長相思雙調。

詞

南唐馮延巳

又

南唐李後主

又

宋黃

又

唐白居易

又

唐白居易

又

宋方俟雅言

蕃女怨單調。

詞二首

唐溫庭筠

望江怨單調。

又

唐牛嶠

詞

昭君怨雙調。

詞

宋辛棄疾

清商怨雙調。

詞

宋歐陽脩

遐方怨雙調。

第一體單調。

詞

唐溫庭筠

第二體雙調。

詞

唐顧夔

春雲怨雙調。

詞

宋馮

卷之四

詩餘二

令字題

如夢令單調。

詞

宋秦觀

又

宋周邦彥

又

宋婦李清照

調笑令單調。

又

宋秦觀

又

宋秦觀

伊川令單調。

詞

宋花仲胤妻

相思兒令雙調。

詞

宋晏殊

三字令單調。

詞

唐牛希濟

探春令單調。

詞

宋晏幾道

木蘭花令 <small>一名玉葉春 雙調。小。</small>	唐顧曼
詞調	
又春	唐溫庭筠
又 <small>用韻各傳戲與 華仲之越國與</small>	宋辛棄疾
唐多令 <small>雙調。</small>	
詞 <small>重過 武昌</small>	宋劉過
品令 <small>五調。○</small>	
詞 <small>非 恭</small>	宋黃庭堅
聲聲令 <small>雙調。</small>	
詞 <small>思</small>	宋俞
文休明錄 <small>三附目錄卷上</small>	廿六
解珮令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晏幾道
師師令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張先
六么令 <small>雙調。 長調。</small>	
詞 <small>重 陽</small>	宋周邦彥
涼州令 <small>雙調。 長調。</small>	
詞 <small>東堂 石儒</small>	宋歐陽脩
詩餘三	
慢字	

聲聲慢 <small>凡五體並雙 調。○手調。</small>	
第一體	
詞 <small>柳紅 厚</small>	宋辛棄疾
第二體	
詞 <small>桑姑洲明 作雲詞</small>	宋辛棄疾
第三體	
詞 <small>蘇次登 食作</small>	宋辛棄疾
第四體 <small>用牙</small>	
詞 <small>送上銳黃仲 聯滿起詞</small>	宋辛棄疾
第五體 <small>亦用</small>	
文休明錄 <small>附目錄卷上</small>	二七
詞	宋劉
慶清朝慢 <small>雙調。 長調。</small>	
詞	宋王冠
雨中花慢 <small>凡二體並雙 調。○長調。</small>	
第一體	
詞 <small>坐新樓有懷吳子似單 于似見和再用韻為別</small>	宋辛棄疾
第二體	
詞 <small>性丹</small>	宋蘇軾
石州慢 <small>雙調。 長調。</small>	

詞感舊	宋張元幹
木蘭花慢 <small>雙調長調</small>	
詞重	宋京鎰
又席上送張仲	宋辛棄疾
拜星月慢 <small>雙調長調</small>	
詞怨秋	宋周邦彥
瀟湘逢故人慢 <small>雙調長調</small>	
詞哀	宋王安禮
鼓笛慢 <small>雙調長調</small>	
詞	宋秦觀
文休明辨 天附錄目錄上	十七
惜餘春慢 <small>雙調長調</small>	
詞情	宋魯
浪山沙慢 <small>雙調長調</small>	
詞春	宋周邦彥
詩餘四	
近字題	
好事近 <small>雙調小令</small>	宋蔣
詞初	
訴衷情近 <small>雙調中調</small>	宋柳永
詞景	

祝英臺近 <small>雙調中調</small>	宋辛棄疾
詞念	
紅林擒近 <small>雙調中調</small>	
詞文	宋周邦彥
醜奴兒近 <small>三疊長調</small>	
詞傳山道中效	宋辛棄疾
詞李易安體	
詩餘五	
犯字題	
側犯 <small>雙調中調</small>	
詞顯	宋周邦彥
宋明辨 天附目錄卷上	廿九
尾犯 <small>雙調長調</small>	
詞	宋柳永
瑞龍吟 <small>犯雙調長調</small>	
詞念	宋周邦彥
花犯 <small>雙調長調</small>	
詞梅	宋周邦彥
詩餘六	
遍字題	
甘州遍 <small>雙調中調</small>	唐毛文錫
詞	

哨遍詞二體並長調

第一體

詞歸去來辭

第二體

詞歸去來辭

詩餘七

兒字題

胡蝶兒雙調小令

詞

醜奴兒一名蝶戀花一名羅敷媚雙調小令

宋張泌

詞

又

又

促拍醜奴兒雙調小令

詞

粉蝶兒九二體並雙調中調

第二體

詞

第二體

詞和可管正教

宋辛棄疾

宋毛滂

元元好問

宋康與之

南宋李後主

石晉和凝

三十

黃鶯兒雙調長調

詞

魚兒雙調

詞

宋辛棄疾

又

卷之五

詩餘八

子字題

楊練子雙調小令

附一錄卷上

詞

子雙調小令

詞二首

西溪子雙調小令

第一體

詞

第二體

詞

又

醉公子雙調小令

宋柳永

宋晁補之

三

宋秦觀

唐顧曼

唐牛嶠

唐毛文錫

唐李珣

又休明辨 附目錄上		詞	唐顧曼
生查子 <small>此四體並變調。○小令。與醉花間相近。</small>		第一體	
詞		唐魏承班	
又 <small>春恨</small>		宋晏幾道	
又 <small>山行寄陳民隱</small>		宋辛棄疾	
第二體			
詞		唐牛希濟	
又		唐孫光憲	
第三體			
又休明辨 附目錄上		詞	唐孫光憲
第一體			
詞		唐張泌	
酒泉子 <small>凡十三體並變調。○小令。</small>			
第一體			
詞		唐毛熙震	
第二體			
詞		唐孫光憲	
第三體			
詞		唐溫庭筠	

又休明辨 附目錄卷上		詞	唐李珣
第九體			
詞		唐李珣	
第十體			
詞		唐張泌	
第十一體			
詞		唐顧曼	
第十二體			
詞		唐顧曼	
第十三體			
詞		唐毛文錫	
又休明辨 附目錄卷上		詞	唐張泌
第八體			
詞		唐李珣	
第七體			
詞		唐牛嶠	
第六體			
詞		唐李珣	
第五體			
詞		唐李珣	
第四體			

女冠子 凡五體

第一體 令

詞

唐常莊

又

唐薛昭蘊

又

唐毛熙震

第二體 長

詞

宋康與之

第三體 長

詞 上

宋李邕

第四體 長

又 宋明辨 附目錄卷上

三四

詞

宋柳永

第五體 長

詞

宋周邦彥

贊浦子 雙調 小令

詞

唐毛文錫

繡帶子 雙調 小令

詞 梅

宋黃庭堅

更漏子 雙調 小令

詞

唐溫庭筠

又

唐毛文錫

山花子 凡二體 並 小令

第一體

詞

石晉和凝

第二體 一名添字 雙調 小令

詞

石晉和凝

又 思

南唐李後主

又 恨

李景

漁歌子 雙調 小令

詞

唐顧夔

又

唐孫光憲

又 宋明辨 附目錄卷上

九五

詞

唐魏承班

採蓮子 雙調 小令

詞

唐皇甫松

七娘子 雙調 小令

詞 賀人

具申

破陣子 雙調 小令

詞 吳子似 雙調 小令

宋辛棄疾

行香子 雙調 小令

詞 酒子 雙調 小令

宋蘇軾

八六子 雙調 小令

詞二首

唐薛昭蘊

又

宋歐陽脩

第二體

詞

唐薛昭蘊

卷之六

詩餘十一

時令題

洛陽春一名一絡索

詞

宋陳師道

又

宋辛棄疾

又宋明辨云附目錄卷上

畫堂春雙調

詞

宋徐俯

又

宋秦觀

海棠春雙調

詞

宋秦觀

洞天春雙調

詞

宋歐陽脩

月宮春雙調

詞

唐毛文錫

武陵春雙調

第一體

詞燈夜觀雪既而月復明

宋毛滂

第二體

詞

宋婦李清照

錦堂春雙調

詞

宋趙令時

錦帳春雙調

詞

宋辛棄疾

玉堂春雙調

詞

宋晏殊

又宋明辨云附目錄卷上

謝池春雙調

第一體

詞

宋陸游

第二體

詞

宋張先

越溪春雙調

詞

宋歐陽脩

鳳樓春雙調

詞

唐歐陽炯

寒垣春雙調

詞 <small>伏</small>	宋周邦彥
漢宮春 <small>化二體並變調。長調。</small>	
第一體	
詞 <small>化</small> 立春	宋京鏜
第二體	
詞 <small>元</small>	宋康與之
燕臺春 <small>變調。長調。</small>	
詞 <small>景</small>	宋張先
帝臺春 <small>變調。長調。</small>	
詞	宋李
又係明辨 附目錄卷上	四二
絳都春 <small>變調。長調。</small>	
詞 <small>元</small>	宋丁
沁園春 <small>化二體並變調。長調。</small>	
第一體	
詞 <small>帶湖新</small>	宋辛棄疾
第二體	
詞 <small>思</small>	宋秦觀
詩餘十二	
人物題	
河瀆神 <small>變調。小令。</small>	

詞	唐溫庭筠
二郎神 <small>化二體並變調。長調。</small>	
第一體	
詞 <small>化</small>	宋柳永
第二體	
詞 <small>化</small>	宋徐
鵲橋仙 <small>變調。小令。</small>	
詞 <small>化</small>	宋秦觀
臨江仙 <small>化二體並變調。小令。</small>	
第一體	
又係明辨 附目錄上	三三
詞	石晉和凝
第二體 <small>小</small>	
詞	唐閻選
第三體	
詞	唐鹿虔哀
第四體 <small>小</small>	
詞 <small>憶</small>	宋晏幾道
第五體 <small>神</small>	
詞 <small>立</small>	宋賀鑄
又係	宋晁補之

詞	唐李白	又思	宋康與之	又詞	宋張孝祥	又佳	宋周邦彥	又	宋孫夫人	憶漢月	雙調。小令。	詞	宋歐陽脩	憶帝京	雙調。中調。	詞	宋黃庭堅	憶仙遊	雙調。長句。	文林明辨	目錄卷上	四六	宋周邦彥	望江南	二體有單雙。小令。	第一體	石晉和凝	第二體	唐孫光憲	望仙門	雙調。小令。	詞	宋晏殊	望江南	一名望江梅。即望江南。後加一疊。小令。	詞	南唐李後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望海潮	二體並變。詞。長調。	第一體	宋柳永	第二體	宋秦觀	望梅	雙調。長調。	詞	宋柳永	望湘人	雙調。長調。	詞	宋賀鑄	夢江南	單調。小令。後加一疊。雙調。長調。江南亦名望江梅。	文林明辨	天附錄目錄上	四七	唐溫庭鈞	又	唐皇甫松	夢揚州	雙調。長調。	詞	宋秦觀	賀聖朝	雙調。小令。	詞	宋葉清臣	賀明朝	二體並變。中調。	第一體	唐歐陽炯	第二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詞		唐歐陽炯
賀新郎 <small>凡三體並雙調。長調。</small>		
第一體		
詞 <small>景</small>		宋蘇軾
第二體		
詞 <small>春</small>		李玉
第三體		
詞 <small>端</small>		宋劉
醉太平 <small>雙調。小令。</small>		
詞		劉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上</small>		四八
醉花間 <small>雙調。小令。近</small>		唐毛文錫
醉桃源 <small>一名浣溪沙。雙調。小令。</small>		
詞		宋歐陽脩
醉花陰 <small>雙調。小令。</small>		
詞 <small>重</small>		宋婦李清照
醉紅粧 <small>雙調。小令。</small>		
詞		宋張先
醉落魄 <small>雙調。小令。</small>		
詞 <small>亦</small>		宋黃庭堅

又 <small>宋佳人</small>		宋張先
醉春風 <small>雙調。中調。</small>		
詞		宋趙
醉蓬萊 <small>雙調。中調。</small>		宋葉夢得
詞 <small>已</small>		
相見歡 <small>一名上西樓。雙調。小令。</small>		
詞		唐薛昭蘊
萬年歡 <small>雙調。中調。</small>		
詞 <small>宵</small>		宋胡
歸朝歡 <small>雙調。中調。</small>		
文休明辨 <small>天附目錄卷上</small>		四九
詩餘十四		宋馬
宮室 <small>趙花。木子為生器用。小令。寶香散。</small>		
夜遊宮 <small>雙調。小令。</small>		
詞 <small>宮</small>		宋陸游
慶春宮 <small>雙調。中調。</small>		
詞 <small>怨</small>		宋周邦彥
最高樓 <small>雙調。中調。</small>		
詞 <small>醉。中。有。索。四。時。歌。為。賦。</small>		宋辛棄疾
過秦樓 <small>雙調。中調。</small>		

詞景	宋周邦彥
燕臺 <small>長調</small>	
詞春	宋張先
高陽臺 <small>長調</small>	
詞思	僧皎
鳳凰閣 <small>中調</small>	
詞傷	宋葉清臣
遶佛閣 <small>長調</small>	
詞光	宋周邦彥
詩餘十五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上	五十
器用題	
荷葉盃 <small>九三體有單雙二調○並小令</small>	
第一體單	
詞	唐溫庭筠
第二體	
詞	唐顧夔
第三體 <small>雙調</small>	
詞	唐韋莊
上行盃 <small>此三體並雙○小令</small>	
第一體	

詞	唐孫光憲
第二體	
詞	唐孫光憲
第三體	
詞	唐韋莊
鳳嚙盃 <small>中調</small>	
詞	宋柳永
尉遲盃 <small>雙調○長調</small>	
詞離	宋周邦彥
文體明辨 天目錄卷上	五一
又體明辨附目錄卷之上	

又體明辨附錄目錄卷下

卷之八

詩餘十六

花木題

後庭花凡三體並雙調。小令。

第一體

詞

第二體

詞

第三體

又體明辨 附錄目錄下

詞

滿宮花凡三體並雙調。小令。

第一體

詞

第二體

詞

木蘭花凡三體並雙調。小令。

第一體

詞

第二體

唐毛熙震

唐孫光憲

唐孫光憲

唐尹鶚

唐張泌

唐毛熙震

詞

第三體

詞

減字木蘭花雙調。小令。

詞長沙道口壁有婦人題詞。若有恨者。其意為賦。

宋辛棄疾

偷聲木蘭花雙調。小令。

詞

宋張先

雨中花凡三體並雙調。小令。

第一體

又體明辨 附錄目錄下

詞

第二體

詞

蝶戀花一名鳳樓梧。一名鵲踏枝。雙調。中調。

詞

宋蘇軾

又

宋秦觀

又

宋晏殊

一叢花雙調。中調。

詞

宋張先

鬪百花雙調。中調。

詞根

宋柳永

滿路花

滿上一有促拍二字雙調中調

詞

宋周彥邦

又

宋秦觀

滿園花

雙調小令

詞

宋秦觀

一枝花

雙調中調

詞

宋辛棄疾

掃地花

雙調長調

詞

宋周邦彥

文休明解 附錄目錄下

三

解語花

雙調長調

詞

宋周邦彥

御帶花

雙調長調

詞

宋歐陽脩

楊柳枝

一名柳枝花二體有單雙二調中並小令

第一體單

詞二首

唐劉禹錫

又

唐溫庭筠

又

唐孫光憲

第二體雙

詞

唐顧夔

竹枝

詞本九百今取四首○白帝城頭春草生日出三竿春霧銷猩猩啼血暈十二

詞

○揚柳青

又

唐劉禹錫

又

唐白居易

又三首

唐李涉

連理枝

雙調中調

詞

宋晏殊

金蕉葉

雙調中調

詞

宋柳永

文休明解 附錄目錄下

四

新荷葉

雙調中調

詞

宋僧

鳳中柳

雙調中調

詞

宋孫夫人

山亭柳

雙調中調

詞

宋晏殊

詩餘十七

珍寶題

詞

滴滴金

雙調小令

詞

宋晏殊

一籊金雙調

詞

朱

詩餘十八

聲色題首末二字皆爲主

杏園芳雙調

詞

唐尹鶚

早梅芳雙調

詞

宋周邦彥

滿庭芳雙調

詞

宋秦觀

文休明附錄目錄下

又

宋周邦彥

倦尋芳雙調

詞

宋王

秋蕊香雙調

詞

宋晏幾道

天香雙調

第一體

詞

宋王充

第二體

詞

宋劉

雪梅香雙調

詞

宋柳永

桂枝香一名踏莎淡月花二體並雙調

第一體

詞

宋張

第二體

詞

宋王安石

綺羅香雙調

詞

宋史達祖

賀聖朝影雙調

文休明附錄目錄下

詞

宋歐陽脩

虞美人影一名桃源憶故

詞

宋秦觀

棘影雙調

詞

元鄧光薦

青衫濕雙調

詞

宋吳

青玉案雙調

第一體

詞

宋賀鑄

第二體

詞

宋陳瓘

小桃紅雙調

詞

劉

滿江紅此三體並雙調

第一體

詞

宋康與之

第二體

詞

宋周邦彥

第三體

文休明辨天附錄目錄下

詞

宋趙

燭影搖紅雙調

詞

宋張掄

詩餘十九

數目題以首字為主

一剪梅雙調

詞

宋婦李清照

又此詞亦有用平韻

兩同心此詞亦有用平韻

詞

宋柳永

三臺雙調

詞

宋万俟雅言

四園竹雙調

詞

宋周邦彥

六醜雙調

詞

宋周邦彥

八聲甘州雙調

詞

宋蘇軾

十二時三疊

詞

宋柳永

文休明辨天附錄目錄下

詞

宋柳永

千秋歲雙調

第一體

宋秦觀

第二體

詞

宋歐陽脩

第三體

詞

宋王安石

卷之九

詩餘二十

通用題首末二字皆為主

摘得新單調。

詞二首

唐皇甫松

柳初新雙調中調。

詞春早

宋柳永

玉燭新雙調長調。

詞花梅

宋周邦彥

帶人嬌雙調中調。

詞上

宋晏殊

念奴嬌一名百字令其各赤壁詞大江東去醉江月皆因蘇軾詞而稱之也

雙馬九體並長調

文休明辨

目錄下

九

第一體

詞詩

宋張孝祥

第二體

詞承安張寬夫因待月

宋黃庭堅

第三體

詞月詠

宋范

第四體

詞月詠

宋韓駒

第五體

詞清風

宋婦朱希真

第六體

詞送

宋趙鼎臣

第七體

詞花梅

宋朱敦儒

第八體

詞書東流村壁

宋辛棄疾

第九體

詞赤壁懷古

宋蘇軾

惜分飛雙調小令

詞

宋毛滂

文休明辨

目錄下

霜葉飛雙調長調

詞思

宋周邦彥

解蹀躞雙調中調

詞思

宋周邦彥

解連環雙調長調

詞情

宋周邦彥

詩餘二十一

二字題

漁父單調小令

詞

石晉和凝

河傳凡十二體並雙調〇小令

第一體

詞

唐張泌

第二體

詞

唐張泌

第三體

詞

唐顧夔

第四體

詞

唐孫光憲

第五體

文体明辨 目錄參下

詞

唐閻選

第六體

詞

唐常莊

第七體

詞

唐顧夔

第八體

詞

唐孫光憲

第九體

詞

唐顧夔

第十體

詞

唐孫光憲

第十一體

詞

唐溫庭筠

第十二體

詞

唐李珣

孤鶯雙調〇長調

詞

宋朱敦儒

南浦長調〇

詞

宋魯

春霖雙調〇長調

文体明辨 目錄附錄下

詞

宋胡

秋霖雙調〇長調

詞

陳後主

西河長調〇

詞

宋周邦彥

薄倖雙調〇長調

詞

宋賀鑄

白苧雙調〇長調

詞

宋柳永

大酺雙調〇長調

詞春	宋周邦彥
多飛 <small>變調</small>	
詞春	宋聶冠卿
戚氏 <small>三疊</small>	
詞夜	宋柳永
詩餘二十二上	
三字題上	
訴衷情 <small>二調</small>	
第一體 <small>單</small>	唐韋莊
詞	
文休明辨 <small>天賦錄中錄下</small>	十三
第一體 <small>單</small>	唐顧曼
詞	
第三體 <small>單</small>	唐毛文錫
詞	
第四體 <small>單</small>	宋僧
詞	
定西番 <small>變調</small>	唐孫光憲
詞	
烏夜啼 <small>變調</small>	
詞 <small>先生不至</small>	宋辛棄疾

薄命女 <small>一名長命女</small>	石晉和凝
詞	
感思多 <small>二體並變</small>	
第一體	唐牛嶠
詞	
第二體	唐牛嶠
詞	
詩餘二十二中	
三字題中	
卷之十	
玉蝶翅 <small>二體</small>	
第一體 <small>單</small>	唐溫顧曼
詞	
第二體 <small>單</small>	唐孫光憲
詞	
第三體 <small>單</small>	宋柳永
詞 <small>游</small>	
春光好 <small>二體並變</small>	
第一體	石晉和凝
詞	

第二體	詞	石晉和凝
點絳脣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林逋
又	詞	宋何籀
紗窓恨 <small>凡二體並雙調</small>	第一體	
詞	唐毛文錫	
第二體	唐毛文錫	
詞	唐毛文錫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附錄下</small>	唐毛文錫	
戀情 <small>深</small>	唐毛文錫	
歸 <small>凡二體並雙調</small>	唐毛文錫	
第一體	唐溫庭筠	
詞	唐溫庭筠	
第二體	唐常莊	
詞	唐常莊	
柳含煙 <small>凡二體並雙調</small>	第一體	
詞	唐毛文錫	

第二體	詞	唐毛文錫
謁金門 <small>雙調</small>	詞	唐常莊
詞二首	詞	南唐馮延巳
又	詞	宋歐陽脩
聖無憂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張先
玉聯環 <small>凡二體並雙調</small>	詞	唐薛昭蘊
喜遷鶯 <small>凡三體</small>	詞	唐毛文錫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卷之下</small>	第一體	唐薛昭蘊
詞	唐薛昭蘊	
第一體	唐毛文錫	
詞	唐毛文錫	
第三體	唐毛文錫	
詞	唐毛文錫	
眼兒嬌 <small>凡二體並雙調</small>	詞	宋王
詞	宋王	
又	宋王	
朝中措 <small>雙調</small>	宋王	

詞 <small>半山</small>	宋歐陽脩
柳稍青 <small>凡二體用字多兩 韻並雙調○小令</small>	
第一體	
詞 <small>景</small>	宋秦觀
第二體	
詞 <small>景</small>	宋賀鑄
西江月 <small>凡二體並雙 小令</small>	
第一體	
詞 <small>景</small>	宋蘇軾
第二體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附錄下</small>	十七
詞 <small>景</small>	宋黃庭堅
燕歸梁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柳永
少年遊 <small>凡四體並雙 小令</small>	
第一體	
詞 <small>景</small>	宋林
又 <small>洗井</small>	宋張道
第二體	
詞	宋蘇軾
第三體	

詞	宋晏幾道
第四體	
詞	宋晏幾道
應天 <small>凡六體 並雙調</small>	
第一體 <small>外</small>	
詞 <small>二首</small>	唐常莊
第二體 <small>外</small>	
詞	唐毛文錫
第三體 <small>外</small>	
詞	唐牛嶠
文休明辨 <small>天目錄附錄下</small>	十八
第四體 <small>外</small>	
詞	宋葉夢得
第五體 <small>長</small>	
詞 <small>體</small>	宋康與之
第六體 <small>外</small>	
詞	宋周邦彥
尋芳草 <small>雙調○</small>	
詞 <small>雙調○</small>	宋辛棄疾
怨王孫 <small>雙調○</small>	
詞 <small>二首</small>	宋婦李清照

宋柳耒

宋毛滂

定風波 凡二體並雙調

第一體

詞 每

宋葉夢得

第二體

詞

宋蘇軾

漁家傲 凡二體並雙調

詞 春

宋王安石

贊成功 凡二體並雙調

詞

唐毛文錫

獻衷心 凡二體並雙調

文休明辨 凡二體並雙調

第一體

宋歐陽炯

詞

第二體

詞

宋顧夔

錦纏道 凡二體並雙調

詞 春

宋宋祈

看花回 凡二體並雙調

詞 春

宋柳永

隔浦蓮 凡二體並雙調

詞 春

宋周邦彥

風入松 凡二體並雙調

卷之十一

許餘 二下

三字題下

第一體

詞 春

宋康與之

第二體

詞

元盧集

剔銀燈 凡二體並雙調

詞 春

宋柳永

文休明辨 凡二體並雙調

上西平 凡二體並雙調

詞 會稽秋風

宋辛棄疾

過澗歇 凡二體並雙調

詞 夏

宋柳永

暮山溪 凡三體並雙調

第一體

詞

宋黃庭堅

第二體

詞

宋易

第三體

詞半	宋張
拂霓裳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晏殊
爪茉莉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柳永
離別難 <small>雙調</small>	
詞	唐薛昭蘊
夏雲峯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柳永
意難忘 <small>長調</small>	
文休明等 天目錄卷之附下	二四
詞	宋用那彥
玉漏遲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宋祁
夏初臨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劉
雙雙燕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史達祖
鎖窓寒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周邦彥
渡江雲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周邦彥
無俗念 <small>雙調</small>	
詞	元虞集
慶春澤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劉
大江乘 <small>雙調</small>	
詞	阮
詞	方
宴清都 <small>雙調</small>	
文休明等 天目錄卷下	四五
詞	宋何籀
書錦堂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周邦彥
雨霖鈴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柳永
花心動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女阮逸女
夜飛鵲 <small>雙調</small>	
詞	宋周邦彥
金明池 <small>雙調</small>	

詞 蘭陵王 <small>三疊。長調。</small>	宋 秦觀
詞 寶鼎現 <small>三疊。長調。</small>	宋 張元幹
詞 詩餘二十三	宋 康與之
四字題	
霜天曉角 <small>雙調。</small>	
詞 傳言玉女 <small>雙調。</small>	宋 辛棄疾
詞 魚遊春水 <small>雙調。</small>	宋 胡
詞 氏州第一 <small>雙調。</small>	撰人闕
詞 詩餘二十四	宋 周邦彥
五字題	
巫山一段雲 <small>雙調。</small>	
詞 金人捧露盤 <small>雙調。</small>	唐 毛文錫

詞 法曲獻仙音 <small>雙調。</small>	宋 曾
詞 東風齊著力 <small>雙調。</small>	宋 周邦彥
詞 金菊對芙蓉 <small>雙調。</small>	宋 胡
詞 春從天上來 <small>雙調。</small>	宋 康與之
詞 送我入門來 <small>雙調。</small>	宋 具
詞 玉女搖僊佩 <small>雙調。</small>	宋 胡
詞 詩餘二十五	宋 柳永
七字題	
鳳凰臺上憶吹簫 <small>雙調。</small>	宋 婦李清照
卷之十二	
玉牒文	
封泰山玉牒文	唐 玄宗

封祀玉牒文

宋真宗

神功妙濟真君玉冊文

宋徽宗

符命

封禪文

參用史記漢書以選本

漢司馬相如

典引并序

參用漢書以選本

漢班固

貞符并序

唐柳宗元

表本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

宋歐陽脩

文休明解

天目錄卷之四下

二八

先天節奏告仁宗皇帝表

宋王安石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諸帝表

宋王安石

南郊禮畢福寧殿奏謝英宗皇帝表

宋王安石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

宋歐陽脩

為將來祫祭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

宋歐陽脩

八月一日求昭陵旦表

宋王安石

冬至節上諸皇后陵表

宋王安石

口宣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

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

宋歐陽脩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天目錄目錄下

廿八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宋蘇軾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閣藥茶口宣

宋歐陽脩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富弼赴閣茶

藥口宣

宋王安石

宣召曾公亮口宣

宋歐陽脩

賜召學士馮京入院口宣

宋王安石

賜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

口宣

宋王安石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
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宋陽歐脩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
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脩陽歐脩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濤乞外郡不
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宋蘇軾

撫問雄州白溝驛賜北朝賀正且人使御筵

口宣

廿九

口宣

安王安石

宣答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宣德門肆赦

宋王安石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南郊禮畢

宋王安石

宣發樞密使以下賀南郊禮畢

宋王安石

致辭

祝進士辭二章

越文種

內宴請上壽酒辭

唐杜牧

內宴畢殿前謝辭

唐杜牧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

宋歐陽脩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宋歐陽脩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致辭

宋蘇軾

內中御侍已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致辭

宋蘇軾

又作明辨 天附錄目錄下

三十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致辭

宋蘇軾

開封府群見致辭

宋林希

祝辭

皇子晬日淨髮祝詞

毛

桃花醴面祝辭

北齊婦崔氏

貼子詞

春貼子詞

宋陽歐脩

皇帝閣六首

皇后閣五首

溫成皇后閣四首

夫人閣五首

元祐三年林貼子詞

宋蘇軾

皇帝閣六首

太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妃閣五首

夫人閣四首

端午貼子詞

宋歐陽脩

皇帝閣六首

牛明辨 六附錄目錄下

卅一

皇后閣五首

溫成皇后閣四首

夫人閣五首

元祐三年端午貼子詞

宋蘇軾

皇帝閣六首

太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妃閣五首

夫人閣四首

卷之十三

上梁文 實旌文說。上碑文附。

景靈宮脩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宋王安石

披雲樓上梁文

宋陳履常

山中隱室上梁文

宋文天祥

綽忽亭上梁文

元張養浩

金山寺殿上梁文

宋孫觀

景貺門北嶽廟上梁文

程

文休明 詳六附錄目錄下

卅二

淵源堂上梁文

宋王十朋

樂語

春宴樂語

宋宋祁

教坊致語

口號

句合曲

句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

小兒致語

句雜劇

放隊

秋宴樂語

宋王珪

教坊致語

口號

句合曲

句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文休明游天附錄目錄下

卅三

句雜劇

放小兒隊

句女弟子隊

隊名

問女弟子隊

女弟子致語

句雜劇

放女弟子隊

興龍節集英殿宴樂語

宋蘇軾

教坊致語

口號

句合曲

句小兒隊

隊名

問小兒隊

小兒致語

句雜劇

放小兒隊

句女童隊

文休明游天附錄目錄下

卅四

隊名

問女童隊

女童致語

句雜劇

放女童隊

聖旨五方老人祝壽文

宋歐陽脩

東方老人

西方老人

中央老人

南方老人	北方老人	黃僊落成致語	西湖念語	會老堂致語	寒食宴政語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文休明辨	宴未衡守致語	吉席致語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存語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
		口號	口號	口號	口號	口號	天附錄目錄下	口號	口號	宋歐陽脩	宋歐陽脩
		宋蘇軾	宋歐陽脩	宋歐陽脩	宋蘇軾	宋文天祥	卅五	宋文天祥			

場功德疏右語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四首	道場榜	金剛經命門榜	薦母門榜	齋壇榜文二首	監壇榜文	黃錄衛壇榜	藥師燈榜文	道峯齋會水陸戒約榜	五通廟水陸戒約榜	水陸結界榜	監齋榜	供榜	浴堂榜二首
宋歐陽脩	宋歐陽脩	宋王安石	黃	黃	劉	元撰人闕	元撰人闕	元撰人闕	元撰人闕	黃	黃	黃	黃	黃	黃

又釋

元撰人闕

施斛榜文二首釋家

元撰人闕

薦母水燈榜釋家

張

茶榜釋家

高

又釋

沈

湯榜釋家

高

又釋

沈

卷之十四

道場疏

釋迦佛生辰疏釋家

李

文作明辨 天附錄目錄下

三七

佛降誕疏釋家

元僧大新

阿彌陀佛生日疏二首釋家

李

定光佛生辰疏釋家

李

東岳帝生辰疏釋家

撰人闕

梓潼帝生辰疏釋家

撰人闕

興龍節功德疏釋家

宋蘇軾

又釋

宋秦觀

乾會節贛州進功德疏釋家

宋文天祥

壽崇節鈴司進功德疏釋家

宋文天祥

壽崇節贛州進功德疏釋家

宋文天祥

坤成節疏文二首釋家

宋范純仁

坤成節功德疏釋家

宋蘇軾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釋家

宋蘇軾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釋家

宋秦觀

文作明辨 天附錄目錄下

卅八

景命日祝香疏釋家

元僧大新

皇帝升遐鈴司成服功德疏釋家

宋文天祥

皇帝升遐贛州成服漸散疏釋家

宋文天祥

大行皇帝升遐贛州進功德疏釋家

宋文天祥

大行皇帝遺詔鈴司成服僧疏

宋文天祥

大行皇帝遺誥鈴司成服道疏

宋文天祥

太后升遐道場功德疏

宋戴埴

福寧殿開啓資薦英宗皇帝道場齋文釋

宋王安石

大行皇帝賴州追嚴道場疏

宋文天祥

後苑華景亭開啓資薦周夫人林氏追薦

道場齋文釋

宋文天祥

形神神院修設奉管國輔恭賢正夫人林氏

氏肅七大會齊一日齋文釋

宋歐陽脩

高宗小祥功德疏

太后小祥功德疏

薦父四七水陸道場功德疏

宋黃庭堅

薦母小祥功德疏

追薦坡先生疏

應祖惠元肅明皇帝忌辰齋文釋

宋歐陽脩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釋

宋歐陽脩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釋

宋歐陽脩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

佛經都功德疏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

道經都功德疏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

文休明辨云司錄附錄下

都功德疏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

都功德疏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

萬壽觀廣愛殿資薦章惠皇太后忌辰道場

齋文釋

私忌疏文釋

脩水陸華枯骨疏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釋

宋歐陽脩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釋

宋歐陽脩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釋

宋歐陽脩

龍圖天章寶文閣接續開啓祈雪道場齋文釋

宋王安石

日食疏釋

元僧大訢

景靈官祈福道場功德疏釋

宋蘇軾

宋明帝

四一

經商保安還願疏釋

方

表

起教表釋

元撰人闕

謝綠表釋

元撰人闕

天燈表釋

元撰人闕

地燈表釋

元撰人闕

水陸齋奏上文宗皇帝表釋

元僧大訢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釋

宋謝枋得

南郊禮畢皇帝謝內中功德表釋

宋王安石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

宮等處諸神表釋

宋歐陽脩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表釋

宋歐陽脩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釋

宋歐陽脩

景靈宮官光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

表釋

宋蘇軾

宋明帝

四二

先天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釋

宋王安石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釋

宋歐陽脩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釋

宋歐陽脩

內中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露香表釋

宋歐陽脩

瓊林苑開啓保佑聖躬祈福道場默表釋

宋歐陽脩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

宋歐陽脩

集禧觀開啓爲民祈福祈晴道場默表

宋王安石

青詞

皇帝本命充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宋歐陽脩

建隆觀翊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宋歐陽脩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

文林四辨 元目錄參下

四三

宋歐陽脩

聖母一宮開啓是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宋王安石

建隆觀開啓追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

宋歐陽脩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

宋歐陽脩

醴泉觀寧聖殿開啓爲民祈福保夏道場青詞

宋王安石

臨祐宮設慶宮醮青詞

宋王安石

上許太史尊號神功妙濟真君醮告詞

宋徽宗

禳謝青詞二首

宋范純仁

薦父九朝黃籙青詞

藍

告盟

宿啓

第一日早朝

午朝

晚朝

文林四辨 元目錄參下

四四

次日早朝

午朝

晚朝

三日早朝

午朝

晚朝

解壇

謝恩

薦母初七青詞

藍

薦子設醮青詞

余

延福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密詞

宋王安石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釋

宋歐陽脩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

二首

宋歐陽脩

集禧觀疑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

錄道場密詞

宋歐陽脩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

四首

宋歐陽脩

入修明辨 云附錄目錄下

四五

崇先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

宋王安石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

以上道家

宋歐陽脩

募緣疏

建陽縣朝天橋募疏

宋游九言

建陽縣言口橋募疏

以上橋梁

熊

建造忠烈廟疏

周

重創觀音寺疏

宋謝枋得

高麗惠因寺脩造疏

元僧大訢

聖壽禪寺募建觀音殿疏

宋僧名

鳳林新建蓮堂疏

宋謝枋得

長慶寺脩鍾樓疏

章

順昌西般永福堂塑佛像疏

宋謝枋得

趙良傑落髮題度牒疏

宋劉辰翁

題三元閣疏

宋

文庫明辨 云附錄目錄下

四六

吉州大慶觀重建紫微閣疏

宋

洞真觀化塑像疏

宋

新興觀題法神疏

趙

玉笥山刻度人經疏

宋劉辰翁

化道衣疏

宋謝枋得

法堂疏

請唯公住安吉常樂院疏

元僧大訢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元僧大訢

宋蘇軾

請瀨翁和尚住淨慈諸山疏

元僧大訢

請蘭首坐住祇園寺杭州諸山疏

元僧大訢

送澤公住昌國普慈諸山疏

元僧大訢

送菩提寺孫公住上虞資聖寺杭州諸山疏

元僧大訢

送全公住淨社杭州諸山疏

四七

元僧大訢

定業禪院請慧覺長老住持開堂疏

宋趙朴

寶林寺開堂疏以上宋秦觀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下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歸安茅乾健夫校正

建陽游榕活板印行

雜句詩

接近體詩自五七言律排律絕句之外復有三

句五句促句三體以其非正體也故列之附錄

云後皆放此

三句詩

無題

唐

文體明辯附錄卷一

一

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

寄友

唐

桂樹蒼蒼月如露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

可去

五句詩

曲江三首

唐杜甫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

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稍林莽莫比屋蒙

華固難數吾人其作心似及弟姪何傷淚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

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漢李廣

田南山中嘗言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

促句詩此詩每三句一換韻或平或仄皆可然有兩疊者有三疊者今各錄之以備

體一

江南秋色摧煩暑夜來一枕芭蕉雨家在江頭白

鷗浦一生未歸翳如織 心日暮楓葉赤偶然得

句應題壁

蘆花如雪灑扁舟正 滄江蘭杜秋忽然驚起散

人休明辨天附錄卷

沙鷗平生生計如轉蓬一身長在百憂中鱸魚正

美負秋風以上

觀伯時畫馬

宋黃庭堅

儀鸞供帳饗蟲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

縱橫木穿石檠未渠透坐窓不邀令人瘦貧馬百

葭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

西野桃尋小紅右三

雜言詩

按古今詩同四五六七雜言之外復有七五言

相間者有三五七言各兩句者有一三五七九

言各兩句者有一字至七字九字十字者比之

雜言又畧不同故別列之於此篇

甘露歌

宋王安石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間應未有疑是經春雪未消

今日是何朝盡日含毫難比興都無色可並萬里

晴天何處來真是屑瓊瑰天寒日暮山谷裏的皚

愁成水地上漸多枝上稀唯有故人知訪七五

三五七言

唐李白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

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此詩自太白始

休休明辨天附錄卷一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

唐劉長卿

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

情亦解歸日憐長在新安住以上三五七言各明句

一三五七九言

梁僧慧令

遊愁赤縣遠丹思抽驚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既

喜朝聞日復日不覺年顏秋更秋已耆山畢本願

誠難住終望持經振錫往揚州右一三五七九言各兩句

一字至七字

唐

白樂天分司東都諸朝臣送之兼休有令

各受一物爲詩端從一字至七字成章須

有離別

酒酒酌來飲取君莫訴時難久偏樂少年能娛老
更對月不可無看花必須有子髡一醉一石劉伶
解醒五斗臨行強戰三五場酩酊更能相憶否

一字至九字聯句

唐

東西鮑步月尋溪維鳥已宿猿又啼鄭狂流礙石
迸筍穿溪川望望人煙遠行行蘿徑迷探題只
應盡墨待贈更欲封泥初松下流時何處月雲
中幽處屢攀躋收來興不知山路遠近緣情莫
問日過高低靜聽石下潺潺足湍瀨厭聞城中
喧喧多鼓鼙周

宋文同

宋文同

一字至十字詠竹

宋文同

竹竹森寒紫綠江頭一作渭水曲帷幔翠錦戈
矛蒼玉心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一作歌入
仙陂呼鳳律鳴神谷月娥巾帔靜蕙蕙風女笙
清菽菽林間飲酒碎影搖鐔石上圓茶輕陰覆局
屈大大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
論柳藥之操無敵於君欲圖瀟灑之姿莫賢於僕
以一字至七
九十字各兩首

雜體詩

按詩有雜體一曰物體二曰蜂腰體三曰斷絃

體四曰隔句體五曰偷吞體六曰首尾吟體七

曰盤中體八曰迴文體九曰不起體十曰疊字

體十一曰句句用字體十二曰藻砢體十三曰兩

頭纖纖體十四曰三婦豔體十五曰五雜俎體

十六曰五反體十七曰四聲體十八曰雙聲體

韻體十九曰問答體皆詩之變體也故並列于

此篇

物體按律詩平順穩帖者每句皆以第二二字為

用反聲四句五句當用平聲六句七句當用仄

聲八句當用平聲用反聲是若一失粘皆為物

文休明辨

三

附錄卷一

送劉散賦得山樹鬱蒼蒼

唐許敬宗

喬木託危岫積翠遶連岡葉疎猶漏影花少未流

芳風來聞肅肅露罷見蒼蒼此中餞行邁不異上

河梁

至分陝

唐駱賓王

陝西荆勝壤邵南分沃疇列樹巢維鵲平田下隴

鳩懸棠疑勿剪曳葛似攀膠至今王化美非獨在

隆周

畫臺

唐杜甫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覺夜短晝分也中午眠桃花氣
煖眼自醉此三月所春渚日落夢相牽至放
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
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題東溪幽告

唐李白

杜陵野人清且廉東溪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
謝朓門垂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過後院飛花送
酒舞前簷此二語言其清也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
祇有水精鹽此二句言其廉也

賽敬亭朝喜雨

齊謝朓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

六

執玉朝祥帝樽佳迎東皇排雲接孔蓋蔽日下霓
裳會舞紛瑤席安歌繞鳳梁百花芬綺帳四望霽
羽觴

春望

梁宗標

日暮春臺傍徙倚愛餘光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
楊一枝猶桂馥卜步有蘭香望望無萱草忘憂竟
不忘

卜居

唐杜甫

浣花溪一名錦江在成都府西南水西頭主人節度使為卜
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

蜻蛚齊上下一雙鷗鷗對沈浮東行萬里流各處
東堪乘興須向山陰浙江上小舟王子猷雪夜乘興訪
剡溪安道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
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也

題鄭縣縣署

唐杜甫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山
頂有池生千葉蓮臨大路地名天晴宮柳暗長春館
在同縣東邊對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
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以上四句起於杜甫詩
李休

賦終南山同風字韻應詔

唐楊師道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一

七

睿言懷隱逸輟駕踐幽叢白雲飛夏雨碧嶺橫春
虹草綠長楊路花踈五柞宮登臨日將晚蘭桂起
香風

侍宴應詔得前字

唐虞世南

芬芳禁林晚客與柱丹前橫空一鳥度照水千花
燃綠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煙溫陪終宴賞握管類
窺天

長沙送李十一街

唐杜甫

與子避地西康州即今四川洞庭湖名在相逢十二秋
代宗大曆元二年至遠愧向方主造御會賜優公與

後嘗檢校員外郎得真尚方賜履境當作非吾土
之烈然不得真賜故云遠也
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建重景公為友堅如膠漆
添一辱泥塗遂晚收言失拾李杜齊名真忝竊蓋
詩帝有杜密李膺又有李固朔雲寒菊倍離憂以上
三首錄

初秋夜坐應詔

唐楊師道

玉琯涼初映金壺夜漸闌滄池流稍潔仙掌露方
團鳴聲風處斷樹影月中寒爽氣長空淨高吟覺
思寬

白下驛餞唐少府

唐王勃

文天祥 天附錄卷一

八

下驛窮交日昌亭旅食年相知何用早懷抱即依
然浦樓低晚照鄉路隔風煙去去如何道長安在
日邊

灩澦堆名在夔州瞿塘

唐杜甫

灩澦既沒此堆冬出水二派根深西來水多愁太
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
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
鹽井橫黃金

賓至

唐杜甫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

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
糲腐儒食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樂欄
以上四首

送盧主簿

唐王勃

窮途非所恨虛室自相依城闕居年滿琴尊俗事
稀開襟方未已分袂忽多違東巖富松竹歲暮幸
同歸

在兗州餞宋五之問

唐駱賓王

淮尼泗水地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
空柳寒凋密翠棠晚落疎紅別後相思曲悽斷入
交休明辨 天附錄卷一 九

琴風

白帝城最高樓

唐杜甫

城尖城隅徑曷也旄旌旆愁難也獨立縹緲高
鏡之飛樓峽圻雲龍虎睡言至江清日抱遠龍
遊言至扶桑出之地西枝故曰西枝東斷石
所繫故曰斷石水在岷谷東影西影
影東隨長流江流也此四句言杖藜嘆世者誰子
謂公自泣血逆散走空言謂空回白頭三首尾聯
又字

賦得白日半西山

唐太宗

江輪不暫駐鳥飛豈復停岑霞漸漸落溪陰寸寸
生蒼葉隨光轉葵心逐照傾晚煙含樹色棲鳥雜
流聲

黃草

明堂軒殿詩
為作是詩

唐杜甫

黃草峽

在涪州西船不歸赤甲山在夔下行人稀水

梗也秦中長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非用兵

之信所傳不一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

衣莫愁劍閣

在綿谷縣終堪據聞道松州在劍已被圍

指往事以明險不足恃因以成叛蜀者以上○二

句補四

文休明辨入附錄卷一

十

待宴歸鳳堂

唐虞世南

歌堂而綠水舞館接金塘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

香兒歸初可侶鴈起欲分行羽同棲集懷恩愧

稻梁

羈遊餞別

唐王勃

客心懸隴路遊子倦江干槿豐朝砌靜篠密夜窓

寒琴聲銷別恨風景駐離歡寧竟山川遠悠悠旅

思難

城西陂

唐杜甫

青城古有青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

之奇似春風自信也牙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
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人能蕩
槳百壺那送酒如泉以上三首
中四句補

過慈恩寺

唐太宗

日宮開百仞月殿聳千尋花蓋飛圓影幡虹曳曲

陰霞綺遙籠帳散珠細網林寥廓煙雲表超然物

外心

上巳浮江宴韻得遙字

唐王勃

上巳年光促中川興緒遙綠齊山葉滿紅洩片花

銷泉聲喧後澗虹影照前橋遽悲春望遠江路積

文休明辨入附錄卷一

十一

波潮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

唐王勃

宓子彈琴邑宰日宓不齊子鳴琴而治終軍棄繯符

英妙時漢武帝時濟南終軍字子雲十八歲入

棄繯而去後軍為謂曰此非棄繯也承家節操

尚不改憲為政風流今在茲應安可憐賓客

傾蓋車蓋車也明府之好客也何處老翁公自來賦

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棋以上三首
中四句補

詠兩

唐太宗

和氣吹綠野梅雨洒芳田細流添舊澗宿霧足朝

煙馬濕行無次花沾色更鮮對此欣登歲披襟弄五絃

賦得臨池竹

唐虞世南

葱翠梢雲質斐彩映清池波泛含風影龍搖防露枝龍鱗漾澗谷鳳翅拂漣漪欲識凌冬性唯有歲寒知

贈郭將軍

唐李白

將軍豪宕有英威入掌銀臺唐宮護紫微名平明拂劍朝天去應英薄暮垂鞭醉酒歸名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羅衣承辭歸時言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月舞羅衣

本明辨天附錄卷一

十二

豪如髮髮相逢且欲醉春暉公伯謂以上三首

詠虹

唐董思恭

春暮萍生早日落南飛餘橫彩分長漢倒色媚清渠梁前朝影出橋上晚光舒願逐旌旗轉飄飄侍直廬

八仙選

唐王勃

奈園欣入正松巖訪九仙援蘿窺霧術攀林俯雲煙代北鸞驂至遼西鶴騎旋終希脫塵網連翼下芝田

至後

唐杜甫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公故青袍白

馬有何意公為嚴武幕下即服青袍金谷銅駝非

故鄉公在蜀時度金谷關梅花欲開不自覺言歲

之又開也花柳等一別末相望之兄弟愁極本憑

詩遣興詩成吟味轉淒涼以上三首前六句

詠風

唐太宗

蕭條起關塞搖颺下蓬瀛拂林花亂彩響谷鳥分聲披雲羅影散泛水織文生勞歌大風曲威加四海清

酌酒與裴迪

唐王維

文未用辨天附錄卷一

十三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卧且加餐以上二句後

賦得櫻桃春字韻

唐太宗

華林滿芳景洛陽偏宜春朱顏含遠日翠色影長津喬柯轉嬌鳥低枝映美人昔作園中實今來席上珍

十二月一日

唐杜甫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即今夔州前江可憐一

聲何處送書鴈百丈巴人接竹爲筏以牽誰家上
瀨船可憐之景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
花媚遠天物花臘酒順明光名義起草人
所羨公晉爲左肺病疾消幾時朝日邊也

春夜南明府宅宴

唐駱賓王

酌桂陶芳夜披薛嘯幽人雅琴馴魯雉清歌落范
塵宿雲低迴盡殘月上虛輪幸此承恩洽聊當故
鄉人

蚤秋苦熱堆案相仍

唐杜甫

本朝辨天附錄卷一

十四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食還不能每愁夜中自
足歛况乃秋代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吐薄書何
急來相仍南望青松駕短壑安得赤脚踏冷泉
融夏夜直節如生龍中謂同舍曰安得赤脚踏冷泉
山之層冰羽。以上二首起懸領聯尾聯皆甚佳
頸聯不拗

贈喬侍御

唐陳子昂

漢庭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爲誰
雄

自遣

唐李白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

稀

秋江送別

唐王勃

早是他鄉值早秋江亭明月帶江流已覺逝川傷
別念復看津樹隱離舟

銅雀臺

唐劉庭琦

銅臺官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卽今西望猶
堪思况復當晴歌舞人以上四首絕句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

唐杜甫

汨汨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欲楚吳楚
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竟傷山寂然我生無倚

本朝明辨天附錄卷一

十五

著書室畏途邊

去蜀

唐杜甫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
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可
必淚長流

卽事

唐杜甫

天畔群山孤草亭草堂西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
魚不受釣魯璣隱嵩山有大夫不識見璣垂釣問
巨鱗有白魚一雙長二三寸不受釣大
夫憐而歸此借用之言魚不可得也三十黃杜
猶自青言不可多病馬卿無日起卿患消璣病

窮途阮籍幾時醒籍年嘗而行不由徑路遇窮途
况未聞細柳散金甲周亞夫屯兵細柳以防匈奴
斷秦川流濁涇見大也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唐杜甫

主家明呈女臨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
也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盤碧瑤瑤寒琥珀而見
端自是秦穆壓鄭谷男女弄玉吹簫於其後與夫
子真耕千谷口其主家乃鳳時聞雜佩聲珊珊
不期而會也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一

十六

蜂腰體七領不奇却以十字一音而意與
而復續也

送人下第歸

唐賈島

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
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
三相

斷絃體謂似斷絃

寄述

僧謙

鴈鴻去後湖天遠欲寄知音問起居七歲弄字今
八十錦鱗吞釣不吞書

隔句體謂起與領聯相

平僧五言

唐鄭谷

幾思聞靜話夜雨對禪牀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
堂孤雲終負約薄宦轉堪傷夢遶長松榻遙焚一
炷香

絕句

唐

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
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

偷一體起聯相對而次聯不對者謂之偷
一百五日寒食也冬至至此夜對月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一

十七

唐杜甫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
多化離放紅藥桂花想像嚙青娥翠眉牛女漫愁
思秋期猶渡河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唐杜甫

北城擊柝復欲羅東方明星啓明曉亦不遲鄰雞
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言不舟楫渺然自
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言不知出門轉盼已陳迹
藥弭扶吾隨所之之此詩次以野哭對隣雞上
首尾吟體首尾吟者一句而首尾皆用之也此

難也雅詩甚富其中類多格言但於古人寄興
遠托興悠深之美絕不相似故皆不錄姑換
元人詩以備一體
庶幾者有考焉

春日田園雜興十首 元陳舜道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漫興時無事花邊繙
免冊有時桑下課牛醫乍隨父老看秧去還共兒
童關草嬉偶物興懷渾不奈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清入吟懷花
月照紅生笑面柳風吹村聲盪耳鳥鹽角社酒柔
情玉練槌閑悶閑愁儂不省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飲興時草酌乍舒情

元明辨 天附錄卷一 十八

眠曉花生陡覺眠迷離才呼粉社人同醉又問杏
花家有誰長日作勞無不得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懶興時放草地牛眠
易熟聽花村鵲起來遲蠶桑辛苦從渠婦稼穡勤
勞任我兒踈散情懷收不起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引興時聞布穀聲驚
綠野聽提壺語憶青旗曾因關草爭心起每爲看
花樂意隨景物換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寄興時稼穡但憑牛
犢健陰晴每付鵲鵲知托尋花去將子樂借卷桐

吹寫所忌撫景寓言良不淺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乘興時得暇分畦秧
韭菜趁晴樊園樹棠梨山煙青笠等閑去沙地烏
犍和醉騎一片野情羈不住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遣興時行傍山翁驅
犢父坐觀鄰姬試驚兒看秧時洲水深淺行菜閑
占春早遲白日漸長消不去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盡興時摩食出門天
欲曙荷鋤歸路月相隨踏青設有心情在耕綠寧
其體力疲箇段工夫償不足春來非是愛吟詩

元明辨 天附錄卷一 十九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感興時草地耕牛不
有犢花村犬吠那生聲麥青未必三時粥桑綠其
如二月絲觸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吟詩

盤中體 作詩篇之盤中 盤中體 屈曲而成文也

盤中詩

伯玉或安在思之因作詩
妻在長安思之因作詩

漢蘇伯玉妻史失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鵲常苦飢
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常是而更非還入
門中心悲重北上堂西入階
急機絞杼聲
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

中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重妾忘君罪當治平

妾有行宜知之重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

谷姓者蘇名伯玉重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

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音羊肉千斤一作酒百斛

今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重與其書不能

讀從中央周四角詩當如此讀也

迴文體按迴文詩始於符秦賈逵妻蘇氏反覆

由是反覆興焉及考詩苑云迴文反覆書本二

體止兩韻者謂之迴文舉一字皆成讀者謂之

反覆則蘇氏詩正反覆體也後人所作直

可謂之迴文耳以今合而為一故並列之

織錦回文

符秦婦蘇蕙

文體明辨

附錄卷之一

仁智懷德聖虞唐其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

傳聖情來明聖志庭閣亂作人議傳外兒客我忠貞

慘狀中無幾粉為明難受消源禍因所持極驕盈

懷傷君即光誰修榮荷不義姬班女使奸辭釐漢成

崇所路房容珠感最嚴在戒后曉聲稍氏飛燕生身

增離曉曉飾思字英倫夾盛與新至大伐用昭青

心荒浮忘想感所秋李幽嚴峻岷岷深淵重涯經網

空后中書案為相如感傷在夢自物知終始情懷何潛西不何誰神無感
惟自節能我容登將自致君想顧表收華容是為女懸曜日自激與通皆
思與屬不敵治同情等夜倒學仁賢別行士念誰能解臂向無遺將上探也
諫風樂歡登觀羽繹龍所容衣討情明題怨哀情時傾矣殊素殊身節非路
和周楚長覽華官委虎彰飾繡始曉環圖義年勞歎奇華年有志訪志封長
首南節歡前流微股繁華觀瞻終始心詩與感遠殊浮沈情盛意麗或遺身
藏召術林齊聯情多文聯社頗無平蘇氏理在憂虞異浮惟必心華惟下微
權伯女志與榮傷過漢榮麗元端比作麗辭日思慕世異斯候建榮成體閱
悲窮可惡願聖啟生學漫下完詩風與應鳴懷悲哀誰遊倏無一俯憂作已
聲麗麗路人聚我懸是漫是何榮辭感五宜傷感情有顧然益體印情者處
發叔思逢其歡情惟憂何樂生時盛昭樂傾思未成我流苦不忠容何成曲
曲姿歸道顧難悲苦懷思苦我章微微微少悼歡感知少雖虧離低背辭旁
秦王懷土春舊卿身加兼愁悼少精神遊幽驕遠難鳳驪龍昭德懷聖早人
商遊桑鳩楊執陽榮身我平集殃危事何因備官若辛當神飛文道分歸賤
後西醫雙救好推君深日周漫微思罪積怨其根難尋所明解殊孤平馬為
飲階陰果水悲容仁均物品有施生天地德重平均身通身榮安殊翔女

文體明辨

卷之一

仁智懷德聖虞唐其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

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右第一行

津河隔塞殊山梁氏士感瞻悲路長身微潤已

處幽房人賤為女有柔剛右下方橫一

仁智懷德聖虞唐其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

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右第一行

津河隔塞殊山梁氏士感瞻悲路長身微潤已

處幽房人賤為女有柔剛右下方橫一

親所懷想思誰望純清志潔齊冰霜新故感意
殊而墻春陽熙茂凋蘭芳上逆讀

琴清流楚激絃商秦曲發聲悲摧藏旨和詠思

惟空堂心憂增慕懷慘傷右上方讀一
行向右逆讀

仁智懷德聖虞唐真志篤終誓穹欽所感想

忘滌荒心憂增慕懷慘傷右上方讀一
行向右逆讀

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陽替曜

翳英華沈浮異遊類流沙

麟鳳離遠曠幽遐神精少悴愁兼加身苦惟艱

生患多殷憂纏情將如何以方讀

又休明辨 八附錄卷

智懷德聖虞唐真志篤終誓穹欽所感想

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右上方讀一
行向右逆讀

以體行可

智懷德聖虞唐真志篤終誓穹欽所感想

嵯峨深微至嬖女因佞臣右上方讀一
行向右逆讀

差中君客曜多欽思傷君憂詩璇心氏辭懷感

咸知麟神輕榮散哀春親右上方讀一
行向右逆讀

角放此。以上
並七言四句

嗟歎懷傷中情家無君朗鏡明葩紛光誰爲榮

右一前三行左右轉讀
三角放此。右三言六句

嗟歎懷所離經遐曠路傷中情家無君房牖清

華飾客朗鏡明葩紛光珠曜英多思感誰爲榮

右一前六行左右轉讀
三角放此。右三言十二句

召南周風興自后妃衛鄭楚樊厲節中闌詠歌

長歎不能奮飛齊商雙發歌我哀衣曜流華觀

冶容爲誰情徵官羽同聲相追右上方讀一
行向右逆讀

此。右四言十二句

周風興自后妃楚樊厲節中闌長歎不能奮飛

雙發歌我哀衣華觀冶容爲誰官羽同聲相追

又休明辨 八附錄卷

右上方第一層中行向右讀
三角放此。右六言六句

周風興自后妃召伯窈窕淑姿楚樊厲節中闌

衛女河廣思歸長歎不能奮飛詠志遐路逶迤

雙發歌我哀衣齊商雙發歌我哀衣曜流華觀

曜客羣榮歲楚宮羽同聲相追情傷感我情悲

右上方第一層除中行左右互轉分
讀餘三方放此。右六言十二句

龍虎驚文藻榮曜華彫飾容飾觀壯麗允頤惟

繡衣右上方第一層
三角放此。右五言四句

思感自寧致我傷情時在君側夢想勞形右一
讀餘三方放此

詩情明顯怨義興理辭麗作比端無終始方中

詩情四句以上並

泊鴈回文五言

宋王安石

泊鴈鳴深渚收霞落晚川
拆隨風欽陣樓映月低
弦漠漠汀帆轉幽幽岸火燃
壑危通細路溝曲迷

平田

宋周

潮回暗浪雪山傾
遠浦漁舟釣明月
橋對寺門松徑小
檻當泉眼石波清
迢迢綠樹江天曉
藹藹紅霞海日晴
遙望四邊雲接水
碧峯千點數鷗輕

文休明辨

齊王

枝大柳塞北葉暗榆關東
垂條逐絮轉落葉散花
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
低吹雜綸羽薄粉艷
粗紅離情隔遠道
歎結深閨中

後園作迴文五言

齊王

斜峯繞徑曲
聳石帶山連
花餘拂戲鳥
樹密隱鳴蟬

和湘東王後園迴文五言

梁簡文帝

枝雲間石峯
脉水侵山岸
池清戲鵲聚
樹秋飛葉散

題織錦圖回文七言絕句○本

宋蘇軾

春晚落花餘碧草
夜涼低月半枯桐
人隨鴈還邊城暮
雨映疎簾繡閣空

不起體謂每句起字皆不聲也

題鄭處士隱居

唐唐求

不信最清曠
及來愁已空
數點石泉雨
一溪霜葉風
業在有山處
道成無事中
酌盡一杯酒
老夫顏亦紅

疊字體按古詩青青河畔草凡十句而前六句皆用疊字迢迢牽牛星亦十句而前四句皆用疊字

文休明辨

二五

貢院珥成雙蓮呈瑞因成鄙語勉士子

宋王上朋

大厦垂垂就嘉蓮
得得開雙雙戴千佛
兩兩應三台泉南奏連歡意重重合香風比比來人人宜自勉舉舉有廷魁

勉舉舉有廷魁泉南奏連歡意重重合香風比比來人人宜自勉舉舉有廷魁

句用字體

春日

梁元帝

春還春節美
春日春風過
春心日日異
春情處處多
處處春芳動
日日春禽變
春意春已繁
春人春

不見不見懷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結春結誰能申欲道春園趣復憶春時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獨念春花落遂似惜春時

又

春日綉衣輕春臺更有情春煙間草色春鳥隔花聲春樹亂無次春山遠得名春風正飄蕩春甕莫須傾

藥砧體

藥砧四首

古詞類

藥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

大休明辨 人附錄卷

二六

天藥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玳瑁簪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

別

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鶯鶯千年長交頸歡慶不相

忘

代藥砧二首

齊王媛

花帶今何在不知林下生何當垂兩鬢團扇雲間明

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壁已虧

兩頭纖纖纖

兩頭纖纖

古辭撰人

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晴隔隔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又

齊王媛

兩頭纖纖綺上紋半白半黑鴻翔群隔隔膊膊烏迷曠磊磊落落玉石分

三婦豔體

大休明辨 人附錄卷

二七

三婦豔

齊王媛

大婦纖綺羅中婦纖流黃小婦獨無事挾瑟上高堂丈夫且安坐調絃詎未央

又

梁蕭統

大婦舞輕巾中婦拂華茵小婦獨無事紅黛潤芳津良人且高卧方欲薦梁塵

又

梁吳均

大婦絃初切中婦管方吹小婦多姿態含笑語清麗佳人勿餘及慙慙妾自知

又

梁王筠

大婦留芳褥中婦對華燭小婦獨無事當軒理

又

梁劉孝綽

大婦縫羅裙中婦料繡文唯餘最小婦窈窕難昭

又本十一首

陳後主

大婦西北樓中婦南陌頭小婦初妝點回眉對月

五雜俎體

五雜俎

古辭

文休明辨 附錄卷一

二八

五雜俎同頭草生復還車馬道不復已人將老

代五雜俎二首

齊王

五雜俎慶雲發往復還經天月不復已生胡越

五雜俎會金山往復還兩岨關不獲已嬬與鰥

擬五雜俎二首

唐甄真卿

五雜俎繡與錦往復還興又寢不得已病伏枕

五雜俎甘鹹醋往復還烏與光不得已詔光

五不體 謂明中五字皆用不聲為末聲字守故
因言古人詩句中今用平聲製字穩帖如古桑
知天風是也此未見文字詩耳虎所引舟

錄于篇以備一體

五不詩

宋梅堯臣

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
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亦
可愛

四聲體

夏日閒居作四聲詩寄襲美

唐陸龜蒙

平聲

荒池振蒲深閒堦莓苔平江邊松篁多人家簾櫳
清為書凌遺編調絃夸新聲求懽雖殊途探幽聊

怡情

附錄卷一

二九

怡情

平上聲

朝煙涵樓臺晚雨染島嶼漁童驚狂歌艇子喜野
語山容堪停杯柳影好隱暑年華如飛鴻斗酒幸
且舉

平去聲

新開窓猶偏自種蕙未徧書籤風搖聞釣榭露破
見耕耘閒之資嘯詠性最便希夷全天真詎要問
貴賤

平入聲

端居愁無涯一夕髮欲白因為驚章吟忽憶鴛鴦
客手披丹臺文脚著赤玉舄如蒙清音訓若渴吸
月液

奉訓襲美苦雨四聲詩

唐陸龜蒙

平聲

幽棲眠疎窓家居憑高樓浮漚驚跳九寒聲思重
裘牀前垂文竿巢遠登輕舟雖無東臯田還生魚
子憂

上聲

層雲愁天低又雨倚檻冷絲禽藏荷香錦鯉繞島

八附錄卷一

三十

影心將時人垂頭與隱者靜桐陰無深泉所以還
短梗

平去聲

烏蟾俱沈光晝夜恨暗度何當飛雲嶠面見上帝
想臣言陰靈欺詔用利劍付迴車誅群姦自散萬
籟怒

平入聲

危簷仍空堦十日滴不歇青莎看成在白菊即欲
沒吳王荒金樽越妾挾玉瑟當時雖愁霖亦若惜
落月

還鄉長省道中作四聲詩寄豫章僚友

宋孔平仲

平聲

蕭灘波潏潏巴丘山崔嵬江天如相迎風吹浮雲
開思鄉人皆然惟子頗歸來松楸彌青鮮春容生
泉臺

上聲

久雨水隄長決漚似海廣蒹底鮮小艇曉起蕩兩
漿早飯野蓀下鳥語靜愈響有酒我不飲引領但
子想

文休用辨八附錄卷一

三一

去聲

四際又暮夜意詣尚未到雲纒坐樹陰嗒嗒厭衆
噪徑步氣向暝岸嘯韻自報內顧自慰幸比歲晏
拜掃

入聲

熱熱逼入伏一葉益局促日落月欲出豁若脫桎
梏木色鬱碧幄竹節削綠主赤脚踏白石宿泊得
沐浴

雙聲疊韻體

按南史謝靈運元謨問莊曰何
雙聲疊韻體為靈運詩有
雙聲疊韻體為靈運詩有
雙聲疊韻體為靈運詩有
雙聲疊韻體為靈運詩有

音西方舌說為金音此乃唇音為水音雙聲也
同音如不同音也互說為唇音而不同音也
謂之雙聲若欲得雙聲則須知唇音之
類音是也唇音者同音而又同韻也故謂之
牙音而又謂之唇音故謂之雙聲也此二詩皆
龍提蛇蛇滴瀝之類皆是也此二詩皆古集
如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松聲
是也

雙聲詩

溪上思

唐陸龜蒙

溪空唯容雲木密不隕雨迎漁隱映間矣問謳雅
榜

奉和溪上思

唐皮日休

李休明辨八附錄卷

三二

疎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草彩欲夷猶雲容空澹
蕩

疊韻詩

山中吟

唐皮日休

穿煙泉潏潏觸竹猿敲敲荒篁香牆匡熟鹿伏屋

吳宮詞

唐陸龜蒙

紅櫳通東風翠珥醉易墜平明兵盈城棄盡遂至
地

問客體

夜會問客十首

唐

寒夜清涼月出時問客外迢迢星斗明況有蕭閒洞

中客吟為紫鳳呼風聲

腰水杯盤舊日休問客杉檟楠楠剗得來莫恠家人畔

遙笑渠心私愛黃金壘

落霞琴瑟問客寥寥山水揚清音玉皇仙馭碧雲

遠空使松風終日吟

蓮花燭燭問客亭亭嫩藥生紅玉不知含淚怨何

人欲問無由得心曲

金火障障問客紅獸飛光射羅幌夜來斜展掩

李休明辨八附錄卷

三三

深爐半明芙蓉香蕩漾

憶山月問客前溪後溪清復絕看看又是桂花

時空寄子規啼處血

錦鯨薦薦問客碧香紅賦承君宴幾度閒眠却覺

來彩鱗飛出雲濤面

懷溪雲問客漠漠開籠鷗鷺群有時日暮碧

符合還被漁舟來觸分

霜中笛問客落梅一曲瑤華滴不知青女足

何人三奏未終頭已白

月下橋問客風外拂殘衰柳條倚欄干處獨

自立青翰何人吹玉簫

雜韻詩

按詩家用韻凡數端一曰葫蘆韻先二後四者是也二曰轆轤韻變出雙入每隔二句用韻者是也三曰進退韻一進一退隔一句用韻者是也四曰顛倒韻四句同用兩字為韻畧如反漢詩者是也五曰平仄韻兩句中平仄字各協韻者是也然葫蘆轆轤二體無所考故僅取三體錄之

進退韻體亦名隔

文體明辨 八附錄卷一

三五

招梁隔句韻詩

唐李建勳

不喜長亭柳枝枝擬送君唯憐北窓樹樹畔留人圓缺都如月東西只似雲愁看離席散歸蓋動行塵

若東雲叶人與塵中是隔句韻也

顛倒韻體

詠雪

梁簡文帝

鹽飛亂蝶舞花落飄粉匝粉飄落花舞蝶亂飛

平仄兩韻體

兩韻詩

唐章碣

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鷗夷高興固無邊

鷗鷺是鷗鷺天鷺鷥也

文體明辨 八附錄卷二

三五

文體明辨附錄卷之一

文體明辨附錄卷之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雜數詩

按詩有以數爲題者如四時四氣四色五噫六
憶六甲六府八音十索十離十二屬百年是也
有以數爲詩者如數詩數名自一至十是也今
取而並列之

四時詩

晉陶潛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

松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二

四氣詩

宋王微

衡若首春華梧楸當夏翳叶音鳴笙起秋風置酒

飛冬雪

四色詠

齊王融一作梁

赤如城霞起青如松霧澈黑如幽都雲白如瑤池

雪

又

梁范雲

丹如桓公廟青如夕郎門黑如南巖礪白如東山

援

又

梁范雲

折柳青門外握蘭翠疏中綠蘋騁春日碧渚澹時
風

四色詩青色

梁范雲

赤

差池朱鸞去纈翻赤鴈歸澆澗丹魚聚聯翩血鳥
飛

白

素鱗颺北渚白水杜宛南獻環潤玉寒歸珠照暖
輶

黑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二

二

附錄

烏林葉將霞墨池水就乾玄豹藏暮雨黑獬凌夜
寒

五噫歌

漢梁鴻

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官闕崔嵬兮噫民
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六憶詩四首

梁沈約

憶來時灼灼上階墀勤勤叙別離慊慊道相思相
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饑

憶坐時點點羅帳前或歌四五曲或弄兩三絃笑

時應無比嗔時更可憐

憶食時臨盤動容色欲坐復羞坐欲食復羞食含
哺如不饑擎甌似無刀

憶眠時人眠疆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
恐傍人見嬌羞在燭前按此詩題云六憶而詩止
四首不知何謂豈首散
傳不

六甲詩

陶沈炯

甲拆開幾果萬物具敷榮乙飛上危幕雀乳出空

城丙

丁翼陳詩罷公綏作

賦成戊集花已秀滿堂草目生已乃忘多客榮樂
尚關情庚庚聞鳥嘯肅肅望冕征辛酸懷惻惻寂

又休明辨

天卷之二

三

附錄

寘少逢迎壬蒸懷太古覆妙佇無名癸已空施位

詎以召幽貞

又一名目
辰詩

上戊勸農桑長庚報夕陽漁丁藏小篆螺甲秘清
香句乙醴筠簡甘辛酌桂漿丙科曾決策彼已莫
籌量

六府詩

陳沈炯

水廣南山暗杖策出蓬門火炬村前發林煙樹下
昏金花散黃蕊蕙草雜芳蓀木蘭露漸落山芝風
屢翻土高行已冒抱甕憶中園穀城定若近常終

黃石言

和六府詩

陳孔奐

金門朱軌躅吾子盛簪裾木舌無時用萍流復在
余水鄉訪松石蘭澤侶樵漁火洲方可至地肺卽
爲居士牛自知止貞心達毀譽軒轅稼有時陳乘
槎望白榆

八音

陳沈炯

金屋貯阿嬌樓閣起迢迢石頭足年少大道跨河
橋絲桐無緩節羅綺自應颺竹煙生薄晚花色亂
春朝朝瓜詎無匹神女嫁蘇韶土地多妍冶鄉里

又休明辨

天卷之二

四

附錄

足聖麗華年未相識聲論動風颺木桃底堪用寄
以答瓊瑤

十索

隋丁六娘

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映以蛟龍錦分明奇可
愛粗細君自知從郎索衣帶
爲性愛風光偏憎良夜促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厭
足懽情不耐眠從郎索花燭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
盡欲作勝花妝從郎索紅粉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嬾

攀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環

含嬌不自轉送眼勞相望無那續日關情伴共入

同心帳欲防人眼多從郎索錦障

蘭房下翠幃蓮帳舒鴛鴦錦懽情宜早暢密意須同

寢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按此詩題云十索而止六首豈四首散

遞不傳與前六憶類

十離詩

唐妓薛濤

筆離手

越管宣毛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璫都緣用久鋒

頭盡不得義之手裏擎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五

附錄

馬離廐

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貌郎

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

鸚鵡離籠

隴西猶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

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

燕離巢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嘗愛語嬌嬌听泥穢汗珊

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

珠離掌

皎皎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
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

魚離池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輪鈎無端擺斷芙
蕖朵不得清波更一遊

鷹離拳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高情無端竄向青
雲外不得君王掌上擎

犬離主

馴棲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六

附錄

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竹離亭

蒼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爲緣春笋鎖

牆破不得重陰覆玉堂

鏡離臺

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遭無限塵
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

十二屬詩

陳沈炯

鼠迹生塵案牛羊暮下來虎嘯生空谷兔月向牕
開龍隰遠青翠蛇柳共徘徊馬蘭方遠摘羊負始

春栽猴栗羞芳果雞砧引清杯徇其懷物外猪蠶
窈悠哉

讀十二辰詩卷撥其餘作此 宋朱熹

作閒空罽罽饑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才虎園聽
豪夸舊業兔園嗟莽園君看蟹龍卧三冬頭角不
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遂烹羊沽酒聊從容手
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鷄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煮
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百年歌十首

晉陸機

其一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七

附錄

一十時顏如薜華睥有睥體如飄風行如飛變彼
孺子相追隨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遣
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其二

二十時膚體彩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被服
冠帶麗且清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
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其三

三十時名成行立有令聞叶平力可扛鼎志干雲
食如漏卮氣如熏辭家觀國綜典文高冠素帶煥

翻紛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其四

四十時體力充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
承明擁大璫清酒漿炙奈樂何清酒漿炙奈樂何

其五

五十時荷旄仗節鎮邦家鼓鍾嘈囋趙女歌羅衣
綵繁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漿炙奈樂何
清酒漿炙奈樂何

其六

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駟駕四牡入紫宮軒冕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八

附錄

納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漿炙奈樂何
清酒漿炙奈樂何

其七

七十時精爽頗損臂力憊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
對酒轉無歡攬形羞髮獨長歎

其八

八十時明已損目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
致祿歸桑梓安居駟馬入舊耳葉作樂事告終憂
事始

其九

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多言
謠作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
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

其十

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目若
濁鏡口垂涎呼吸噤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數詩

宋鮑照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耳泉

官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悲四壯輝長路輕

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

文休明辨

卷之二

九

附錄

祖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雕
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微容十載學
無就善宦 朝通

數名

齊虞羲

一去濠水陽連翩遠為客二毛颯已匪家貧無所
擇三徑日荒疎違人心不憚四豪不降意何事黃
金百五日來歸者朱輪竟長陌六郡輕薄兒追隨
窮日夕七發動音容賓從紛奕奕八表服英嚴光
光滿墳籍九流意何以守玄遂成白十載職不移
來歸落松栢

又

梁范雲

一鼓有餘氣趨勇正紛紜二廣無遺畧雄虎自為
羣三河尚擾攘楫櫓起憤楳四巡駐青蹕瘞玉曠
亭云五十又舒旆旗幟日繽紛六郡良家子慕義
起從軍七獲美前載克俊嘉昔聞八音佇繁律將
以安司勳九命既斯復金壁固宜分十難空有道
延首望卿雲

雜名詩

按詩有用建除名者有用星宿名者有用道里
名者有用州郡縣名者有用斜冗名者有用姓

文休明辨

卷之二

前

十

附錄

名者有用將軍名者有用古人名者有用官殿
屋名者有用船車名者有用藥草樹名者有用
鳥獸名者有用卦兆相名者古集所載僅見數
端然推而廣之將不止此故錄之為此篇

建除

宋鮑照

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羗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
箱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墻平原亘千里旗鼓轉
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騎勒前裝執戈無暫頓彎弧
不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乘平蕩萬
里置關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

歷世荷餘光開壤襲朱綬左右佩金章閉幃阜太玄茲事殆愚狂

又

梁宣帝

建國維神業十世本靈長除苛逾漢祖後后類殷湯滿盈既虧度否運理還康平階今復覩德星行見祥定冠資雄略靜亂錫賢良執訊窮郢魯弔伐徧徐揚破敵勳庸盛佩紫且懷黃危苗既已竄妖疹亦云亡成功勒雲社治定理要荒收戟歸農器牧馬恣芻場開山接梯路架海擬山梁閉欲同彭老延壽等東皇

文林明辨 天卷之一

十

附錄

又

梁范雲

建國負東海衣冠成營丘除道梁淄水結駟登之采滿座益嘉友蘋藻絕時羞平望極聊攝直視盡姑充定交無恒所同志互相求執手歡高宴舉白窮獻酬破琴豈重賞臨濠寧再儔危生一朝露蟻蟻將見謀成功退不處爲名自此收收功輕車馬單步反蝸牛開渠納秋水相土播春疇閉門謝世人何欲復可求

又

陳沈炯

建章連鳳闕藹藹入雲煙除庭發槐柳冠劍似神

仙滿衢飛玉軼夾道躍金鞭平明塵霧合薄暮風雲霽定交太學裏射策雲臺邊執事一朝謬朝市忽崩遷破家徒徇國力弱不扶顛危機空發虎掌惡豈如鶴成師鑿門去敗績累尸旋收魂不入斗抱景問穹玄開顏何所說空憶平生前閉門窮巷裏靜掃諫歸田

從軍行 星名

東張正見

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高柳橫遶塞長榆接遼天井泉含凍竭烽火照山然欲知客心斷危旌萬里懸

文林明辨 天卷之一

十一

附錄

星名

隋辛德源

邊校背南柳燿火照離宮明堂發三令鉤陳集五戎素羽麾全月牛旗引半虹虎落驚氛歛龍城帝霧通擊鐘張大樂置酒宴群公關山無復阻車書方大同

二十八名贈晁無咎

宋黃庭堅

虎剝又草犀解角食未下亢奇禍作藥材根底解蠶掘蜜蜂奪房抱饑渴有心無心材慧死人言不如龜曳尾衛平哆口無南箕斗柄指日江使慙依腋牛衣同一煥高丘無女耳獨宿虛名挽人受實

禍累基危安處我室中疑塵敗髮坐四壁盡
見天下奎蹄曲隈取時澤婁豬艾稷彼何擇頤腸
倒胃得相知貫日食鼎終不疑古來畢命黃金臺
佩君一言等常麟月沒參橫惜相違秋風金井枯
桐落故人過半在鬼錄柳枝贈君當馬策歲晏星
回觀盛德張弓射雉武且力白鷗之翼沒江波抽
絃去軫若謂何

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 宋謝莊

山經亟旋覽水牒勸尋稽謝誠淹流煙臺信遐
臨州凝寒氣秋浦結清陰眇眇高湖曠遙遙南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十一

附錄

渺深青溪如委黛黃沙似舒金觀道雷池側訪聽
茅堂陰魯縣闕微迹秦良城芳音訊遠傳望崖採
賦梁山岑崇館非陳宇茂苑豈舊林

奉和竟陵王郡縣名

梁范雲

撫戈金城外解珮玉門中白馬騰遠雪蒼松壯寒
風臨涇方辯渭安夷始和戎取禾廣田北驅獸飛
獵東新城多雉堞故市絕商工海西丹楫斷雲南
煙霧迴聲節晴 盛德宣力昭武功還飲漁陽
水更轉杜陵蓬

奉和竟陵王用郡縣名

梁沈約

西都富軒冕南宮溢才彥高閣連朱雉方渠漸游
殿廣川肆河濟長岑繞嶠汧曲梁濟危渚平臯驛
悠眇青淵皎澄澈曾山鬱葱蒨陽泉濯春藻陰丘
聚寒籟西華不可留東光促奔箭望都遊子懷臨
戎征馬倦既豫平臺集復齒南皮宴一窺長安城
羞言杜陵掾

州名

梁范雲

司春命初鐸青耦肆中樊逸豫誠何事稻梁後宜
敦徐步遵廣隰冀以寫憂源楊柳垂場圃荆棘生
庭門交情久所見益友能孰存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十三

附錄

縣名

梁元帝

長陵新市北鄭衛好容儀先過上蘭苑還牽高柳
枝薄粧宜入鏡舒花堪照池蒲州涵水色椒壁雜
陵吹此時方夜飲平臺傳羽卮

斜冗名

梁元帝

金椎五百里日晚唱歸來車轉承光殿步上通天
臺釵臨曲池影扇拂玉堂梅先取中庭入罷逐步
廊迴下關那早閉人迎已復開

姓名

梁元帝

征人習水戰辛苦配戈船夜城隨偃月朝軍逐避

年龍吟漱水度虹光入夜圓濤來如陣起星上似
烽然經時事南越還復討朝鮮

將軍名

梁元帝

虎旅皆戎陣龍騎盡能踴揚鞭俱破虜決勝往長
榆細柳浮輕暗大樹繞栖烏樓船寫退鷁檣鳥狎
飛鳧度河還自許偏與功名俱

人名詩

唐權德輿

潘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
愧樵蘇則爲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
畝利家林類巖嶽負郭躬歛積忌滿寵生嫌養蒙
恬勝卑踈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終山
梁冀無累所符生聲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
支離疎世事

寒日古人名

唐陸龜蒙

初寒朗詠徘徊立欲謝玄關早晚開昨日登樓望
江色魚梁鴻鴈幾多來

宮殿名

梁元帝

杯園花欲燃竹徑露初圓繡雞東道上走馬北塲
邊合歡依翠巷蒲萄向日鮮旗亭寬放香車迎
董賢定隔天淵水相思夜不眠

宮殿名登高臺

陳祖孫登

獨有相思意聊敞鳳凰臺蓮披香稍上日含光正
來離鶴羽雲散飛花似雪迴遥想竹林友前牕夜
夜開

屋名

梁元帝

梁園氣色和斗北共相過玉柱調新曲畫扇掩疎
歌深潭形菱葉絕壁挂輕羅木蓮恨花晚薔薇嫌
刺多合情戲芳節徐步待金梭

船名

梁元帝

天際浮雲飛三翼自相追池模白鵲舞檐知青雀
歸幸淵通轉壑伏檻跨相磯松澗流星影挂牕斜
月暉思君此無極高樓淚染衣

車名

梁元帝

長墟帶江轉連覺映日分佳人坐椒屋按膝對蘭
薰繞砌縈流水邊梁圖畫雲錦色懸殊衆衣香遙
出郡日暮輕帷下黃金忘贈君

藥名

梁元帝

戍客恒山下常思衣錦歸况看春草歇還見鴈南
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
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露衣

又

梁簡文帝

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
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
作檄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

奉和竟陵王用藥名

梁沈約

丹草秀朱翹重臺架危岳木蘭露易飲射干枝可
結陽採隰辛夷寒山望積雪玉泉亟周流雲華乍
明滅合歡葉暮卷爵林聲夜切垂景迫逆桑思仙
蒸雲埒荆實剖丹瓶龍芻汗奔血照握乃夜光盈
車非玉屑細柳空葳蕤水萍終委絕黃符若可挹
文休明詩 卷之二 十六 附錄

長生求昭晰

藥名

宋孔武仲

酈性常山野充茸草舍中鉤簾陰卷栢障壁坐防
風客土依雲實流泉下木通行常歸老矣已逼白
頭翁

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杳多野橘石乳最宜
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疎題詩非杜若賤膩粉
難書

草名

梁元帝

胡王迎聘主金經蒯北遊金錢買含笑銀映影梳

頭初控遊龍馬仍移卷栢舟中江離思切蓬髮不
堪秋況度菖蒲海落月似懸鉤

樹名

梁元帝

桃李競迫隨輕衫露弱枝杏梁始東照柘火未西
馳香因玉釧動佩逐金衣移柳葉生眉上珠璫搖
鬢垂逢君桂枝馬車下覓新知

鳥名

梁元帝

方丹去鵲鵲引欲相邀晨晷移去舸飛驚動蹄
抗鄒人憐夜刻鳳女念吹簫雀釵照輕幌翠的繞
纖腰復聞朱鸞曲鈿管雜迴潮

文休明詩 卷之二

十八

獸名

梁元帝

豹韓求秘術虎畧選良臣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
津摧鋒上狝基畫象入麒麟米下新花落桃枝芳
樹春王孫及公子熊席復橫陳

卦名

梁簡文帝

櫛比園花滿徑復水流新離禽時入袖旅谷乍依
蘋豐壺要上客鵠鼎命佳賓車由泰夏園馬散咸
陽塵蓮舟雖未濟分賓已同人

賦得山卦名

梁張正見

蓬萊遯羽客巖穴碑朦朧雲歸仙井暗霧解石橋

通影帶臨峯鶴形隨雜雨風尋師不失路咸欲馭飛鴻

龜兆名

梁元帝

土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魚遊連北水鶴作遼東鳴折楊還揮鬢盞柱更移聲銀燭含朱火金爐對寶笙背枝凝夕燭却月隱高城

伯名

梁元帝

仙人賣玉杖乘鹿去山林浮杯度池曲摩鏡往河陰井內書銅板竈裏化黃金妻搖五明扇安弄一絃琴暫遊忽千里中天那可尋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十九

附

離合詩口字詠○

按離合詩有四體其一離一字偏旁為兩句而四句湊合為一字如魯國孔融文舉思揚容雅難堪何敬容閑居有樂悲客他方是也其二亦離一字偏旁為兩句而六句湊合為一字如別字詩是也其三離一字偏旁於一句之首尾而首尾相續為一字如松閒斟飲巖泉砌思步是也其四不離偏旁但以一物二字離於一句之首尾而首尾相續為一物如縣名藥名離合是也他如口字詠則字字皆藏口字也藏頭詩則

每句頭字皆藏於每句尾字也雖非離合意亦近之故取以附焉此外又有歇後詩如拙字詩云當初只為將勤補到底翻為弄巧成酒字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之類滑稽之極一至於此良可歎也故今不錄姑附其說於此云

郡姓名字詩

卷四

漢孔融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

離魚與昔字

古特進止出行施

張日令成○魚呂公磯釣闔口渭傍

離口九域有

聖無出不下

或合或成

字好是正直女回于

臣

文休明辨 天卷之二

二十

附

海外有截隼逝鷹揚

離以截字離乙字今不可

忘離字六翻將奔羽儀未彰

離字六翻將奔羽儀未彰

離字六翻將奔羽儀未彰

蛇龍之蟄俾也可

名無譽放言深藏

離與按轡安行誰謂路長

離與

與才合

離與

離與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離合

家婦然以喜焉懼外侮離女熙神委命已求多
枯離誰能默識言喪厥所離佳合離難字離鯁之諺
龍潛巖阻離士歎義崇亂少長離失序離甚合離堪字離

梁蕭巡

伎能本無取支葉復單貧離何條謬承日木石
豈知晨離可合離何字離狗馬誠難盡犬羊非易馴離
字離以句離敦頤既不似學步孰能真離文字離苟定
是素明典是日盡彝倫離俗化於茲鄙人塗自

二一

此分離谷字離合離容字離

離合詩贈江藻離開五言有樂 陳沈炯

開門枕芳野井上小紅桃離門林中藤萬秀木末
風雲高離木字離門木屋室何寥廓至土隱蓬蒿離
字故知人外實文酒易陶陶離合古字離友朋足
諧晤又此盛詩騷離十明月同携手良景共含毫
離月字離月樂巴有妙術言是神仙曹離字離百年
肆偃仰一理詎相勞離台成集字

離合離容他方 宋孝武帝

霏雲起兮汎濫雨霽昏而不消離非意氣悄以無

樂音塵寂而莫交離心字離守邊境以臨敵寸
心膺以戍昭離字離閣盈圖記門滿賓僚離各字離
字仲秋始戒中園初凋離字離池育秋蓮水城寒漂
離也字離惜歸塗以易感日月逝而難要離字
未分中心而誰寄人懷念而必謠離力字離以
人作人恐

離合離五言 宋謝靈運

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離口加我懷繾綣口詠
情亦傷離力劇哉歸游客處子勿相忘離力字離
成別

文休明詩 天卷之二 廿二 付

即題離合

松閒掛 唐陸龜蒙

子山園靜憐幽木公離木公合離幹詞清詠草門月離
離成上風微瀟灑甚斗離字離醪何惜置盈樽

飲巖泉 唐陸龜蒙

已甘茅洞三君食欠買桐江一朵山巖子瀨高秋
浪白水禽飛盡釣舟還

砌思步 唐皮日休

襪襪古絳繡危石切切陰蟄應晚田心事萬端何
處上少夷峯下舊雲泉

懷鹿門縣名離合

唐皮日休

山瘦更培秋後桂
溪澄開數晚來魚
臺前過鴈盈
千百泉石無情不寄書

奉和懷鹿門

唐陸龜蒙

竹溪深處依同宿
松閣秋來客共登
封徑古苔侵
石鹿城中誰解訪山僧

答鄱陽客樂名離合

唐張籍

江臯歲暮相逢地
黃葉霜前半夏枝
子夜吟詩向
秋柱心中萬事豈君知

夏日即事樂名離合

唐陸龜蒙

文休明辨 卷之二

二二

附註

避暑最須從朴野
葛巾筠席更相當
歸來又好乘
涼釣藤蔓陰陰着雨香

口字詠 附

和蔡黃門口字詠

陳沈炯

鄙囂宮閣路靈靈
谷口聞誰知名器
品語哩各崎
嶇

藏頭詩 附

寄賈宣州

宋孔平仲

高會當年喜得曹
日陪宴衍自忘勞
力回天地君
應憊心狹乾坤我尚豪
承亥論書非素學
子孫下

祿有東臯十年友
求相知寡分付長松蔭
短蒿
力心承于十分八頭字藏於曹勞
德豪學臯家蕭入字內也後做此

呈章子平

宋孔平仲

玉輅聲華早
斗傍方州投老
憩甘棠木逃剪伐枝
長碧石耐鐫磨
性有常巾褚藏經
勤問學子孫傳
業富文章十年流
落歸何暮日聽除
書侍玉皇
詠諧詩

按詩衛風淇奧
六篇云善戲謔
今不為虐
今

此謂言語之間
耳後人因此演
而為詩故有俳
諧體風人體諸
言體諸語體諸
意體字謎體禽

文休明辨 卷之二

二四

錄

言體雖含諷諭
實則詼諧蓋皆
以文滑稽爾不
足取也然以其
有此體故亦採
而列之

俳諧體 附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唐杜甫

異俗吁可恠
斯人難並居
家家養烏鬼
鵝鵝鵝
食黃魚
舊識難為態
新知已暗疎
治生且耕鑿
只
有不關渠

西歷青羗坂
南留白帝城
於荒
虎侵客恨
粗妝作
人情瓦卜傳
神語畬田費
火聲耕一作是非何處定

高枕笑浮生

風人唐陸龜蒙曰詩云維有箕不可以簸言近乎穀矣後人微之遂有園葵燒灰種于故依然之山是此體興焉蓋古有採詩之官命之曰風人故名其休云爾

風人詩三首

唐陸龜蒙

十萬全師出遙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唯作門岐分

破藥供朝餐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

聞道更新幟多應廢舊期征衣無伴搗獨處自然悲

李賀詩 卷之二

二五

錄

奉和風人詩三首

唐皮日休

刻石書難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蠶薄猶有萬重思

錢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爭奈即關千

江上秋風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帆情

諸言體自宋王有大言小言其後人遂而為詩諸語諸意皆由此

大言應令五

梁沈約

隘此大泚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弥指盡地不容

足

細言應令五

梁沈約

開館尺捶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大言應令四

梁張績

河流既竭日月俱騰且羅微物動落雲鵬

細言應令七

梁張績

遨遊蟻目辨輕塵蚊睫成宇蟲如輪

大言應令四

梁殷鈞

噫氣為風渾汗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持探遠古

李休明詩 卷之二

二八

附錄

細言應令五

梁殷鈞

凡舟毛滴海為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大言應令五

梁王規

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八風而為氣吹四海而揚波

細言應令六

梁王規

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眉深而易咀蟻目曠而難航

大言應令

梁王錦

欲遊五岳迫不得申杖千里之木鱸橫海之鱗

細言應令

梁王錫

冥冥謁萬離朱不辨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十日

大言

梁蕭統

觀脩鯢其若鰈鮒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踟躕跨六合以翺翔

細言

梁蕭統

坐卧鄰空塵憑附蟪蛄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

冬休明辨 天卷之二

二十七

附

大言聯句

唐

高歌聞風步瀛洲李燁鵬淪鯢食未休顏真卿四方上下無外頭李一啜頓涸滄溟流張

小言聯句

唐

長路遙遙吞吐絲顏真卿蟪蛄蚊睫察難知僧難言詩宋蘇舜欽

擬把鉛刀伐丹佳欲坐皆井攀青天排羅嬰兒拒虓虎未若以道干貴權

易言

宋蘇舜欽

地上拾芥亦細碎掌裏數文猶苦辛脫使擿丸下

峻阪未若以財而發身

諸語體

了語聯句

晉

火燒平原無遺燎顧惟白布繩根樹旒旒桓投魚深泉放飛鳥堪

了語

宋孔平仲

公餽飲成忽覆鼎銀餅汲絕還沈井乳虎咆哮落奈青萍一揮斷人頸

不了語

宋孔平仲

無言以手尋珮環寒暑迭運彫朱顏八駿踏地幾休明辨天卷之二

二十八

附

時徧六龍駕日何年閑

樂語聯句

唐

苦河既濟真僧喜李新知滿座笑相視顏真卿戊客歸來見妻子僧清學生放假偷向市張

醉語聯句

唐

逢糟遇麴便酩酊劉覆車墮馬皆不醒顏真卿倒者接離髮垂領僧狂心亂語無人並陸

又

唐

山簡酣歌倒接離看來成碧無所知方耳鳴目眩駟馬馳驅良口稱童孩腹鳴夷良兀然落帽

灌酒卮仲昌大常吏部相對時嚴藉糟枕翅浮酒

池月瓮間籬下卧不移謂呼叫不應無事悲則千

日醒知是誰九

初左傾右倒避之

唐

拈錘砥指不知休轉欲炙待立涎交流顏真過唇

大嚼肯知羞然食店門外強淹晉

滑語聯句七

唐

雨裏下山踏榆皮顏真蓀苔石橋步難移然蓀蕪

美謂醋喫衰葵白劉今縫靴蠟線油塗錐勢急逢龍

竹須且騎李

文休明附錄卷二

後二九

吃語詩如

洞庭葡萄架五言

唐姚合

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鈎高掛玲瓏影落

寮陰煙壓幽屋漾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

都凋

吃語七言

江干高居堅關扁耕健射駕角挂經派航紫舸旅

菱隔笳鼓過車雞狗驚解礫仙景各箕踞擊釵高

歌幾舉觥荆筭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憂甘瓜羹

諸意體

逮意聯句七

唐

家在炎洲往朔方疾豈知于闐望瀟湘登經龍

底復遶湯巨更應東去採扶桑然查客三年路

未央均伯燭龍之地無日光疾將遊莽蒼窮大荒

縹車轍馬迹逐周王均

增意聯句七

唐

斜風飄雨三十夜疾隣女餘光不相借川巨跡滅

塵生古人畫然洞房重扉無隙罅均燭滅更深

月西謝心

恨意聯句七

唐

同心同縣不相見疾採薜蘿詠均莫聽東

隣持霜練然遠憶征人淚如霞長信空塔春

草遍從同妃初別昭德殿抗

字謎體

字謎三首

宋鮑照

井

一形二體四支八頭四八二八飛泉仰流

龜

頭如刀尾如鈎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而負兩刀

左邊屬雙牛

土

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

禽言體

四禽言

宋梅堯臣

子規

不如歸去春山云暮萬木兮參雲蜀天兮何處人
言有翼可歸飛安用空啼向高樹

提壺

提壺蘆沽美酒風爲賓樹爲友山花撩亂目前開
勸爾今朝千萬壽

本集明辨 卷之二

二九

山鳥

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毋山頭化爲石山
頭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啼不息

竹雞

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耶馬蹄凌兢雨又急
此鳥爲君應斷腸

四禽言

元梁棟

子規

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
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鷓鴣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水多九疑山前叫虞
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布穀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閑機織盡無得裁可
人不來廉叔度脫却布袴

提壺蘆

提壺蘆提壺蘆今年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
醉哀哉誰問醒三閭提壺蘆提壺蘆

五禽言并叙

宋蘇軾

本集明辨 卷之二

三

梅聖俞嘗作四禽言余謫黃州寓居定惠

院遠令皆茂林脩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
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遂

用聖俞體作五禽言

使君向新州更唱新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

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曉公自注云

之自黃移新州聞啼鳥問其名或新曰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

袴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祖癡公自注云

脫却布袴

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今年麥上場處處有殘
粟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公曰注云此鳥聲云

麥飯熟自快活

力作力作蠶絲一百箔籠上麥頭昂林間桑子落
額儂一箔千兩絲繅絲得蠅飼爾雛公自注云此鳥聲云

一百箔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
三年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鳥也俗云婦以姑
虐死故其聲云

五禽言和王仲衡尚書

宋朱熹

文體明辨 大卷之二

三一

附

提葫蘆

提葫蘆沽美酒春風浩蕩吹花柳不用沙頭雙玉
瓶鳥歌蝶舞爲君壽祗今一醉是君恩昨日之愁
愁殺人

下規

不如歸去孤城越絕三春暮故山只在白雲間望
極雲深不知處不如歸去不如歸千仞岡頭一振
衣

竹雞

泥滑滑泥滑滑泰望雲荒鏡湖闊綠秧刺水水拍

堤牙旗盡舸凌風發使君行樂三江頭泥滑水深
君莫憂

布穀

脫袴脫袴桑葉陰牆下路回頭忽憶舍中妻去
年已逐他人去舊袴脫了却不辭新袴知教阿誰
做

麥熟即快活

麥熟吟去年種麥有德音祗今種熟誰快活種者
已卧官牆陰仁公有政惠存歿肯使催租更噉突

文體明辨 大卷之二

廿二

文體明辨附錄卷之二

文體明辨附錄卷之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詩餘一

按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蓋自樂府散亡聲律乖闕唐李白氏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詞時因效之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爲化間集凡五百闕此近代倚聲填詞之祖也宋初創製漸多至周待制卽領大晟府樂比切聲調十二律各有篇目卽也田未增至二百餘調一時文士復相擬作富至

文休明辨 天附錄

壹

六十餘種可謂極盛然去樂府遠矣故陸游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蓋傷之也然觀秦少游豐之詞傳播人間雖遠方女子亦知膾炙至有好而全死者則其感人因可想見殆不可謂俗體而廢之也第作者既多中間不無昧於音節如蘇長公以昔人猶以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譏之他復何言哉由是詩餘復不行而金元人始爲套數曲有南北二體九宮三調其去樂府仰又遠矣近時何良俊以謂詩

亡而後有樂府樂府闕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真知言哉要之樂府詩餘同被管絃特樂府以瞰逕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此具不同耳然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至於句之長短雖可損益然亦不當率意而爲之譬諸醫家加減古方不過因其方面稍更之一或太過則本方之意失矣此太和正音及今圖譜之所爲作也然正音定擬四聲失之拘泥圖譜圈別黑白又易謬誤故今採諸調直以平仄作譜列之於前而錄詞

文休明辨 天附錄

二

其後若句有長短復以各體別之其可平可仄亦通三句但所錄僅三百二十餘調似爲未盡然以備考則庶幾矣至論其詞則有婉約者有豪放者婉約者欲其辭情醞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雖各因其質而詞貴感人要當以婉約爲正否則雖極精工終乖本色非有識之所取也學者詳之

歌行題

洞仙歌凡四體並見中調

第一體

[illegible]

詞
夜夏

宋蘇軾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
文休明辨 六附錄卷三

六附錄卷三

三

一點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又
秋中

宋鼎補之

青煙羃處碧海飛金鏡
米夜閒階卧桂影露涼時
零亂多少寒螿神京遠
唯有藍橋路近水晶簾
不下雲母屏開冷浸佳人
淡脂粉待都將許多明
付金樽役晚共流霞傾盡
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
玉做人間素波千頃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第四句作十字

詞
雨詠

宋李

廉纖細雨滯東風如困縈斷千絲爲誰恨向楚宮
一夢多少悲涼無處問愁到而今未盡分明都
是淚泣柳沾花常與騷人伴孤悶記當年得意處
酒力方酣怯輕寒玉爐香潤又豈識情懷苦難禁
對點滴簷聲夜寒燈暈

第三體

末
附錄卷三

四

前段亦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第五句作九字

詞
春

宋李

雪雲散盡放曉晴庭院楊柳於人便青眼更風流
多處一點梅心相應遠約畧輕笑淺○一年春
好處不在濃芳小艷疎香最嬌軟到清明時候百
紫千紅花正亂已失春風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
遊但莫管春寒醉紅自暖

第四體

前段亦與第一體同○仄平平仄句四聲仄仄平平

宋辛棄疾

晨來問疾有鶴止庭隅吾語汝只三事太愁余病
難扶手種青松樹礙梅塢妨花逕繞數尺如人立
却須鋤○秋水堂前曲沼明於鏡可照眉鬢被山
頭急雨耕龍灌泥塗誰使吾庸映汗渠歎青山好
簷外竹遮欲盡有還無刪竹去吾乍可食無魚愛
扶疎又欲為山計千百慮累吾軀○凡病此吾過
矣子奚知口不能言臆對雖虛扁藥石難除有要
言妙道往問北山愚庶有瘳乎

踏莎行慢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三

七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可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可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譜

宋冠準

春色新闌鶯聲漸老紅英落盡青梅小畫堂人靜
雨濛濛屏山半掩餘香裊○密約沈沈離情杳杳
夢花塵滿慵將照倚樓無語欲魂銷長空黯淡連
芳草

宋黃庭堅

又賞

臨水天桃倚牆繁李長揚風掉青驄尾坐中有酒

可酬春更尋何處無愁地○明日重來落花如綺
芭蕉漸着山公移欲賤心事寄天公教人長壽花
前醉

又郴州

宋秦觀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
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
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
湘去

御街行

第一體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三

八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可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可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可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可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譜

宋柳永

燔柴煙斷星河曙寶箠回天步端門羽衛簇雕欄
六樂舜韶先舉鶴書飛下雞竿高聳恩露均寰寓
○赤霜袍爛飄香雲喜色成春煦九儀三事仰天
顏八彩旋生眉宇梅齡無盡蘿圖有慶常作乾坤
主

第二體

前後與第一體同唯第二句皆作六字

詞林日

宋范仲淹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上樓
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
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
枕頭歌語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
相迴避

望遠行

第一體小

文休明辨 八附錄卷三

九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李珣

春日遲遲思寂寥行客關山路遙樓窓時聽語鶯
嬌柳絲牽恨一條條○休暈繡羅吹簫貌逐殘花
暗凋同心猶結舊裙腰忍辜風月度良宵

第二體中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常莊

欲別無言倚畫屏含恨暗傷情謝家庭樹錦鷄鳴
殘月落邊城○人欲別馬頻嘶綠槐千里長堤出
門芳草路萋萋雲雨別來易東西不忍別君後却
入舊香闌

文休明辨

八附錄卷三

第三體長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宋柳永

長空降瑞寒風剪浙浙瑤花初下亂飄僧舍密麗
歌樓迤遞漸迷鴛瓦好是漁人披得一簑歸去江
山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價○幽雅乘興
最且訪戴乏小棹越溪瀟灑皓鶴奪鮮白鵬失素
千里廣鋪寒野須信幽蘭歌斷同雲收盡別有瑤
臺瓊樹放一輪明月交光清夜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三

宋歐陽脩

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脉脉竹風簷雨寒窓閣○離
人幾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百字謠
長雙調

仄平平仄四字 仄平平平可仄字句
 仄平仄平四字 仄平仄平七字 平仄平平六字
 仄平平仄四字 平平平仄叫四字 仄平平仄五字
 平仄仄平四字 仄平仄平六字 ○平仄仄平
 平仄平平四字 仄平仄平四字 平仄平平五字
 平仄仄平七字 仄仄平平六字 仄仄平平四字

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叶九字句 仄平平仄仄平平

詞姑賀女入娶

哀

太真姑女問新來誰與歡傳上鏡莫恨無人伸好
語人在藍橋仙境一笑樽前欣然相與便勝瓊漿
飲慙慙客意耳邊說與君聽○長記舊日君家門
闌喜動繡褥芙蓉穩回首龍門人得意又報鳳樓
芳信只是相傳房奩中好物事駸駸近管教人道
一雙冰玉清潤

寒翁吟雙調
長調

文休明辨
太附錄卷三

[illegible]

詞
京

宋周邦彦

暗葉啼風雨。牕外曉色龍。攏散水。磨小池。東。亂一岸芙蓉。蘄州簾。展雙紋。浪輕。帳翠縷。如空夢。遠別。

淚痕重淡鉛臉斜紅○冲冲嗟憔悴新寬帶結羞
艷冶都銷鏡中有蜀紙堪憑寄恨等今夜灑血書
詞剪燭親封舊蒲漸老早晚成花教見薰風

水龍吟三體正集
調○長調

第一體

仄可平平仄可仄平平句六字仄可平仄仄平平仄
平可平仄可平可仄句四可平平仄句四可平
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平句四可平平仄句四可
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可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三

詞係

宋陳亮

關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春歸翠陌平莎
茸嫩垂楊金淺遲日催花淡雲閣雨輕寒輕暖恨
芳菲世界遊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寂寞憑高
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鴈金釵鬪草青絲初出風流
雲散羅綬分香翠綃對淚幾多幽怨正銷魂又是

疎煙淡月子規聲斷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唯首句作七字第二句作六字
○後段亦與第一體同

詞明

宋劉

弄晴臺館收煙候時有燕泥香墜宿醒未解單衣
初試騰騰春思前度桃花去年人面重門深閉記
彩鸞別後青驄歸去長亭路芳塵起○十二屏山
遍倚任蒼苔點紅如綴黃昏人靜暖香吹月一簾
花倚芳意婆娑綠陰風雨畫橋煙水笑多情司馬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三

十四

留春無計濕青衫淚

第三體

前段亦與第一體同唯第九句作八字十句作七
字○後段亦與第一體同

詞明

宋秦觀

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疎簾半捲甲衣
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賣
花聲過盡垂楊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珮丁東
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韞利鎖天還知道和天
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

丹鳳吟雙調

十五

灰字句

詞
恨春

宋周邦彦

迤邐春光無賴。翠藻翻池。黃蜂遊閣。朝來風暴飛
絮亂投。簾幕生憎。暮景倚牆臨岸。杏腦天香榆錢
輕薄。畫永思惟。傍枕睡起無憀。和司能多做此殘照猶有
庭角。○況是別離氣味。坐來便覺心緒。惡痛引澆
愁酒。柰愁濃如酒。無計銷鑠。那堪昏暝。蔌蔌半簷
花落。弄粉調朱。柔素手。問何時重握。此時此意長
怕人道着。

瑞龍吟三疊

詞
景春

宋周邦彦

文水刊梓 八兩錄三

上

定巢燕子歸來舊處○黯凝竚因念箇人癡小乍
窺門戶侵晨淺約官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前
度劉郎重到尋降李里同時歌舞唯有舊家秋娘
聲價如故吟牋賦筆猶記燕臺句知誰伴名園露
飲東城閑步事與孤鴻去探春盡是傷離緒官柳
低金縷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風

欵乃也音模一云棹船之聲曲小令

唐元結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
停橈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
自逸誰人能伴作漁翁

金縷曲雙調長調

平可仄平平仄韻五仄仄平可平平五字仄可
 平平平仄辨六仄仄平平四平平三字平可
 仄平平平叶六仄仄平平叶七平仄
 文律明辨 六附錄卷三 十七

文體明辨 六附錄卷三

十一

[illegible]

詞送九五峯
歸九江

宋劉辰翁

世事如何說但舉鞍回頭笑問并州兒葛手障塵
埃黃花路千里龍沙如雪着破帽蕭蕭餘髮行過
故人柴桑里撫長松潦倒山間月聊共舞命相送

○春風五老多年別，看似君神交意氣依然合。
袖有玉龍提攜去，滿服黃金臺骨說不盡古人癡。
絕我醉看天天看我聽秋風吹動簷間鐵，長嘯起
兩山裂。

太常引凡二體並變調。小令

第一體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文休明辨
附錄卷三

人

詞建康中秋夜
呂潛叔賦

宋辛棄疾

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把酒問姮娥被自
髮欺人奈何○乘風好去長安萬里直下看山河
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唯第二句作六字○後段亦與

第一體同

詞源壽轉南
尚書

宋辛棄疾

君王着意履聲間便合押紫宸班今代又尊韓道吏部文章泰山○一杯千歲問公何事早伴赤松

開功業後來看似江左風流謝安

青門引雙調

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譜

宋張先

乍暖還乍冷風雨晚來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
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樓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

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鞦韆影

北

梅苑引雙調

仄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影

宋少俠雅言

曉風酸曉霜乾一鴈南飛人度關客衣單客衣單
千里斷魂空歌行路難○寒梅驚破前村雪寒雞

啼破西樓月酒腸寬酒腸寬家在日邊不堪頻倚欄

東坡引三體並雙調

第一體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譜

宋辛棄疾

宋本明辨仄附錄三

君如梁上燕妾如手中扇團團青影雙伴秋來
腸欲斷秋來腸欲斷○黃昏淚眼青山隔岸但咫尺如天遠病來尺謝傍人勸龍華三會願龍華三會願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第三句作大字

詞上

宋辛棄疾

花梢紅未足條破驚新綠重簾下徧闌干曲有人
春睡熟有人春睡熟○鳴禽破夢雲偏目寒起來

香腮褪紅玉花時愛與愁相續羅裙過半幅羅裙過半幅

第三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首句作五字

詞同

宋辛棄疾

玉纖彈舊怨還歎繡屏面清歌自送西風馬行
吹字斷馬行吹字斷○夜深拜半月墮窓西畔但
佳影空階滿翠帷自掩無人見羅衣寬一半羅衣
寬一半

大休明辨 六附錄卷三

二一

婆羅門引

中調

仄可平平仄可平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
句可平可平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
平可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
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
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

詞別杜叔高叔高叔高

宋辛棄疾

落花時節杜鵑聲裏送君歸未消文字湘纍只怕

蛟龍雲雨後會渺難期更何人念我老太傷悲○
已而已而算此意只君知記取岐嶠一作亭買酒雲
洞題詩爭如不見纔相見便有別離時千里月兩
地相思

陽關引

中調

仄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詞別

宋寇準

塞草煙光闊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欲征鞍
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縈折動點點然知有後會甚
時節○更盡一盃酒歌一闕歎人生裏難歡聚易
離別且莫辭沈醉聽取陽關徹念故人千里自此
共明月

千秋歲引

中調

仄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迎春樂小變體○

詞

宋秦觀
二九

黃鍾樂中雙調。

詞

詞
唐魏承班

齊天樂雙調

詞
午端

撰人 關

疎疎幾點黃梅雨。佳時又逢重午。角黍包金，香蒲
切玉，風物依然荆楚。裁艾虎，更釵髮朱符臂繆。
紅縷撲粉香綿，喚風綾扇小窓午。沈湘人去已
遠，勸君休對景，感時懷古。謾嚬驚，喉輕歌，聚板橋
讀離騷章句。荷香暗度。漸引入，醺醺醉鄉深處。貼

昭君怨長調

平仄仄平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同亦更仄平兩韻各叶

詞譜章寄集

宋辛棄疾

長記瀟湘秋晚歌舞橘洲人散走馬月明中折芙蓉
○今日西山南浦畫棟朱簾寒雨風景不爭多
奈愁何

清商怨長調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宋明壽 大附錄卷三

卅七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詞

宋歐陽脩

關河愁思空處滿漸素秋向晚鴈過南雲行人回
泪眼○雙鴛衾惆悵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
歸梅花開塞管

邊方怨長調

第一體令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溫庭筠

憑繡檻解羅幙未得君書斷腸瀟湘春鴈飛不知
征馬幾時歸海棠花謝也兩霏霏

第二體中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側室

文木明壽 大附錄卷三

三八

簾影細簾紋平象紗籠玉指鏤金羅扇輕嫩紅雙
臉似花明兩條眉黛遠山橫○鳳簫歌鏡塵生遼
塞音書絕夢竟長暗驚玉郎經歲負娉婷教人爭
不恨無情

春雲怨長調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可仄平平仄句 仄平仄平仄可仄平平平句
 仄可九平句 仄平仄平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句 仄可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句 句

詞比

宋馮

春風惡劣把數枝香錦和鶯吹折雨重柳腰嬌困
 燕于欲扶扶不得軟日烘煙乾風收霧荷藥茶蘼
 弄顏色簾幙輕陰圖書清潤日未篆香絕○盈盈
 笑靨官黃額試紅嬌小扇丁香雙結團鳳眉心倩
 又本用牌 天附錄卷
 卅九
 郎貼教洗金壺共看西堂醉花新月曲水成空麗
 人何處往事暮雲萬葉

文體明辯附錄卷三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令字題

如夢令 悼周。

平可仄平平平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句 平仄複出二字 四句 平可仄平平平平句 仄平句

詞集

宋秦觀

門外綠陰千頃兩兩黃鸝相應睡起不勝情行到
 碧梧金井人靜人靜風弄一枝花影

又本用牌 天附錄卷四

一

又本

宋周邦彥

池上春歸何處滿目殘花飛絮孤館悄無人夢斷
 月堤歸路無緒無緒離外五更風雨

又本

宋婦李清照

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
 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調笑令 小令

平可仄平平平平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句 平可仄平平平平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仄平句

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三分酒病○味濃香永
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
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聲聲令 雙調

平仄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文休明辨 六附錄卷四

詞

宋俞

簾移碎影香褪衣襟舊家庭院嫩苔侵東風過盡
暮雲鎖綠窓深怕對人間枕剩衾○樓底輕陰春
信斷法登臨斷腸冤夢兩沈沈花飛水遠便從今
莫追尋又怎禁驀地上心

鮮珮令 雙調

平仄平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後段同唯第三句作七字

詞

宋晏幾道

玉階秋感年華暗去掩深宮團扇無情緒記得當
時自剪下機中輕素點丹青畫成秦女○涼襟幽
在朱絃韻未改恐霜純飄零何處自古悲涼是
情事輕如雲雨倚么絃恨長難訴

師師令 雙調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詞

宋張先

香鈿寶珥拂菱花如水學粧皆道稱時宜粉色有
天然春意蜀綵衣長勝未起縱亂霞垂地○都城
池苑誇桃李問東風何似不須回扇障清歌臂一
點小於朱藥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

六么令 雙調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第四體節

前段與第三體同。後段與第一體同。唯第三句作四字四句作六字。

詞送饒黃作
嘖滿赴調

· 癸辛棄疾

東南形勝人物風流白頭見君恨晚便覺君家叔
度去人未遠長憐士元驥足道直須別駕方展問
箇裏待怎生銷殺胸中萬卷○況有星辰劔屨是
傳家合在五皇香案零落新詩我欠可人消遣留
君再三不住便直饒萬家泪眼怎抵得這眉間黃

本明壽
天附錄卷四

五

色一點

第五體亦韻用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與第二體同。唯第七句作大字末句作四字。

詞

宋劉

梅黃金重雨細絲輕園林霧煙如織殿閣風微簾
外燕喧鶯寂池塘彩鷺載水露荷翻千點珠滴川
畫未稱瀟湘竿叟爛柯仙客○日午槐陰低轉茶
甌罷清風頓生雙腋碾玉盤深朱李靜沈寒碧朋
儕閑歌○雪卸巾紗樽俎狼籍有皓月照黃昏眠

又未得

慶清朝慢雙高調。

平列父平平列四字平可平不列四字平列平
列不平平韻六平列平不平半平列字平可平
平列四不平列不平半五平平列平平可平
不平平平列不平列不平三字平可平平可平
列字平列不平平列○平列不平列三字平可
不平不平三平可平可不平列久不平平列九
平列不平列平不平六字平列不平平列列
平不平列平不平六字平列平平列不平平
文系羽辨
天附錄卷四
上七

天附錄卷四

十一

詞

宋王冠

調雨爲酥催冰做水東風分付春還何人便將輕
暖點破殘寒結伴踏青去好平頭鞋子卜雙鸞卓
柳外望中秀色如有無間○晴則个陰則个餽飮
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爭要先看
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
東風巧畫收翠綠吹
在眉山

雨中花慢凡二譜並集調

宋京鏗

[illegible]

詞別

宋周邦彥

書陰重霜凋岸草霧隱城堞南陌脂車待發東門
 悵飲乍闌正拂面垂楊堪攬結掩紅淚玉手親出
 念漢浦離鴻去何許經時信音絕○情切望中地
 遠天闊向露冷風清無人處耿耿寒漏咽嗟萬事
 難忘唯是輕別翠樽未竭憑斷雲寄取西樓殘月
 羅帶光綃紋衾疊更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未竭盡
 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空餘滿地梨花
 雪

近字題

文律附辨 八附錄卷四

二二

好事近

仄平仄平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平仄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平仄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

詞別

宋蔣

葉暗乳鴉啼風定老紅猶落蝴蝶不隨春去入薰
 風池閣○休歌金縷勸金卮酒病煞如昨簾捲日
 長人靜任楊花飄泊

訴衷情近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詞景

尺柳水

景闌畫未漸入青和氣序榆錢飄滿閑塔蓮葉嫩
 牛乳沼迷望水邊幽徑山崦欲付是處園林好○
 閑情悄悄隨遊人漸少年風韻自覺隨春老追
 前好重帝城信阻天涯目斷暮雲芳草竚立空殘
 照

文律附辨 八附錄卷四

二二

祝英臺近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平仄平平仄平仄

[illegible]

宋辛棄疾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陌上層樓十日九風
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勸一作真流鶯翠
住○髻邊覩試把花卜歸期繞簪又重數羅帳燈
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又不解
帶將愁去

艾休明辨
下附錄卷四

廿四

[illegible]

詞
雪冬

宋周邦彦

高柳春纔軟凍梅寒更香暮雲助清峭玉塵散林

塘那堪飄風近冷故遣度幙穿窬古通似欲料理
新粧呵手弄絲簧冷落詞賦客蕭索水雲鄉援
毫授簡風流猶憶東梁望座簷徐轉回廊未掃夜
長真惜空酒觴

醜奴兒近

[illegible]

平明齋
天附錄卷四

三

句平可反平平四半句平可反平平平反
句平可反平平平更韻五平可反平平平反
七平可反平平平可反平入平可反平反
阿不平平平字叶九○平反平平平反平可
反平平四字平可反平平平反更韻上平可反
阿反不平平六字平可反平平平反平可反
平平反平七反平三字平可反平平平反
反平平可反平平平平字叶九

詞
李易安體

未卒棄疾

千峯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斜陽風景怎生

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
無事過者一霎○午睡醒時松窓竹戶萬千瀟灑
野鳥飛來又是一飛流萬壑共千巖爭秀孤負平
生弄泉手歎輕衫帽幾許紅塵還自喜濯髮滄浪
依舊○人生行樂耳身後虛名何似生前一杯酒
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且歸
去父老約重來問如此青山定重來否

側犯中雙誣

平平仄平四字平平仄平七字句
艾本明辨云附錄卷四
廿六

大

[illegible]

詞景夏

宋周邦彦

暮霞霽雨小蓮出水紅粧靚風定看步襪江妃照
明鏡飛螢度暗草秉燭遊花徑人靜携艷質追涼
就槐影○金環皓腕雪藕清泉瑩誰念省滿身香

猶是舊荀令見說胡姬酒壚寂靜煙鎖漠漠藻池
苔井

尾犯一名碧芙蓉

[illegible]

文體明辨
不附錄後四

一一七

詞
集秋

宋柳永

夜雨滴空堦。孤館夢回情緒蕭索。一片閒愁想丹
青難貌。叶未詳是似上各反一作遞非秋漸老蛩聲正苦夜將闌
燈花旋落最無端處。總把良宵抵恁孤眠却。佳
人應恠我別後寡信輕諾。記得當初剪香雲爲約
甚時向深閨幽處。按新詞流霞共酌卅同歡笑肯
把金玉珠珍傳。

靈龍四犯雙調。

宋金明辨

太平錄卷四

博古

詞

淳熙己亥月朔北漕移湖南
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賦

宋辛疾棄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
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且說道大涯芳草迷
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
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
金縱一作買怕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
見玉環唐楊貴妃小字飛燕漢成帝皆塵土閑愁最苦休
出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五
居退

宋晁補之

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湘浦東阜雨過新浪
漲沙嘴鷺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
注無人自舞任翠幄張天桑柘藉地酒盡未能去
○青綾被休憶金闈故步儒冠曾把身試弓刀千
騎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若試觀滿青鏡星星鬢
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
恐遲暮

本明詩、天階錄卷四

州入

文體明辯卷之附錄四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

詩餘八

子字題

搗練子單調。小令。

平仄仄三字仄平平韻三字句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七字句仄平仄平仄平
平七字句

詞

宋秦觀

耿耿淚雙雙皓月清風冷透窓人去秋來官漏

文體明辯 天附錄卷五 一

永夜深無語對銀缸

甘州子單調。小令。

仄平平平仄仄平平韻七字句平仄平仄平
平三字句平平仄平仄平可平平平三字句平
平三字句平仄平仄平可平平平三字句平
平三字句平仄平仄平可平平平三字句平

詞二首

唐顧夔

每逢清夜與良晨多悵望足傷神雲迷水隔意中人
寂寞繡羅茵山枕上幾點淚痕新
曾如劉阮訪仙蹤深洞客此時逢綺筵散後繡衾
同款曲見韶容山枕上長是怯晨鐘

西溪子凡二體並單。小令。

第一體

仄平仄平仄平平仄平韻六字句仄平仄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仄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平平

詞

唐牛嶠

擇撥雙盤金鳳蟬鬢玉釵搖動畫堂前人不語絃
解語離彈到昭君怨處翠蛾愁不堪頭

第二體

仄平仄平仄平平仄平韻六字句仄平仄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平平

文體明辯 天卷之附錄五 二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更韻三字句平平平

詞

唐毛文錫

昨日西溪遊賞芳樹奇花千樣瑣春光金樽滿聽
絃管嬌妓舞衫香暖不覺到斜暉馬駛歸

又

唐李珣

金縷翠鈿浮動樵罷小窓圓夢日高時春已老人
來到滿地落花慵掃無語倚屏風泣殘紅

醉公子雙調。小令。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可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段同亦更仄平兩韻各叶

詞

唐顧夔

岸柳垂金線雨晴鶯百轉家住綠楊邊往來多少
年○馬嘶芳草遠高樓簾半捲飲袖翠蛾攢相逢
幽許難

生查子

令九四體並雙調○小
令○與醉花間相近

第一體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文休明辨 附錄卷五 三

同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後段

詞

唐魏承班

煙雨晚晴天零落花無語難話此時心梁燕雙來
去○琴韻對薰風有恨和情撫腸斷斷絃頻淚滴
黃金縷

又春恨

宋晏幾道

金鞍美少年去躍青驄馬牽繫玉樓人翠被春寒
夜○消息未歸來寒食梨花謝無處說相思背面
鞦韆下

又山行寄楊民瞻

宋辛棄疾

昨宵醉裏行山吐三更月不見可憐人一夜頭如
雪○今宵醉裏歸明月關山笛吹拾錦囊詩要寄
揚雄宅

第二體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牛希濟

文休明辨 云附錄卷之五 四

春山煙欲收天澹稀星小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
曉○語已多情未了迴首猶重道記得綠羅裙處
處憐芳草

又

唐孫光憲

金井墮梧玉殿籠斜月永巷寂無人斂態愁堪
絕○玉爐寒香燼滅還似君恩歇翠輦不歸來幽
恨將誰說

第三體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七字 仄仄平平仄仄五字 仄仄平平仄仄五字

詞

唐孫光憲

暖日策花驄 鞞鞞垂楊陌 芳草惹煙青 落絮隨風白
○誰家繡轂動 香塵隱映 神仙客 狂殺玉鞭郎
咫尺音容隔

第四體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可仄仄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後段同

詞

唐張泌

宋朱明卿 附錄卷之五

五

相見稀 喜相見 相見還相遠 柳盡荔枝紅 金蔓蜻
蛭軟 ○魚鴈踈芳信 斷花落庭陰 晚可惜 玉肌膚
銷瘦成慵懶

酒泉子 雙調 小令

第一體

仄仄仄 仄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可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三字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後段同
第九體及止行並第一體放此

詞

唐毛熙震

鈿匣舞鸞隱 映艷紅脩碧 月梳斜雲鬢 膩粉香寒
○曉花微斂 輕呵展裏 釵金燕軟 日初昇 簾半捲
對殘燭

第二體

平仄仄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可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三字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後段同

詞

唐孫光憲

宋朱明卿 附錄卷之五

六

空積無邊萬里陽 關道路馬蕭蕭 人去去 隴雲愁
○香貂舊製戎衣窄 胡霜千里白 綺羅心 竟夢隔
上高樓

第三體

平仄仄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後段同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可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三字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平仄平
○後段同

詞

唐溫庭筠

第四體前段本與第三體同今以後設首句更重故後註之

詞

文依明鑑
不附錄卷五

月落星沈樓上美人春睡綠雲傾金枕膩畫屏深
○千里啼破相思夢曙色東方纔動柳煙輕花露
重思難任

第五體

[illegible]

詞

記得去年煙暖杏園花正發雪飄香江草綠柳絲

長○鈿車纖手卷簾望眉宇春山樣
鳳釵低裏翠
寰上落梅糝

第六體

平可仄平平仄仄六字仄可平平仄四字仄可平
平可仄仄平平七字仄平平附三○平仄平可仄三
句
仄平平三字平可仄仄平平可仄六字仄平可
平平二字平可仄平半七字仄平平三字

詞

唐李珣

秋月嬋娟皎潔碧紗窗外照花穿竹冷沈沈印池
心○凝露滴向蛩吟鶯覺謝娘殘夢夜深斜傍枕
前來影徘徊

附錄五

前來影徘徊

第七體

[illegible]

唐張泌

春雨打窗驚夢覺來天氣曉畫堂深紅燭小背蘭
缸○酒香噴鼻懶開缸重惆悵更無人共醉舊巢
中新燕子語雙雙

第八體

仄平仄平平平
可平平可仄平
平仄平平仄平
平仄平平仄平
平仄平平仄平
平仄平平仄平
平仄平平仄平
平仄平平仄平

詞

唐顧曼

黛怨紅羞掩映畫堂春欲暮殘花微雨隔青樓思
悠悠○芳菲時節看將度寂寞無人還欲語畫羅
襦香粉汗黏不勝愁

第九體

平仄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

文宋月神天附錄卷之五

九

詞

唐李珣

秋雨聯錦聲散敗荷叢裏那堪添夜枕前聽
初醒○牽愁惹思更無停燭暗香凝天欲曉細和
煙冷和雨透簾中

第十體

前段與第九體同○平仄平平平仄平平

仄平仄仄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詞

唐張泌

紫陌青門三十六宮春色御溝聲路暗通杏花
風○咸陽沽酒寶釵空笑指未央歸去插花走馬
落殘紅月明中

第十一體

前段亦與第九體同唯第二句作七句○後段與
第十體同唯第二句作五字

詞

唐顧曼

掩却菱花收拾翠鈿休上面金蟲玉燕瑣香奩恨
厭厭○雲鬢半墜懶重簪淚侵仙枕濕銀燈背帳
夢方酣鴈飛南

第十二體

前段與第十一體同○平仄平平平仄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可平平可平平

詞

唐顧曼

水碧風清入檻細香紅藕膩謝娘斂翠恨無涯小
屏斜○堪憎蕩子不還家謾留羅帶結悵深枕膩

注沈煙負當年

第十三體

前段亦與第十一體同○後段與第十體同唯第二句作七字

詞

唐毛文錫

綠樹春深燕語鶯啼聲斷續蕙風飄蕩入芳叢
殘紅○柳絲無力展煙空金盞不辭須滿酌毋
花下思朦朧醉春風

女冠子凡五體

第一體今小

文休明辨不附錄卷之五

十一

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詞

唐韋莊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
羞半斂眉○不知竟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却天邊
月没人知

又

唐薛昭蘊

求仙去也翠鈿金篋盡捨入岳巒霧捲黃羅帳雲

雕白玉冠○野煙溪洞冷梅月石橋寒靜夜松風
下禮天壇

又

唐毛熙震

碧桃紅杏遲日媚籠光影綵霞深香暖薰鶯語風
清引鶴音○翠鬟冠玉葉霓袖捧瑤琴應共吹簫
侶暗相尋

第三體長

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句平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文休明辨不附錄卷之五

十二

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仄
詞

宋康與之

火雲初布遲遲末日炎暑濃陰高樹黃鸝葉底羽
毛舉整方調嬌語薰風時漸動峻閣池塘菱荷聿

仄阿平阿平字句三平仄阿平字句三平阿平
阿平平仄仄斜平阿平字句三平阿平字句三
仄阿平平仄阿平字句五○後段同亦更仄平兩韻
各叶

詞

唐溫庭筠

玉鑪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
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
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又

唐毛文錫

春夜闌春恨切花外子規啼月人不見夢難憑紅
衣休明辨太極附錄五

十七

紗一點燈○偏怨別是芳節庭下丁香千結宵露
散曉霞輝染出雙燕飛

山花子

詞○小令

第一體

平阿仄平平仄平韻能平阿平仄平阿仄平平
平阿仄平平仄平阿平仄平阿仄平阿仄平
平阿仄平平仄平阿平仄平阿仄平阿仄平
平阿仄平平仄平阿平仄平阿仄平阿仄平
平阿仄平平仄平阿平仄平阿仄平阿仄平

詞

石晉和凝

銀字笙寒調正長米紋簾冷畫屏涼玉腕重金扼

臂澹梳粧○幾度試香纖手暖一迴嘗酒絳唇光
伴弄紅絲繩拂子打檀郎

第二體

一名添字
虎溪沙

平阿仄平平仄平阿仄平字韻能平阿平仄平
平阿仄平平仄平阿仄平字韻能平阿平仄平
平阿仄平平仄平阿仄平字韻能平阿平仄平
平阿○後段同

詞

石晉和凝

鶯錦蟬穀馥麝臍輕裙花草曉煙迷鵲鵲金紅
掌墜翠雲低○星壓笑隈霞臉畔金開檐襯銀
泥看思半和芳草嫩綠萋萋

又秋思

附錄五

十八

又秋思

南唐李後主

萋萋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
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
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欄干

又春恨

李景

手捲真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
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
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

漁歌子

雙調○
小令

仄平阿平平平仄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第四體課

詞壘

又情聞

又
紀夢中

文登京口北
固亭有樓

第一體

詞

唐皇甫松

第二體中雙調

詞
春送

宋張先

風流子 一名內家嬌凡二
體有單雙一調

詞

唐牛嶠

鴝鵒飛起郡城東
碧江空半灘風越
上宮殿蘋葉藕花
中簾捲水樓漁浪
起千片雪雨濛濛

第二體
令小

[illegible]

11

唐歐陽炯

附錄五

廿九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無情。六代繁華暗逐
逝波聲。空有姑蘇臺上月，如西子鏡照江城。

第二體小字調

[illegible]

詞

唐牛嶠

極浦煙消水鳥飛
離筵分首時送金卮渡口楊花
狂雪任風吹日暮空江波浪急
芳草岸雨如絲

第四體中調雙調○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同

詞思

宋謝逸

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颺殘紅野渡舟橫楊柳
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
樓外晚煙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時相見畫屏
中只有闌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

又
別錄

宋蘇軾

天涯流落思無窮。旣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爲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隋堤

文休明辨
天卷之附
計五

三

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望彭城清泗與淮
通寄我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

又
別類

宋案觀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難收。猶記多情曾爲
繫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韶華
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
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河漢子

凡三韻有
單雙二調

第一體小中令

平可仄平平仄仄六字仄平平平仄仄平平

倚又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詞

唐毛文錫

紅粉樓前月照碧紗牕外鶯啼春斷遠陽音信那
堪獨守空閨恨對百花時節王孫綠草萋萋

又

石晉和凝

寫得魚牋無限其如花鎖春輝目斷巫山雲雨空
教殘夢依依却愛薰香小鴨羨他長在屏幃

第二體

小令

廿一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徐光憲

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歌袖半遮眉黛慘
淚珠旋滴衣襟惆悵雲愁雨怨斷魂何處相尋

第三體

前段與第二體同○後段同

詞

唐毛熙震

寂寞芳菲暗度歲華如箭堪憐綺牕想清歡多少
事轉添春思難平曲檻絲垂金柳小窓絃斷銀
箏○深院空聞燕語滿園閑落花輕一片相思休
不得忍教長日愁生誰見夕陽孤夢覺來無限
傷情

又

宋孫洙

悵望浮生急景淒涼實甚餘音楚客多情偏怨別
碧山遠水愁臨目送連天衰草夜闌幾處疎砧○
黃華無風自落秋雲不雨長陰天若有情天亦老
搖搖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

又

三

第一體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宋秦

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極目煙中百尺樓人在
樓中否○四和鬟金鳧雙陸思纖手擬倩東風流
此情情更濃如酒

又

宋蘇軾

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寬
夢與君同今朝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詩餘十

浪淘沙 凡二體
單雙二調

第一體 單調

卽七言絕句首句末用平韻

詞二首

唐皇甫松

灘頭細草接疎林浪與篙船半欲沈宿鷺眠鷗非
舊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戀歌荳蔻地人愁蒲雨杉風野艇秋浪起鴛鴦眠
不得寒沙細細入江流

第二體 名賣花聲
小令

詞二首

久可仄仄平平半字五平仄仄平平半字四平仄
阿么仄平平半字七仄阿么平半字七平半

何么平平半字四○後段同

詞二首

宋康與之

感損遠山眉幽怨誰知羅衾滴盡淚臘脂夜過春
寒愁未起門外鴉啼惆○悵阻佳期人在天涯東
風頻動小桃枝正是銷魂時候也撩亂花飛

又 思

宋康與之

愁然斷釵金遠信沈沈秦箏調怨不成音馬不
知何處也樓外春深○好夢已難尋夜夜餘衾目
窮千里正傷心記得當初郎去路綠樹陰陰

又 春聲
雜言

南唐李後主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煖五更寒夢裏不
知身是客一箇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
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浣溪沙 調二體
單雙

第一體

仄阿仄平平仄阿仄平韻此仄阿平平阿仄平
宋用辨 大附錄卷五

平半此仄阿平平阿仄仄平平半此○仄阿仄
阿平平仄仄半字半平半阿仄仄平平半此

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半此

詞二首

唐薛昭蘊

粉上依稀有淚痕郡庭花落斂黃昏遠情深恨與
誰論○記得去年寒食日延秋門外卓金輪日斜
人散暗銷魂
握手河橋柳似金蜂鬢輕愁百花心蕙風蘭思寄
清琴○意滿便同春水滿情深還似酒盃深楚煙
湘月雨沈沈

又景

宋歐陽脩

小院閑窗春色深
重簾未捲影沈沈
倚樓無語理琵琶
○遠岫出雲催薄暮
細風吹雨弄輕陰
梨花欲謝恐難禁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
唯首句用仄字不用韻
○後段同

詞

唐薛昭蘊

紅蓼渡頭秋正雨
印沙鷗跡自成行
整鬟飄袖野風香
○不語含顰深浦裏
幾迴愁煞棹船郎
燕歸帆盡水茫茫

三七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五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詩餘十一

時令題

洛陽春一名一絲索

仄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
○後段同

詞

宋陳師道

素手拈花纖軟生
香相亂却須詩力與
丹青恐俗文
○不語含顰深浦裏
幾迴愁煞棹船郎
燕歸帆盡水茫茫

又思

宋辛棄疾

羞見鴛鴦欲却
情人梳掠一春長
是為花愁甚
夜東風惡
○行透翠簾珠箔
錦牋誰託玉觴
淚滿却停觴
怕酒似郎情薄

畫堂春雙調

仄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
○後段同

平仄句六仄可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七平可平

詞秦

宋徐俯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花憔悴桂鵲啼無奈春歸○柳外畫樓獨上凭欄手揸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

又秦

宋秦觀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損紅粧○香篆暗消鴛鳳畫屏縈遠瀟湘暮寒輕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又秦

二

海棠春

平仄句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後段同

詞秦

宋秦觀

泥鶯鵲外啼聲巧睡未足把人驚覺翠被曉寒輕寶篆沈沈裏○宿醒未解宮娥報道別院笙歌會早試問海棠花昨夜開多少

洞天春

平仄句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句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詞

宋歐陽脩

鶯啼綠樹聲早檻外殘紅未掃露點珍珠遍芳草正簾幃清曉○鞦韆宅院悄悄又是清明過了燕蝶輕狂柳絲撩亂春心多少

月宮春

平仄句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又秦

三

平仄句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詞

唐毛文錫

水精宮裏桂花開神仙探幾迴紅芳金蕊繡重臺低傾瑞瑪盃○玉兔銀蟾爭守護姮娥蛇女戲相隈遙瞻鈞天九奏玉皇親看來

武陵春

第一體

平可仄平可平平仄平平仄平平平
○後段同

詞燈夜觀香既

宋毛滂

風過水簷環珮響宿霧在華茵
落瑤花襯月明
擬怕有纖塵○鳳口銜燈金炫轉人醉覺寒輕但
得清光解照人不負五更春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同唯末句作六字

詞春

宋婦李清照

文林明辨六卷附錄六

宋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
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錦堂春

平可仄平可平仄平可平平可平平
○後段同

詞

宋趙彥時

樓上紫簾弱絮墻頭礙月低花半
年春事關心事
腸斷欲棲鴉○無緒鸞衾翠減啼珠鳳蠟紅斜重

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遞天涯

錦帳春

平可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後段同

詞杜叔高

宋辛棄疾

春色難留酒杯常淺更憐恨新愁相間五更風千
里夢看飛紅幾片這般庭院○幾許風流幾般嬌
嬾問相見何如不見燕飛忙鶯語亂恨重簾不捲
翠屏平遠

文林明辨六卷附錄六

五

玉堂春

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後段同

詞

宋晏殊

斗城池館二月風和煙煖繡戶珠簾日影初長玉
轡金鞍繚繞沙堤路幾處行人映綠楊○小橋朱

關回倚千花濃露香脆管清絃欲奏新翻曲依約
林間坐夕陽

謝池春 凡二體並雙調○中調

第一體

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後段同唯首句末用仄字不叶韻

詞

宋陸存

賀監湖邊初繫放翁歸棹小園林時時醉倒春眠
大休用辨 天附錄卷六

驚起曉啼鶯催曉嘆功名誤人堪笑○朱橋翠徑
不許京塵飛到掛朝衣東歸久早連宵風雨卷殘
紅如掃恨尊前送春人老

第二體

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後段同

詞

宋張先

繚牆重院時聞有啼鶯到繡被掩餘寒畫幕初
曉朱檻連空闊飛絮舞多少徑沙平池水渺日長
風靜花影閑相照○塵香拂馬逢謝女城南道芳
艷過施粉多嬌生輕笑闌色鮮衣薄碾玉雙蟬小
歡難偶春過了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調

越溪春 雙調○中調

平仄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大休明辨 天卷大附錄六

詞

宋歐陽修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閨苑繁華地
傍禁垣珠翠煙霞紅粉牆頭鞦韆影裏臨水人家
○歸來晚駐香車銀箭透紗窗有時三點兩點雨
霽朱門柳細斜風輕暖不燒金鴨冷籠月曉梨花

鳳樓春 雙調○中調

平仄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前後段並與第三體同唯首句皆作六字第四句皆作五字

詞譜

宋晏幾道

闌草階前初見穿針樓上曾逢羅裙香露玉釵風
靚粧眉心綠羞艷粉生紅○流水便隨春遠行雲
終與誰同酒醒長恨錦屏空相尋夢裏路飛雨落
花中

第五體

前後段並與第三體同唯第四句皆作五字

詞譜

宋賀鑄

宋本明辨 宋本 附錄六

二十

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弄嬌
然頭面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
幽襟凄斷堪憐舊遊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鴈後心
發在花前

又 蘇

宋晁補之

綠暗汀洲 月暮落花風靜帆收垂楊低映水蘭
舟半篙水滑一段夕陽愁○漸水橋東回首處
美人親上船鉤青鸞無計入紅樓行雲歸楚岫此
夢到揚州

又 送祐之弟 歸浮梁

宋辛棄疾

鍾鼎山林都是夢人間寵辱休驚只消閒處過平
生酒杯秋吸露詩句夜裁冰○記取小窗風雨夜
對牀燈火多情問誰千里伴君行曉山眉綠翠秋
水鏡般明

又 戲為別思 詹老壽

宋辛棄疾

手種門前烏檣樹而今千尺蒼蒼田園只是舊耕
桑杯盤風月夜簫鼓子孫忙○七十五年無事客
不妨兩醉如霜綠窓刻地調紅粧更從今日醉三
萬六千場

第六體

宋本明辨 宋本 附錄六

廿一

前後段並與第三體同唯末句皆作六字

詞

唐顧夔

碧染長空池似鏡倚樓閒望凝情滿衣紅藕細香
清象床珍簾山障掩玉琴橫○暗想昔時歡笑事
如今贏得愁生博山爐暖澹煙輕蟬吟人靜殘日
傍小窗明

第七體

前後段並與第四體同唯第二句皆作七字

詞

宋晏殊

東野亡來無麗句于君去後少交親追思往事好

底事遇人推道不宜春

菩薩蠻

一名重疊金一名子夜歌又與
薛公于相近並雙調小令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字五○么阿平平仄平仄平仄平
可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李白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
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
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

歸程長亭連短亭此詞乃百代
詞中之祖

宋李煜

又

又

唐溫庭筠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裊娜春無力
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畫羅金
翡翠香燭銷成淚花落子

規啼綠窗殘夢迷

又

又

唐韋莊

洛陽城裏春光好洛陽才子他鄉老
柳暗花明王堤此時心轉迷○桃花
春水綠水上鶯鶯浴疑恨對

殘暉憶君君不知

又

又

唐李珣

迴塘風起波紋細刺桐花裏門斜閉
殘日照平蕪

雙雙飛鷓鴣○征帆何處客相見還
相隔不語欲

寬消望中煙水迷

又

宋張先

哀箏一弄湘江曲聲聲寫盡湘波綠
纖指十三絃細將幽恨傳○當筵秋
水慢玉柱斜飛鴈彈到斷腸詩春
山眉黛低

又

此下二首並迴
文○次圭父韻

宋朱熹

暮江寒碧繁長路路長繁碧寒江暮
花鳴夕陽斜斜陽夕鳴花○客愁無
勝集集勝無愁客醒似醉

多情情多醉似醒

宋李煜

又

呈秀

宋朱熹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
樽酒綠陰繁繁陰綠酒樽○老仙詩
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

年芳芳年送恨長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文體明辨附錄卷之六

詞小

宋柳永

小寒時節正同雲暮慘勁風朝列信早梅偏占陽
和向日處凌晨數枝先發時有香來望明艷遙知
非雪展礪金嫩蕊弄粉素英旖旎清徹○仙姿更
誰並列有幽光照水幽影籠月且大家晉倚欄干
闌醪醕飛看錦牋吟閣桃李春花料比此芬芳俱
別見和羹大用莫把翠條謾折

望湘人

長調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又依明辨 附錄七

十一

阿平四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四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
字句○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又阿平五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五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阿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阿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字句

詞春

宋賀鑄

厭鶯聲到枕花氣動蕤醉寬愁夢相半被惜餘煎
帶驚刺眼幾許傷春春晚淚竹痕鮮佩蘭香老湘
天濃暖記小江風月佳時屢約非煙遊伴○須信
鶯絃易斷奈雲和雨鼓曲終人遠認羅襪無蹤舊
處弄波清淺青翰棹艤白蘋洲畔儘目臨早飛觀
不解寄一字相思幸有歸來雙燕

夢江南

單調，小令。○夢江南亦名望江梅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又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又本明辨 附錄卷七

十二

詞

唐溫庭筠

千萬恨恨在天涯山月不知心裏事水風空落
眼前花搖曳碧雲斜

又

唐皇甫松

蘭燼落屏上暗紅蕉閑夢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
雨蕭蕭人語驛邊橋

夢揚州

長調

又平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又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又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又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宋 蔡觀

晚雲收正柳塘煙雨初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
秋小欄外東風軟透繡幃花密香稠江南遠人何
處鷓鴣啼破春愁○長記曾陪燕遊酬妙舞清歌

女体明辨

天附錄卷七

十三

麗錦纏頭殢酒困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
來晚望翠樓雁捲金鈎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
州

賀聖

朝小變令調

[illegible]

詞
幕

宋葉清臣

滿斟綠醕留君住莫匆匆歸去三分春色二分愁
悶一分風雨○花開花謝都來幾日且高歌休訴

知他來歲牡丹時候相逢何處

賀明朝

調直

第一

中興

[illegible]

詞

唐歐陽炯

文體明辨 下附錄七

十四

憶昔花間相見後，只憑纖手暗拋紅。豈人前不解
巧傳心事別來依舊。寧負春暉。○碧羅衣上塵金
繡。覩對鴛鴦空裏淚痕透。想韶顏非久終是爲伊
只恁偷瘦。

第二體

[illegible]

唐歐陽炯

賀新郎
調凡三體並雙
長調

策一體

仄可仄平平仄韻五仄可平平平平韻六仄可仄平
 句仄平平平韻四仄可仄平平仄平韻七亥字
 改休明辨天附解卷七 十五

十五

[illegible]

詞景夏

宋蘇軾

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任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

○石榴半吐紅巾慙。待浮花浪藥都盡。伴君幽獨。瓊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

款款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第九
宋本明辨云附錄森七
句作八字
 十六

十六

詞譜

李玉

篆縷銷金鼎醉沈沈庭陰轉午薰堂人靜芳草王
孫知何處唯有楊花糝徑漸玉沈騰騰春醒簾外
殘紅春已透鎮熙熙帶酒厭厭病雲鬢亂未欣整
○江南舊事休重省遍天涯尋消問息斷鴻難倩
月滿西樓憑欄久依舊歸期未定又只恐併沈金
井嘶騎不來銀燭暗枉教人立盡梧桐影誰伴我
對鸞鏡

第三體

前段亦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第
四句作七字八句作八字末句作五字

詞端

宋劉

深院榴花吐畫簾開綠衣純扇午風清暑兒女紛
紛紛新結束時樣釵符艾虎早已有遊人觀渡老大
逢場慵作戲任白頭年少爭旗鼓溪雨急浪花舞

○靈均屈平標致高如許憶生平既紉蘭佩又懷

椒糈誰信騷魂千載後波底垂涎角黍又說是蛟

饒龍怒把似而今醒到了料當年醉死差無苦一

笑弔千古

文休用辨入附錄卷七

十七

醉太平雙調小令

平可平仄平四平可平仄平可四平可平平可
仄平平字句六平可平仄平字句五○後段同

詞

宋劉

情局意真眉長鬢青小樓明月調筆寫春風數聲

○思唐憶唐寬牽夢縈翠綃香暖雲屏更那堪酒

醒

醉花間雙調小令

醉花間雙調小令
平仄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
字句三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
字句五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
字句五○後段同

平平仄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
字句五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
字句五

詞

唐毛文錫

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銀漢是紅牆一帶遙
相隔○金盤珠露滴兩岸榆花白風搖玉佩清今
夕為何夕

醉桃源一名阮郎歸

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字句五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
字句五

○平仄仄平三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字句三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
字句五

文休用辨附錄卷七

十八

平仄平仄平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字句五

詞

宋歐陽修

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
日長蝴蝶飛○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幙垂鞦韆

慵困解羅衣畫梁雙燕棲

醉花陰雙調小令

仄仄仄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
字句五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平仄平可
字句五○後段同

醉蓬萊
長調雙調

長雙調

仄字句仄平仄平句四字仄平平平句可仄句四字仄

五
四
字
平
可
平
平
可
五
字
叶
句
四
○
下
可
五
半
可
平
五

牛四仄平仄平句四字平可平平仄叶五

文冬
五

廿二

句平仄平仄
字叶四

詞
尸

宋葉夢得

人羈旅一山陽關斷雲殘靄做渭城朝雨欲寄離

管風高亂花飛絮曲水流觴有山翁行處翠袖朱

翻新句

相見歡一名上西樓

訓

唐薛昭蕴

萬年歡雙調

[illegible]

文體明辨
天時錄
七

三

同么平么可平平
又叶七平可平么平叶平

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

解万平反平
阿反平
阿平反平

丁亥 亥 丙 丙 子 子 丑 丑 寅 寅 卯 卯 辰 辰 巳 巳 午 午 未 未 申 申 酉 酉 戌 戌 亥 亥

詞宵元

宋胡

燈月交光漸輕風布煖先到南國羅綺嬌容十里

歸朝歡雙調 ○

詞遊春

宋

詩餘十四

官室題

以末字爲上品用
在才珍寶皆放此

夜遊宮雙調○

訓
官

宋陸游

文體明辨
附錄卷七

三
四

慶春宮
長調雙調

[illegible]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宋周邦彥

雲接半岡山圍寒野路回漸轉孤城衰柳啼鴉驚
 風驅鴈動人一片秋聲倦途休駕淡煙裏微茫見
 星塵埃憔悴生怕黃昏離思牽縈○華堂舊日逢
 迎花艷參差香霧飄零絃管當頭偏憐嬌鳳夜深
 簫暖笙清眼波傳意恨密約匆匆未成許多煩惱
 只爲當時一餉舊情

本府用辨 天付錄卷七

二五

最高樓

半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醉中有素四

宋辛棄疾

長安道投老倦歸遊七十古來稀藕花雨濕前湖

夜桂枝風澹小山時怎消除須殢酒更吟詩○也
 與向竹邊辜負雪也莫向柳邊辜負月閒過了
 成癡種在事業無人問惜花情緒只天知笑山中
 雲出早鳥歸遲

過秦樓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二六

水浴清蟾葉喧涼吹巷陌馬聲初斷閒依露井笑
 撲流螢惹破畫羅輕扇人靜夜久凭欄愁不歸眠
 立殘更箭嘆年華一瞬人今千里夢沈書遠○空

詞 景

宋周邦彥

水浴清蟾葉喧涼吹巷陌馬聲初斷閒依露井笑
 撲流螢惹破畫羅輕扇人靜夜久凭欄愁不歸眠
 立殘更箭嘆年華一瞬人今千里夢沈書遠○空

宋葉清江

附錄卷一

一九

述佛閣

字句七

詞
况旅

宋哥那彦

詩餘十五

器用題

草木同辨

七

卅

荷葉

凡三體有單雙
二調○並小令

第一體

詞

唐温庭筠

楚女欲歸南浦朝雨濕愁紅小船搖漾入花裏波

第一體調

平明仄平可平平仄韻六平字句仄叶二平可仄平

平更韻五 平可平仄可仄平平可平可平
字句複出一句

詞二首

唐顧夔

歌發誰家筵上寒亮別恨正悠悠蘭釭背帳月當
樓愁摩愁愁摩愁

又

唐顧夔

一去又乖期信春盡滿院長莓苔手拈裙帶獨徘徊
來來摩來來摩來

第三體

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
又本明辨 大附錄卷七

平平更韻五 仄可平平可平平平可平平可平可平
又本明辨 大附錄卷七

詞

唐常莊

絕代佳人難得傾國花下見無期一雙愁黛遠山
眉不忍更思惟○閑掩翠屏金鳳殘夢羅幕盡堂
空碧天無路信難通惆悵舊房櫳

上行孟此三體並雙

第一體

仄可仄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
平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

平仄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
字句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

詞

唐孫光憲

草草離亭鞍馬從遠道此地分襟無宋秦吳千萬
里○無辭一醉野棠開江草濕佇立沾泣征騎駿
驥

第二體

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
平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可平
又本明辨 大附錄卷七

又本明辨 大附錄卷七

詞

唐孫光憲

離棹逡巡欲動臨極浦故人相送去住心知不
共○金船滿捧綺羅愁絲管咽迴別帆影滅江浪
如雪

第三體

前段與第二體同○後段同唯末句作八字

詞

唐常莊

芳草瀟陵春岸柳煙深滿樓絃管一曲離聲腸寸
斷○今日送君千萬紅樓玉盞金鏤盞須勸珍重

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張泌

花正芳樓似綺窗上陽宮裏鈿籠金瑣睡鴛鴦
簾冷露華珠翠嬌艷輕盈香雪膩細雨黃鶯雙
起東風惆悵欲清羽公子橋邊沈睡

木蘭花 詞 小令 雙

第一體

仄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毛熙震

掩朱扉鈎翠箔滿院鶯聲春寂寞
粉淚恨極郎一去不歸花又落
對斜暉臨小閣前事豈堪重
想著金帶冷畫屏幽寶帳慵熏蘭麝薄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魏承班

小芙蓉香旖旎碧玉堂深清似水
閉寶匣掩金鋪倚外拖袖愁如醉
遲遲好景煙花媚曲渚鴛鴦
眠錦翅凝然愁望靜相思一雙笑
顰香藥

第三體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韋莊

獨上小樓春欲暮愁望玉關芳草路
消息斷不逢人却歛細眉歸繡戶
坐看落花空歎息羅袂
斑紅淚滴千山萬水不曾行
竟夢欲教何處覓

木蘭花 詞 小令 雙

四

減字木蘭花

雙調 小令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宋辛棄疾

盤盤淚眼日青樓天樣遠秋月春花輸與尋常
姊妹家
水村山驛日暮行雲無氣力
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鴈不來

詞

宋周邦彦

又

木奈觀

又體明辨
三附錄卷八

房咫尺寄青鸞異雲散無蹤跡羅帳薰殘夢
無處尋覓一經紅膩白步步薰蘭薰約腕金環直
宜裝飾未知安否一向無消息不似尋常憶憶後
教人片時存濟不得

滿園花雙調
小令

[illegible]

詞

宋秦觀

一向沈吟久淚珠盈襟袖我當初不合苦攔就慣
縱得軟頑見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著脉子
倒把人來侮慙○近日來非常羅皂醜佛也須眉
皺怎掩得衆人口待收了字羅罷了從來斗從今
後休道共我夢見也_{去聲}不能得句

枝花中變調。

文體明辨 天附錄卷八

+

平可仄平平仄韻五仄阿仄平平仄字句五平仄平
平可么仄平仄平仄字句八仄平平仄仄平平可
平可么平平仄字句五仄阿仄平平仄字句五仄阿仄
平么平平可半列仄平可乎平列仄字句六〇么
阿么仄平列平平列么字句仄阿仄平平仄字句五
仄阿平平可么仄平平仄字句八仄阿平列么平平
平字仄阿仄平平仄字句么阿么平平仄字句五
平可仄平平可字句五平可么平平平可么字句七

詞
駢
作
中

宋辛棄疾

千丈擎天手萬卷懸河口黃金腰下印大如斗更

掃地花具調。

[illegible]

森明辨一六附錄卷八

十

[illegible]

詞
恨春

宋周邦彦

晚陰翳日正霧靄煙橫遠迷乎楚暗黃萬縷聽鳴
禽按曲小腰欲舞細述回堤駐馬河橋避雨信流
去一葉怨題今在何處○春事能幾許乍占地持
孟栴花尋路淚珠濺俎嘆將愁度日病傷幽素恨
入金徽見說文君更苦黯凝竚掩重關遍城鐘鼓

解語花雙調

[illegible]

文體正辨 附錄 八

十二

詞
宵元

宋周邦彦

風銷燭燭密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
散耿耿素娥欵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
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因念帝城放夜望
千門如畫嬉笑遊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
隨馬年光是也唯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
來從舞休歌罷

御帶花雙調。
長調。

平可平平可仄平平仄
七字句
 平可平仄平可平仄

詞宵

宋歐陽脩

文彙明辨 天附錄卷八

十一

青春何處風光好帝里偏愛元夕萬重繒綵備一
屏峯嶺半空金碧寶檠銀缸耀絳幕龍虎騰擲沙
堤遠雕輪繡轂爭走五王宅○雍客熙熙作畫會
樂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搖翠稱執手行歌錦街
天陌月淡寒輕漸向曉漏聲寂寂當年少狂心未
已不醉怎歸得

揚柳枝

一名柳枝兒二體有單雙二調。並小令

第一體調

即七言絕句

詞一首

唐劉禹錫

煬帝行宮汴水濱
數株殘柳不勝春
晚來風起花如雪
飛入官牆不見人

城外春風吹酒旂
行人揮袂日西時
長安陌上無窮樹
唯有垂楊管別離

又

唐溫庭筠

館娃宮外鄴城西
遠映征帆近拂堤
繫得王孫歸
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

又

唐孫光憲

閭門風暖落花乾飛徧江城雪不寒獨有晚來臨
水驛閑人多凭去聲赤闌干

天竹錄卷八

十四

第二體調變

平可么平平仄么平韻七仄平平字叶三平仄平平
仄么仄平平字叶七仄平平字叶三○仄仄么平平
平仄仄字韻七平平仄字叶三仄平平仄仄么平平
字叶七仄平平字叶三

詞

唐頤

秋夜香閨思寂寥
漏迢迢
鴛幃羅幌麝煙銷
燭光
摧○正憶玉郎遊蕩去
無尋處
更聞簾外雨蕭蕭
滴芭蕉

竹枝

唐劉禹錫

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八

比之子美夔州牧所謂

唐白居易

咽處寒猿晴鳥一時啼

唐李涉

歸客泣向東風憶建溪

官去月落西陵望不還

石壁千重樹萬重白雲

連理枝中雙調

不可
不可
平可
久可
句平
四平
平可

平仄可平
平仄可仄
十字句五
○後

宋晏殊

呈纖巧歌舞誇年妙玉酒

宋史明辨 天行錄卷八

調獻金盃疊祝長生主

金蕉葉 中藥調劑 ()

仄平平仄
字叶句七
仄平可仄

段同

詞宴夜

宋柳永

霽未更闌已盡狂醉就

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仍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

秋蕊香雙調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詞

宋晏幾道

池苑清陰欲就還傍送春時候眼中人去歡難偶

又休明辨 大附錄卷八

廿三

誰共一杯芳酒○朱欄碧砌皆如舊記攜手有情
不管別離久情在相逢終有

天香此二體並雙調

第一體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詞景

宋王允

雪瓦鴛鴦風簾翡翠今年早是寒少殘釘明窓側
開朱戶斷莫亂教人到重冷未解雲共雪商量不
少重青帳垂氈要密縫放圍宜小○呵梅弄粧試
巧繡羅衣瑞雲芝草伴我語同語笑時同笑已被
金樽勸酒又唱箇新詞故相惱盡道窮冬元來怎
好

又休明辨 附錄卷八

廿四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唯末二句皆作太字○後段亦
與第一體同唯第二句作太字第三句作十字

詞對梅花懷

宋劉

漠漠江皋迢迢驛路天教爲春傳信萬木叢邊百
花頭上不管雪飛風緊尋交訪舊唯翠竹寒松相
認不意牽詩動興何心襯粧添暈○孤標最堪冷
落不許蝶親蜂近直自從來潔白箇中清韻儘做
重聞塞管也何害香銷粉痕盡待到和羹纔明底

鹽

綺羅香雙調長調

七年

詞
雨春

宋史達祖

棘影

賀聖朝影雙調小令

鋼

宋歐陽脩

天
明
錄
卷
八

廿八

且陶陶

虞美人影一名桃源憶故人雙調

詞
閨奏

宋秦觀

棘影

詞韻

宋周邦彥

晝日移陰攬衣起春帟睡足臨寶鑑綠雲縹緲未
吹糝束蝶粉蜂黃都退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背蓋
欄脉脉悄無言尋棋局○重會面何時卜無限事
縈心曲想秦箏依舊尚鳴金屋芳草連天迷遠望
寶香薰被成孤宿最苦是蝴蝶滿園飛無心撲

第三體

前段與第二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第八
句作八字

詞望

宋趙

文休明辨 附錄卷八

三三

慘結秋陰西風送絲絲雨濕凝望眼正鴻幾字暮
投沙磧欲往鄉關何處是水雲浩蕩連南北但脩
眉一抹有無中過山色○天涯路江上客腸已斷
頭應白空搔首與歎暮年離隔欲待忘憂除是酒
奈酒行欲盡愁無極便挽將江水入樽嚙澆胸臆

燭影搖紅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詞元

宋張掄

雙闕中天鳳樓十二春寒淺去年元夜奉宸遊曾
侍瑤池宴玉殿珠簾盡捲擁群仙蓬壺闕死五雲
深處萬燭光中揭天絲管○馳隙流年恍如一瞬
星霜換今宵誰念泣孤臣回首長安遠可是塵綠
未斷謾惆悵華胥夢短滿懷幽恨數點寒燈幾聲
歸鳥

詩餘十九

數目題

文休明辨 附錄卷八

廿四

一剪梅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

詞別

宋婦李清照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
錦書來鴈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
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縱下眉頭
却上心頭

又

宋辛棄疾

獨立蒼茫醉不歸日暮天寒歸去來芳探梅踏雪
幾何時今我來思楊柳依依○白石岡頭曲岸西
一片閑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鳥不須啼桃李無言
下自成蹊

兩同心 此詞亦有用平韻者並雙調○中調

仄平仄平半四字仄可平平可仄韻四平可平仄
阿平可仄平平半七字平可仄可仄平半平可仄
半七字平可平平可仄可平平半七字平可平可
平仄半四○後段同唯首句作六字

詞

宋柳永

水調歌頭 六附錄卷八

三五

佇立東風斷魂南國花光媚春醉瓊樓蟾彩過夜
遊香陌憶當時酒戀花迷役損詞客○別有眼長
腰擗痛憐深惜鴛衾冷夕雨淒淒錦書斷暮雲凝
碧想別來好景良時也應相憶

三臺 雙調○

仄平仄平平平可仄可平可平七字平可平仄平
半仄韻六字仄可平可平可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水調歌頭 六附錄卷八

卅六

詞譜

宋方侯雅言

見梨花初帶夜月海棠半含朝雨內苑春不禁過
青門御溝漲潛通南浦東風靜細柳垂金縷望鳳
闕非煙非霧好時代朝野多權徧九陌太平簫鼓
乍驚兒百轉斷續燕子飛來飛去近綠水臺榭映
軟鞦韆芳草聚雙雙遊女○飭香更酒冷踏青路會
暗識天桃朱戶向晚驟寶馬雕鞍醉襟惹亂花飛
絮正輕寒輕暖漏未半陰半晴雲暮禁火天已是
試新糴歲華到三分佳處清明看漢宮傳蠟炬散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詩餘二十

通用題首末二字皆偏主

摘得新單調

仄平仄平韻三平仄平仄平韻五平仄平
仄平韻五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五平仄平
仄平韻五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五平仄平

詞二首

唐皇甫松

摘得新枝枝葉葉春管絃兼美酒最關人平生都

文體明辯 天附錄卷九

得幾十度展香茵

酌一枝須教玉笛吹錦筵紅蠟燭莫來遲繁紅一

夜驚風雨是空枝

柳初新雙調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詞二首

宋柳永

東郊向曉星杓亞報帝里春來也柳邊煙眼花勻
露臉漸覺綠嬌紅旆妝點曾臺芳樹運神功丹青
無價○別有危堦試罷新郎君成行如畫杏園風
細桃花浪暖競逐羽遷麟化遍九陌將遊冶驟香
塵寶鞍嬌馬

玉燭新單調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文體明辯 天附錄卷九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平仄平韻三平仄平韻七平仄平韻五平仄平韻六

詞花

宋周邦彥

字句七

唐顧夔

築入體

詞

唐孫光憲

文体明辨
附錄卷九

十

太平天子等閑遊。戲疏河千里。柳如絲。隄倚淥波春水長。淮風不起。如花綬脚。三千里爭雲雨。何處留人住。錦帆風。煙際紅燒空。鳧迷大業中。

第九體

平可反韻二平反叶二平反叶四字反叶四
平平可反叶四平平平可反更曠七久
平叶二万平叶五○後段亦與第三
體同

司

唐韻

棹舉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處岸花汀草共依依

兩微鷓鴣相逐飛○天涯離恨江聲咽啼猿切此
意向誰說艤聞橈獨無慘魂銷小鑪香欲焦

第十體

體同

詞

唐孫光憲

風颭波斂團荷閃閃珠傾露點木蘭舟上何處吳娃越曹藕花紅照臉○大堤狂殺襄陽客煙波隔文休明辨天附錄卷九

文體明辨
天附錄卷九

大

渺渺湖光白
身已歸心不歸
斜暉遠汀鴻鵠飛

第十一體

[illegible]

詞

唐温庭筠

湖上閑望雨蕭蕭煙浦花橋路遙謝娘翠蛾愁不
銷終朝夢魂迷晚潮○蕩子天涯歸棹遠春已晚
鶯語空腸斷若溪溪耶水西柳堤不聞郎馬嘶

第十二體

水淨溪止蟬鳴敗葉蛩響衰草宿應聲喧○孤館
度日如年風露漸變悄悄至更闌長天靜絳河清
淺皓月嬋娟思綿綿夜未對景那堪屈指暗想從
前未及未緣綺陌紅樓舊往還歲遷延○帝里風
光好當年少日暮宴胡歡況有狂朋恠侶遇當歌
對酒竟番番別來風景如梭舊遊似夢煙水程何
限念利名憔悴長縈絆追往事空慘慘須漏箭移
稍覺輕寒聽鳴咽畫角數聲殘對闌牕畔停針向
曉抱影無眠

詩餘二十二上

文休明辨

附錄卷九

廿九

三字題上

訴衷情

第一體單

仄阿仄平平仄仄仄七字
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
仄仄平平仄仄仄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

詞

唐韋莊

碧沼紅芳煙雨靜倚闌曉垂玉珮交帶裏纖腰爲
夢隔星橋迢迢起羅香暗銷暝花翹

第二體單

與一第體同唯第六句作三字七句作六字八句
作五字

詞

唐顧夔

未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歛月將沈爭
恐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

第三體雙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文休明辨

卅

詞

唐毛文錫

桃花流水漾縱橫春晝彩霞明劉郎去阮郎行惆
悵難平○愁坐對雲屏算歸程何特攜手洞邊
迎訴衷情

第四體雙

前段與第二體同唯第三第四句合作六字○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詞

宋僧

湧金門外小瀛洲寒食更風流紅船滿湖歌吹

外有高樓○晴日暖淡煙浮恣嬉遊三千粉黛十
二闌干一片雲頭

定西番 雙調小令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孫光憲

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華明正三更○何處戍
樓寒笛夢殘聞一聲遙想漢關萬里淚縱橫
大休明辨 附錄卷九

烏夜啼 小令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先生不主

宋辛棄疾

江頭醉倒山公月明中記尋昨宵歸路笑兒童○
溪欲轉山已斷雨三松一段月憐風月欠詩翁

薄命女 名命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石晉和凝

天欲曉宮漏穿花聲繚繞曉裏星光少冷霞寒侵
帳額殘月沈樹杪夢斷錦幃空悄悄強起愁眉
小

感思多 此二語並雙

第一體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牛峤

兩條紅粉淚多少香闥意強攀桃李枝斂愁眉○
陌上鶯啼蝶舞柳花飛柳花飛領得郎心憶家還
早歸

第二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首句
作七字

唐牛嶠

自從南浦別愁見丁香結近來情轉深憶驚衾○
幾度將書託煙鳥淚盈襟淚盈襟禮月求天願若
知我心

文体明辨
不附錄卷九

三井

文體明辯卷之附錄九

文體明辨附錄卷之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學集

詩餘二十中

三字題中

玉蝴蝶凡三體並雙調

第一體劍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守叶五句仄仄平平叶五句平仄平叶五句○平

可平仄仄句五字平仄可仄平平叶五字平仄可仄仄

平平_{叶五}仄平_{叶五}仄平_{叶五}

文奉月辟 下卷 十

詞

唐溫庭筠

秋風淒切傷離行客未歸時
寒外草先衰江南鴈到遲
芙蓉凋嫩臉楊柳墮新眉
搖落使人悲斷腸誰得知

第二體令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首句作六字

詞

唐孫光憲

春欲盡景仍長滿園花正黃粉翅兩悠颺翩翩過短牆○鮮飈暖牽遊伴飛去立殘芳無語對蕭娘

詞草

宋林逋

金谷年年亂生春樹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煙
雨○又是離歌一闌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
北東西路

又

宋何絳

鶯踏花翻亂紅堆徑無人掃杜鵑來了梅子枝頭
小○撥盡琵琶總是相思調知音少暗傷懷抱門
掩青春老

紗窓恨凡二體並雙
調。小令

第一體

文休甫辨 天附錄卷十

四

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毛文錫

新春燕子還來至一雙飛壘巢泥濕時時墜洗人
衣○後園裏看百花發香風拂繡戶金扉月照紗
窓恨依依

第三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第四

句作五字

詞

唐毛文錫

雙雙蝶翅全鉛粉嘔花心綺窓繡戶飛來穩盡堂
陰○二三月愛隨飄絮伴落花來拂衣襟更剪輕
羅片傳黃金

戀情深雙調。小令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文休甫辨 天附錄卷十

五

詞

唐毛文錫

滴滴銅壺寒漏咽醉紅樓月宴餘香殿會鴛鴦蕩
春心○真珠簾下曉光侵鶯語隔瓊林寶帳欲開
慵起戀情深

歸國遙凡二體並雙
調。小令

第一體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對浴○樓外翠簾高軸倚遍闌干幾曲雲淡水平
煙樹簇寸心千里目

又

南唐馮延巳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授紅
杏藥○闌鴨欄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
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聖無憂雙調小令

仄可仄平平仄仄五字仄可平仄仄平平
平仄可仄平平仄七字平可仄仄平平
平仄可平仄平仄六字平可平仄平平
本用平仄附錄卷下

詞

宋歐陽脩

世路原波險十年一別須臾人生聚散長如此相
見且歡娛○好酒能消光景春風不染髭鬚爲公
一醉花前倒紅袖莫來扶

玉照環雙調小令與王樹後庭花相近

平可平仄平可仄平平仄七字平可平平仄
仄可平平仄平平七字平可平平平平
平○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詞

宋張先

來時露浥衣香潤綵絲垂簾還喜月相親把
酒與花相近○西去陽關休問未歌先恨玉峯山
下水長流流水盡情無盡

喜遷鶯北三體

第一體小

平平仄三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本用明辨云附錄卷下

詞

唐薛昭蘊

金門晚玉京春駿馬驟輕塵樺煙深處白衫新認
得化龍身○九陌喧下戶啓蒲袖桂香風細杏園
歡宴曲江濱自此占芳辰

第二體小

前段與第一體同○平仄平三字平仄平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詞 唐毛文錫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楊柳別
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
辭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柳梢青凡二體用平仄調

第一體

仄平仄平平平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宋秦觀

十二

詞

宋秦觀

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煙斜雨後寒輕風前香
軟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
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第二體

前後段並與第一體同唯改用仄韻

詞

宋賀鑄

子規啼血可憐又是春歸時節滿院東風海棠鋪
繡梨花飛雪○丁香露泣殘枝悄未比愁腸寸結
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風月

西江月凡二體此雙調

第一體

仄平仄平平平平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詞

宋蘇軾

照野瀟瀟淺浪橫空曖曖微霄障泥未解玉驄驕
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
解鞍欹枕綠楊橋柱宇數聲春曉

第二體

宋蘇軾

十三

前後段與第一體同○後段亦與第一體同唯更前

段韻

詞

宋黃庭堅

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橫黛蘸秋波
不飲傍人笑我○花病等閒更弱春愁沒處避欄
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斜人散

燕歸梁雙調

仄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宋柳永

少年遊調凡四體並雙○小令

第一體

仄阿平仄阿仄平平字句平仄交平平
解平可仄平平可句仄可平平仄句平
余用解 六附錄卷下 十四

十四

可仄仄平平叶五○後段同唯首句末用仄字不
叶韻

詞
行曉

宋林

露霞散曉月猶明疎木掛殘星山逕人稀翠蘿深
處啼鳥兩三聲○霜華重逼雲裘冷心共馬蹄輕
十里青山一溪流水都做許多情

又
挑詠
井

宋張光

碎霞浮動曉朦朧春意與花通銀瓶素縷玉泉金
甃真色浸朝紅○花枝人面難常見青子小叢叢
韶華長在明年依舊相與笑春風

第二體

[illegible]

詞

宋蘇軾

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對酒捲簾邀明月風露透窻紗恰似姮娥怜雙燕分明照畫梁斜

文林明辨
不附錄卷之十

十五

第三體

前段與第二體同○平可平仄可仄四字平平仄
仄四字平可仄仄平平斜五仄平平可仄仄平平
斜七平可仄仄平平斜五

阿

宋晏幾道

雕梁燕去裁詩寄遠
庭院舊風流黃花醉了碧梧
題罷閒卧對高秋
○繁雲破後分明素月涼影掛
金鈎有人凝澹倚西樓
新樣兩眉愁

第四體

前段與第二體同○後段同

正其前段句讀不同蓋作
者偶失之耳不足據也

怨王孫雙調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更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
韻七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二首景

宋婦李清照

夢斷漏悄愁濃酒惱實枕生寒翠屏向曉門外誰
歸期負此情此恨此際擬托行雲問東君

宋用韓 天附錄卷十

二十

掃殘紅夜來風○玉簫聲斷人何處春又去忍把
帝里春晚重門深院草綠堦前暮天鴈斷樓上遠

信誰傳恨綿綿○多情自是多沾惹難拚捨又是
寒食也鞦韆巷陌人靜皎月初斜浸梨花

戀繡衾雙調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斜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可平平仄平平○平平平仄平平仄平
平平平平平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仄平仄平平平平仄平平平

詞選

宋陸游

不惜貂裘換釣蓬嗟時人誰識放翁歸棹借風輕
穩數聲聞林外暮鐘○幽棲莫笑蝸廬小有雲山
煙水萬重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畫中

芳草渡雙調

平平仄平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宋用韓 天附錄卷十

十一

詞

宋歐陽脩

梧桐落蓼花秋暝初冷雨繞收蕭條風物正堪愁
人去後多少恨在心頭○燕鴻遠卷笛怨渺渺澄
波一片山如黛月如鉤笙歌散夢魂斷倚高樓

夜行船雙調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似夢坐來雖近遠如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
無情也鮮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

第二體調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錄紅

宋晏殊

文休明辨云用錄卷十

二四

越娥紅淚泣朝雲越梅從此學妖嬈臘月初頭庚
嶺繁開後特染妍華贈世人○前溪昨夜深深雪
朱顏不掩天真何時驛使西歸寄與相思客一枝
新報道江梅別樣春

第三體調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宋柳永

寶髻缺簪鹿粧巧天然綠媚紅深綺羅叢裏獨逞
謳吟一曲陽春定價何啻直千金傾聽處王孫帝
子鸛蓋成陰○凝態掩霞襟動象板聲怨思難
任嘹唳處迴壓絃管低沈特恁回眸斂黛空役五
陵心須信道緣情寄意別有知音

小重山一名小冲山
雙調○小令

宋柳永

廿五

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詞

唐常建

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未夢君恩卧思塵
暗消寬羅衣濕紅袂有啼痕○歌吹隔重關遶庭
芳草綠倚長門萬般惆悵向誰論凝情立宮殿欲

凡二體並發
調中調

碧雲天黃華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
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覓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
腸化作相思淚

[illegible]

宋張先

惜霜澹照夜雲天。朦朧影畫欄。人情縱似長情月，算一年、又能得幾番圓。○欲寄西江題葉字，流不到五亭前。東池始有荷新綠，尚小如錢。問何日藕幾時蓮。

天附錄卷之十

三十

定風波凡二體並雙調

第一帶此禮兩段並用平韻又前段後段
第四第五句以前中用平韻又後段
別用平韻

仄平可仄平平仄平可仄平韻七
 平字句平可仄平可平平仄史韻七
 仄平平平可仄平平字句○平可仄平平平
 仄字句平仄平二平半可仄平平平字句
 平可平可平平平更韻七平字句二平平
 仄仄仄平平字句

詞
梅評

宋葉夢得

破萼初驚一點紅。又看青子映簾櫳。冰雪肌膚誰
復見。清淺尚餘疎影照晴空。○惆悵年年桃李伴。
腸斷祇應芳信負東風。待得微黃春亦暮。煙雨半
和飛絮作濛濛。

第一體

前後段並與第一體同唯中間不用仄韻

宋蘇軾

好睡慵開莫厭遲。自憐水臉不宜時。偶作小紅桃
杏色。閒雅尚餘孤瘦雪霜姿。○休把閒心隨物態。
何事酒生微暈沁瑤肌。詩老不知梅格在。吟詠更

附錄卷下

卅一

看綠葉與青枝

漁家傲

[illegible]

詞
景春

宋王安石

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窓
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午枕覺來開語
鳥歌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
茫忘了邯鄲道

同

唐毛文錫

海棠未坼萬點深紅香包緘結一重重似含羞態
邀勒春風蜂來蝶去任遶芳叢○昨夜微雨飄灑
庭中忽聞聲滴井邊桐美人驚起坐聽晨鐘快教
折取戴玉瓏璁

文體明辨 不刊錄卷十

三

獻衷心
○二
中

第一體

[illegible]

詞

唐歐陽炯

見好花顏色爭笑東風雙臉上晚粧同閉小樓深

閣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情未已信
會通滿衣猶自染檀紅恨不如雙燕飛舞簾櫳春
欲暮殘絮盡柳條空

第一體

前段與第一體同唯第二及第六句皆作五字○

[illegible]

詞

唐顏真卿

大附錄卷之十

十一、

繡鴛鴦悵暖盡孔雀屏畝人悄悄月明時想昔年
懽笑恨今日分離銀釭背銅漏未阻佳期①小爐
煙細虛閣簾垂幾多心事暗地思惟被嬌娥牽役
魂夢如癡金闌裏山枕上始應知

錦纏道雙調

[illegible]

仄仄平平平仄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
 句仄平平平仄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仄
 平仄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詞會稽秋風

宋辛棄疾

九衢中孟逐馬帶隨車問誰解愛惜瓊華何如竹
 外靜曉翠翠蟹行沙自憐是海山頭種玉人家
 紛如闌嬌如舞纔整整又斜斜要圖畫還我漁蓑
 寒吟應笑羔兒無分設煎茶起來極目向瀾茫數
 盡歸鴉

過洲歌雙調

平仄仄仄平仄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句仄平平平仄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平仄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詞景

宋柳永

淮楚曠望極千里火雲燒空盡日西郊無雨厭行
 旅數幅輕帆旋落纖棹兼葭浦避畏景兩兩舟人
 夜深語○此際爭可便恁奔利名九衢塵裏衣冠
 冒炎暑回首江鄉月觀風亭水邊石上幸有散髮
 披襟處

暮山溪 凡三體並雙

第一體

平仄平仄平仄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仄仄仄平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平仄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仄
 同

詞景

宋黃庭堅

鴛鴦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欽秋波儘湖南山明
 水秀娉娉嫋嫋恰似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正是
 愁時候○尋芳載酒肯落誰人後祇恐遠歸來綠
 成陰青梅如豆心期得處每自不由人長亭柳君
 知否千里惜回首

第二體

宋易

第三體

宋張

五

拂窅裳中雙調

詞
在秋

宋柳永

詞

宋晏殊

文有明誠
無有

大

爪茉莉雙調○

[illegible]

離方類十變調○

七

詞

唐薛昭蕴

袖立春風急櫻花楊柳雨淒淒

夏筍峯中調。

文庫明辨 入附錄十

詞景

宋柳耒

宴堂深軒檻雨輕壓暑氣低沈花洞彩舟泛竿坐
繞清潯楚臺風快湘簾冷永日披襟坐久覺疎絃
脆管換新音○越娥蕙態蘭心逞妖艷泥歡邀寵
難禁筵上笑歌間發鳥啼穴侵醉鄉歸處須盡興
滿酌高吟向此免名韁利鎖虛費光陰

意難忘長雙調

平列仄平平字三仄可平何平仄平何平何平
 仄平平字四平可平平仄仄字半何仄仄平平
 字五平仄字三字仄平平字何平何平何平何平
 字五

[illegible]

宋周邦彦

衣染鶯黃夢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鬟嬋影動私
語口脂香蓮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漓夜漸深燈
籠就月仔細端相叶（○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官

九

換羽未怕周郎長顰。知有恨貪耍不成粧。些箇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息瘦減容光。

五漏遲雙調
長調

阿反叶六字反平反反反平反平反反叶七字反反

米來邗

杏香飄禁苑須知自古皇都春早燕子來時繡陌
漸薰芳草蕙圃天桃過雨并碎影紅
梢綠楊影裏鶯聲低巧○早是賦得多情更對景
臨風鎮辜歡笑數曲欄干故人謾勞登眺天際微
雲過盡亂峯鎖一竿斜照歸路杳東風淚零多少

夏初臨長調。
 仄可仄平平字 仄可平平仄四字 平仄可平仄可
 受休明濟大附錄十一

以平平韻六平可仄平平字平可平仄阿仄半
平字句六仄阿平平可仄平半字句六仄平可平仄阿
仄平平字句七平阿平平可仄仄四半平可平仄可平
可仄四平可仄平平字句○平可平平可仄四
平可仄平平四字平可平可句字仄何仄平
平字句半可平仄阿仄四字平可平仄可仄平平
字句六可仄平平字句四仄平平可仄阿仄平半
句仄平平字句三半仄平仄可平字句四仄平仄平

平字句四

詞

宋劉

雙雙燕長調雙調○

体明辨
入附錄上

詞話

宋史達祖

損寒氣調調

文庫明辨
不附錄十二

詞
寒食

宋周邦彦

集 312—691

渡江雲
長調

平可平平仄仄五字 仄可平仄可仄四字 仄可仄
仄平平韻五 仄可平平仄仄五字 仄阿仄平平仄
阿仄仄平平平九半 平仄平仄仄四半 仄可仄
平可仄平 平半七半 可仄可平仄平平可仄七
句 仄可仄仄平平 韻五 ○ 平半 韻五 平可平平可
仄四半 仄可仄平平 韻五 仄平可平仄可仄五
平仄平三半 平仄平平可仄半 平可仄平平附

文体明辨 大附錄十

十三

十三

卷之六 附錄

十四

平可平可平平仄平仄平可平可平可
仄平平可平平仄平平平可平平可平平

詞
景

宋周邦彦

晴嵐低楚甸，暖回鴈翼，陣勢起。平沙暝鷺春在眼。
借問何時，委曲到山家。塗香暈色，盛粉飾，爭作妍
華。千萬絲，陌頭楊柳，漸漸可藏鴉。○堪嗟清江東
注，畫舸西河，惜長安日下。愁宴闌風翻旗尾，潮漲
烏紗。今朝正對初弦月，傍水驛深艤，蒹葭沈恨處。
時時自剔燈花。

無俗念長髮調 〇

平可平半久及細字及平可平平平及平平
平可平平及可久平平平仄及七字及可父父平平
平可平平及平可平平細字平可平平細及四字及
平可平平及平可平平及細字及可平及及
平可平平及平可平平及平平六字及可平平
及平可平平及平可平平及平可平平及及七
字及平及平平及平可平平及平平四字半可
平平及四字平可及平平及五字及可平平及可
半平平及平平及字角

۱۱۱

元虞集

十年窻下見古今成敗幾多豪傑誰會誰能不
齊放紙數行胡滅亂葉西風遊絲春夢轉轉無休
歌爲他憔悴不知有甚干涉○寥寥無住閒身盡
虛空界一片中霄月雲去雲來無定相月亦本無
圓缺非色非空非心非佛教我如何說不妨跬步
蟾蜍飛上銀闕

慶春澤 長調

平可父平平四字平可平父以四字平平可平可
父平平韻六父平父平平四字父平父可父平

詞元上

米

附錄十一

十五

大江乘調調。

平仄久字句四〇

詞送尹郎

阮

明辨

十六

莊椿歲雙調

平仄

方

宴清都長夢調。

十七

[illegible]

詞
關

宋何籀

畫錦堂

十人

[illegible]

詞情

宋荆邦彦

雨洗桃花風飄柳絮日日飛滿雕簷懊恨一春過
恨盡顰眉失愁聞雙飛新燕語更堪孤枕宿酲恹

雨霖鈴

入射線

十九

詞
別秋

宋柳永

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花心動長調

詞春

宋女阮逸女

夜飛鵲
長調

天附錄卷十一

廿一

詞解

宋周邦彦

金明池雙調

蘭陵王長三訓疊○

本明辨
天階錄卷十

十一

詞
遊春

宋泰觀

蘭陵王長三訓疊○

蘭陵王長三訓疊○

詩餘二十三

霜天曉角雙調
小令

[illegible]

平對辨

天附錄卷一

廿五

平平玄六字句 玄平可 玄玄平 平平玄六字句

宋辛棄疾

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今如此○宦游吾倦矣王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

傳言玉女雙調
甲調

[illegible]

能字平仄阿反對能反平平可反四字平可
平反阿反對五半平反半字解反可反平
平明反字每平可平平不反平平平字句

詞
宵元

宋胡

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煙煖對鰲山綵結
蕭鼓向曉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燈火九遠風月
繡閣人人乍嬉遊困又歌艷粧初試把珠簾半揭
嬌羞向人手撚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

魚遊春水雙調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

天附錄卷之十一

二六

[illegible]

詞
景春

撰人 闕

未徵示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
於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

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
春水云一云東都防河卒於汴河上然地
人語也

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
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鶯
上林魚遊春水○幾曲欄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
李佳人應怯歸遲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鴈望
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氏州第一 長調

平可仄平平四字平仄可仄四字平可平仄
平可平平平四字平仄可仄四字平可平仄
平可平平平四字平仄可仄四字平可平仄
平可平平平四字平仄可仄四字平可平仄

廿七

詞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遙看數點帆小亂葉翻鴉驚
宋周邦彥

楓破鴈天角孤雲縹緲官柳蕭疎甚上掛微微殘
照景物關情川途換日頭來催老○漸解狂朋歡
意少奈猶被思牽情繞座上琴心機中錦字覺最
紫懷抱也知人懸望久蓄薇謝歸來一笑欲夢高
唐未成眠霜空已曉

詩餘二十四

五字題

巫山一段雲 雙調

仄可仄平平五字平平仄平
可仄平平平五字平平仄平
可仄平平平五字平平仄平
可仄平平平五字平平仄平

小南辨 天附錄卷十一

廿八

詞
唐毛文錫

雨霽巫山上雲輕映碧天遠風吹散又相連十二
晚峯前○暗濕啼猿樹高籠過客船朝朝暮暮楚
江邊幾度降神仙

金人捧露盤 雙調

仄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阿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雙調
長調

文體明辨 天卷八附錄十二
平 平 句四

三

宋康祖之

梧葉飄黃萬山空翠斷霞流水爭輝正金風西起
海燕東歸凭欄不見南來鴈望故人消息遲遲木
樨開後不應悞我好景良時○只念獨守孤幃把
枕前祝付一旦分飛上秦樓遊賞酒殢花迷誰知
別後相思苦悄爲伊瘦損香肌花前月下黃昏院
落珠淚偷垂

春從天上來
長調雙調

平可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詞舊感

宋昊

未附錄卷之十一

三

湖角飄零嘆漢苑秦宮墜露飛螢夢裏天上金屋
銀屏吹歌競舉青丘間常時遺譜有絕藝故瑟湘
靈促哀彈似林鶯啞啞山溜泠泠梨園太平樂
府醉幾度春風鬢變星星舞徹中原塵飛滄海風
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
醒一軒涼月燈火青熒

送入我門來雙調。

平可仄平忙忙字平可平仄平四字平可平仄
平仄平平韻六仄可仄平平四字仄可仄平平
平五平可平平可平平仄七字仄可仄平平

平可仄平平四字仄平平仄四字仄平平仄仄
平平韻六仄仄可平平平仄五字仄可仄平平四
解平列仄平列平仄可仄句平列仄仄平列三
平平列平平仄三平可平仄可仄四字平
仄平平列四○平平列三平平可平
何仄可仄平可平可平平平平列九仄可平
平平可平五字平可平平平平可平平
平可平六字平可平可平可平平平
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平平平
平可平平可平平可平平平平平

詞譜

宋婦李清照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十一

廿五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
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難休新來
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
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唯有樓前
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
愁

文體明辯卷之十一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集

玉牒文

按玉牒文者封禪告天之文也古者天子郊天
社地望山川而已未聞有封禪之說也管仲
對齊桓諺謂受命封禪者七十二家而世傳禹
玉牒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白實生
蓋後人附會之文耳世儒不察專信其說至秦
始皇遂舉行之於是封泰山禪梁父而漢武帝
時司馬相如病且死循草遺書勸帝封禪帝令
文奉明辯 卷之十二

封泰山玉牒文

唐玄宗

有唐嗣天子臣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
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
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
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

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禄蒼生受福

封祀玉牒文

宋真宗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有宋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啓運大同維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維一作冲人不丕承列聖寅恭奉天憂勞聽政一紀于茲四隅來暨玄貺殊尤積符章示儲慶發祥清淨可致時和年豐群生咸遂爰荷顧懷敢忘繼志會議大封事仲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玄率禮祗肅備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文休明附錄卷十一

二

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綏黎元懋建皇極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業其昌永保純錫

仲功妙濟真君許王冊文 宋徽宗

維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大眷用懋寵綏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錫羨降康而名號弗宣曷彰報典迺詔有司考循秘牒發揮遺懿垂示無窮恭維真君躬握元圖密庸妙契繇魏迄晉嗣休炳靈之之齋痾一方攸賴剪妖馘毒三氣獲分肆寧之之符榮啓都僊之籍超昇璇極載紀綿邈廟像屹

崇風烈如生矧炎暉之有赫方皇運之邳隆降嘉祥聿彰幽贊禴禴饗客民物阜寧宜極微僊以昭嚴奉謹遣朝奉大夫京集賢殿脩撰知洪州軍州管幹學士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鈴轄護軍賜紫金魚袋王粲上尊號曰仲功妙濟真君洪維降鑒誕受丕章佑我無疆保茲景命俾緝熙於純嘏用敷錫於羣倫謹言

符命

按符命者稱述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帝王之興固有天命而所謂天命者實不在乎祥瑞圖讖

之末明附錄卷十二

三

之間故大電大虹白狼白魚之屬不見於經而見於史史其可盡信邪後世不察其偽一聞性誕遂以爲符而封禪以答之亦惑之甚矣自其說昉於管仲其事行於始皇其文肇於相如而千載之惑膠固而不可破於是揚雄美新班固典引邯鄲淳受命述相繼有作而文選遂立等命一類以列之夫美新之文遺穢萬世淳亦次之固不足道而馬班所作君子亦無取焉惟柳氏貞符以仁立說頗協於理然蘇長公謂猶以爲非則如斯文不作可也今以其爲一體故聊

採三首列諸此篇而并著其說庶俾馳騁文藝者知所懲戒不蹈劉勰勞深勸寡之謂云

封禪文

參用少見漢書文選本

漢司馬相如

史記云相如病去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至則相如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老書曰有吏來求書者曰長卿死時為一忠得書以奉即此文也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

秦率邇者踵武述也遠聽者風聲紛綸葳蕤音規

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明也夏大崇統謚

略可道者七十有二若罔右淑而不昌疇逆失而

能存言無善而不昌大軒轅之前選哉邈乎其

文休明辨二八寸卷五十二

四

詳不可得聞已五三五帝六經載籍之博維見可

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苒苒盛

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

於西戎文王改制也周至隆大行道也越於成

而後陵遲衰微千載無無也豈不善始善終也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則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述夷

易音平易避也湛沈也恩恩也厯音大易豐也憲度

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繼

王也而崇冠於二后文撥厥所元也終都於攸攸也

所終未有殊尤異也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

父音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遂涌原泉

沕音滴音曼音羨音盛音大音芳音魄音四塞雲布霧散上暢

九垓下泝八埏地有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武也奏音逝音逝音遊音原音迴音闕音沫音沫音思音

水音近音游音其音原音首音惡音湮音沒音聞音味音昭音晰音昆音蟲音聞音澤音

也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祥微音麋音鹿音之性

獸導一莖六穗於庖音擇音嘉音禾音儀音雙音貉音角音牝音本音

獸音以音麟音為音獲音周音餘音放音繩音于音岐音漢音得音之音干音岐音山音之音旁音

招翠黃音黃音乘音西音龍音於音沼音鬼神接靈囿音仙人實於

閒館奇物譎詭音儻音窮音變音欽音哉音符音瑞音臻音茲音猶音以

文休明辨云附錄卷五十二

五

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雖魚隕抗也休之以燎

天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大山也不亦惡音乎

進讓之道何其爽與音言音周音未音可音封音禪音而音封音為音建音於

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德順諸夏

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

瑞眾變音奇音異音期音應音紹音至音不音特音創音見音意音者音泰音山音梁音父

設壇場幸蓋號以况音聖音上帝垂恩儲祉將以

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音三音神音地音祇音天之歡

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為質開示珍符

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音

也亦各竝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也說者尚河

於後而云七卜二君哉夫資德以錫符奉符以行

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也而脩禮地祇謁款也

也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景受厚

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繙紳先生之

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也以袞采也錯也

事猶兼止列其義被飾厥文也除舊也而作春秋

一藝將襲舊六也為七據也之無窮俾萬世得激

清流揚微波斐英也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求保鴻

文也明辨也六附錄卷十一

名而嘗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也太常也悉奏也其儀

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也感勳收容也曰俞乎朕其試

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也大

澤之傳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

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河生不育嘉穀

六穗我穡也藟也甘也唯也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偏之也已

音似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

之來君兮君兮也不也適也待也哉殷殷也之觀也樂

我君囿也鞠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收收也穠穆也估

子之息蓋聞其聲今觀其來也去也厥奎靡從天瑞

之微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也之麟游彼靈時

五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社三

代之前蓋未嘗有也羽也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

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

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

禪披甄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

之德兢兢翼翼收曰於也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

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也察也太顧省闕

遺此之謂也

典引并序也謂因也典引而伸之也

文也明辨也六附錄卷十一

七漢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也杜矩也侯

參也郁也一作也萌等召請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案始

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也姓也司也下也贊語中寧也有

非邪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也秦

名有庸士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

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

竊邪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

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散文刺譏

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洵也行無節但有

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綠事斷義動有規矩維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官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誅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悟童蒙尤揚大漢軼聲

文休明辨 天中錄卷十二

八

前世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慙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開陳者莫不聞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豈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縱者莫崇不陶唐陶唐舍亂紂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

熙載越也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三季之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聞而恒文華彝倫敷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子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詰詰同備哉榮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胡縊莽分不泄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也有千德不台讀曰嗣淵積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言無遠矣

文休明辨 天中錄卷十二

九

指揭之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堯漢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孔子作春秋之弘云爾洋洋乎若德帝皆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也編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可探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形派黃鉞之威用討常顧黎崇名之四國之不格至於參五華夏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威天邑是故誼士偉而不敦武武王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然猶於穆猗猗猗猗純純繖繖繖繖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

者焉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大有常容
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矧夫赫赫聖漢魏
魏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
宣二祖高祖光武之重光襲四宗明神之緯熙神靈日
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區區愚亡
廻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願微言必裁故夫顯定
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
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
內需豪同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
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
文休明辨八附錄卷之二

亢乃始虔勞謙兢兢業業成抑定不敢論
制作至今遷正黜色賓監之事謂改正朔易服也
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也也朋馬論之士而不傳
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意與於是三事獄牧
之寮舍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
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巡也靖黎蒸懷
保鰥寡之惠浹祭燔祭縣祭山祭沈祭川祭祇寧神之
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也皆開肉角也馴
毛宗於外園也縉文皓質也於郊升黃輝采麟
龍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也軒翥於茂樹若

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諫窮祥瑞者朝
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皆姬
甥有素雉朱鳥玄柜黃發之車耳君臣勳色左右
相趨濟濟翼翼我戎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
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獲以懿鑠豈其為
身而有顓臾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也思旅陳力
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
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早也體行德
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
和神答三靈天地人之繁祉後放也唐之明文茲事
文休明辨天附錄卷之二

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後豈蔑清廟憚
勅天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至爰茲作者七十有
四人有不侔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有不使其
竹素之文者無封禪者也今其如台我而獨闕也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鑒訪羣儒諭
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有嚴嚴曰仁義
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無辭又悉
經五繇繇也之碩慮矣將經萬嗣揚洪輝奮
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
丕天之大理其疇能旦也之哉唐也哉皇也哉皇

故唐哉言堯漢

貞符并序

此篇言仁鳥受命之正符以破前代符瑞之惑

唐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呖咄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坐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

文休明辨不附錄卷十二

十二

義本末閭閻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俗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帶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以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敘節奪關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終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

歐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

文休明辨不附錄卷十二

十二

稍可爲也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真末祀俊之妖淫歸昏好恠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爲詭譎闢誕其可焉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珉登庸能灌瓊鼎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下無知抵增以騶虞神鼎脅歐縱史勉強俾束之泰山石

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
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
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龍亂鈎裂厥符不
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較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
至千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
燎煽以虐燭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
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滂滌盪沃蒸爲清氛疎
爲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
以寧琢斯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
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拆抵擗奔走轉

文修明辨 天德卷二

十四

死之害不作而人乃克鳴類集族歌舞悅懽用祇
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
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威堅厥緒無劉于
虐人乃竝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
灝和寧帝庸成栗惟人之爲敬眞厥賦積藏于下
是謂豐國鄉爲義廬敘發謹飭感丁大侵人以有
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
而卒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
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
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

惟祖之則澤及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焉永
永無窮是故受命不干天于其人休符不干祥于
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
未有喪仁而父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
以桑穀昌以雉雉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
魯以麟弱白雉下漢黃羣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
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潛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且
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謹哉乃
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與思德之所未太求仁之
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文修明辨 天附錄卷二

十五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
膚刃莫畢著澤燭千燮滿沸炎以泮殄厥凶德乃
歐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
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
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
患于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
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汾
地于北祝栗北極于南叶尼幅員西東祇一乃心
祀唐之紀叶未詳或後天罔墜叶未詳或祝皇之
壽與地咸乂易從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

告辭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求永毗
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
皇靈無替厥符

表本

按表本者宋時天子告祭先帝先后之詞也古
者郊禘宗廟陵寢之祭僅用冊文祝文至宋始
加表文呼為表本雖曰事死如事生而禮則瀆
矣今以其為一體也故亦錄焉

乾元節謝內中真宗皇帝表 宋歐陽脩

伏以佳名著節載誕紀辰永惟涼眇之躬獲荷顯

人休明辨不附錄卷十二

十六

休之業勳遵聖訓期保慶基怵惕之懷孝思罔極

先天節奏告仁宗皇帝表 宋王安石

伏以金氣御時商聲應律仰闕火流之速俯沾露
降之凄伏惟仁宗皇帝功協聖謀道侔乾則垂至
仁而不冒慶實無窮感素節以深追悲何有極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諸帝表

宋王安石

伏以子位杓回黃宮氣應既兆天正之始方扶陽
律之微恭惟尊號皇帝體道邁仁膺時建極豫游
所次館御如存撫時序之變更仰威神而感惻

南郊禮畢福寧殿奏謝英宗皇帝表

宋王安石

伏以膺命紹休諏特協吉告潔染於廟室真嘉土
於郊丘雖祗奉聖謨護無疆之慶賴而深追神眷
重罔極之哀摧

為將來裕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

宋歐陽脩

伏以茲者祗率孝心躬脩合祭潔精誠而是薦蒙
顧享之來臨惟慈聖之降休俾眇冲之成禮敢忘
勵翼末荷基圖

人休明辨不附錄卷十二

十七

為將來裕祭禮畢奏謝永安陵宣祖等處表

宋歐陽脩

伏以恭承先烈獲守慶基式因冬物之有成哉肅
廟容而合食上繫丕貺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誠
益勵祗寅之志

八月一日永昭陵仁宗表 宋王安石

伏以暑往御時宵中應律載班秋朔申薦廟嘗伏
惟尊謚皇帝體道乘乾施仁應物率土方涵於聖
化實天遽愴於神遊追龍駕於空衢莫知所稅瞻
鳥耘之新隴但有至懷

冬至節上諸皇后陵表

宋王安石

伏以四時交御一氣潛萌慶雖屬於履長悲豈忘於追慕恭維尊謚皇后升僊專極協成休明德範有詒方美王睢之摯容衣不闕尚瞻綸翟之華未想光靈詎勝摧威

口宣

按口宣者君諭臣之詞也古者天子有命于其臣則使使者傳言若春秋內外傳所載諭告之詞是已未有僕爲僊語使人宣于其弟者也宋人始爲之則待下之禮愈隆而詞臣之撰著愈

張明辨

附錄

上八

繁夫蓋諭告之變體也今採數首以備一體云

賜文武百官文彥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

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

宋歐陽脩

卿等協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

宋歐陽脩

有勅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唯故事式示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

丞世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宋蘇軾

有勅卿敷在廟社名聞華夷允儲河嶽之靈宜享喬松之壽往頒寵數以慶佳辰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

宋歐陽脩

卿祇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歆方鬱衡冒良勤宜有頒宣用伸眷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富弼赴闕茶

文彥博

上九

藥口宣

宋王安石

有勅卿久辭劇位外寄方州惟召節之既嚴想朝旂之甚邁宜頒珍劑以諭至懷

宣召曾公亮口宣

宋歐陽脩

有勅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于民聲既簡求於子衷俾召還其舊物矧爾材望著于搢紳豈唯潤色之文方佇論思之益

賜召學士馮京入院口宣

宋王安石

有勅卿文備國華學該世務祥琴既御吉服以朝宜復禁塗往供辭職

賜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

口宣

宋王安石

有勅朕躬率百辟褒封萬靈乃眷親賢實陪大事
當懋寵嘉之數以昭褒錫之恩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
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宋歐陽脩

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茲慶典遽述讓誠
命出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懷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

文休明辨

廿

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宋歐陽脩

卿夙推材武久擁節旄俾易名藩用伸優遇無煩
固避往服新恩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

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宋蘇軾

有勅卿職在樞要表儀百官進當以禮退當以義
今茲求退其義安在亟還視事毋復固辭

撫問雄州白溝驛賜北朝賀正且人使銜筵

口宣

宋王安石

有勅卿等並膺朝選實憐鄰歡擁節在疆方豫稱
觴之禮馳輶諭指姑推折俎之恩

宣答

按宣答者專臣奉表慶賀而禮官宣制以答之
也先期詞臣撰詞以授禮官禮官習之至日宣
示以見君臣同慶之意蓋雖繁文而義則美矣
今制亦用之而詞皆兩句尤為古雅又著之儀
注無臨時改肆撰習之勞豈不度越前代哉今
姑錄宋人之作以備一體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宣德門肆赦

文休明辨

廿一

宋王安石

有制朕升禋泰時登就吉儀駐蹕端門布宣惠澤
臣鄰協豫黎庶交欣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南郊禮畢

宋王安石

有制朕獻禋禋廟燎禋泰壇協相祀儀既肅勸績
旅陳賀禮彌見歡誠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樞密使以下賀南郊禮畢

宋王安石

有制朕親稱幣玉祇見郊宮能底熙成實繇顯相

羣靈率額黎獻交欣朕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致辭

按致辭者表之餘也其原起於越臣祝其主而後世因之凡朝廷有大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而明廷之宜揚官室之贊頌又不可缺故節畧表語而爲之辭觀宋文鑑以此雜於表中蓋可知已今之祝贊卽其制也故採之以備一體

祝越王鈞辭二章

越文種

人休明辨 附錄卷十二

廿二

越王鈞城吳霸諸侯置酒文臺羣臣侍樂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

皇天祐助我王受福加多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寒觴酒二升萬福無極

我王仁賢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愆羣邪杜塞若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

內宴請上壽酒辭

唐杜牧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敬文忠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天覆地容堯仁舜孝四海波靜三春物華故於

彤庭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願持王卮上千萬壽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內宴畢微前謝辭

唐杜牧

具官臣某等言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理壘食置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壘以爲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抃舞不能自勝

人休明辨 附錄卷十二

廿三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

宋歐陽脩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歡無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厚德浸於黎元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聲教咸均聲茲率土之濱共効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獲侍嚴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至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宋歐陽脩

妾等言伏以堯官謹曆萬物惟新夏數得天四時
以正恭維尊號皇帝陛下睿明稟哲慈儉保邦正
朔頒行極舟車之所至仁恩慈一作溥及順天地以
發生妾等忝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
萬壽於無疆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致辭

宋蘇軾

伏以日合天統時推建子之正律中黃鍾氣驗微
陽之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
皇王化行夷夏觀其來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
文休明辨附錄 廿四

為待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宮聲協和豈唯至治
之祥自符上天之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妾等蒙
被天光叨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歡
內中御侍已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致辭

宋蘇軾

伏以書奏清臺驗曆象之遼窅日移黃道迎化國
之舒長寰宇和平宮闈歡豫恭惟太皇太后陛下
教隆陰禮位正坤儀嗣太任之徽音道光千占衣
明德之大練儉化六宮體柔靜以臨朝配清明而
燭物慶雲可望共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莫

為之德妾等猥參女職仰奉慈顏因來復之一陽
祝無疆之萬壽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致辭

宋蘇軾

伏以矇眴奏功驗人和於緹室日官占物效歲美
於黃雲慶自宮庭澤均海宇恭維皇太后殿下輔
佐內治儀刑王家推美國風夙茂周南之化考祥
義易共成乾厚功之方迎日於三微敢稱觴於萬
壽豈獨官闈之觀實同中外之驩妾等猥以微軀
被蒙慈幄仰獻岡陵之祝庶殫草木之誠

文休明辨

廿五

開封府羣見致辭

宋林希

臣希等伏以聖人在上首善始於京師天下有文
貢士興於刪畝此乃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仰稽占
道下育人材發明招於多方命興賢於列郡臣等
繆當詔旨輒與能書雖為草野之臣得奉天庭之
貢

祝辭

按祝辭者頌禱之詞也諸集不載而世所傳獨
有淨髮醮字傳面祝詞苟推其類則凡喜慶皆
可為之不特施之二事而已故錄而著之

皇子晬日浴髮祝詞

毛

帝祉儲休皇圖增未熊夢占筮簪之祥燕稊雙弓
矢之慶維時百子來侈千齡標日月以含粹堪山
河而赫靈當令節之首辰及季夏之初吉協紀
年林鍾遡律是日也驩回萬乘喜動六宮九羽肅
而駐鳳大飛止而綏龍嬪嬙在御保傅有儀沐蘭
湯而寶鏐運勺壽九而紉髮飛祝爾德兮令問祝
爾善兮宜君燕兄弟兮本支百世益君親兮壽考
萬年

桃花韻面祝辭

北齊婦崔氏

太平廣記卷之六

廿六

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
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顏
容

貼子詞

按貼子詞者官中黏貼之詞也古無此體不知
起於何時第見宋時每遇令節則命詞臣撰詞
以進而黏諸閣中之戶壁以迎吉祥觀其詞乃
五七言絕句詩而各官多寡不同蓋視其官之
廣狹而爲之抑亦以多寡爲等差也然此乃時
俗鄙事似不足以煩詞臣而宋人尚之豈所謂

聲容過盛之一端歟今姑採錄以備一體

春貼子詞

宋歐陽脩

皇帝閣六首

萌芽資腴律養育本仁心傾彼蒼生意安知帝力
深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一作

法新春

氣候三陽始句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

春

玉琯氣米灰已動東郊風至晚先迎乾坤有信如

文春用辨

二

廿七

符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朝雲藹藹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尚微造化未嘗私

一物各隨妍醜自芳菲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蟾經年不

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閣五首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一作泰白日

漸舒長

藹藹珠簾日溶溶碧瓦烟清漣采荷水和暖浴蟄

天

初次綵勝迎春早已覺雞人報漏遲風色結寒猶料峭天光煦物已融怡

驚寒未報官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回杓

三辰明潤璇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共喜新年獻椒酒唯將萬壽祝君王

溫成皇后 仁宗貴 閣四首

璣一作窾珠戶暖生烟不覺新春換故年衆卉爭妍競時態却華清跡獨依然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閣春歸老監嗟畫棟重來當之本月華 廿八

日無玉欄猶發去年花

椒壁輕寒轉曉暉珠簾不動暖風微可憐春色來依舊唯有餘香散不歸

內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唐王念舊隣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夫人閣五首

太史頒時令農家候上牛青林自花發黃屋爲民憂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黃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惑官花不用妬新樨

微風池沼輕漸漾旭日樓臺瑞靄浮四海懽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玉轂籤聲玉漏催綵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暉以公料命悉取呈后夫人諸閣中者閣之見其偏篇有定數日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元祐哲宗三年春貼子詞 宋蘇軾

皇帝閣六首

藹藹龍旂色琅琅木鐸音數行寬大詔四海發生文休明辨六附錄卷十一 前廿九

心 賜谷賓初日清臺告協風願如風有信長與日俱中

草木漸知春萌芽處處新從今八千歲合抱是靈椿

聖主憂民未解頤天教瑞雪報豐年蒼龍掛闕農祥正父老相呼看籍田

昨夜東風入律新上闕知有受降人聖恩與解河

湟凍得共中原草木春 翰林職在明光裏行樂詩成拜舞中不待驚開小

桃杏始知天子是天公

太皇太后閣六首

剗刻春何力欣榮物自知發生雖有象覆載本無私

小殿黃金榜朱簾白玉鈎一聲雙日蹕春色滿皇州

伏下春朝散官中畫漏稀兩廂休侍衛應下讀書

帷

五日占雲十日風憂懃終歲爲三農春末有喜何

人見好學神孫類祖宗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十二

二九

共近十年無臘雪且欣三白壓春田盡驅南畝扶

犁手稍發中邦朽貫錢

不獨清心能省事應緣克已自消兵傳聞塞外千

君長欲趁新年賀太平

皇太后閣六首

寶冊瓊璫重新庭松桂香雪消春未動碧瓦麗朝

陽

端日明天仗仙雲擁壽山倚欄春晝永金鈔在人

間

朝罷金鋪掩人閑寶瑟塵欲知慈儉德書史樂青

春

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豈亦然翠管銀罌傳故事金花綵勝作新年

彤史年來不絕書三朝德化婦成姑官中侍女減珠翠雪裏貧民得袴襦

邊庭無事羽書稀開遣詞臣進小詩共助至尊歌喜事今年春日得春衣

皇太妃閣五首

常排猶在戶椒栢已稱觴歲夫風先應朝回日漸長

文休明辨 天附錄卷十二

三十

甲觀開千柱飛樓擢九層雪殘烏鵲喜翔舞下軀

稜

孝心日奉東朝養儉德應師大練風太史新年瞻

瑞氣四星明闕紫宮中

九門挂月未催班清禁風和玉漏閑崇慶早朝銀

燭下珮環聲在五雲間

東風弱柳萬絲垂的皪殘梅尚一枝蘭館乍欣鑄

浴後襟壇猶記燕來時

夫人閣四首

綵勝鏤新語酥漿滴小詩昇平多樂事應許外庭

知

細雨曉風桑春聲入御溝已漂新行沒猶帶斷米

流
扶桑初日映簾屏已覺銅餅暖不冰七種共挑人

日紫千枝先剪上元燈

雪消鴛瓦已流澌風暖犀盤尚鎮帷縹緲紫蕭明
月下壁門佳影夜參差

端午貼于詞

宋歐陽脩

皇帝閣六首

天清槐露浥歲熟麥風涼五日標佳節千齡獻壽

太極明辨天附錄卷十二

三一

觴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

風

舜舞來遐俗堯仁浹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

符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

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沴何須採艾禳但得阜夔調

鼎彝自然災祲變休祥

炎暉流燠慰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畜藥蠲痾雖

故事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閣五首

畫扇催迎暑黥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

家
椒塗承茂渥嬪壺範柔儀更以親蠶繭紉爲續命

絲
覆檻千陰黃鳥轉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官綵縷爭

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紫蘭浙浙光風轉綠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

暇日喜逢嘉節奉瑤觴

卅二

五色雙絲綵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

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溫成皇后閣四首

密葉花成子新巢燕引雛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

符

旭日映簾生流暉槿艷明紅顏易零落何異此花

榮

綵縷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

時節珠閣無人夏日長

依依節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

色感不須西國返窺香

夫人閣五首

梅黃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豫遊

鳴蜩驚早夏蘭草及良辰共薦菖蒲酒君王壽萬春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船深官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報漏綸皎潔水壺清水殿三千爭捧赭黃衣

文休明辨天附錄卷十二

三三

仙盤冷泛銀河露絛扇香搖綠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璫囊金闕水精宮

元祐三年端午貼子詞

宋蘇軾

皇帝閣六首

盛德初融後潛陰未始時侍臣占易象明兩作重離

採秀擷群芳爭儲百藥良太醫初薦艾庶草驗蕃昌

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愠南風爲解無

西檻新來玉宇風侍臣茗盃得雍容庭槐似識天顏喜舞破清陰作兩龍

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楊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鑑興亡

一翫清風灑面寒應綠飛白在水純坐知四海蒙膏澤沐浴君王德似蘭

太皇太后閣六首

漸臺通翠浪暑殿轉清風簾捲東朝散金烏未遽中

日永憺收簇風高麥上塲朝來籍田令旅黍獻時

文休明辨天附錄卷十二

三四

芳舞羽諸羗伏銷兵萬葉蘇只應黃紙誥便是赤靈符

令節陳詩歲歲新從臣何以壽吾君願儲醫國三年艾不作沈湘九辨文

忠臣諒節今千歲孝女孤風滿四方不復巫陽占

郢夢空餘仲和扣河章

長餐思深動植均只憂貪吏尚殘民外廷已拜泉羹賜應助吾君去不仁

皇太后閣六首

露簾琴書冷瑯檠製餌新深官猶畏日應念暑耘人

萬壽菖蒲酒千金琥珀盃年年行樂處新月掛池臺

翠筒初室棟燕黍復纏菰水殿開冰鑑瓊漿東玉壺

秘殿扶疎夏木深雨餘初有一蟬吟應將羸女乘鸞扇更助南風長棘心

上林珍木暗池臺蜀產共包萬里來不獨檠中見盧橘時於櫟裏得楊梅

文體明辨 天附錄卷十一

三九

閔楚遺風萬古情湘沅舊俗到今明翠輿黃繖何時幸畫鷁飛鳧臨日橫

皇太妃閣五首

午景簾櫳靜薰風草木酣誰知恭儉德綵縷出綢

兩細方梅夏風高已麥秋應憐百花盡綠葉暗紅

擲兵已佩靈符小續命仍縈綵縷長不爲祈禳得天助要隨風谷樂時康

玉盆沈李灩清泉金鴨爐香裊細煙自有梧楸朝

畏日仍欣麥黍報豐年

良辰樂事古難同繡闌朱絲牽兩宮仁孝自應禳百沴文人桃李本無功

夫人閣四首

肅肅槐庭午沈沈玉漏稀皇恩樂佳節闌草得珠璣

節物荆吳舊嬉游禁掖開仙風隨畫簷拜賜落人間

五綵榮筒秫稻香千門結艾鬚髯張旋開寶典尋風物要及靈辰共被襪

文體明辨 天附錄卷十二

廿六

欲曉銅餅下井欄鏗鏘金殿發清寒似聞人世南風熱日上墻東問幾年

文體明辨附錄卷之十二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上梁文寶苑文說
上梁文附

按上梁文者工師上梁之致語也世俗營構宮室必擇吉上梁親賓舉麩今呼雜他物稱慶而因以犒匠人於是匠人之長以麩拋梁而誦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儷語而中陳六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蓋俗禮也今錄數篇以備一體又按元陳繹曾文荃有寶瓶文云巧者壘棟脊之詞而諸集無之無以為式竊意其詞文體明辯 天卷之十三

大略與上梁文同末亦陳詩如樂語口號之比第無四方上下諸章耳未知是否姑附其說於此宋人又有上牌文蓋上扁額之詞亦因上梁而推廣之也聊錄一首以備其體云

景靈官脩蓋英宗皇帝神御敕上梁文

宋王安石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維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構追奉眸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擢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

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葵禾改三年之政乃眷熏脩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弊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俗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脩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 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

文體明辯 天卷之十三

晚日思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 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鐸方

自獻大宛金馬不須齋

兒郎偉拋梁南 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聞

嶺微萬艘輸鹽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 邊城自此無鳴鐃即看呼韓渭

上朝休誇寶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 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

世來金輿玉竿年年往

兒郎偉拋梁下 萬靈隤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

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藩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饒祝之無疆皇帝萬歲

披雲樓上梁文

宋陳履常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維此東州稱爲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問巷百年豪傑間出地滋懇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三

之聲吏絕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新事非過制斷長續短弗不及民棟宇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 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

年富貴有朱公

拋梁南 舳艫街尾繫江潭朝降已作豐年雨暑

飲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 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

目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 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鬪及明時千

里河山餘故國

拋梁上 危架岩崑逮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楹海

岱摧藏但空曠

拋梁下 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

蝠旋墻不容錘

伏願上梁已後神人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露之警盆繅鑣割家有囊廩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商試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四

山中廳屋上梁文

宋文天祥

含一畝之白雲已開別業屋四圍之流水更啓前榮發揮已定之規模展拓方來之閭閻有相之道迺續于成主人未了書癡頗有山癖先人之敝廬在苟安風雨之餘慈母以輕軒來亦愛園林之近頃斷蒼苔之地助營護草之堂雖環堵之間祖云具體然閭廬之制未畢全功相協厥居聿來胥宇階凡所以行儼价昇著所以肅賓嘉不日成之以時可矣是用戒良梓筮吉辰菲蚰蟻於水端架蛇蟠於雲表然後翼之以廡承之以門移石而立庭

阜通泉而周戶外清湍峻嶺爲不斷之藩垣野草

幽花作自然之丹雘老之將至訖可小休昔晦翁

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潁水而非吾土余何爲

者乃幸得之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之宅何須將

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凡與同工齊聽善頌詩用集句

拋梁東 日光穿竹翠玲瓏韓愈茅屋柴門在半峯

王安石風袂欲挹浮丘翁黃庭堅

拋梁南 水面沙邊綠正涵安道人爲作小蒲庵

山上仙風舞檜杉韓愈

拋梁西 雨過橫塘水滿隄韓愈漁蓑背雨向前溪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五

妬水聲秋碎入簾幃韓愈

拋梁北 澄碧泓渟涵玉色歐陽夜深山月吐半

壁韓愈誰來共枕中溪石韓愈

拋梁上 亂峯深處開方丈韓愈風雨戶牖當塞向

唐五更曉色來書幌韓愈

拋梁下 門前白練長江瀉鼓吹却入農桑社翠

浪舞翻紅穉韓愈

伏願上梁之後山輝川媚神比天同俾耆俾艾俾

熾俾昌壽母多祉爰居爰處爰笑語君子攸寧

自此定居永爲安宅

綽然亭上梁文

元張養浩

常慕閑而未遂久寒清臬白石之思不待年而遽

歸已冥皂蓋朱轡之慮必功成而始去恐時失而

莫追聞健休官用期寡過伏念某夙非閑闊雅鬱

經綸玄裳豈願乎乘軒頰尾本期於縱整偶操刀

於外邑俄持斧於中臺抗言幾血於虎牙珥筆復

塵於螭首在棘闥而兩叨貢舉入蘭省而三預贊

襄簿書身憊於奔馳期會耳煩於呼叱五更待漏

遙瞻兗魄於璇霄一疏論燈誤得驪珠於滄海衆

皆過譽其忠蓋已獨自悔其狂愚雖蒙缺缺之寬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六

實出神明之祐幸今完壁理合廻輶王夷甫宦情

之無哂清談之多覓錢若水急流而退嘆奇節之

鮮儔非有心敢擬乎名賢固無技可呈於治世疇

昔之捧檄非詘而今之稅駕何疑人謂歐陽公踐

言之遲我喜陶弘景掛冠之早爰於別墅肇構斯

亭適當華鵲之衝燕有泉石之勝芳叢錯繡繞風

煙移榻而觀老瓦傾銀掬水月洗觴而飲於心足

矣何福如焉昌晚景於桑榆傲歲寒於松柏一蓑

煙雨絕無庾亮之塵四面雲山盡是王維之筆或

天游於汗漫或雲卧於荒寒或散髮以弄扁舟或

披襟而坐茂樹或投轄以晉飲或臨池以學書或倚筇而聽猿啼或投芥以命鶴舞或弦誦以教子或吐納以學仙或酣歌賓客之前或長嘯煙霞之表惟日不足其樂無涯一壑一丘聊以償半生之苦五年五詔將何報九重之知仰架脩梁俯陳善禱

拋梁東 繞屋煙嵐萬玉峯莫道歸來無用處也

能善頌效華封

拋梁南 林影山光水倒涵一自角巾還第後懶

將心事向人談

文休明辨 不卷之十三

七

拋梁西 竹塢蓮塘接稻畦榮辱從今都識破不

須鵬鷄校高低

拋梁北 郊原處處皆春色牧童也識太平權落

日一聲牛背笛

拋梁上 朝暮雲煙千萬狀紅塵不到笑談邊何

處人間有蓬閨

拋梁下 世累而今都不挂閑來底處用吾心看

水看山仍看稼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物我皆春書添架上之

芸香酒溢牀頭之松乳佳客常盈於座榻好山求

對乎軒楹居畎畝而遺安竊比襄陽之隱士處巖穴而索價不爲少室之山人

金山寺殿上梁文

宋孫覿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界吳楚之衝故剝踵梁陳之舊塋新蘭若寅奉金仙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而擢軍官了一大因緣而作佛事眷茲勝地獨有頽基鍾鼓不鳴龍象皆泣毗耶城大估士已屬當人妙高臺老比丘而爲說法指因分粟除地布金嗣開祇樹給孤之園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鼇負出三神山仙聖之宮一驚飛來四大海神龍之

文休明辨 不卷之十三

八

會迴起諸天之上中嚴兩足之尊仰止仁祠俯伸報地大安國步衍河沙數之難窮末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量爰屬脩梁之舉共賡擊壤之音

拋梁東 赤岸銀河一水通萬疊彤雲竟天起六

龍推出半輪紅

拋梁西 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脚未收蜺飲海濤

頭初上雪平堤

拋梁南 一勺中間乳水甘殿角風來鈴自語曼

陀花雨落旌

拋梁北 北戶星垂如可摘夜鶴休驚蕙帳空古

佛同龕有弥勒

拋梁上 堂堂丈六金身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

部龍天盡同向

拋梁下 二十三生本同社庭前枯栢自長春袖

裏靈珠光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方護持萬德從衆香
之鉢而來群魔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應百順
人康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際會山河
書帶礪之盟凡在見開同沾利樂

景貺門北嶽廟上梁文

程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九

山尊常嶽府秘蘭臺光分畢昴之精肇建神明之
宅配天作鎮盤三千里之宏基與地儲靈產十九
種之神草有嚴闕宇夙奉辟容四時之牲幣交脩
一方之耳目咸仰歲月滋久梁棟弗脩方妙道之
勃興當真人之在御載新寶構大闡琳宮益彰帝
所之專用侈民心之報恭願皇帝陛下懋建皇極
允執道樞諸物效祥衆珍來集九功惟叙百穀用
成茂對天休思答神祐乃眷明靈之嘉德增崇館
御之宏規鎮朔之殿既嚴景貺之門直闢丹輿綠
輦駐真馭之翱翔碧瓦朱甍儼帝居之縹緲克舉

脩梁之吉日敢伸善頌之歡譔

拋梁東 禮樂車書萬里同政出青陽明采日仁

漸滄海作和風

拋梁西 葱嶺來正路不迷四海一家無事日聖

人萬壽與天齊

拋梁南 璧門金闕斗相參山同天保詩人詠星

入清秋太史占

拋梁北 嶽靈鎮地扶天德五兵不試靜胡塵玉

帛年年朝萬國

拋梁上 千楹寶構嚴神像來游來燕福無疆屹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十

立阜門昭景貺

拋梁下 瓊輪羽蓋神來舍千秋萬歲壽君王九

功七政安華夏

伏願上梁之後宸心悅豫寶曆綿長皇明垂日月
之光帝業等河山之固天休申錫邦基永昌四
民俗之康九譯夷情之悅賴一人之有慶保萬壽
之無疆

淵源堂上牌文

宋上十朋

伏以黨有序而家有塾辛逢教化之興伏其儿而
升其堂敢負淵源之學况剡溪蘊秀之地有汝南

家訓之存說說子弟之趨庭躋蹕父兄之樂教堂
軒並建齋室宏開集羣彥以論文館同襟而恢義
富而能教事實可書遂廣采於篇章用一新其標
榜伏願上脾以後益須富學矧看輝聲襲謝容之
風流倚蘭擢秀種實家之陰德丹桂聯芳几屬游
從共增歡慶

樂語

按樂語者優伶獻伎之詞亦名致語古者天子
諸侯卿大夫朝覲聘問皆有燕饗以洽上下之
情而燕必奏樂若詩小雅所載鹿鳴四牡魚麗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十一

嘉魚諸篇皆當時之樂歌也夫樂曰雅樂詩曰
雅詩則雖備其聲容娛其耳目要歸於正而已
矣古道虧缺鄭音興起漢成帝時其弊為甚黃
門名倡富顯於世魏晉以還聲伎寢盛北齊後
主為魚龍爛漫等百戲而周宣帝徵用之蓋秦
角抵之流也隋煬帝欲誇突厥總追四方散樂
大集東都為黃龍繩舞扛鼎負山吐火之戲十
變萬化曠古莫儔嗚呼極矣自唐而下雅俗雜
陳未有能洗其陋者也宋制正旦春秋興龍坤
成諸節皆設大宴仍用聲伎於是命詞臣撰致

語以昇教坊習而誦之而吏民宴會雖無雜戲
亦有首章皆謂之樂語其制大矣古樂而當時
名臣往往作而不辭豈其限於職守雖欲辭之
而不可得歟然觀其文間有諷詞蓋所謂曲終
而奏雅者也今採而不削聊以備一體云

春宴樂語

宋宋祁

教坊致語

臣聞璿杓東指披寶典以開年玉節南馳重歡隣
而講好國美春臺之享朝推宴俎之慈用洽樂康
式昭熙盛恭維尊號皇帝陛下紹承丕烈奄宅中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十二

邦坐黃屋以訓恭擁綠圖而進道五辰順理九
告豐圓璧方琮並薦精純之祀異風解雨交流曠
蕩之恩五刑則解網畫冠一尉則垂囊卧鼓鴻休
紹至協氣翔臻屬歲朔之申儀加使華之脩聘安
開廣殿胥慶佳辰玉人捧日以揚輝方丈移山而
獻壽珍群肅穆粹表顯昂瑞藻躍魚嘉鑄京之飲
酒翠梧傾鳳應韶舞之擬金式均蒙湛之仁普詠
叢雲之旦臣濫中法部旅進神庭竊忝亨期敢進
口號

口號

千官星拱侍凝旒紫綬餘寒已暗收日湛露華浮
宴席天回春色徧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鸞錦綵千
層舞翠虬拭玉隣邦通使節萬齡亨會慶洪猷

勾合曲

玉色凝溫盛慶儀於瑞日葵心委照同華宴於需
雲矧韶律以方融顧群萌之將達宜陳備奏用洽
太和徐韻宮商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綵岫岩堯爛仁葩於曉日霞裾轉炫疊華鼓於春
雷烏漏未移鸞觴在御宜進游童之列俾陳逸綬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一三
之妍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紫殿開慈宴青襟綴舞行

問小兒

便娟躡屐皆竹馬之髫齡蹀躞交竿盡蘭觴之雅
飾既樂陶姚之化盍陳象勺之因進叩天階雍容
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慶朔履端儼鷺雍而四會寶隣馳騁拭虹下
以申歡嘉乃禮成春茲作首爰詔夏渠之饗允昭

交泰之期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總右文功宣下
武順四時之和燭濟萬世於夷庚海不揚波地無
愛寶屬以階賞肇曆律鳳回春順邦令以布和脩
國儀而行慶承雲調露方諧廣樂之音酬飲陪殮
普適中衢之賜洽歡心於革鹿暢群於於先鼇臣
等雖愧妙年同欣盛際既造規蒲之地願陳秉翟
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回鸞逗節已徧於餘妍舒鴈分行聊停於合奏天
顏益粹日谷方徐宜參優孟之滑稽式助都場之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十四

曼衍童蒙却止雜劇來歟

放隊

金徒漏改玉竿巡周既殫雅舞之容復罄歡謔之
樂宜遵矩步跼詠零風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秋宴樂語

宋王珪

教坊致語

臣聞高廩登秋美稔盛之已報需雲命燕嘉飲食
之維時况寶曆之逢熙復皇居之乘豫樂與羣臣
之飫翕同萬物之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德邁前
王仁敷中寓虎旗犀甲誦兵武庫之中桂海氷天

獻畫彤墀之下邦有休符之應民躋壽域之康侯
爽氣於重霄置清觴於別殿下玼群之鵷鷺發和
奏之笙鏞於時日上扶桑風生閭闔度芝蓋於丹
城降金輿於紫闥百獸感和來舞帝虞之樂群生
遂性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極栢梁
之高會臣繆參法部獲望清光靡揆才蕪敢進口
號

口號

翠輦鳴稍下未央千官齊望赭袍光霜清玉佩中
天響風轉金爐合殿香仙路忽驚蓬島近晝陰偏

文林明辨 卷之十三

十五

度漢宮長年年萬寶登秋後常與君王獻壽觴

勾合曲

露泛帝觴凝九秋之顙氣星聯朝弁燦初日之長
暉方魚藻以均歡宜簫韶之合奏宸遊正洽樂節
徐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句小兒隊

燕觴飛羽方歌湛露之詩廣樂攢金已極鈞天之
奏宜命遊童之綴來陳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

小兒入隊

隊名

紅茵鋪禁祀絳節引仙童

問小兒隊

宸庭廣御仰侔太紫之纏鈞樂更和曲盡咸英之
奏何處采髦之侶輒趨文陛之前必有所陳雍容
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舜帝深仁衆極慕羶之樂周家盛德時歌在
藻之娛矧逢下武之期屢洽登年之瑞張君臣之
廣譟煥今古之多儀恭維尊號皇帝陛下躬神睿
之資撫休明之運禮樂兼於三代文章邁於兩京

文林明辨 卷之十三

十六

矧乃武庫翻戈戍亭徹候百蠻奔走南踰銅鼓之
鄉萬里謳謠西出玉關之路今則清商應律滯穗
盈疇奏肆夏之音事軼元侯之饗詠嘉魚之什禮
交君子之歡足以崇勝會於難追騰頌聲於無既
臣等生陶醴化謬齒伶坊雖在童髦嘗習舞干之
妙趣趨君陛願隨樂節之行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句雜劇

華旌低影觀童舞之成文畫啟收聲識鈞音之終
曲助以優人之伎卜爲清晝之歡上懌宸顏維劇
來敷

放小兒隊

銅壺通箭屢移官樹之陰鷺羽充庭久曳童髦之綵既闌韶音之奏難停舞綴之容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句女弟子隊

華簪照席再嚴百辟之趨寶幄更衣復觀中天之坐宜庭仙磬之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兩軍女弟子入隊

隊名

宮錦祥鸞下仙磬綵鳳來

文体明辨 卷之十三

十七

問女弟子隊

金徒緩刻延龍日於壺中翠羽飛觴醉流霞於天上何仙姿之綽約叩丹陛以踟躕須有剖陳近前敷奏

女弟子語致

妾聞候凝霜降屬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鳴見羣臣之合好矧萬機之多豫復千載之盛期啓燕良辰騰歡綿寓恭惟尊號皇帝嚮明紫極儲思岩廊邁三皇五帝之風紹一祖二宗之烈候亭相屬不齊萬里之艮年廩屢登又美曾孫之陳時及授衣之

候民多擊壤之禧廣慈惠於前儀慶昇平於茲日玉觴盈醴均流湛露之恩翠虞從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休於靡極召和樂於無窮妾等幸遇昌時預陳法部舉聽鏗純之節來參蹈厲之容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句雜劇

鸞拂官茵極七盤之妙態鳳儀仙曲終九奏之和聲方鍋飲之窮歡宜秦優之進技宸顏是奉雜劇來歟

放女弟子隊

文体明辨 卷之十三

十八

宮花剪彩恍疑天上之春海日嚙規忽覺人間之暮宜整羽衣之綴却回雲島之遊再拜彤庭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樂語

宋蘇軾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迹日符祚漢實開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集于建丑之正端玉旅庭爰講比鄰之好虎臣在泮復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維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濬哲自天煥乎有文日講六

經之訓述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
協德卜年七百方過曆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
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千戈載戰之詩作
君臣相悅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
親逢盛旦始慶荷蘭之會願賡擊壤之音下採民
言上陳口號

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驚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
升且且種蟠桃莫計春請使黑山歸屬國給扶黃
髮拜巖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臣

文休明辨 宋卷之廿三

十九

勾合曲

祝堯之壽既罄於歡譁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
旄在列管磬同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句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齟齬成童各效回旋之
妙嘉其尚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籥萬國走梯航樂隊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侖子盈庭必有可觀之

技未知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
聖神之子孫乎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
望堯顙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
至傾萬宇以來同恭維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
篤實識文武之大者體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
文王之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
載臨輿情共祝神筭授萬年之筭洛書開五福之
祥臣等嬉遊天街沐浴皇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
手足之隨不敢自專伏取進止

文休明辨 宋卷之廿三

二十

句雜劇

金奏鑑純既度九韶之曲霓衣合散又陳八佾之
儀舞綴蹇停伶優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獻

放小兒隊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慈之廣
大清朝既闋疊鼓屢催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句女童隊

垂髮在列斂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效南山之
壽霓旌金奏方諧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歌舞八方同樂隊

問女童隊

慘澹憂作旌夏前臨顧游女之何能造形庭而獻
技欲知來意宜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乙曉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
浴佛之辰四月八日也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
雷動扇交翟以雲開喜動人天春還草木恭維皇
帝陛下凝神昭曠受命機清三后在天宜興王之

文林明辨 卷之十三

二二

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
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四牡之章安華幸觀昌期
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
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詠笑雜陳示俛同於衆
樂金絲再舉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
態龍樓仰望鼙鼓曼催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

宋歐陽脩

東方老人

但某泰山老叟東海真仙

一有

溜穿石而曾究初

終一有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義氏定三百六日嘗

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

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

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

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

開祥遠離朝日之方句來展望雲之懸千八百國

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遙望天

文林明辨 卷之十三

廿二

庭敢進祝聖之頌

東海蓬萊第一仙遙瞻西北祝堯天願皇長似東

君壽與物爲春億萬年

西方老人

但某秦川故老華岳幽人詢仙掌之遺蹤咸知始

末戀蓬蓮之絕頂不記歲時漱流玉乳之泉枕石

雲陽之洞逍遙物外笑傲林間奉王母之蟠桃嘗

延漢帝指老聃之仙李求佑唐基掌中五色之丸

世上千年之壽欣逢聖代來至應宸當洪河澄九

曲之時是日觀誕一人之日祥麟遊於泰時天馬

來於大宛景星見而朱草生瑞露降而赤鳥集既
遇無為之化宜歌有道之君是以駕青牛而度函
關指丹鳳而趨魏闕惟願慶源流遠齊河海以無
窮慶筭縣長等乾坤而不老遙望天庭敢進祝聖
之頌

華岳峯頭萬葉蓮開花今古世相傳願皇長似蓮
峯久結實盤根不記年

中央老人

但某棲心嵩極振迹伊川年高而可等松椿氣粹
而嘗殄芝朮洞裏之煙霞不老壺中之日月偏長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二二

當聖主之盛時居天心之奧壤但見璿璣運而寒
暑正土圭測而陰陽和冠帶被於百蠻玉帛來於
萬國龍在沼而麟在藪河出圖而洛出書民躋壽
域之中俗樂春臺之上今則堯眉誕秀舜目開祥
遠離王屋之間來入帝畿之內仰瞻天表莫非嶽
降之神上祝皇圖豈止山呼之歲遙望天庭敢進
祝聖之頌

嵩高維嶽鎮中天王氣盤基降壽仙維願吾皇等
嵩嶽三靈齊祝壽 萬斯年

南方老人

但某託迹炎洲游神衡嶽止海濱之野叟迺星極
之老人當火德爲治之朝是離明繼照之日里社

鳴而聖人出泰階正而王道平百蠻向風重譯來
貢嬰觀豐年之上瑞故知百姓之懽心鼓腹而歌
治世之音安以樂曲肱而枕化國之日舒以長斯
可謂唐虞之民又豈止成康之俗今則流虹誕聖
遶電開祥來趨北闕之前上祝南山之未雲翔霧
集旣羅仙籍之班地久天長以禱皇家之祚遙望
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南極星中一老人南山爲壽祝吾君願君永奏南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二四

薰曲當使淳音萬國聞

北方老人

但某脩真北嶽常傾葵藿之心混俗幽都不避草
茅之迹潛神自得味道爲娛易水歌風魯識荆軻
於往歲燕山勒石親逢寶憲於當年仙家之景物
常春人世之光陰易老華表之鶴未久還來蓬萊
之龜於時屢見但處積陰之境每輪就日之誠望
之青雲慶流虹於華渚富萬域來王之際是
千齡誕聖之初是以歷沙漠而朝宗叩天關而祝
頌維願慶基不朽永齊金石之堅寶祚無疆更等

山河之固遙望天庭敢進祝聖之頌

北嶽神仙九轉丹持來北闕獻君前願將北極齊
君壽萬國陶陶共戴天

黃樓落成致語

宋蘇軾

百川返壑五稼登塲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
會高高下下既休耒耨之勞歲歲年年共覩茱萸
之美恭維知府學士民人所恃憂樂以時度餘力
而取羨材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
楚之淫名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鍾隱地竦
萬目之觀瞻實與徐民長爲佳話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二五

口號

一新柱石壯巖閣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
燕子直荷氣煥燦波神山川尚遶當時國城郭猶
飄廣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番意在斯民

西湖念語

宋歐陽脩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
卧輿遇酒便留於道士况西湖之勝槩擅東潁之
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
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
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

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
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已有其得已多因
翻舊闕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會老堂致語

宋歐陽脩

神宗熙寧五年趙康靖公舉自南京
訪公於穎時呂正獻公公者爲守

某聞安車以適四方禮典雖存於往制命駕而之
千里交情罕見於今人伏惟致政少師一德元臣
三朝宿望挺立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宜謂青衫
早並於俊遊白首各諧於歸老已釋軒裳之累却
尋雞黍之期遠無憚於川塗信不渝於風雨幸會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二六

北堂之學士方爲東道之主人遂令潁水之濱復
見德星之聚里閭拭目覺陋巷以生光風義聲聞
爲一時之盛事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口號

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
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盡鶯猶囀青杏初
嘗酒正醇美景難并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寒食宴致語

宋蘇軾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况中年
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

而後樂此恭維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
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
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鄰邦締交冊府莫
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他主力講
兩君之好可無七子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口號

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
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尤凜歷下懷
仁直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宋文天祥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廿七

粉省望郎來向雙溪領牧玉堂學士將從五馬歸
班文章太守兩風流新舊使君同意氣三生結習
千里逢迎差吉日以交龜秩初筵而式燕恭惟某
官一中體段萬卷工夫風來湖面月到天心勘破
是間造化眼小衡峰曾吞震澤充開裏許規模靜
觀時仁意無邊自得處生香不斷那許山房獨樂
便須朝步高竊淡月疎星繞建章步凌紫界燕寢
清香森畫戟駕熟朱轡東遊方喜於行春西嚮又
歌於來暮好似當年孟夫子肯爲今日謝宣城况
也江雲鄰哉雪水鳳函飛下又傳岳牧得詞人能

賦馳來重見神仙遊碧落少遲表選卽看中環我
判府報政趨朝及時受代子孫未好非徒契結金
蘭賓主相歡要是味同草木說賣劍買牛故事誦
無襦有袴新誼真成官羽相宣正好豆籩有踐地
衣繡毳風袖珪琴海棠開後燕子來時猶自青春
未減陽柳舞低桃花歌徹莫令紅影空搖且從容
東野雲龍更領會醉翁山水陽坡瓜好此番臘講
齊盟西掖花香他日重尋舊約某等肄工樂部執
藝台階止奉清歡下陳俚語

口號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二八

玉堂學士催班鷺粉省仙郎趣佩麟來往神仙同
碧落後先岳牧總詞人陽坡共嘉禾時及朝路相
期柳色新握手論交判一醉東風散作滿城春

宴朱衡守致語

宋文天祥

粉省郎星來坐朱陵堂上繡衣公子相逢紫蓋雲
邊麾節同春豆籩永夕共官寶劍雙峰意氣錦機
五色文章北斗丹梯我玉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
佛地位中人旗蓋東南雲龍上下羅軒冕朝天闕
秉刀尺贊仙臺荒政七州秘閣常平再見勝遊三
峽吏部刺史重來移太微垣二十五星照祝融峰

九千餘丈朝柱夜濤入詠汀蘭岸正生香桑麻澤
燕雀成須信陰崖轉暖虎豹遠蛟龍遁從今後戶
無塵袴襦歌春脚万新絲綸閣天風又下我提刑
交情四海主事一家石鼓話頭謾對芳洲杜若玉
堂何意要歸茅屋梅花一堂聚會天人千里逢迎
地主細話巴山雨共酌古鄴春好將席上歡聲散
作人間和氣鮮鰓銀絲香芹碧澗小對歌筵宮花
玉仗御水金溝同催宣宴敬陳吉語聊贊歡顏

口號

翩翩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劔鉞浮

文休明辨 宋卷之十三

二九

翼軫岷峨佩影度瀟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下風
雲意氣長且爲綠郵拚一醉傳呼聯轡觀明光

吉席致語

方

見三星之在隅爰重從鸞之禮當七日之來復敢
忘式燕之思瑞藹龍門光生玳席恭惟親家某官
庭芝儲秀符竹流芳紹弓冶以箕裘已擅清廟六
瑚之譽騰風雲於霄漢行誇明堂一柱之材肯來
織翠之裾共對搖紅之燭我主席某官詩書之澤
禮樂其家蕭然東里之先生山陰溪曲仰止西堂
之公子春草池塘喜重觀青歡生持綠華姻衆彥

錦里羣賢或利賓于國光或懷章而家食奮南溟
之翼合居晁董之先移北山之文可謂義皇之上
瑤簪式盍玉屑交蜚維梅意之衝寒尚柳客之待
臘笙歌嘈雜助滿座之歡聲簾幙低垂融一堂之
和氣物其嘉矣禮亦宜之酒有德酒有功願悉符
於善頌夜未央夜未艾不但施於說詩
繡幕紅幃翠作屏五雲縹緲問娉婷人間今夕知
何夕座上文星對福星居有山林櫛紫翠出騎鸞
鶴上青冥平生志氣常如此更把椿松祝壽齡

右語

文休明辨 宋卷之十三

三十

按右語者宋時詞臣進呈文字之詞也謂之左
語者所進文字列于左方而先之以此詞實居
其右故因而名之蓋變進書表文之體而別其
稱耳然考之諸集唯歐陽脩王安石等有進功
德疏右語豈其特用於此等文字而他皆不用
歟詞皆儷語而短簡特甚今錄一二聊以備一
體云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宋歐陽脩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暨

奉先之孝爰戒微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園啓靈文於貝葉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末固下均氓庶咸獲又寧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

塲功德疏右語

宋歐陽脩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丕烈以時薦福資妙用於能仁爰及諸辰式遵彞憲即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祚克昌永隆於卜世

文修明辨 天卷之十三

三一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

塲功德疏右語

宋歐陽脩

右伏以直覺之慈應物溥示於能仁孝思之感以時式臨於諱日俾延淨侶交奏梵功冀承勝利之因永獲冥深之祐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四首

宋王安石

臣竊以紹皇策以降神千齡莫擬歸寶坊而獻福萬寓維均矧荷眷之特殊固輸誠之獨至伏願三靈協祐十力證知常儲有羨之祥永御無疆之曆臣竊以星虹獻瑞寶啓聖於嘉時鐘嘒乞靈敢踵

誠於妙道伏願備膺多福大庇羣生人永恬愉之安物無疵癘之苦天枝彌茂神聰具依

臣竊以誕降聖神適天人之嘉會虔祈祉福乃臣子之至情伏願萬寶借昌三靈協慶永御無疆之寶歷丕承未艾之闕休

臣伏以握符踐運與時物以偕昌歸德謝生在情文而莫酬收憑慈祐申祝壽祺伏願皇帝陛下筭比天崇業侔地富常御華胥之至樂永錫皇極於黎元

道塲榜

文修明辨 天卷之十三

廿二

按道塲榜者釋老二家脩建道塲榜示之詞也品題不同而施用亦異其迎神馭者曰門榜淨壇塲者曰監壇榜前懸燃燈者曰燈榜戒孤魂者曰戒約榜限孤魂者曰結界榜浴孤魂者曰浴堂榜施法食者曰施斛榜施水燈者曰水燈榜張于造齋之所者曰監齋榜張于設供之所者曰供榜張于食所者曰茶湯榜已上數榜二家錯陳而互有遺闕其或用或不用亦不可知然能觸類而長之則亦無不通矣此異端之教學者勿求焉可也後放此

金剛經會門榜釋

黃

佛在舍衛大城祇園之九會我念阿僧祇劫度法界之衆生若有人能於四句受持是故我今以七寶布施惟此經名聖教之骨髓於斯世作苦海之津梁凡五千一百四三言是真語者在八百四千萬億佛於意云何快愚目之金篋截疑網之惠劍剪心徑拂靄迷津自姚秦法師三藏之譯文至南唐保大五年之定本甚爲希有願樂欲聞雖見我色求我聲諸相悉皆虛妄然有人誦爲人說其功不可思議現在心即過去心宇宙事皆已分

大本明辨 天卷之十三

三三

事圓滿脩多羅藏迴向大功德天一切鐵圍摧以金剛之杵千層黑浪拯於般若之航對水官校錄之宸脩沙界曼拏之會大地獄小地法免箇箇之輪迴後世米前世因使人人之等覺凡在聽法聞經之際同生遷善遠惡之心以此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福德勝前福德本不受以不貪如來故名如來皆悉知而悉見億天歡喜萬聖證明

薦母門榜釋

劉

陟岵思親痛苦山陰之春暮臨軒枝篠遙瞻犬闕之雲低泰徹金華告行玉簡九重春色報雉扇之

齊開一道虛光飛金橋而昇度

齊壇榜文二首

釋

元撰人闕

十界十如總是遮那妙體三諦三觀莫非般若靈知集八輩之上流歸一乘之嘉會考鍾伐鼓擊磬鳴鐃示解脫之玄門演聲音之法事是真精進有大功勲凡聖交參人天胥晤菩提場本無廣狹在融通寂光土不隔絲毫塵塵究竟咨爾有衆咸體佛懷

遮那體徧廓法界之卦疆秘密功深結金剛之壇墀全由性具莫匪脩成帝珠寶網互出光明花雨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卅四

香雲共呈祥瑞梵音清雅法樂離和上三尊開闡於慈門下十位進登於覺路人天交接依證融通濁惡之邦卽是寂光妙土洗迷之輩咸成解脫圓人力用難量護持惟謹

監壇榜文

釋

元撰人闕

神具威靈聖彰明德本覺天之遺教鎮護方隅秉上帝之權衡衛安境邑取清淨地開甘露門延三寶之真靈迎十方之賢聖宜遵正教掃蕩妖氛

黃錄衛壇榜文

元撰人闕

帝御中壇天仗畫嚴於禁衛辰居北所星垣夕拱

於端門洞闢九關肅迎四界伏願日帝月妃之並
轡山君川后之齊鑣九億群仙發自西那山國五
千萬衆來從南霍珠宮降赴紫壇證明丹悃

藥師燈榜文

家

元撰人闕

燈輪燦燦開長夜之光明慧焰輝輝發群生之昏
昧十二願皎如初日三千界麗若繁星銀花開朶
朶以長春鐵樹列枝枝而不夜奇勲有在勝果無
遮水陸空行咸蒙照耀真俗中諦盡顯圓常載瞻
藥師同證佛果

黃

道峯齋會水陸戒約榜

家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三五

告五姓孤魂等法界衆生偏虛空界道峯一會是
妙高峯凡今大地山河同此須彌日月在在處處
皆歸懸鏡之中杳杳冥冥不照覆盆之下幽篁長
夜枯木幾霜裸壤無繒翳林如障三生石上那知
舊日之精魂五蘊山中寧避爾時之劫數或投崖
而什壑或縊谷以填坑孤魂孤魂是誰某氏冤苦
冤苦無解脫期唯有大菩提是汝真皈向茲者曇
華瑞世善果濟人紫金色之妙身端嚴相好碧玉
峯之顯跡具足神通乘龍到處赴齋筵跨虎如今
歸聖境千岩湧月青蓮座之浮空萬谷凝烟寶檀

香之結篆黃花無非般若翠栢卽是禪心三千世
界而罔不皈依百億化身而無邊利益今宵齋主
對揚聖日答效恩天宣驚嶺之真乘敷象筵之法
施甘露如池不竭熱惱轉作清涼酥酩與山俱高
乏少悉令滿足汝等當生希有想勿起下劣心洗
耳聞經開咽受食惟應山頭月常瞻圓照之光猶
是夢裏人速證如來之覺慈悲哀憫信受奉行

五通廟水陸戒約榜

家

黃

世間十二類生俱入無餘滅度如來千百億化正
爲大事因緣念四大假合之軀有六道輪迴之苦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三

卅六

是故靈山一會以濟法界衆生其間無主之孤最
是大慈所闕不有我法求無出期汝等從累劫來
號無明種心如桤栳本爲癡絕之團身似芭蕉那
得堅牢之物不知其故墮在此中征 相顧月如
霜屢經草白人生幾何春與夏又見梅黃幽關不
開苦樹未拔長作鵲亭之鬼誰念梧丘之魂幸逢
四月八日之佳辰真是千載一時之慶會萬方百
姓朝天下之正神三界衆真歸佛中之上善今夜
齋主作莊嚴海建功德林維此武場莫如順正神
現青銅鏡當年曾著於靈蹤地據碧玉環此日重

興於廟貌揭祥輝於寶鑑照幽壤於黑山大開解脫之門超度沈冥之路汝等恩幸恩幸志心志心好須聽法聞經便與迴光返照金蓮湧地於今所坐道場鐵樹開花是汝再生時節不違佛勅咸聽誓言

水陸結界榜釋

黃

彌勒世尊初無上下虛空趙州城門自有東西南北既有我疆我界須分一正一邪去處去來處來一仍天王而守護爾爲爾我爲我更憑職跡以祛邪普願降臨得無阻滯

丈休明錄 卷之十三

卅七

監齋榜釋

黃

大雄世尊廣脩方便監齋使者各有司存瞻寶宇之勝緣脩金山之法施恭爲三德六味普供萬聖千賢運水搬柴之神通咸歸妙用供佛齊僧之功果昭告圓成時乃善因毋違慈誓

供榜道

張

醞九霞觴閑殺壺中日月捐一粒粟煮翻鐺內山川底須白墮呈能更學黃梁做夢金丸薦飯瑤池何處桃成玉粉炊香崆峒早自麥熟况有青蚨爲白水相添黃鶴上揚州色色非空人人有分終朝

飽食也勝綺里茹芝何日重來却問赤松辟穀

浴堂榜二首釋

黃

人在塵沙劫最苦沈冥佛說曼羣羅先脩淨業凡我有情等衆共成無垢因緣好將定水之湛明盡洗愛河之污染澡身浴德特中清淨六根合掌志心會上皈依三寶其爲希有咸與維新

八功德水佛有方石因緣兩男女堂人說青城感應若欲皈依三寶先須清淨一心汝等從劫濁來生雜染想蕩瑕滌穢每思脫於幽塗淪精澡神皆願登於彼岸濟苦海無邊之黑浪證元身不壞之

宋卷七十三

卅八

金剛六根六塵悟本來之無垢三薰三沐繞到處之諸香好乘四句偈之誦持便受一字王之灌施各宜自潔告汝實言

又釋

元撰人闕

法身清淨本無垢以無塵業報輪迴乃有汙而有染不假鮮明之濯易成脩潔之容香水滔滔好佛堂洗而非洗涼風習習真淨土生本無生豈但如開士明心直欲與毘盧同體

施斛榜文二首釋

元撰人闕

瞿曇氏開方便門慈悲最廣譬如隨設清淨供餽

餉何多灑瓊漿為甘露而潤及十方變毒藥作醍
醐而法唯一味功在鬼神之薦義遵蘋藻之荒祀
聖均霑冥陽等濟前者呼後者應盡出三塗近者
悅遠者來咸躋九品

物有等殊法無高下混三千為刹土變大地作槃
筵珍羞疊出須彌山酥陀流成香水海普飲禪悅
共飽醍醐聞一法而欲火頓消沾一味而業風未
息良緣慶會妙果斯登俾見存五福咸臻使先亡
二嚴克備

張

薦母水燈榜道

元本明辨 卷之三

三九

燃犀照牛渚幽冥固隔於殊途化熊入羽淵汨沒
堪憐於滯魄欲救淪胥苦須仗光明緣如等尸葬
鴟皮骨埋魚腹人間無路春寂寂水茫茫夜哭有
聲烟沈七雲漠漠幾年流浪一旦遭逢今之夜齋
官某點照水面神燈薦接河沙鬼衆樹合銀花橋
開鐵鑊水殿駭魚龍之舞影透玉河江波涵牛斗
之輝燼垂金藕幻丙丁之火宅度壬癸之波神火
願出離愛河超登道岸北都泉曲府永離黑暗之
鄉南閭浮洞天快覩清明之境

茶榜家

高

靈根未孕盡云寒谷深沈異種萌芽便見陽春發
艷况是難藏牙爪不妨更展鎗旗某師秀穎出奇
良標特異分乳竇先春之瑞價重叢林占靈源上
苑之魁名高萬世雪旣初泛清香已徧於湘湖銀
鼎重烹滋味更傳於江浙今爛柯擁千尋之秀故
園春色恰芳菲借微江分一滴之清正派源流俱
洶湧大家剪點一任沾嘗等閑觸開千聖喉咽直
下掃清諸方魔壘當仁不讓舉橐無辭

又道

沈

金華玉筍還他二妙增光雪蔬雲芽試為群仙招

元本明辨 卷之三

四十

出願大家之嗒嗒看好手之幹旋伏維知宮貯便
腹之五經道非常道副官得老人之一卷玄之又
玄應知總是上根人要令喚醒渴睡漢聯聯而出
榮膺五馬之符全璧而歸同宰九真之境輒分絕
品聊見圓機不惟助兩腋之清風亦可轉三春之
和氣莫嫌梗澁少須滋味之自回豈在煎熬必竟
笑談之即辦

湯榜道

高

洞庭秋晚黃金橘飽夜來霜南園春濃綠樹梅肥
江上雨不惟熱炙尤可調羹都歸本分品題要在

當人斟酌恭維某人名飛上國總冠諸方學者師
模人天眼目叢林自知氣味草不亦仰風聲橫揮
舌本瀾翻笑殺行家苦澁鑑湖夢冷從教萬壑爭
流螺渚興濃且看三山繞郭旣勤三請聊具一盃
仰冀衆慈同垂老伴

又家道

沈

大瓢貯月歸一滴於九江小杓分甘薦三杯於衆
口說甚高明教濃煎杏酪休誇政 熟炙橘皮
箇是出酪醍醐別有驗 滋味某師川原通歷耳
苦備嘗只因肘佩靈方自是舌漂正眼欲得痛掃
文休明辨 卷之十三 四一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十三

文體明辯附錄卷之十四

大明具江徐師曾伯魯纂

道場疏

按道場疏者釋老二家慶禱之詞也慶詞曰生
辰疏禱祠曰功德疏二者皆道場之所用也又
按陳繹曾文荃云功德疏者釋氏禱佛之詞及
考諸集與事文類聚並有二家疏語則知疏者
不特用於釋氏明矣故今錯而列之以俟博聞
者其曰齋文即疏之別名也

釋迦佛生辰疏

釋家

李

文休明辨 卷之十四

一

麥秀兩岐正炎帝乘離之月冀敷八莢喜釋迦夙
震之辰諸佛現形衆真稽首恭惟釋迦文佛性便
寂滅智運光明現身於剎利之官悟意於淨居之
牖遂得出家之蘊竟酬入嶺之因依種種門學非
非想說三百五十會之妙法運四千八萬座之淨
圖茂彰西國之靈普度南閩之衆某素沐慈休之
庇獲逢今旦之臨是集同盟特陳清供在周誕降
但緬想不見之常生與國無疆願長夜相輝之惠
日

佛降誕疏

釋家

元僧大訢

大海湛然獨聽潮音之震蕩太虛廓爾佳瞻景綿
之橫陳由本大而跡彰抑時至而機應俾羣靈咸
成正覺從五濁示現降生脫珍服著垢衣委身以
徇舍化城登寶所携手同歸初度重臨大恩莫報
伏願獲真風於末世揭慧日於中天無佛無魔法
法宣揚玉偈非垢非淨塵塵灌沐金軀

阿彌陀佛生日疏二首家釋 李

月臨復月又逢玉魄之載生雲擁慈雲咸喜金身
之誕降南瞻部州紛瑞靄西方勝境沸歡聲恭維
阿彌陀佛神運六通性空五蘊言宣貝葉是真言

文修明辨 天卷之十四

二

而非真言相顯蓮花若有相曾何有相遊戲大光
明藏開開陀羅尼門獨稱調仰之師是謂如來之
教某獲逢令旦恭罄賀誠仰巍巍萬德之尊不可
思議救劫衆生之苦末藉悃悃

五花梅綻乃王正建子之時兩莢冀飄實皇覺誕
辰之日諸天起敬易地皈依恭維阿彌陀佛願力
弘深神通廣博種種菩提了於婆娑境上駕般若船
於寂滅海中在我無爭自他有耀建七寶浮圖之
功德結三乘達磨之因緣某素沐洪休幸逢華旦
伏願不增不減生生不壞金剛身常淨常清世世

常行菩薩道

定光佛生辰疏家釋 李

星回北朔方周堯曆之四時佛降東泉正燭夏正
之六日際天浮瑞盤地騰歡恭維定光古佛發慈
濟心行菩薩道身登鳳闕親承飛鳳之章跡駐龍
洲特顯降龍之手成無古無今之義彰曰陽曰雨
之功某素沐清休莫中丹悃喜遇誕彌之節得陳
晉賀之儀伏願明著定光普照三千之世界聲聞
圓覺永綏億萬之生靈

東岳帝生辰疏家釋 撰人闕

文修明辨 天卷之十四

三

南郊迎景尚遲二日之期東嶽降靈誕應千午之
瑞祥開碧落清邁黃河恭惟泰山府君四岳所宗
萬民之主仁符震動播揚發育之仁德體離中彰
著昭明之德持作禍作威之柄操注生注死之權
某幸際昌辰得陳賀禮岩瞻地遠恨不爲孔子之
登壽與天齊願特誦韓公之句

梓潼帝生辰疏家釋 撰人闕

北辰建卯方新三日之杓西蜀生申誕應五雲之
瑞瑤池啓宴寶闕騰歡恭惟帝昔名震梓潼職嚴
桂籍銀鈎鐵畫盡出神入聖之能玉句金章致泣

鬼驚人之妙輔佐玄天主閭揚易地之靈某仰
獻兕觥俯陳燕賀伏願億千萬綿延之壽劫劫長
存九十四變化之身如如不動

興龍節功德疏

宋蘇軾

伏以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辟龍下集適同浴
佛之辰爰崇勝因以薦多祉伏願皇帝陛下立民
之極先天不違福如南山之不騫壽等西方之無
量集寧海宇永庇神天

又釋

宋秦觀

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蔡今向日頌聲復溢

又釋

宋

於華戎恭請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閱
西土貝葉之文妙會惟脩愚衷斯罄伏願睿圖肇
固神筭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
常感會於中天

乾會節贛州進功德疏

宋文天祥

聖瑞虹流開半千之休運官聯虎拜瞻尺五之清
光藹玉翠之祥氛哀緇黃之妙果皇帝陛下恭願
駿聲克膺龍德方中地久天長壽命衍洪源之慶
河清海晏皇圖鞏磐石之安

壽崇節鈴司進功德疏

宋文天祥

三寶曰慈南極衍太皇之福五兵不試西江陶聖
化之風伏仙釋之殊因替官闈之丕慶壽和聖福
皇太后陛下恭願位隆少廣筭等崑丘仰大慈尊
誕節正同於盛旦得無量壽長生未協於先天

壽崇節贛州進功德疏

宋文天祥

九龍吐水當摩耶產佛之辰萬歲呼嵩上大母延
年之請敬憑二氏仰贊千齡壽和聖福皇太后陛
下恭願大安大榮至愉至佚慶雲五色現南極之
祥光壽域八荒衍西池之長算

坤成節疏文二首

宋范純仁

又釋

五

右伏以神光滿室共傳載育之祥梵印傳經誕祝
無疆之筭寶花零亂淨域莊嚴周法界之三千贊
壽齡之萬億太皇太后殿下伏願東朝奠枕南面
垂衣如月之恒爰照臨於四國擬天之運永覆冒
於羣生

右伏以星流玉宇六宮增慶於殊祥香散金田萬
國共祈於難老旃檀顯寶貝葉翻經獻承露之
囊布望雲之法席伏願太皇太后殿下松筠比茂
金石同堅房闈燕居常範闔於天地車書共貫永
帶礪於山河

坤成節功德疏

宋蘇軾

伏以上帝儲休遺寶龜而降聖群方仰德執瑞玉以來賓恪脩臣子之誠虔奉天人之禱供精滯塞文演貝多改海衆之莊嚴廣潮音之清淨勝因所集睿筭日隆恭維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大安上榮未對無窮之間時萬時億獨觀有道之長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

宋蘇軾

伏以天人合契輔成繼照之明歲月襲祥允協重坤之象肇臨正旦寅奉德音盡海宇之無疆集細黃而來會旁推舜孝仰叩佛乘伏願太皇太后陞

下下順民心仰膺天保配西方之無量與南山而

六

不傾豈獨五音六律之旋再臨此歲將推三統九會之復以下其年永與函生共茲人福謹疏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宋秦觀

歲功告備方圓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脩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通行香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鐙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算後天日開萬歲之呼歲受千金之鑑

景命日祝香疏

日在八月

元

新

瀨氣凌空觀天上優曇現瑞秋期應候接月中桂子吹香伏願露肅金莖萬寶慶西成之富風清玉帳六龍旋北狩之巡懋對芳辰以介景福

皇帝升遐鈴司成服滿散疏

宋文天祥

捧易月之制書萬邦哀痛脩升遐之冥果三寶鑒明喪紀有嚴孝思罔極大行皇帝伏願羹牆不遠劍舄如生帝鄉而乘白雲真游沖漠孫謀之注豐水遺澤深長

皇帝升遐賴州成服滿散疏

宋文天祥

宋文天祥

宋文天祥

制嚴易月痛君父之通喪望極乘雲薦人天之勝果道與露香跼踖釋經悲傷大行皇帝伏願堯性常存舜明不隔成慶而垂萬世幸齊九廟之靈後天而彫三光長作百神之主

大行皇帝升遐賴州進功德疏

宋文天祥

帝棄群臣恐傳未命教宗二氏恭為殊因慨極烏號戀深蟻慕大行皇帝伏願游神極樂化太虛十四聖之在天皇靈陟降億萬年之與不祚綿

洪

大行皇帝遺詔鈴司成服僧疏

宋文天祥

昊穹降割慟玉伏之上賓率土興哀望金仙而仰
顙虔資冥福適相仙游

大行皇帝遺詔贛州成服道疏

宋文天祥

道揚末命忍聞晏駕之音瞻仰昊天上訴遺弓之
慟脩崇冥果攀慕遐征大行皇帝伏願返于混元
光我烈祖洋洋而在上俯鑒臣民刻刻以揚靈永
文休明辨 卷之十四 八

綏宗社

太后升遐道場功德疏

宋戴埴

東朝棄養普均率土之悲哀西竺脩緣庸效舊臣
之嚴薦伏妙因於大覺證乖果於上乘伏願超度
梵天圓成聖地龍華三會永依佛趣之逍遙龜筮
萬年密佑帝圖之悠久

福寧殿開啓資薦英宗皇帝道場齋文

宋王安石

伏以憑几之言未遠滌場之候更新摧慕安窮攀
號靡及旁招淨衆歸誠甘露之門仰祝靈游取證

法雲之地

大行皇帝贛州追嚴道場疏

宋文天祥

維新陟王帳皇靈之日遠演大乘教道無家法日資
勝果於天游悼痛深薦嚴有倣大行皇帝伏願
性超清淨道中素德邁圓通道中素德生為帝沒為
神豐功不泯高配天厚配地明德無疆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

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賁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九

善之因爰即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
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啓聖禪院脩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

氏畫七大會齋一中齋文

伏以覺慈廣被蕪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

力維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慶祚以不忘

集勝緣而增備願乘妙果一作超薦具舉

高宗小祥功德疏

雲天去住本同脫屣之輕塵世沈迷徒歎遺兮之

重屬一周於歲律起萬有之哀思用集緇黃恭翫

貝錄伏願乘舟度漢捨筏超津濯濯靈並真遊
於烈祖高在上末庇佑於神孫

太后小祥功德疏

家釋

宋載堉

溯白雲於椒極莫返真遊揚甘露於蓮宮恭脩祥
薦具圓法果宣釋款誠伏願五翳皆空三乘不昧
驚裾縹緲頓起福地之神仙燕翼延洪均福普天
之臣庶

薦父四七水陸道場功德疏

家釋

宋黃庭堅

無父何怙徒切悲傷有佛可投當仰薦拔俯陳孝

文休明辨

天卷之一四

惘惘叩皇慈伏念蒲柳質微丘山罪積攸嚴父不
逃於一疾而幻身遂奄於九泉淚眼雙流愁腸自
結恨劬勞之恩難報伸追悼之念敢忘時四七之
屬臨誠再三而俯竭虔邀繡侶廣宣貝葉之文晉
供恒沙大設伊蒲之饌以茲妙果用薦亡靈維願
三寶證明萬靈洞鑒特發慈悲之念廣開救度之
門拔彼冥途離諸苦趣業障障煩惱障一洗無
餘前生今生未來生百冤頓釋

薦母小祥功德疏

家釋

藍

北堂人遠痛經改燧之辰西竺教藉庸闡無遮之

會以慈闈故而涕泣言伏念先妣蘋藻儀刑薰蘭

性質字幼允為於賢母起家善相於嚴君發清淨

心每厭多生之宿垢得堅固力常持一卷之真經

盡此報身宜其延壽豈料去秋微恙竟成厚夜長

眠善果屢脩冥程莫測敬憑梵侶普設齋筵伏冀

三寶垂歆一靈享薦不昧如如之本性片月圓明

永離切切之塵緣諸天快樂

追薦東坡先生

家釋

宋李

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為

累維行能之蓋世致忌嫉之為仇久踰踰於禁林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四

十一

不遇故夫遂飄零於瘴海卒老于行方幸賜忽
聞亡鑑識與不識罔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做
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
靈之氣係斯文之興廢占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
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意所恨一遘師席九易歲
華意圖生還遂成死別慕子貢築場之意每聲哀
誠誦普賢行願之文庶資其福阿僧祇劫為轉法
輪兜率陀天頓居福地仰祈諸聖俯鑒微情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家釋

宋歐陽脩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如於艱難出遠本先孝治刑
於選適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唐明皇帝
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
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獨歸辰而增威因
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其威且百年而
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
延鴻丕圖永固然後歷鈞衡舊德宗室群英下泊
臣民咸均福祐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釋家 宋歐陽脩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

文休明辨天卷之十四 十二

已卯皇帝遣入內侍省內侍數頭勾當太平興
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
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
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不顯絳寶祚於無疆
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盥之薦載嚴淨刹以集香
因伏願覺力常資靈如在延鴻宗祏集慶眇冲
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釋家

宋歐陽脩

伏以神聖斯遠方仰於軒成諱日茲臨載深於舜

慕虞依正覺俾集善因敝禁殿以有嚴啓法筵而
夙設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

佛經都功德疏釋家 宋歐陽脩

伏以威神在天奏直遊而時格覺慈宣化敷慈臨
以無窮追諱日之甫臨演秘言而申薦永繫仁佑
式慰孝衷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

都功德疏釋家 宋歐陽脩

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華演靈篇

而甚秘式偈遏音之日載深濡露之懷遐薦福因

永資道蔭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

都功德疏釋家 宋歐陽脩

伏以諱日斯臨孝心增感永慕至慈之德載瞻大

覺之雄既集善因遐資福果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

都功德疏釋家 宋歐陽脩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極卽仙庭之秘邃誦金簡

之精微仰冀清真永資遐福

慈孝寺開啓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

案釋

宋歐陽脩

伏以仙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即梵侶延淨侶瞻玉毫之妙相啓貝葉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萬壽觀廣愛殿資薦章惠皇太后忌辰道場

齋文

家道

宋王安石

伏以諱日俯臨祠庭外闕遶東黃冠之衆宗祈紫極之神按用前科追營後福庶超升之莫禦繁庇貺之有加

文休明辨

宋卷二十四

十四

私忌疏文

案釋

宋范純仁

右伏以奉先追遠敢忘如在之誠供佛營齋庶備薦嚴之福爰當諱日恭集妙因伏願慧日圓明智燈寂照悟萬緣之非有了諸幻之無常不染一塵頓超十地

脩水陸葬枯骨疏

案釋

宋蘇軾

右伏以諸佛衆生皆具大圓覺天宮地獄同在一塵中是故惡念纔萌便淪苦海善根瞥起已證法身要在攝心易同反掌竊見惠州太守右承議郎詹君範與在州官吏舉行朝典破官錢葬失所暴

骨數百軀既掩覆其形骸復安存其寃識使歸泉壤別受後身軾目睹勝緣輒隨喜事以佛慈悲大願力以我廣大平等心遵釋迦之遺文脩地藏之本願起焦面之教法設梁武之科儀伏願諸佛子等乘此良因離諸苦趣沐浴法水悟罪垢之本空鼓舞梵音知道場之無礙三歸已畢莫起邪心一飽之餘永無飢火以戒定慧滅貪瞋癡勿眷戀於殘骸共逍遙於淨土伏維三寶俯賜證明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

案道

宋歐陽脩

文休明辨

宋卷二十四

十五

伏以后皇安靜崇厚德以無疆靈貺冥符惟至誠而有一作憲載嚴淨侶夙夜梵儀冀後祿於百邪俾妥安於庶品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案釋

宋歐陽脩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衆萬生而廣被顧惟編俗錫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分靈之衆祓除時沴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家釋

宋歐陽脩

伏以南薰被物方滋長育之明西覺稱雄允賴慈仁之濟俾延淨侶虔奉法筵冀迎百善之祥普洽萬生之衆

龍圖天章寶文閣接續開啓祈雪道場齋文

家釋

宋王安石

伏以歲序就窮尚愆嘉雪能仁應世閱此含生冀佑上靈錫之休證式陳淨供以告齋誠

日食疏

元僧大訢

此日而食占五紀之或乖畏天之威虞六沴之將

文林明辨 卷之十四

十六

作攸徇民情而故讓蓋依佛力以禱獲伏願五色開而黃道明照臨下土羣陰消而陽德盛昭同于天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

宋蘇軾

伏以仁心決物自然憂樂之同孝治格天宜爾感通之速庶殫精懇仰叩上真恭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神勤勞夙夜偶倦東朝之御未復大官之常爰即殊庭大陳妙供法音上達雖有假於雲字民志下同自不勞於秘祝願膺勿藥之喜永保無疆之休

經商保安還願疏

方

君子于役驅馳萬里之遙我佛焉依滅度三塗之苦誠陳結草供設伊蒲竊念其情實奔流煞波漲膩頃以載月擔風之計竟為乘星犯霧之遊濟渡浮丹泛泛回頭之岸登途駕轍滔滔底足之津間關世道之炎涼警省人情之厚薄未知攸濟莫敢或違茲當返旆之時庸盡銜環之禮闡有緣之法會設無礙之齋筵伏願甘露降祥常見觀音之柳恩波沾惠得乘達磨之蘆

表

文林明辨 卷之十四

十七

按表者釋道陳奏之詞也古今表詞施於君臣之際而二氏亦以表稱蓋僭擬也若乃天子之於天固宜用表稱臣然不以施於郊祀之際而用老氏之法以黷神則名雖是而實則非矣故列之於此以俟崇正者詳焉其曰朱曰露香曰默皆表之別名也

起教表

元撰人闕

一性原明秉二儀之覆載三心本寂即四體以皈依投皇覺之願門進精勤之齋悃竊念其叨承佛座屢濫行持今建齋筵特脩法事預伸祈扣先願

冥 人意秉教脩行必藉恩臨於法會依科宣演
仰憑慈德以加威上延十聖三賢下濟四方五起
第恐凡心窄隘不獲徧周專祈聖力資勲廓然圓
合使群生咸登寶所俾亡者卽悟圓明克滿奇勲
叨全法會某下情無任激切之至謹具表上以聞

謝緣表

家傳

元撰人闕

右某建置壇塲敬准慈尊之軌範行持水陸仰遵
先覺之科儀茲幸圓成敢忘報謝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某心遊物外跡混人間以持犯而束
身期悟明於本性每緣檀度俾施香羞作鬼神之
文休明辨 卷之十四 十八

師開入天之路瞻茲世界各之封疆非憑號召之
功曷遂感通之効茲蓋恭遇忉利天宮帝釋天王
陛下聖明天縱唐德日新居欲界之二天住楞嚴
之三昧來從佛會請轉法輪念此四洲在干一統
雖善惡死生悉自注記然敷陳千請尚賴涵容撫
已知慚感恩吳既謹具表申謝以聞

天燈表

家傳

元撰人闕

釋迦如來遺教弟子嗣法奉行加持召請水陸佛
事沙門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今月某日據
齋主某開建水陸齋會已於某日備細闡奏某行

脩設外今者別伸燃點天圓寶燈一壇如法加持
進獻者奉教脩齋預桑門之下列封章奏事擬檀
度之衷情虔德奚堪捫心知愧某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伏以智光不昧亘今古以流通靈鑒無私極
通遐之徧照其奈勞生擾擾感業昏昏日月麗天
如處覆盆之下星辰在上猶居暗室之間自非燃
般若之膏油何以覩涅槃之正路包羅乾象昭布
天文燦萬斛之金蓮經八紘之珠網六欲四禪之
處普放光輝十方諸梵之宮並蒙照耀羅惡道從茲
而解脫善緣因是以滋多利益無邊敷陳罔既茲

天燈表

卷之十四

十九

蓋恭遇娑婆世界主妙莊嚴宮尸棄大梵天王毗
下內明覺觀外有語言請諸佛具轉法輪住初禪
嚴持淨戒御最高之樓閣示廣大之威儀爲三千
世界之尊作一切衆生之父身光赫奕不同燭火
之微梵福淵深大勝六天之量豈藉世燈之供養
以彰天界之光嚴少長片誠諒垂采鑒所冀上至
有想天無想天天天增長破九界之昏衢下至脩
羅界地獄界界界原明照十方之圓朗使衆生皆
蒙利益俾亡者卽遂超升咸悟本心俱生覺慧謹
具表望闕稱獻以聞下情無任激切皈依之至某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地燈表家釋

元撰人關

燃點地方寶燈一壇如法加持進獻者性天朗潔
伏佛力以上升慧日高明祈恩光而下燭謹投愚
悃上達聖聰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統論四
洲始盡一須彌之邊表區分九域奚窮六欲頂之
高危且據此方畧陳極際肇自禹平水土迨今聖
治封疆海嶽固有攸司江河豈無所主水火風雨
雷電雪霜禦災捍患之神君護國安民之聖者至
若城隍之內田里之間盡有靈祇聿嚴常祀雖則
文休明卷之十四

二下

受尊崇之香火未能開覺照之華燈此處焚膏晝
天分燭寧間華夷遠邇咸蒙智慧光明煥發奇薰
莊嚴勝會茲蓋伏遇此方一須彌山忉利天宮善
法堂上帝釋天王陛下地居稱主天下為家等視
衆生猶同一子圓生樹下仰天步之優游善法堂
前觀天光之熾盛九在照臨之下咸歸化育之中
爰竭愚衷用干宸聽謹具表望闕祈獻以聞下情
無任依戀屏營之至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水陸齋奏上文宗皇帝表釋 元僧大訢
竊以士貴知己况蒙萬乘所知義重報恩不以世

禮効報期道契于死生之表接神游于形化之初
欽維文宗聖明元孝皇帝陛下妙得佛心生知聖
哲攘羣兇而復神器功邁中興尊元老而開奎章
道隆文治念潛邸基命大業作佛官永祚鴻釐順
世無常奄棄臣民於下土人佛正定闕嚴神御於
中天重念臣僧大訢學愧澄安道慚萬璉承恩赴
闕受命開山莫攀弓劍之哀號徒睹羨牆而涕慕
遵梁武啓金山之會大教是承對覺皇宣巨偈之
文遺言不墜感召必通于精爽至誠可格于幽冥
陛下欽願淨智妙圓證覺道而超十地大機普應
文休明卷之十四 廿一

現分身以濟羣生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續

宋謝枋得

臣某言伏為今月初三日恭遇上聖降誕休辰者
帝降人寰必真元之會合民懷天德逢初度以歡
愉宇宙昌明華夷同慶臣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
以虹流瑞彩天開秋昊之神龍巽祥波佛現世尊
之聖受太極兩儀之正鍾三光五嶽之含篤生高
真孰若華旦恭維玉虛師相玄天上帝北辰合德
春日同仁贊化玉清道生天而至妙調元金闕功
裨帝以難名契真宰於東皇對長生之南極乾坤

比壽未覆載於萬靈日月齊光常照臨於六合臣
欣逢瑞節難報深恩有始有初歲歲今辰之歌舞
無窮無極人人洪造之生成臣無任瞻天望聖歡
忭慶快之至謹奉表百拜稱賀以聞臣誠歡誠忭
頓首頓首謹言

南郊禮畢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釋道

宋王安石

伏以鑄烝廟祔潔告郊時實蒙庇貺以獲顧歆惟
錫福之無窮曷歸誠之有已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

文奉
六卷二十四

二二

宮等處諸神表

釋道

宋歐陽脩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躬講禮文賴
真露之集休俾容典之咸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

釋道

宋歐陽脩

伏以宗廟之嚴祭祀維重矧茲合食之義尤為盛
禮之文乃顧眇躬克成大饗實繫貺佑用薦菲誠
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

宋歐陽脩

伏以茲者因歲物之冬成講祭谷而時舉豆籩有

序禮樂交脩顧惟眇躬克遵盛典實賴明靈之佑
敢忘報貺之誠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

表

釋道

宋蘇軾

馭風雲闕既參日月之光弭節琳宮尚荅神民之
望爰闕法會庶歆真庭願推往聖之心永錫幽生
之福

先天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釋道

宋王安石

伏以眇躬無似實膺駿命之休釐事有初敢廢靈

文奉
六卷二十四

廿三

承之舊冀蒙僊聖俯鑒齋精

乾元節謝內中露香表

釋道

宋歐陽脩

伏以清寧養佑皇緒丕隆方陽月之正時獨誕辰
而著節仰瞻霄極薦此芬馨冀膺敷錫之祥永保
延鴻之慶

拖

天貺節謝內中露香表

釋道

宋歐陽脩

伏以薰風應候茲阜於草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
貺已嚴淨館虔奉秘祠仍假薰脩附通和意蒼靈
昭鑒純祉來臻

內中為將來祫享禮畢奏謝露香表

釋道

宋歐陽脩

伏以月正仲冬禮成大事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之靈荷清寧之降休俾盛典之獲舉敢伸昭謝冀達精衷

瓊林苑開啓保佑聖躬祈福道場默表宋歐陽脩

宋歐陽脩

伏以荷天地之鴻休席祖宗之丕業載惟勵翼敢怠憂勤屬歲律之更端冀時禧之茂集俾嚴禁禦祗率舊章庶通芬潔之誠仰格清真之馭伏冀錫齡斯永降福孔多保邦祚於無窮均物生而咸被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宋歐陽脩

宋歐陽脩

伏以帶調迎祥慶祺祠之協應縈壇脩薦致精懇以冥祈伴因麟瑞以通誠仰冀靈真之報福

集禧觀開啓為民祈福祈晴道場默表

宋王安石

伏以雨淫為苗民用愁墊式陳淨供以致誠祈冀格靈明遂蒙開霽惟潔粢之無害仰休饗之有依

按陳繹曾云青詞者方士戲謔之詞也或以祈

青詞

福或以薦亡唯道家用之其謂密詞則釋道通

用矣詞用儼語諸集皆有而事文類聚所載尤

多今錄數篇以備一體此外又有法誥有告牒

以功德牒有投簡山簡水簡投諸山有解語

告亡者水簡為道有法語而舉棺撒土亦皆有文其日

至為煩瑣而諸集不載愚謂二氏相傳必有舊

本臨時錄用亦何不可何必別撰而聘詞華於

無益之地哉故皆略而不錄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宋歐陽脩

文體類聚卷二十四

廿五

維至和年宋徽宗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

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

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開天執符

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寶祚無疆蒼穹聳佑

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為誠懇以惟

精延聖真而並降仰希靈貺敷錫眇冲四時協序

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翊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宋歐陽脩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躔有次式臨元

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淨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
駢臻萬壽無疆永隆於鴻筭羣生咸遂均被於餘
休

廣聖宮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

宋歐陽脩

伏以百工休力標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
之吉月恭陳祕館式按常科瑤席瓊罇風陳於芳
潔芝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眇躬隆壽齡
於無極遂生庶品臻隱伏以咸均

西太一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文獻通考

卷之十四

宋王安石

伏以真聖在天式序照臨之位眇冲嗣歷未惟頌
復之恩敢因誕毓之辰祗薦熏脩之事仰祈眷祐
俯察傾輸推純嘏以及親與群生而均貺

建隆觀開啓追薦溫成皇后道場青詞

宋歐陽脩

伏以蒼圓降鑒列象緯以昭垂綱絜備陳薦馨香
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內則之遺芳冀高
真之冥祐仰祈陰貺求助靈遊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
於真經爰卽靈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
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清降鑒邦家錫慶永
協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醴泉觀寧聖殿開啓爲民祈福保夏道場青
詞

宋王安石

伏以聖直丕冒品庶具依當蕃啓之盛時用熏脩
之故事仰祈聰直俯鑒齋精溥垂庇祐之仁申錫
壽康之福

文獻通考

卷之十四

隆祐宮設慶宮醮青詞

宋王安石

伏以長樂告成光動紫宮之象清都下照誠通絳
闕之仙祗率多儀肅陳非薦求惟慈孝之本克享
天人之心介萬壽之無疆錫五福之純備無任懇
禱之至

上許太史尊號神功妙濟真君醮告詞

宋徽宗

維政和二年太歲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
皇帝御名 謹遣入內侍省內殿程奇請道士
三十七人 於洪州 今江西 南昌府 玉隆觀建道場七

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上啓神功
妙濟真君伏以至神無像雖莫能名成德在人姑
從所示式褒顯蹟肇薦徽猷冀享欽崇永綏福地
御名無任誠恐懇禱之至謹詞

褒謝青詞二首

宋范純仁

大道難名默運生成之化至神莫測潛司禍福之
權領纖介之微軀沐堪輿之大賜敢忘報謝用敢
忱誠伏念臣幼服儒風早蒙追廢職免耕桑之苦
身無飢凍之憂親遇聖明官告繁要姻族百口不
逢天橫之藩仕宦四方常脫傾危之禍報國慶聞

天卷二十四

二入

於績効臨民有愧於循良自知疎厚而才輕難懼
福盈而禍至是用虔依秘範降上真勉諸賢
之誠恭備蘋蘩之薦敢望好生垂德福善教以保
家國之和平遂性情之安逸行身迪吉爲道日新
悉均動植之倫咸享康寧之福願堅善行仰答鴻
私

洪造無私雖不言而示化至神莫測諒有感而必
通虔遵金簡之儀仰叩璇穹之聽伏念臣幼承道
蔭長遇聖時荷恩眷於累朝叨顯榮於三事常念
滿盈之戒每希止足之心爰自去年得辭大政

免觸藩之困幸逃覆餗之羞雖嘗邁於留屯亦屢
銷於禍業用舍偶完於素節退休將遂於本心豈
愚慮之能周實神靈之陰相是用整伸丹懇歸念
上真尚虞來晚之多艱猶覲保全於終吉更願身
心康樂家國安寧子孫蒙德慶之祥骨肉享安平
之祉早遂引年之請咸蠲遠道之愆俾於衰暮之
齡錫以清閑之福臣敢不服膺聖訓克意善經畫
蒲柳之餘生答乾坤之大賜

薦父九朝黃籙青詞

藍

告盟

天卷二十四

廿九

痛先人之卽世再閱椿年對上帝以請盟首行齋
事綵函敷奏紫闕遙聞伏念臣亡父昨以微病竟
垂終養慮生前之過咎致歿後之牽纏屢假重脩
未明脫化擬投誠於黃籙先有事於玄場道化冥
冥誓言且旦伏願窺高極厚鑒茲昭告之誠宥罪
除愆遂彼往生之樂

宿啓

爲亡父以祈哀載投黃籙對高真而職事宿啓玄
場輒通告白之誠冒瀆始青之聽伏念臣亡父昨
緣小疾奄棄諸孤屢憑善果之薦脩未測冥途之

嚮往時丁三載醮闌九幽首建星臺祇迎聖馭恭望整駕鶴駕開虎豹關萬聖垂光特智離於仙闕一誠盼縈同降格於齋筵憐憫孝思超昇逝魄

第一日早朝

三日正齋謹按金科之教九朝行事方陳瑤席之儀爲亡父以祈生恕派臣之僭瀆恭願聖真賜憫鑒初意之精虔靈鬼高超釋多生之瑕垢

午朝

帝真臨下初行午觀之儀臣子事天庸竭寅恭之念敢希玄澤俯援魂儀恭願慧目開明燦破羣迷之路徑真風動盪掃除累劫之塵埃

晚朝

臣心激切慮未達於九重天闕高寒章敢辭於三進赦其狂瞽賜以哀矜恭願洪造垂仁俯拔先魂於泉壤青玄救苦通資幽爽於河沙

次日早朝

載惟亡父德曷報於昊天肆觀高尊禮尤嚴於翼日聽雞鳴之戒曉望鶴馭以祈恩恭願三境垂慈誕布寬洪之澤九幽倅對宏開赦宥之門

午朝

禮嚴朝謁五居九數之中哀籲高明載仰層霄之上演混沌赤文之旨揚空歌碧落之音恭願御極天垂均固日中之臨照漏泉澤溥遍沾地下之幽寥

晚朝

孝思罔極歷陳方寸之誠凡愀未孚冒攸再三之瀆演六時之教法儼千聖之儀形恭願起死回骸俾一靈而受度陶形浴魄暨七祖以蒙恩

三日早朝

父死謂何適再臨於暮歲天威不遠茲三舉於昕朝五鳳齊鳴九龍並駕恭願太空洞渙共依東極之輝十地超昇徑度南宮之品

午朝

仰籲九天已肅清晨之觀後庚三日又嚴亭午之朝八景騰祥五雲絢彩恭願天閣鑰啓望玉陛以演金科地網塵清除黑籍而成白業

晚朝

禮畢九朝竭精誠而敢怠恩祈大造相齋事以克終秋水月圓暮天雲合恭願瓊車羽蓋證明此夕之功勲火井水地變煉亡靈之形魄

解壇

備九朝之禮成始成終入衆妙之門有開有闔欲資冥福謹按仙科旛彩玲瓏雖假莊嚴之力壇場整肅豈無散解之期誕告成功尚祈終惠伏願聖真降格想齋事以美周魂爽高超懺罪愆而解脫

謝恩

父歿三年莫報劬勞之德帝臨一念恭祈拔度之恩昧死上言啣哀請命伏念臣父某雖秉善良之性寧無動作之愆不幸前秋奄歸厚夜未明嚮往倏屆祥降載投黃錄之盟輒効清羞之薦伏願朱

文奉明

卅二

章上徹紫闕遙開大道垂慈憫孝誠之孤苦九幽援罪削死籍以超生

薦母初七青詞

藍

毋喪已歛莫勝慕慕之懷天道好生庸爲幽冥之幅俯陳哀悃仰扣高真伏念臣某亡妣持已和平秉心清淨視俗緣而若棄闕佛經以勤脩謂宜享於遐齡乃早遺於諸幼一朝失恃七月初臨亟投太上之仙科首設冥官之淨供伏願證生前之美念不昧一初乘無上之良因高超十地

薦子設醮青詞

余

情鍾我輩痛懷膝下之恩病禱禪神敢替生前之

念敬摠悲懇仰瀆高真伏念臣亡子某學未成人少不更事初焉抱送冀爲天上之麒麟豈謂倏亡遂化夢中之蝴蝶重念生存之日期殫禱謝之誠雖定數之莫逃豈初心之可負三百六旬之光陰易閱二十四載之恩愛難忘敬集黃冠用陳清醮俯酬前願資助幽途次偕宅之眷緣普答命官之星宰伏願洗愆雪罪早令逝鬼之超昇集福延生永保一門之安妥

延福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密詞

文奉明

三三

宋王安石

伏以協成寶命恩維拊育之深俯應羣情法有總持之妙齋場夙設慶事備終敢祈西竺之威神永佑東朝之福履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宋歐陽脩

伏以寒律正時適臨於良月曾沙誕慶爰紀於嘉辰風清秘殿之嚴並集祗園之侶冀因勝利延錫禱一作祥永輔神儀益隆壽祝釋家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

二首

宋歐陽脩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俾延淨侶祇款嚴祠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真馭冀迎福應永固丕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一作交新宜均於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明靈之洞鑒眇冲集祐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咸賴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

錄道場密詞

宋歐陽脩

宋書明帝本紀卷之十四

三四

伏以璇霄默運推四序以循行玉曆更新集萬靈而交會俾清琳宇延格高真薦茲精一之誠祈乃純麗之祉冀縣福祥均及含生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

四首

宋歐陽脩

其一

伏以寂然妙道惟善應以無方瞻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屆此長贏之候是惟茂育之時爰稽玉笈之真文載紫雲壇之淨醮冀敷昭鑒來集純禧固壽曆之延昌溥蒼然而均祐

其二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盛明順南訛而阜育式稽金簡祇卽琳宮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衆福伏願齊天永筭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其三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善應卽琳宮之福地考金籙之秘文薦此令芳通乎彤璽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蠶生而咸被

宋書明帝本紀卷之十四

三五

其四

伏以珍館邃嚴格真靈而來宅明誠縹緲薦馨苾以交脩導迎百順之祥及此長贏之序伏願寶圖綿固壽曆延長永敷佑於邦家溥均休於品庶

崇先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錄道場密詞

宋王安石

伏以眷祐無疆熏脩有傳當朱明之紀候祈蒼昊之辨仁申錫休嘉外單品咸敢怠靈承之志永膺丕冒之恩

西太一宮續催生道場密詞 宋歐陽脩

伏以吉月迎祥靈祺協應爰即清真之宇虔脩科
式之儀冀被濟於害災俾數昭於福應載昌儲慶
永佑基圖以上
道家

募緣疏

按募緣疏者廣求衆力之詞也橋梁祠廟寺觀
經像與夫釋老衣食器用之類凡非一力所能
獨成者必撰疏以募之詞用儷語蓋時俗所向
而橋梁之建本以利人祠廟之設或關祀典尤
非他事之比則斯文也豈可闕而不錄哉故列
之

宋卷之十四

廿六

建陽縣朝天橋募疏

宋游九言

卧虹影於雙溪偶隨川逝念鳩工於百里庸假衆
成況地連閩浙之要衝而路踵輪蹄之來往要當
累址安行於砥道之上庶免褰裳病涉於剡楫之
間役大而費繁功成而利博解惠州之犀帶願繼
高風成鄭國之與梁不勞指日

建陽縣官口橋募疏

熊

閣道橫空勢奪垂虹之麗繡文煥斗名標乘駟之
雄念巨浸之懷襄驚脩梁之蕩折欲新駕壑必大
鳩工溜雨四十圖盡選屹流之柱去天纔尺五危

飛礙月之簷費則浩繁理當糾合揮金樂施能脩
濟川之功題柱相仍穩作朝天之路以上
橋梁

建造忠烈廟疏

周

田氏著功碑鐫魏博張公畫節廟立睢陽代有若
人祀於百世况我公之抗志與前古而匹休曩因
蒲澤之驛騷不忍梓里之慘毒自糾義旅橫遏寇
鋒逝不與賊以俱生乃至捐身而不顧皎皎之忠
誠貫日英英之義槩生風亡焉若存思之無斁以
死勤事固已彰徇國之忠詢謀僉同宜有致奉祠
之敬右祠

宋卷之十四

三七

重創觀音寺疏

宋謝枋得

尋聲救苦是名觀音與佛有緣樂我淨境野火燒
虛空而不盡法燈歷今占以長明歲星已周天道
必復宰官長者寧忘補陀現身大印檀那還記靈
山舊話諸天助力不日成功紫竹林中散光風於
三界綠楊枝上灑甘露於八荒使衆生識大慈悲
此善果勝諸福德寶珠瓔珞豈無普門品之仁賢
樽開玲瓏盡見畢嚴經之富貴

高麗惠因寺脩造疏

元僧大訢

玉岑扶地移來海上三韓金粟應身重現毘耶方

丈眷此先世之遺澤願彰大覺之宏規非唯補敝
支傾廢曰繼志述事山河扶繡戶將獻巧於雲梯
日月轉朱闌爰建標於木臬猶資眾力以相成功
皆海印之發光若帝珠之分照檀越踰毘盧頂上
頓超三賢十聖之階善財入樓閣門中卽是千佛
一人之數恢廓化境涵濡恩波

聖壽禪寺募建觀音殿疏 宋僧昭

本寺今欲勸建靈感觀音寶殿軒屋三間
以爲邑人看誦禮拜之地願見聞者歡喜
布施

卷之十四

卅八

右伏以人士具神通力不忘救難之心聖壽振海
潮音欲廣誦經之地全仗衆緣布施共成百寶莊
嚴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具飲食衣服之供則大慈
悲大聖願爲消龍魚水火之災可不皈依常生恭
敬想落伽圓融之質備華香圍繞之儀受持六
二億菩薩之名甚多功德當使八萬四千衆生之
衆悉證菩提謹疏

鳳林新建蓮堂疏

宋謝枋得

地勝鳳林接東林而長久天怜象教托儒教以扶
持既善念之有孚宜道場之壯觀胡先生愛青山

之好與無用者不同謝靈運種白蓮之勤想專心
而不雜已捨鍾山之宅上續遠公之燈或疑香火
之光明豈可規模之狹小所謂鼎新日月方知特
地乾坤大願力大功緣必是大雄猛漢好布施好
福德須還好脩行人一佛辦心諸天助力維摩八
萬四千座半日化成雪峯三百八十莊一家喜捨
不可蹉過直下承當陶淵明十八大賢且作廬山
之隱者王文正公餘名士尚歌淨社之太平

長慶寺脩鍾樓疏

章

一聲烟除衆驚吼地之鯨音百尺雲間誰是擎天
之擎足野衲於此山無能爲役法堂與斯樓何幸
一新願諸檀發歡喜心使我佛具莊嚴相欲隱
隱動猿鶴之歡聲巍巍我我作龜龍之巨鎮一番
緣事萬種福田

順昌西巖永福堂塑佛像疏 宋謝枋得

西方極樂國福在西岩南無阿彌陀現於南劍蓋
道菩提無樹何須淨土栽蓮然化身亦有色身因
像法可求正法想觀音之救難滿面慈悲思勢至
之度人通身憐憫一佛遠公之接引諸天聖侶之
護持巧手莊嚴善人施舍大千七寶布福德何如

此福德之多三十二相觀如來咸有見如來之喜

趙良傑落髮題度牒疏

宋劉辰翁

五陵蕭索覺空門氣味之長十地逍遙在一宅塵勞之外然雖如是未免有求蓋摩頂放踵而悲絲須榨蔗博泥而成佛聞說諸方善誘尙叅一語全題鎮州蘿蔔濮州鍾何須刻削仰山藤條德山棒一任承當以上

題三元閣疏

宋

十里象江家謹三光之奉數椽金洞地存方丈之基柰何以蝸蠹之餘而肅此龍鸞之馭且四方賓

客來者尚厭其空埃况三界神明凜乎如在其左

四十

右一條一造百費百工欲壽富欲康寧毋貪愛毋吝惜正月七月十月是心非飲茹之齋曜靈金靈洞靈凡福萃降迎之地萬年國壽四海民和

吉州天慶觀重建紫微閣疏

宋

流水高山自得塵囂之外長廊複閣相推陵谷之間關蜂房蟻穴之乾坤復月地雲階之棟宇然無一粒粟藏世界安得百尺樓摘星辰涓滴成河陽和滿地東風一朶年年玄都觀之春北極瓣香夜夜紫微垣之宿肯心善事地久天長

洞真觀化塑像疏

宋

觀復洞真基址尚聯於白石像存恍惚工夫殊欠於丹青雖道言無像而像常存然語曰祭神而神如在五星東井三景先天有能捐呂洞賓點鐵之金便可借吳道子和鉛之筆天界地界水陽界分明綵畫仙靈道香德香清淨香回向莊嚴功德

新興觀題法神疏

趙

道家者法家者本出同源土偶人木偶人盡歸一水天既留千百年新興觀我更起八九位廣力神雖有濟民利物之功但無雨粟輸財之理皈依施

主闡教門一筆便勾立視斬妖縛邪將衆萬口

四一

齊和爲念消災度厄天尊事竟有成福生無量

玉筍山刻度人經疏

宋劉辰翁

文成碧落共驚金字之垂鐔筍在名山山遂見樞天之入木此非刻楮而爲葉便可發墨而成雲一一不宜多多益辦黃庭經中老道士從此而傳青藜閣上一真人見之亦喜

化道表

宋謝枋得

黃絹銀章頒皇恩而訓戒朱衣玉佩在帝所以周旋倘二者之得兼亦一生之奇遇賀知章結草宇

必承君命以脩直陸簡叔得石壇難以朝衣而拜
斗有誰施捨成我因緣豈無地位九分人或遇神
仙一會客天台山之採藥便逢福地以逍遙玄都
觀之栽桃不負恩門之培植以上家

法堂疏

按法堂疏者長老主寺之詞也其用有三未至
用以啓請將行用以祖送既至用以開堂其事
重其體尊非夫高僧恐不足以當此然猶錄之
者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廢此一體也文有古今
體人各列之

唯公住安吉常樂院疏

元僧大訢

竊謂古之有道人皆師之不聞有住持也自百丈
立叅林師道益尊制度大備下迨末流黨競勢奪
而傳道爲虛文矣猶時得一人焉當其名位則學
者頌顯然望之吁善人之不多見也有若一歲禪
師久著道譽雅有典刑堅卧一室屹若雲峯而湖
之諸山以安吉常樂院延居之且呈行宣政院劄
下敦請開堂學者同謂叢爾之寺不足以屈高風
有揚於衆曰風穴單丁草屋藥山三篋束腰皆任
宗門九鼎之寄彼非其人則萬間之廣猶庸居也

千衆之多猶闕市也又孰得而有之所存在我何
羨於人於是相率具疏拂闥以請伏望垂慈俯徇
衆望右古體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宋蘇軾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
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
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爲東坡
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推渡口船回
依傳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瀨翁和尚住淨慈諸山疏

元僧大訢

寶掌五天飛錫爰止中峯未明由冷泉開山復
遷南宕信行道各有其地豈至人居無定方其辯
博通宗材全兼濟眼空一代前無睦州雲門書成
萬言自任器之潛于此行適其時也衆望亦已久
如歸歟故丘我翁之田秋矣瞻彼喬木先人之廬
在焉舉其宏綱脩我鄰好

請蘭首坐住祇園寺杭州諸山疏

元僧大訢

叅林秋晚方嗟祇樹彫零教苑春生誰識雜華富
貴盡說氣空餘子願聞辯折諸師某律合黃鍾唱

高白雪理無礙事無礙立處全真心亦如境亦如
現行三昧彈指開毘盧樓閣分身見帝網山河只
今特地開堂曲爲羣生出世支遁所交方外負笈
以從德雲不下妙高別峯相見

送澤公住昌國普慈諸山疏 元僧大訢

大覺還山特下皇祐之詔萬回歸里爰錫昭陵之
袍法門幸際明時吾子新承寵命某藏辭於訥用
智以愚一擊金槌網維百萬之衆再轉龍藏批糠
五千之文不有萬里壯游曷展平生大志江北之
橘爲無變本根安期之棗如瓜誰忘故土久歌

乎海 師來分山中邦君負弩前驅瞻望不同
黨捧盤以進願執宗盟請從祝規以求終譽

送菩提寺孫公住上虞資聖寺杭州諸山疏

元僧大訢

昔波離之創律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迨真悟之起
宗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欲會殊而歸正寧枉道以
從人某辯析錙銖學包同異制有常度儼如法家
者流事豈空言聞諸副墨之子克明授受益善師
承至公不避親嫌大用寧存化跡東游禹穴舊時
石室烟雲西望蘇堤珍重玉壺風月非旅進而旅

退惟一弛而一張欲上坡先下坡少迂脩步我北
海君南海尚接嗣音

送全公住淨社杭州諸山疏 元僧大訢

蘿陰高卧爰歸東海之濱蓮社遺風追擬匡山之
下飛錫知憐邑子前驅豈羨邦君某壯志不羈玄
樞獨運奪猛虎口中食豈曰不能得驪龍頤下珠
非遭其睡自愛松風度曲無端葉葉隨流鵬鵠天
游鳶魚物化丁丁伐木期與子而偕行燁燁紫芝
若有入兮招隱聘士有鄭莊置驛閱人如秦卒踐
更山山僧惟勗力合從如約既吳相望未可盟

以告

定業禪院請慧覺長老住持開堂疏

宋趙抃

夫如來法無異同衆生根有利鈍上焉者純一不
雜下焉者餘二非真大慈則會實從權頓悟則離
九卽聖舉黃蘗則小兒之啼暫止詢白練則先師
之意愈明古有宗門今傳法要覺師長老機先電
掣行企山高輟由鶯嶺之禪林來應龜城之使旨
門外榜子湖之大神力復堂中示南山之蛇禪
魔競伏作大獅子之吼今正是時認賢主人之勲

無或多避

寶林寺開堂疏

宋余觀

彌勒開門唯善財而能入毗邪丈室非摩詰以難
居寶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槩本惠休緝經之
地實澄觀肄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奮玉
鑑涵日月於昏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既川
源之綉錯仍丹牖之鼎新飛閣浮堦就山為勢方
疏園因木成妥即之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
九重之容現多之破萬石鯨鍾示觀音之方

雜柳

聖聖箭素

明

繼錄迦羅眼

文體明

附錄卷之十四

文體明辨八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徐師曾撰師曾有古文周易演義已著錄是編
凡綱領一卷詩文六十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
卷附錄目錄二卷蓋取明初吳訥文章辨體而損
益之訥書內編僅分體五十四外編僅分體五前
代文格約畧已備師曾欲以繁富勝之乃廣正集
之目為一百有一廣附錄之目為二十有六首以
古歌謠詞皆漢以前作真偽不辨而以李賀一詩
參其間豈東京而後祇此一詩追古耶次四言詩
以分章者為正體以不分章者為變體次楚詞分
古賦之祖文賦之祖事擬楚詞三例次賦分古賦
俳賦文賦律賦四例又有正體而間出於俳變體
流於文賦之漸二變例次樂府全篇郭茂倩書而
稍益以宋史樂志所不選者亦附存其目次詩取
文選門類稍增之所錄止於晚唐宋以後無一字
次詔誥諸文皆分古體俗體二例次為書表諸表
則古體之外添唐體宋體碑則正體變體之外又
增一別體甚至墓誌以銘之字數分體其餘亦莫

2094988

g
Z121.5
16d



ZW 21181888584666

不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標類於題前或標類於
題下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所謂治絲而棼者
歟